

57

克氏全集

第一卷

國家論

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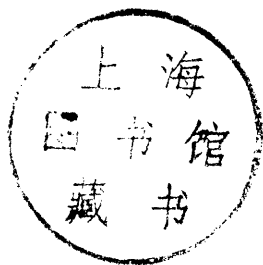
一八九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168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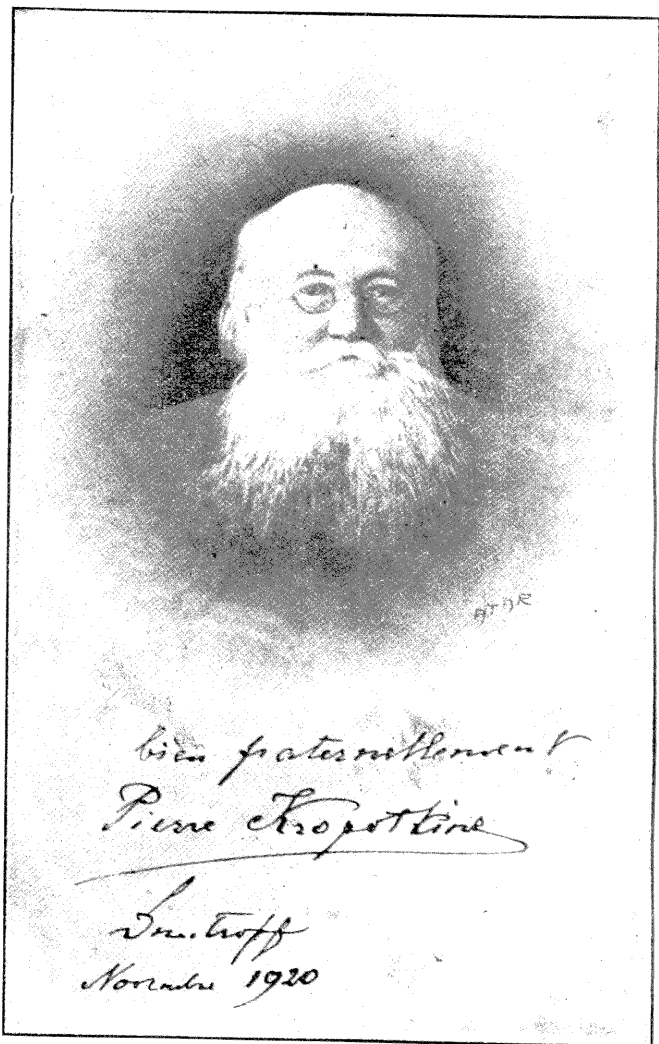
~~1510117~~

克魯泡特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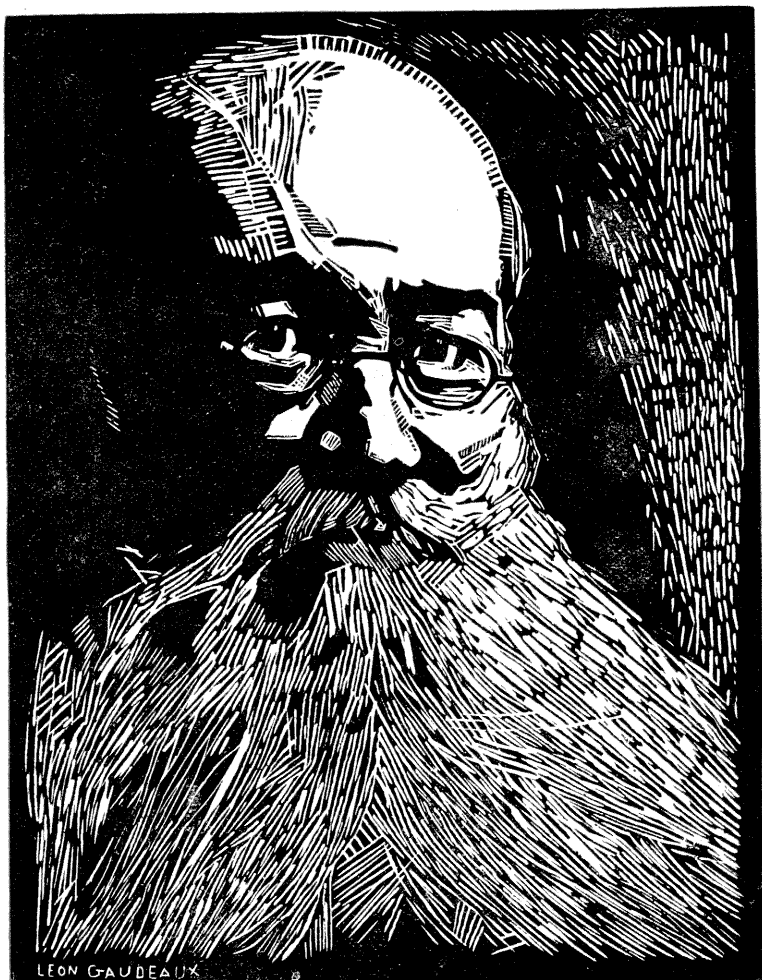
國家論

及





(一) 像金特泡魯克



(二) 像金特泡魯克

目錄

告少年	一
無政府黨的道德	四七
國家論	一〇七
國家之瓦解	一八五
市政	一九五
參政權	二一一
法律與強權	二二一
土地的問題	二四五
秩序	二七五

革命的必要·····	二八五
革命中的革命思想·····	二九五
革命政府·····	三二九
革命黨之少數·····	三五三
都是社會黨·····	三六三
學理與實際·····	三七三
戰爭·····	三八三
歐戰論·····	三九七
新萬國勞動協會·····	四一一
留別西方勞動者一封公開的信·····	四二三
革命將是集產主義的麼·····	四三一

告少年

一

今天我要同他們談話的人，是這般青年。所有那些老人們——我所說的老人們，自然是指那般精神衰老頭腦腐敗的人——只好請他們把這本小冊子丟開，不必白費他們的眼力去讀牠，這本小冊子，對於他們，是毫無益處的。

我假定你的年紀，大約快到十八歲或二十歲；你剛學完了你的手藝，或是剛在學校裏畢業；你就要到社會上謀生去了。我相信你的頭腦很清楚，那些別人盡力設法要你相信的迷信，你已經完全打破了，我相信你不怕鬼神，也不去聽教士牧師們的胡說亂道。更進一步，我相信你也不是執袴子弟一流人物，他們是這個衰敗墮落的社會底可悲的產物，穿着他們的時髦衣服，扮成獼猴似的面孔，在馬路上出風頭，在他們的年紀還這樣輕的時候，已經除了花費一切貪圖逸樂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念頭了……我假定你和

這類人正相反，你是有良心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要同你談話。

我曉得你所碰到的當頭問題——你問過你自己好多次：『我去做個怎樣的人呢？』其實，一個人在青年的時候，誰都知道，他所以費了好幾年的工夫，去學習一行手藝，或研究一門科學——這些學習研究的費用，都是社會所供給的，大家應該特別注意這一點！——並不是想利用他的學識技能，當做一個掠奪的工具，去謀他自己個人的私利；他的理想，是要總有一天，應用他的智慧才能學識，以幫助現在偷生苟活於窮困中，愚昧中的人們去實行解放，除非他已經確確實實地墮落了，完完全全地變壞了，否則，他決不會沒有這個理想的。

你是一位有這個理想的人，可不是嗎？好極了，讓我們想想看，你必得要怎樣做，才能使你的理想，變成事實。

你的家境怎樣，我可不知道。也許你的命運好，有錢讀書，研究過科學，你就要去做個醫生，做個律師，做個文學家或是科學家了；你的前程，是很遠大的；你初到社會上服務去

的時候，已經有了豐富的知識，熟練的技能了。也許你沒有好命，不能受高等教育，你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勞働者，你的科學知識，是僅僅限於在小學校裏學得的那一點點兒，但是你却有了機會，去直接觀察現在的勞働者，他們的辛苦生活，是多麼的困難疲勞呵！

我先和受過科學教育的人談談，然後再和勞働者說話；我假定你是受過科學教育的。先假定你是要去當個醫生吧。

明天會有一位衣服襤褸的男子，來請你去診視一位病婦。他把你領到一條狹巷裏，那裏兩側的住戶，幾乎可以在行人頭上握手；你借着一盞搖搖欲滅，非常微弱的燈光，在黴臭腐臭的空氣中，上了鋪滿灰塵的樓梯，爬了兩層，三層，四層，五層，才在一間陰暗冷濕的房間裏，看見那位病婦，躺在一張破牀上，蓋着骯髒的破被。幾個面色蒼白青黑的小孩們，只穿着一點單薄的破衣服，冷得發抖，呆呆地大瞪着眼望着你。

她的丈夫，一生辛苦，無論是怎樣重的工作，每天總是勞働十二三個鐘頭；可是現在他失業已經三個月了。在他那行職業裏，失業是照例每年都有的，本算不得什麼一回稀

4

罕的事；不過他從前失業的時候，他的妻子，可以出去做做短工——也許是洗你們的襯衫——每天賺得一兩角錢；但是現在呢，她臥病不起，已經有兩個月了，這家庭於是更加窮困悲慘，不堪言狀了。

醫生先生呵！你一看就知道她的病源，是由於貧血，營養不足和缺乏新鮮空氣，你給這病婦，開什麼方子呢？你叫她每天多吃點滋養的東西嗎？叫她到野外遊散遊散嗎？叫他換一間乾燥的，空氣流通的寢室嗎？這是怎樣的嘲笑譏諷她呵！要是她能夠辦到這些東西，她用不着等你的指教，自己早已會做了！

如果你的心腸很好，言語很直爽，態度很誠懇，這家裏的人們，會告訴你許許多多困苦可憐的事情。他們會告訴你，隔壁住的，是個可憐的燙熨衣服的女子，她咳得那樣的利害，你聽了也要傷心；下一層住的小孩們，全都患了寒熱病；住在第一層的洗衣婦，也是一樣的又窮又病，她也不會活過這個冬天了；隔壁這所房子裏任的人，情形還更壞！

你對這些病人們，要說什麼話呢？勸他們改良食物嗎？轉地療養嗎？少勞苦點嗎？……

這些話，你當然想說，但是你決不敢說出口的。於是你會心痛如裂，滿口呢咀地出來了。第二天，對於那些住在狗窩似的破屋裏的人們，你還在默想着，你的同事告訴你，昨天有個僕人，用一輛華麗的車子來接他。這一回是去爲一位闊人家的太太診病，這位太太，一生專門講究打扮，交際，跳舞，及和一位獸丈夫角，時常通宵不眠，現在已經是憔悴不堪了。你的同事，勸她生活不要太放蕩了，飲食也該喫點清淡的，常在新鮮空氣裏散步，脾氣也不要太暴躁了，並且因爲從來一點也不做生產有用的工作，該在臥室裏多多少少做一點輕巧容易的體操！

貧苦的婦人，因爲一生辛苦，既不能得到充分的食物，又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現在死了！闊人家的太太，因爲一生閒着，從來不知勞働是怎麼一回事，現在也衰瘦了！……

如果你是一位隨隨便便，性情軟弱的人，對於什麼事，都能忍耐得住，便是看見那最令人憤怒的事，也不過是微弱地嘆一口氣，喝一杯酒，聊以自慰，那麼，時間久了，對於上面所說的那種不平的事，你也會覺得不足爲奇了；你的獸性，會愈加猖獗，除了希望維持你

自己在享樂階級中以外，你再也沒有別的念頭了，再也不會去與窮人爲伍了。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人』，如果你的一切情感，都能變成有意義的行爲，如果你的理智，還沒有被你的獸性，完全殲滅，那末，你會有一天，回到家裏，對你自己說：『不，這太平了！這樣的事，應該早些消滅才對。只是治病，有什麼用，我們必得要預防疾病才行。要是大家的生活，稍微改善一點，知識也稍微進點步，我們統計表裏疾病和病人的數目，一定要減少一半。一切醫藥全都丟掉吧！我們首先需要的，是空氣，食物，不是太過度的工作。這些東西，倘是沒有，那末，所謂醫生的職業，只是欺騙和愚弄罷了。』

到了那時，你會明白社會主義了。你要澈底地研究牠了；如果你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覺得利他主義，對於你並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名詞，如果你用自然科學家的嚴正的歸納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你最後自然會到我們隊伍裏來了，你也會與我們一樣，努力去幹社會革命了。

但是也許你會說：『實行的事業，我是不幹的！我們應該去做天文學家，物理學家，或

化學家，大家都去獻身於純粹科學。純粹科學，永遠會有好結果的，就是對於現在的人，沒有多大益處，我們將來的子孫們，終會得到利益的。」

我們應該先商量一下，你的獻身科學，是要在科學裏尋求些什麼。你所尋求的，是不是只是快樂？——我也知道，研究自然界的神祕，運用我們的智力，當然是有無限的快樂的。——要是這樣，我要請問你了，爲了自己快快樂樂地過活而研究科學的學者，與那借酒以尋一時開心的醉漢，究竟有什麼分別呢？不錯，學者的選擇快樂，來得更聰敏一點，他的快樂，比較醉漢的，來得濃厚一點，永久一點，除此以外，其餘都是一樣了。學者也罷，醉漢也罷，都是懷着一個同樣自私自利的目的——自己的快樂。

但是你決不如此，你是決不情願過那種自私自利的生活的。你所以要研究科學，是想爲人類盡力，你是抱了這個理想，纔去研究科學的……

好一個虛空的妄想呵！其實，我們裏面，不論那一位，當初獻身於科學的時候，誰沒有抱過這個妄想的呢！

如果真的，你真正還爲人類着想，你研究科學的目的，是爲了人類的幸福，那麼，你一定會遇見一個可怕的難題了；因爲，只要你還有一點批評的精神，你一定立刻會看到，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科學不過是一種奢侈品，只能使那少數人的生活，格外快樂，對於人類的大多數，是絕對不能給與絲毫利益的。

科學證明了宇宙觀正確的概念，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但是現在真能有這些概念的人，有真正科學的批評精神的人，究竟有多少呢？在至今還抱着野蠻人的偏見及迷信，因此還爲宗教騙賊們所愚弄的幾億兆人之中，不過僅僅是幾千人罷了。

進一步說，對於生理的及精神的衛生，科學也已經給我們許多合理的基礎了，但是請你張眼看一看，實際上的成績如何。科學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才能保持我們身體的健康；應該怎樣辦，才能使人類社會，平安快樂；科學也把得到知識的及精神的幸福的方法，指教我們。但是在這兩方面，科學家費了這樣多的心血，研究所得的結果，都實行了沒有呢？誰都知道沒有。這是因爲什麼呢？這全因爲，在現在，科學只是爲了少數特權者的；

這全因爲，現在社會的不平等，把社會治成兩個階級——一面是工錢奴隸，一面是資本盜賊——所以使科學家給我們的關於合理的生活情形的一切教訓，對於十分之九的人類，毫無用處，不過是些最可傷心的嘲笑話語罷了。

我還可以再舉許多例，但是我不必多說了；我只請你不要天天躲在書房裏，永遠埋頭書本中，只請你出去到社會上，留心觀察一下，你自己隨時隨地，自然會找到許多證據，證明我的話是不錯的了。

在現在的時候，我們已經不必去增加科學的真理，不必去尋求新的發明了。最重要不過的事，是要將科學已經發明的真理，傳播出來，應用到實際生活上去，使成爲大家公有的東西。我們應該設法，使人類全體，都能了解而且應用科學的真理，這樣辦法，科學才不至於永遠是個奢侈品，而變成大家生活底基礎了。這樣辦，才合乎公道！

進一步說，爲科學本身計，也非如此不可。因爲科學要先有一個能夠容受牠的新發明的真理的社會，才能有真正的進步。例如『熱底機械的起原論』(The theory of the

mechanical origin of heat] 在十八世紀，已經有人發明了，與現在希耳因 (Hirn) 及 克勞修司 (Clausius) 所立的公式完全一樣，但是埋在學士院的報告裏至八十年之久，直到了物理學的知識較充分的傳播起來，使有一般人有容受這學說的可能，於是這學說才爲世人所注重。又如伊拉斯莫斯達爾文 (Erasmus Darwin) 的關於物種變化 (The Variation of Species) 的理論，要經過了三代，才從他的孫子（這是指查理士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所著物種原始於一八五九年出版。祖父伊拉斯莫斯達爾文，醫生，科學家兼詩人，生於一七三一年卒於一八〇二年——譯者註) 的口裏，得到世人的贊同，而且還要受當時輿論的壓迫，方爲官學派的學者們所承認。學者也是與詩人或藝術家一樣，永遠是他自己所活動，所教訓的社會底產物。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了解了這種思想，你自己一定會明白，現在比什麼都重要的事，就是要把現社會——現社會，使少數的學者，裝滿了科學的真理，而使其餘的全人類，還是與五世紀十世紀以前的人一樣，就是說，還是與奴隸和機械一樣，連已經發明的真理，

都不能了解——實行根本的改造。你如果有了這個思想，如果明白了這個偉大的，人道的而且的的確確科學的真理，你對於純粹科學的興味，自然會消失去。你一定會去研究改造社會的方法，如果你研究社會問題時，也你用研究科學時所用的公平態度，你一定會相信社會主義了；你一定會撇開那些論辯邪說，來加入我們裏面了；你再也不情願去辛辛苦苦替那已經很幸福的少數資本家作事，再也不情願還去替他們謀幸福了，你一定會用你的學識和熱心，來專為被壓迫者盡力了。

到了那時，你一面覺得你已經盡了一個應盡的責任，一面你的情感與行為，完全一致，絲毫沒有矛盾，那時你一定會覺得你自己有許許多多能力，是你以前連夢想也想不到你會有的。到了後來，終有一天——而且無論如何是不遠的了，雖然你的教師們盡力否認——終有一天，我敢說，你所盡力預備的社會改造完成了，到了那時，大家共同去研究科學，成千成萬年富力強的勞働者，也來用他們的力量，去替科學盡力，那時的科學，得到這樣多的生力軍，一定會有猛烈的進步，現在科學這樣慢的進步，與那時的情形比起

來，簡直是小學生們簡易的練習罷了。

到了那時，科學所給與我們的快樂，才不是少數人的私有品，而是大家的公有物了，到了那時，才去享受科學的快樂吧！

二

假使你剛學完了法律，要去當一位律師了，也許你對於你的將來的活動，也有不少
的妄想——你看，我是假定你是一位最高尚的人，不自私自利，知道愛及他人的！你也許
想：『把我的一生，貢獻在反抗一切不平的事上面，繼續地勇猛地奮鬥！用盡我的能力，天
天努力，去得到法律——法律是至高無上的公道之表現——的勝利！還有那種職業，能
比律師更高尚的呢！』你於是到社會上服務去，對於你自己以及你所選擇的職業，都充
滿了希望。

別做夢了！我們來隨便翻開一本法庭報告，看看社會上實際情形，究竟怎樣。

現在有位有錢的地主，要求官廳趕走一位欠租的佃戶。從法律的立腳點看來，這件

事是很明白，一點也不成問題的：這位佃戶既然不能付租，滾蛋就是了。但是我們如果仔細調查調查事實，我們會知道這事的真相如下：那位地主，天天把他的租金，浪費在花天酒地上面，而佃戶呢，却是天天從朝到晚極其辛苦勞動。那地主自己對於改良他底土地的事，一點也沒有做，但是因為鐵路的敷設，新路的修築，沼澤的填埋，荒地的開拓，五十年來，地價漲高三倍了；而那位勤勞辛苦，對於地價的騰貴功勞最大的佃戶，却因此破家，落於盤剝重利者之手，渾身都是債，不能再付地主的租金了。法律是永遠保護財產，絲毫不能通融的；依了法律，總是地主有理。但是你，你的良心，你的公道底情感，還沒有全被法律的誑言所蒙蔽，你將怎樣辦？你還是主張強迫佃戶滾蛋呢？——這是法律所規定的——還是主張地主應該把他財產中因為佃戶的勞力，所增加的地價全都償還佃戶呢？——這樣辦，才合乎公道。你去幫那一方面說話呢？還是去擁護法律而反對公道呢？還是去主張公道，那末，就要反對法律了呢？

又如勞動者沒有預先通知，就去罷工，反對廠主的時候，你去幫助那一邊呢？這位廠

主，利用恐慌時機，搶奪橫財，每天只給他的工人兩角錢的工錢，叫他們眼看着妻子兒女，啼飢號寒，衰弱下去；你還是依了法律，責備工人不該不先通知廠主，就去罷工，而站在廠主一邊呢？還是去反對法律而站在工人一邊呢？依了法律，是要尊重「契約自由」的，就是說，工人既與廠主訂了契約，就不該任意罷工。但是依了公道，一個飽食終日，不愁飢寒的人和一個賣血汗以求苟活的人所訂結的契約，一個強者和一個弱者所訂結的契約，那裡是契約呵！所謂契約自由的話，不過是資本家用來騙人的詭計罷了。你還是去尊重法律，尊重那個詭計呢？還是去主張公道，而反對法律呢？

再舉一個例。在上海（原文是巴黎）有位男人，在一家大餅店（原文是肉店）的鄰近徘徊着，忽然拿了一塊大餅（原文是一塊牛排）逃了。被人捉住，大家問他，才知道他是一位失業的工人，他及他的全家，沒有吃一點東西，已經有四天了。大家請求那個賣大餅的放了這人，但是他無論如何，要去「講理」！他告了官，這男子被判了六個月的監禁。這是神聖的法律的意旨呵！——而你看見同樣的判決，天天都有，你的良心，還會不反抗這法律，

還會不反抗現社會哩！

還有一位男子，幼年時代，教養太壞，又受虐待，一直到了長大成人，從沒有聽見過一句同情的話，後來因為要搶一塊錢，殺了他的鄰人，你對於這人，會去根據法律，要求嚴辦他嗎？其實你很明白，與其說這人是個罪人，不如說他是個病人，是個瘋狂者，無論如何，他的罪過，是我們全社會的罪惡養成的，當然要由全社會負責：你明白了這道理以後，你還去要求處他死刑嗎？或者——比死刑還更壞——把他關在牢裡二十年嗎？

有些織工們，因為一時的絕望，放火要燒工廠，你會根據法律，主張把他們投入牢獄嗎？有個人因為一個帝王，濫殺無辜，於是狙擊了他，你會根據法律，主張把他監禁終身嗎？有些人們，豎起革命之旗，來反叛現社會，你會去根據法律，主張把他們完全槍斃嗎？

——不！不！不！一千個不！

你如果對於曾經學過的東西，不是死守呆讀，而加以研究判斷；如果你把法律加以分析，並且把那許許多多暗昧不明的邪說，統統揭開；如果你了解了法律底真正的起源

和本質，你將無所不至地輕視法律了：因為法律的起原，是專為保護強者的權利的，法律的本質，無非要人尊重那人類慘酷的歷史所遺留給我們的一切壓迫，法律裏面，種種暗昧不明的辭句，無非是用來遮飾牠的起原和本質的。你會明白，你如果遵守成文的法律，非天天違反你的良心上的法律不可，這兩件東西，天天會起衝突，發生矛盾；但是這種衝突矛盾是不能長久繼續的，你或者抹殺你的良心，去做個壞蛋，不然，你一定會打破傳統思想，來和我們一起，努力去打破一切不合公道的事了，努力去打破一切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的不平了。

可是，到了那時，你會是個社會主義者了。你會是個革命者了。

你是一位青年工業家，你夢想着將科學的發明，應用於工業上，以改善勞動者的生活，你會得到多麼悲痛的失望和苦悶呵！你用盡你的青年的智力，去計劃建築一條鐵路，這鐵路環繞懸崖，貫通大山，會去把被自然分開的兩國，連絡起來。但是，到動了工的時候，你親眼看見成羣結隊的工人，因為貧乏及疾病，在那陰暗的隧道中，死亡枕藉；你親眼看

見，其餘未死的工人，工畢回家，帶回去的工錢，不過幾個銅子。但是癆病蟲，却帶回去不少；你親眼看見，你的鐵路每進一尺，就有許多人的屍首作爲犧牲——這全是資本家卑劣的貪婪底結果；到了後來，鐵路終於開通了，你又親眼看見，你辛辛苦苦建築的鐵路，現在成爲搬運侵略軍大砲的孔道了……

你爲了要使生產方法，更爲簡易起見，把你青年的時光及精力，全用在一件發明上面；經過了許許多的努力，許多夜的不睡之後，你終於得到那個有價值的發明了。你去實地試驗一下，結果很好，竟超過了你的希望。但是一萬，二萬工人，却因此失業了！所剩下的大半是童工，完全變成與機械一樣的東西了！只有三位，四位至多十位資本家，因此大發其財，舉杯相慶！你當初的夢想，果然是這樣的嗎？

你如果對於近代工業的發達史，研究一下，你會知道縫衣機器的發明，對於縫工們，一點好處都沒有，絕對的一點好處都沒有；金鋼鑽鑽頭的打洞機，雖然發明了，但是在聖哥塔耳 (St. Gothard) 隧道中的工人們，仍然死於關節固著病 [Ankylosis]；起重機

發明了，泥水匠和短工，依然照常的失業；——你如果用你研究機械問題時所用的獨立精神，來討論社會問題，你一定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在私有財產和工錢奴隸的制度之下，無論那種新發明，非但決不能增進勞動者的幸福，反而只有使他們所受的壓迫，更加利害，工作更加退步，失業的時期，更加增多，恐慌更加劇烈罷了；而真正得到新發明的利益的，只是那少數不做一事而已經享盡幸福的資本家。

你得到這個結論了！那麼，你將怎樣辦呢？

或者，你用許多詭辯邪說，先去抹殺了你的良心；後來，終有一天，你把你青年時代真誠的理想，完全丟棄，一心一意只是去爭權奪利，謀你自己個人的快樂——到了那時，你進了掠奪者的隊裏去了。否則，如果你是有良心的，你會對你自己說：『不！現在的時候，不是我們研究新發明的時候！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努力去改造生產制度；到了私有財產毀滅以後，無論那個工業上的新發明，人類全體，都能得到利益；那億萬勞動者，現在都是機械，到了那時，也都成了能思想的人，他們的智力，一面因為受了教育，一面又因為做

體力工作，格外發達，全都應用在工業上，那時機械的進步，一定會有非常的速度。五十年間所完成的工作，我們在現在，連做夢也不敢相信的。」

對於在學校裏當教員的！我向他說什麼話呢？——那把教員生活，當做一個討厭的職業的人，我是不願和他談話的，我要對他談話的，是那位在一羣天真爛漫的兒童中間，天天在他們活潑的面貌，歡樂的嬉笑裏過生活，自己覺得饒有興趣的人，是那位盡力想把他自己幼年時代所懷抱的人道思想，啓發培植在這般兒童小小的頭腦中的人。

我時常看見你很愁悶，而且你之愁眉百結的原因，我是知道的。你最愛的那個學生，他的古文，並不很好，這是的確的，但是他的心腸，確是不壞，他今天述說威廉退爾（William Tell）故事的時候，是多麼的激昂慷慨呵！他的兩眼，灼爍有光，他好像要馬上把世界上所有一切專制魔王，立刻完全刺死；他中心如焚，非常憤激地朗誦雪萊（Schiller）的熱情詩句：

當奴隸正在毀壞他的鐵鏈的時候，不要怕！

站在自由人的前面的時候，不要怕！

但是他一回到家裏，他的父母伯叔，因為他對於牧師或警察，略有失禮，重重地責罵他；一頓他們教他『小心謹慎，尊敬官長，卑順服從』足足地訓責了一點鐘，他於是把雪萊的詩，丟在旁邊，去改讀那處世要訣了。

昨天你還聽見，你的最好的學生，全都變壞了：某生一心一意，只想做官，某生與資本家勾結，掠奪勞働者微少可憐的血汗工錢；而你呢？你以前對於這般青年，抱了那麼多的希望，現在你想到現社會的現實與你的理想間底可悲的矛盾了，你在納悶了。

你還在納悶哩！但是我敢斷言，不到兩年，經了許許多多次的失望以後，你會把你所愛讀的好書丟開了，並且你竟會說：『威廉遜爾當然是位很好的人，但是在我看來，終不免有點厭；至於詩歌，在圍爐消寒時，確是一件再好沒有的東西，尤其是在教了一整天複利計算法以後；不過究竟說起來，詩人先生們，總是在雲霧中空想，他們的詩詞，無論是對於日常生活也好，無論是對於下次視學員的考察也好，都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呵……』

否則，你如果不是一位那樣孱弱無力的人，你少年時的夢想，會成爲壯年時期堅強的信仰。你的理想，是要實現那廣大的，人道的教育，人人都能受到的教育，學校內及學校外的教育，但是只要你張開眼睛一看，就知道在現社會制度之下，這種教育，是不可能的，你自然會去攻擊這個資本制度的社會了，自然會去攻擊這個資本制度社會的基礎了。到了那時，被教育官應革了職，你會脫離了學校，到我們裏面來，同我們在一起了；對於那些年齡比你來得大而學識却比你淺薄的人，你會去告訴他們，知識是件多麼可愛的東西！你會去告訴他們，人類應該怎樣，能夠怎樣。你一定會來與社會主義者合作，共同努力，去把現社會實行完全的改造，以得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博愛，永久的自由了。

青年的藝術家！彫刻家！畫家！詩人！或音樂家！你不曾看見，那曾經感動過你的先輩的「高尚熱烈的情火」到了現在，在你以及你的朋友們，全都沒有了嗎？現在的藝術，流於平凡庸俗，你難道會不看見嗎？

怎樣會不這樣呢？那種重新發現古代世界的愉快及浸潤在自然源泉中的愉快，產

生了文藝復興時代那許多傑作，這種愉快，在現代文藝裏，早已是沒有的了；革命的理想，在現代藝術裏，早已消滅，直到現在，還是沒有；現代藝術，因為沒有別的更高的理想，自以為終於找到了一個，便是寫實主義，這個理想，沒有別的，只是呆呆板板照像似地用彩色去繪畫一粒草上的露珠，描畫一隻母牛的屁股；或是仔仔細細地用散文及詩歌去描寫一條陰溝裏的臭泥，一位妓女的客廳！

你要說了，這當然是真的，但是，怎樣辦呢？

我的回答是：

如果你以為你自己所有的「高尚熱烈的情火」，只是像一支將滅的燈光似地那樣的微弱。那麼，你很可以照你以前做過的，繼續地做下去；你的藝術，不久就會成爲一種職業，去替小商店裝飾門面，替下等小戲園去作劇本，替無聊的小報去作小說——現在的藝術家，大半已經非常快地向這方面墮落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弦，的的確確與人類全體的心弦，諧和一致地跳動着，如果你是一

位真詩人，有一雙詩人之耳，能聽「人生」，那麼，你親眼看見這個「痛苦之海」牠的波濤，日漸澎湃，四週圍住了你；你親眼看見這些飢寒欲死的平民；你親眼看見這些累累堆積於礦穴裏的死屍；你親眼看見這些壘塞腳下，堆積如山，斷手削足的革命英雄的屍體；你親眼看見這些成羣結隊被流放的革命者，或去葬身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窖裏，或去曬死在熱帶孤島的海岸上；你親眼看見這個正在戰鬥中的最後一戰；你親耳聽見這種敗者的慘呼聲及勝者的歡樂宴；在這個爭鬥中，你親眼看見一面是英雄氣概，高尚熱情，一面是怯懦陰險，卑鄙狠毒——你再也不能袖手旁觀，靜守中立了；你一定會來加入被壓迫者的隊裏來了，因為你很知道那「美」，那「高尚」，以及那「生命」，都是永遠讚美那為光明為人道，為正義而奮鬥的人的！

夠了！你不要我再說下去了！

你一定要說了：『怎樣辦呢？如果純粹科學，只是一件奢侈品，醫生這個職業，只是一件驅人的事，如果法律是件最不公道的東西，如果工業上的新發明，只是給資本家一個

掠奪的工具，如果學校遇見了聰明人，一定只有失敗，如果藝術沒有革命的理想，一定只有墮落，那麼，其餘還有什麼事，我可以去做的呢？

我來回答你：

有一件最偉大最令人奮發興起的事業，幹這件事時，你的行爲，與你的良心，會完全一致，毫無矛盾，這件事業，是最高尚最能幹的人所樂意幹的。

一件怎樣的事呢？——我來告訴你。

三

——這裏有兩條路，聽你選擇：或是漸漸地抹殺你的良心，終有一天，你這樣一說了事：『只要我能夠享盡一切快樂，只要平民永遠是如此的愚蠢，讓我這樣做，那麼，人類全體，便是都滅亡了，也與我無關！』——或是去加入社會主義者隊裏，與他們一起，去努力幹現社會的根本改造。這個結論，是我們前幾章的分析底必然的結果。凡是不太愚笨的人，只要他稍微能夠打破一點他所受的資產階級教育的詭論邪說，只要他稍微能夠攻

破一點他底親友們底自私自利的意見，如果他對於他的四週的事物，能夠公平忠實地加以判斷，那麼，我們底這個結論，無論如何，也一定是他所得到的，因為只有這個結論，是合乎論理的。

你—得到了這個結論，一定馬上會發這個問題：『怎樣辦呢？』
這個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只要你脫離你現在所處的環境，只要你脫離那輕視平民，把平民當做一羣禽獸的環境，只要你親自到民間去，（到民間去——這個……）這個問題，便會立刻解決了。

你可以看見，無論在那裏，無論是在法蘭西或是德意志，無論是在意大利或是美利堅，無論在那裏，只要那裏是享受特權者及被壓迫者，那麼，在勞働階級裏，一定有個偉大的運動，正在進行中，這運動底目的，一面是要把資本的封建制度所產生的一切束縛壓迫，完全破壞，使牠永遠不能恢復，一面又要替一個建在「公道」及「平等」之上的新社會，樹立基礎。那些十八世紀的農奴們所唱過的，現在斯拉夫農民還在唱着的，用以哀訴

他們底痛苦，聲音悲慘，令人心碎的歌謠，對於今天的平民，已經是不夠的了；今天的平民，已經十二分覺悟了，他們不顧一切阻礙，正在那裏努力奮鬥，以求他們的解放咧！

現在的平民，時時刻刻，在那裏深思苦想，要想研究出，應該怎樣辦，纔能使這「人生」不再像今天似的，是四分之三的人類底咒咀物，而變成人類全體的幸福了。現在的平民，正在研究社會學中最困難的問題，他們要用他們底常識，他們底觀察力，他們底悲苦的經驗，去解決這些問題。又因為要聯絡其他與他們一樣貧苦的人，現在的平民，盡力要去組織起來，聯合起來。他們組織起團體，困苦萬分地以微少可憐的捐款去維持；他們努力去和外國的平民階級携手，他們對於預防國際間的戰爭，所做的事，遠勝於空口說白話的慈善家，他們努力地幹，務使不久會有一天民族間的戰爭，變成不可能。因為要知道別地同志們所做的事，因為要和他們更有聯絡，因為要研究主義，傳播主義，現在的平民，維持他們自己的勞働刊物——但是要受多麼多的困乏，要用多麼大的努力呵！到了後來，革命的時期，終於到了，平民起來，用他們的熱血，染紅戰場，他們努力前進，去爭得這些自

由但是革命以後，那些有金錢有勢力的人，反將這些自由，變成自己的特權，轉用來壓制平民。

怎樣一個繼續不斷的努力奮鬥呵！有時要去補足那些因為疲倦，墮落，壓迫而離散的同志的缺陷，有時要去改組被排槍及機關砲所殺散的團體，有時要去把因為大批被殺而中斷的研究，重新開始，怎樣一個前仆後繼，困苦艱難的事業呵！

他們的刊物，是由這些節衣縮食，甯可少睡，而向現社會搶得點少些知識的人所創刊的；他們的運動，是由於勞働者，盡力節省，甯可忍餓，所省下的一個銅子兩個銅子所維持的；而且他們這樣幹的時候，同時還時時刻刻地恐怕，恐怕資本家會知道「他的工人——他的奴隸，是個社會主義者，那他們立刻會被開除，立刻會眼看他們的妻室兒女，全都陷於最窮苦最可怕的慘境了！

你如果親自到民間去，你自然會親眼看見這些事情了。

在這個繼續不斷，永無止期的奮鬥裏，勞働者受了種種困難的壓迫，不能翻身，不知

已經有了多少次，白費氣力地這樣喊問過：「這些青年，犧牲了我們，花費了我們底勞力所產出的東西，才能享受教育的，他們現在，究竟那裏去了呢？他們讀書的時候，我們辛辛苦苦地勞動着，去給他們喫，給他們穿；我們彎腰曲背，負了重擔；空着肚子，爲他們造了這些房屋，這些學校，這些圖書館；我們蒼白了臉，辛辛苦苦地爲他們印了這些裝璜精美的書，我們自己連讀也不能讀，這些青年，現在究竟那裏去了呢？這些教員們，他們自以爲明白有益人類的科學——可是他們之視人類，怕還不如一種希有的毛蟲——他們現在，也到那裏去了呢？這些人們，滿口是自由自由——而對於我們的自由，天天被人蹂躪，他們從來不來過問一下——他們現在也到那裏去了呢？這些著作家，詩人，畫家，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偽君子們，他們兩眼含淚，談論民間疾苦——可是從來不肯親自到民間來，幫助我們，一同做事——這一些人，現在全都那裏去了呢？」

一部分隨俗浮沉，怯懦卑鄙，對於世上一切不平，全都漠不關心；其餘的，是大多數，都輕視這些「賤民」，時時刻刻預備着去打倒他們，如果他們敢去侵犯這些「喫人階級」的

特權。

有時候，當然會有一位青年，夢想革命時的戰爭，到平民隊裏去，爲的是找些興高采烈，趣味濃厚的事業，但是他一看見那革命之路是非常遼遠的，革命事業，是非常困苦的，而且在這條路上，固然是有他所希望得到的榮華富貴，但是却也荆棘叢生，於是他就立刻離開平民了。這些人，大半是不知足的野心家，他們在前幾次選舉運動失敗以後，現在要想來騙得平民的票了，但是到了後來，如果平民要把這些野心家平時所主張的主義，實地實行起來，他們會首先反對平民的，如果平民在沒有奉他們底——首領——命令以前，敢動一動，他們也許竟會描準大砲，對付平民哩！

除此以外，再加上那大多數底愚蠢的侮辱，傲慢的輕蔑，卑劣的譏誣，現在資產階級的青年，對於平民的社會進化，所給與平民的『幫助』便全在這裏了！

現在這時候，什麼事都得要人去幹，成千成萬的青年，都能找到機會，盡量發揮他們底青年的精力，他們底智力，他們底才幹，去幫助平民，幹那平民已經開始的偉大事業，到

了現在，你還在問哩！——「怎樣辦呢？」

怎樣辦呢？我來告訴你。

愛好純粹科學的聽着！如果你們的的確確了解了社會主義的原理，如果你們完完全全明白了社會革命的重要，那麼，你們難道會不看見，那一切科學，都得要改造過，才能不背這些新原理嗎？在現在的科學裏，應該起個大革命，其重要該遠過於十八世紀各科學裏起過的革命，你們難道會沒有看見這一點嗎？現在的歷史，不過是一些「鬼話」去歌頌帝王，偉人，以及議會的豐功偉績，都得要完全推翻，應該站在平民的立足點上，站在人類進化中，民衆所完成的事業底立足點上，重新寫過，對於這一點，你們會不明白嗎？那社會經濟學——現在是用來掩飾贊助資本家的掠奪的——他的根本的原理以及他的許許多多的應用，都該從頭到尾重新編過：那人類學，社會學，倫理學，都該完完全全加以改編；便是那自然科學，從一個新的立足點看去，對於那自然現象的概念，以及那陳述的方法，也該有個大改革，對於這些事，你們難道會不明白麼？既明白了，那麼，就請動手做去！

把你的知識，用在一個好事業上面！最重要的，是請你用你的嚴密的邏輯，來幫助我們去打破那根深蒂固的成見，用那綜合法，來幫助我們研究出一個較良的社會組織底基礎；最重要的，是來教導我們，在我們討論問題時，也會應用那真正的科學研究底大膽，並且還請你以身作則，做給我們看，一個人爲了真理的勝利，怎樣的去犧牲性命！

醫生先生聽着！你親眼看見過那窮人的慘苦，現社會的不平，才明白社會主義的，請你今天，明天，無論那天，無論何時，都毫不厭倦地去告訴人：如果人類底生活情形，工作情形，永遠像今天這樣，毫不變更，那麼，人類只有墮落，只有退化；你去告訴人：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類，永遠像今天這樣，在困苦貧乏中過日子，生活情形，絕對與科學的教訓相反，絲毫不合衛生，那麼，所有一切你的醫藥，要想治病，永遠是無效的；你去告訴人：現在不是治病的時候，應該首先剷除的，是使人生病的原因，並請你去告訴人：應該怎樣辦，才能把這些原因，完全剷除。請帶着你的解剖刀，堅決果斷地來割治這個正在腐敗毀朽的現社會，來告訴我們，一個合理的生活情形，應該怎樣，能夠怎樣，而且你是一個真醫生，請你繼

續不斷地告訴我們：『毒蛇螫手，壯士斷腕。』如果身體底一部，中毒患病，會害及全身的時候，那就應該毫不躊躇，毫不遲疑地立刻把牠割掉。

工藝家聽着！你是努力工作，要把科學應用在工業上，請你來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們，你的新發明所得的結果，究竟怎樣；對於那些現在還沒有勇氣向未來猛進的，我請你開導他們，使他們明白：人類現在已得的知識，已經不少，從這裏面，將來可以產出許許多多的新發明；使他們明白社會狀況，如果較好些，工業會怎樣的發達；使他們明白，如果將來人類生產的目的，永遠是專為增加人們所需要的物品計，不像現在這樣，僅僅爲了少數人的賺錢，那麼，人類生產的東西，會怎樣的豐多。你自己也不要再去替少數掠奪者做走狗了！來把你的理解力，你的辦事才，以及你的組織才，用在平民事業上吧！

詩人，畫家，彫刻家，音樂家聽着！你們如果明白了你們底真正的使命，及那藝術本身底利益，那就請你們都來，把你們的筆，你們的畫具，你們的彫刀，用在革命事業上吧。在你們底斐然成章的詩文裏，或是在你們底艷美動人的圖畫上，請把那平民反抗他們底壓

迫者底激烈奮勇的奮鬥，描寫出來；請把那曾經感動過我們底先輩的高尚的革命精神，燃燒到青年們的心裏去；請來告訴婦人們，如果她底丈夫，把他底一生，全用在那社會解放底偉大事業上，那他底活動，是多麼的高貴呵！請來指示給平民看，現在的生活，是多麼的醜惡呵！並請設法使他們知道，這種醜惡底原因，究竟在那裏；請來告訴大家，如果人們的生活，不處處被現社會制度的愚蠢及罪惡所阻礙，那麼，將來的那個合理的生活，會是怎樣。

總而言之，凡是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如果你們還有良心，那就請你們都來——你們自己以及你們的夫人——都來把你們的知識才能，替那些需要你們最般的人做事。不過要請你們記住，如果你們真的到平民裏來了，並不是來做首領，而是來做一起奮鬥的同伴；並不是來管轄支配人，而是到一個新環境裏來，在這裏面的人，都是向來努力前進的，使你們自己的勇氣熱情，也能得以增高；你們到民間來，與其說是爲了教訓人，還不如說是爲了知道平民的希望，爲了把這些平民的希望，細細研究，組織起來，使成系統——

然後就繼續不斷，毫不休息地用盡青年時的熱情，努力地幹，使這些平民的希望，在實際生活上，實現出來——到了那時，而且只有到了那時，你們才會過一個完全的生活，一個合理的生活。你會看見，你們在這方面所用的努力，全都有很多的結果——而且你們會覺得，你們的行為與你們的良心，完全一致，毫無矛盾，這個感覺，會給你們許許更多的力量，是你們以前連覺也沒有覺得的。

這個在平民中的，為真理，為公道，為平等的奮鬥——在人生中，你還能找到一件事比這更高尚的嗎？

四

我寫了三章，而且都是很長的，才能使資產階級的青年明白：他們到社會上服務的時候，一定會有許多矛盾，許多痛苦，如果他們是有勇氣的，是很誠實的，那麼，他們一定會迫得要來加入社會主義者裏面，一定會來相信社會主義，一定會去與社會主義者，一同去幹那社會革命了。這個道理，其實是多麼的簡單呵！但是向那些受過資產階級環境底

影響的人說話，有多少詭辯偽說，應先攻破，有多少成見迷信，應先掃除，有多少自私自利的反對，應先打破的呵！

平民階級的青年呀！今天向你們談話，我是不必像對資產階級的青年談話時那樣的反覆申說的。無論你的思想底勇氣及實現你的思想的行動底勇氣，是怎樣的缺乏，現社會的壓迫，會迫得你非變成社會主義者不可。近代社會主義，本是從平民裏面發生出來的。雖然有幾位出身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來研究社會主義，使他得到科學的證明，哲學的根據，但是他們底思想底根源，還是從勞動階級底共同思想裏出來的。那第一國際底合理的社會主義，現在是最有勢力的，不是直接受民衆的影響，在勞動團體裏產生出來的嗎？當這個第一國際底社會主義產生的時候，有少數著作家，來幫助大家，他們除了把勞動者已有的思想，整理起來，使成系統以外，還有什麼功勞呢？

一個人出身勞動階級，而不拚命去幹那社會革命，那就是看錯他底自身的利益，違背他底主義，拋棄他底歷史使命了。

你幼年的時候，在一個嚴寒的冬天，到你底陰暗的小巷裏去玩耍，寒氣透進你的薄衣，污泥滲入你的破鞋。那種情景，你難道已經忘記了嗎？便是在那個時候，你已經知道世上的不平了！你那時看見遠遠地走過那些肥胖的小孩們，穿得非常華麗，得意洋洋地望着你——在那個時候，你已經知道得很清楚，這些小孩們，雖然衣服很漂亮，但是論到聰明，論到常識，論到能力，都不及你，也不及你的朋友們。但是，到了後來，你迫得非去作工不可，每天早晨，從五點或六點起，就去關在一個齷齪的工廠裏，足足地十二小時，站在一個響聲隆隆的機器旁邊，你自己也做個機器，一年到頭，天天是跟着機器的動作，非常單調，毫無興趣地勞働着——在你作工的時候，他們別的孩子們，都去平平靜靜快樂樂地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地去受教育。到了現在，這些孩子們，聰明雖不及你，但比你多受教育，現在來管束你了，就要去享受人生底一切快樂，享受「文明」給人的一切幸福了——而你呢？你現在是怎樣？

你工畢回家，進了一所陰濕的小屋裏，那裏只有幾尺見方的地方，却有五六個人，擠

在一起；你的母親，因為生活困難，疲乏已極，年紀雖不很大，但是因為種種愁苦，操勞過甚，看去已經很老了；她老人家給你一點麵包，一點番薯，此外再也沒別的食物了，她給你一點灰黑色的水，可憐還說這是茶哩！你在家裡，天天永遠要打算這個問題：『想什麼法子，明天才能付麵包錢，後天怎樣去付房租。』除此以外，你在家裏，再也沒有別的娛樂了。

唉！怎樣！你的父母，過了三四十年那樣貧苦的生活，你將來也非過那樣生活不可，非過那樣可憐的生活不可嗎？一生一世，辛苦勞働，全是爲了別人，使他們得以享受那金錢，知識及藝術給人的，一切快樂，而自己所得的，只是永遠發愁，怎樣去得到一塊麵包，聊以糊口，你的一生，也非如此不可嗎？自己永遠不要想得到一點高尚的快樂，自己永遠不要想得到一點那使人生美滿的東西，永遠去替那幾位高等流氓做牛馬，供給他們一切快樂，一切幸福，你甘心如此嗎？你情願辛辛苦苦，操勞一生，而平時永遠是憂愁窮苦，到了失業的時候，還要挨餓受凍嗎？你活着的時候，難道這就是你所希望的嗎？

處在這樣的環境裏，也許你還不敢反抗，情願忍受下去。對於你的悲慘的境遇，你以

爲毫無辦法，能夠解決，也許你會這樣的說：「許多代以來，人們全都這樣的受罪，現在我呢？也是毫無能力，不能改變一點，我也非忍受不可！我們還是努力作工吧！盡我們的力量，勉強活命，只要將就得不餓死就行了！」

原來如此呀！不要忙！你的苦命，自然漸漸地叫你明白了！

會有一天，發生一個經濟恐慌，這個恐慌，不再像以前那樣，僅是一時的現象，而是一個大恐慌，使一個工業，完全消滅，使成千累萬的工人，挨餓受凍，家破人亡。你也與別人一樣，盡力和這個災難奮鬥。但是你不久會看見你的妻子，你的小孩，你的朋友們，因爲貧乏，就這樣漸漸地衰萎，你眼看着他們，這樣的瘦弱下去，沒有東西喫，也沒有錢請醫生喫藥，就這樣地在一張破牀上，半餓半病，終於死掉了！在這個時候，大都市裏，陽光照耀的馬路上，有錢的人們，歡歡樂樂，醉飽遊蕩——現在的大都市嚟！對於牠裏面餓死凍死的人，是毫不關心的呵！到了那時，你會明白了：現在的這個社會，是多麼地令人憤怒呵！你會去細想這個恐慌的原因了；你會明白，把千萬人的生命，給幾位貪婪無厭的高等流氓，任意支

配，這是不平到何等地步！社會主義者向你說：『現社會應該，而且能夠加以根本的改造，你那時自然會明白，他們是有理的了。』

另外一天，你的主人，想從你的身上，更多榨出幾個銅子，好使他的私產，更增加一點，他又要減你的工錢了；你自然表示反對，可是他岸然自傲地對你說：『你如果不願照這個價錢作工，滾蛋吧！去喫草去吧！』到了那時，你會明白了，你的主人，非但是要盡力剝削你，把你當做一個軟弱無用的綿羊，他簡直還把你當作一個下賤的東西；你會明白了，你的主人，用工錢制度，束縛住你，還以為不足，他簡直是要使你做個奴隸——使你做個完全全的奴隸。你怎樣辦呢？也許你低頭下氣，情願把人們應有的自尊心，完全失掉，那麼，一切的污辱，你以後都會受到。但是，如果你還有一點血氣，一聽這話，立刻心火上沖，想到你走的這條墮落的路，越過越壞，不知會到何等地步，你害怕起來，於是還罵你的主人，你自然立刻被開除了；社會主義者向你說過：『反抗吧！反抗那經濟的束縛吧！因為經濟的束縛，是一切束縛，一切奴隸制度的根源！』到了那時，你會明白這句話是不錯的了。到了

那時，你自然會到社會主義者隊裏來佔一個位置了，你會與他們一起，努力奮鬥，去打破一切的束縛，一切的奴隸制度了：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以及社會的。

還有一天，那個青年少女的事，你全知道了，她的面貌，是怎樣的坦白誠實，她的行動，是怎樣的活潑玲瓏，她的談吐，是怎樣的流利動人，你以前是非常的愛過她的。她與貧窮奮鬥了好幾年以後，迫着離開她的故鄉，到一個大都市裏去了。她本來很知道，在大都市裏，生存競爭，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她總希望，無論如何，至少可以得到一種正當的生活。唉！現在你知道，她的遭遇，是怎樣的了！被一個有錢人的兒子所引誘，被他的花言巧語所欺騙，她用盡青春的全副熱情，把她自己完完全全獻給他了，可是結局呢！剛到一年，就被他丟棄了——所剩下的，祇是懷裏抱着的一個小孩。不過她還不灰心絕望，仍然繼續地勇猛地向前奮鬥，可是這個反抗飢寒的奮鬥，是太困苦艱難了，她終於失敗，後來不知在那個貧民醫院裏，一命嗚呼了……你一聽這個消息，怎樣辦呢？也許，你會說：「這是件很平常的事，一點也沒有什麼稀奇，這不是第一次，也決不會是最後一次。」你就用許多這種

豈有此理的話，想把你以前對她的愛情，完全忘掉，會有一晚，在一個茶館裏，（原文是咖啡店）與幾個粗暴下流的人在一起，你用許多醜態不堪的話，去罵這個青年女子，污辱她的名譽。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個那樣的卑鄙下賤的人，你一想到你以前的愛情，會心痛如裂；你會去找那個引誘她的賤東西，當面數他的罪，你罵他一頓；這樣事情，是天天有的，你會細細地想這種事情所以發生的原因了，你會明白，如果社會永遠是分成兩個階級，一面是挨餓受凍的窮人，一面是閒暇游蕩的富人，一面是會被花言巧語欺騙的人，一面是只想滿足他們獸性的人，現社會如果不改造，這樣事情，永遠是不會停止的。你會明白，無論如何，現在是應該填滿這個不平的深淵的時候了，你會更快地跑去加入社會主義者的隊裏了。

平民婦女呀！那位青年女子的事，你們聽了以後，難道會不憤怒嗎？你們自己的小女孩，現在是在你們的膝前嬉笑玩耍，你們撫摩她的嬌小玲瓏的頭臉的時候，你們難道會一刻也沒有想到過，如果現社會可怕的制度不改革，她大了的時候，她的命運，會是怎樣

的嘴對於你們的妹妹們以及你們自己的小孩底將來，你們難道會一刻也沒有想到過嗎？你們的父親，一輩子受罪，天天祇是愁米麵錢，除了喝酒賣醉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快乐，難道你們情願你們自己的兒子們，也是這樣的終身受罪嗎？現在，無論是誰，只要他從父親那裏，得到一筆遺產，有了可以掠奪別人的資本，就可以牛馬似的，驅使你們的丈夫，驅使你們的兒子，你難道會情願他們永遠是這樣下去嗎？現在，你們的丈夫，你們的兒子，都是被主人驅使的奴隸，被有勢力的人趕去做擋砲的肉牌，被有錢的人用來做肥田的糞土，你們難道會情願他們將來永遠是這樣下去嗎！

不不不！一千個不！我是很知道你們的，你們的丈夫，起初是非常勇敢堅決地開始罷工，但是到了後來，却不得不必恭必敬，低頭喪氣地承認那個肥胖的大腹賈以傲慢輕蔑的口吻所提出的條件，你們一聽這消息，一定異常的憤怒，全身的血，都激動沸騰了！那許多西班牙女子，在某次平民暴動的時候，跑到隊伍的前行，露出她們的前胸，去迎接兵士們的刺刀，我很知道，那樣的女子，是你們所異常崇拜的！那位女子，因為有個惡官僚，有一

天竟敢污辱一位關在牢裏的社會主義者，就親自拿了一支手槍，去把一粒子彈放進他的胸膛裏，我很知道，你是時常提及這位女子的姓名，非常尊敬她的。（譯者按——這個女子，大概是指俄國女無政府主義者蔡蘇麗奇（Vera Zasouitch）巴黎的平民婦女，在槍林彈雨之下，聚攏起來，鼓勵『她們的男兒們』去奮鬥犧牲，我也很知道，你讀到這個歷史的時候，你們的心弦，一定跳動得非常利害的。

平民的婦女呀！我是很了解你們的，因此我敢斷定，你們也終於一定會來與那些男子們聯合起來，一同去爲「將來」努力奮鬥。

農人們。工人們，職員們，兵士們！總而言之，你們一切誠實的男子青年呀！你們都明白了你們應有的權利了，請你們都到我們裏面來吧！請你們都來，與你們的兄弟們一起，努力去幹，預備那社會大革命吧！革命成功以後，把一切奴隸制度，完全破壞，把一切腳鐐手銬完全打斷，把一切的舊迷信，老成言，完全打破，替人類全體，開了許多新天地，在人類社會裏，終於實現了那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能完全享受自己

底勞働底產物，人人都能完完全全盡量的發展他們所有的本能；大家終於能夠過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請不要來對我們說，我們人數太少，能力太薄弱，要想達到我們底這個偉大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我們來數一數吧！看看在現社會制度之下，我們喫苦忍辱，受這不平的人，究竟有多少。我們農人們，終歲辛苦，全是爲了別人，把米送給主人，自己只喫點糟糠，但是我們的數目，非以億兆計不可！我們的數目，是數不清的，平民的大多數，就是我們農人，我們工人們，織綢緞，織絲絨，全供別人用，自己只能穿點破爛的衣裳，我們的數目，也是極多的；汽笛一鳴，工廠放工的時候，人山人海，各街各巷，都被我們工人擠得滿滿的，我們兵士們，平時受人指揮，聽人命令，我們去喫彈丸，使官吏們可以升官得賞，我們這些可憐的笨東西呵！直到今天，只知道去槍殺我們的兄弟們，祇要我們稍微反抗一下，那就可以看見，那幾位帽插羽毛，身佩勳章，指揮我們的官員，立刻就面無人色了。我們一切喫苦受罪，受人污辱的

人，我們的人數是數不出來的，我們大海大洋似的，一切東西，全可以被我們沉沒，一切阻礙，都能夠被我們衝破，只要我們大家有決心，一刻的工夫，就可以作出那公道來。

旅東譯

無政府黨的道德

一

人類思想，進步得很慢，正如一個人睡了許久，才清醒一回兒；既醒之後，立刻就要將皇帝，律師，教士所用來束縛他的練子去了，回復原有的自由，才得安樂，這是我們讀人類思想進化史，都知道的。

練子去了之外，還要攻擊從前教他和禁錮他的宗教，政治，法律，和社會的偏見，自己找一條新生活的道路，從新去走，——發明新東西，創立新科學，來增進我們的智識。

但是思想的大敵——政府，立法者，牧師，——都是根深蒂固的。他們既失敗之後，不久又恢復殘力，修改不中用的道理，和一部分的法典，來順應新的需求。人民的思想，和品格的奴隸性質，他們早已經養成了！當時的社會秩序，糊亂得很，又有許多不肯做工的貪錢的希望高奢的人；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靜悄悄的偷進去，回復他們的原有地位，先從

教育下手，使那些小孩都要受他們的偽教訓。

小孩的精神，是很弱的，所以一經恐嚇，就不得不遵依了。這是他們施教教育的手段。

他們先要小孩害怕，然後告訴他地獄裏頭的刑罰，有罪的如何受苦，以為這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遲了不多時，又談到革命的恐慌，摹寫革命黨的驕奢縱慾，要把那個小孩變成一個「遵從秩序的朋友」。後來又說些什麼「神聖法律」的鬼話，把那小孩習慣了法律的觀念；那些律師，於牧師所說之外，更要說什麼民法要服從呢。

強權和奴隸，是相並行的。服從性習成了之後，所以下代的思想，依然不改那宗教所傳下的奴隸和強權的性質了。

那時既然是這樣黑暗，那裏還有人討論道德的問題呢？宗教的左道，法律的習慣，就是道德了。那些平民，不是沒有智識，便是安於習慣，所以總沒有反對和脫離社會的道德信條。他們的行動，不過同他們的職業相和合，安分守己，這就是他們的大本領了。因此之故，那時社會道德的水平線，越弄越低。歐洲中古末年民族的道德，所以和羅馬衰亡的時

候，差不多呢！人類良善的偉大的慈愛或獨立的性質，因此慢慢的就變壞了。說謊成了品行，平庸就是責任，什麼智識，熱心，毅力，一切不算。最要的事，惟有希望得個機會，求些錢財罷了。上級社會的口頭禪，不過如是；那可憐的下級社會，雖是有平民的氣味，却不能脫離這個範圍。因此，做皇帝，官吏，牧師的，和較安樂的社會，就以非理非義當做天經地義了。

後來有些少年，慢慢的想過來，天天想着自由；他們因此去了一切的偏見，評論社會的信條。始初的時候，表同情的，不過幾個思想復醒的人；後來慢慢的就多起來了，到了衝動一發，革命隨之而進了。

人民對於道德問題起了懷疑，他們就不怕宗教恐嚇。自己問道：「我們爲什麼要服從這些僞道德的信條？叫做道德的，爲什麼一定要強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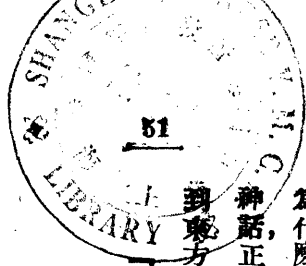
平民雖然想解答道德情操的問題，但是他們用那時代的科學來解答牠，把人類看做萬物之靈，不想同那自然界的動植礦的道德相比較，所以找不到完滿的解答。

話雖如此，但是道德信條的基礎——或是那時候的左道——已經崩壞了。所以社

會上道德的樹根，越掘越多，被平民排斥得越猛烈，而道德的情操，越加進步，高尚，長大，精美了。

十八世紀已經有了這樣的事情：一七二三年，有匿名著作家岷德淮老（Mandeville）做了一篇「蜜蜂的故事」痛罵倫敦的社會；他又添上些註解，大胆攻擊社會上戴着道德假面具的左道說：『什麼道德信條，不過虛偽的假面具；有許多平民，想做些好事，因為這些左道的權力太大，所以卒至變了壞人。』他又如福立葉（Fourier）一樣，說人類的情欲，須要自由，不然，他們就變了作惡。這位作者生在那個時代，因為沒有動物學的智識，不懂得動物的道德，所以把諂媚父母和作官吏的行爲，來解釋道德觀念的始原。

到了蘇格蘭的哲學家，和法國百科全書編纂者，評論道德觀念，還要利害，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一七九〇年的無政府黨思想發生，道德感覺無上的發展，才有可尋。當時一班法律家，愛國家，和那雅各賓（Jacobins）黨，大吹特吹，說萬能上帝的道德裁判，是要強迫的。赫爾派（Hebertistes）的無神論者，如居友（Guyan）之類，却不承認強迫制度和道德裁判。



『我爲什麼要道德呢？』這就是十二世紀的唯理派，十六世紀的哲學家，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和革命黨所要解答的問題了。後來又有英國的樂利派如邊沁 (Bentham) 和穆勒 (Mill) 德國的唯物派，如布希納 (Buchner) 一八六〇——七〇年俄國的虛無黨，和那無政府黨的「行爲學」(舊譯倫理學)的少年創造家居友——可惜他不久死了——都要解答這個問題。現在的少年無政府黨，又不能不解答牠了。

對了，我究竟爲什麼要道德呢？

三十年前俄國的少年，對着這個問題，很有一點不平之氣。有一位少年盧無黨，對他的朋友說道：『我要不道德，』他因爲有了這種思想，所以果然發爲事實。他又說道：『我爲什麼要道德呢？因爲基督教的聖經要我行道德麼？他的聖經不過巴比倫和希伯來的神話，正如荷馬詩裏的故事，巴斯刻 (Basque) 的歌曲，蒙古的野談一樣，我爲什麼要回到東方半開化的人裏，來信牠呢？』

『我行道德，是不是因爲康德 (Kant) 告訴我們要服從『絕對的命令呢？』但是

這種命令是人造的，爲什麼有這樣的強權，把我的行動，都要縛束住呢？[？]究其實，不過他們造幾個字，如「上帝」「命運」之類，來騙沒有智識的人民罷了。」

「或者我行道德，就因爲服從邊沁的道理麼？他要我們信他，說譬如看見一個人，掉下水裏，我救了他，我自己覺得比那旁觀者快樂些了。」

「或者我的教育，要我這樣做麼？我的母親要我行道德麼？我們是不是因爲我們的母親，告訴我們許多神話，就要跑到教堂裏，跪下讚美那個皇后，見了那些官吏，明知他是一個無賴之徒，也要鞠躬呢？」

「我和各人一樣，都有偏見的。我立定主意，將那些偏見去了。雖然不道德是一個不名譽的頭銜，我也要盡我的力量，去行不道德了。當我做小孩的時候，有許多人教我見了黑墳場，鬼魅和死人，都要怕，但是我偏要放着胆，不怕這些東西。」

「我立意要做不道德的事，同那宗教作對。這就是我反對戴了假面具來騙人的左道的決心！」

這是俄國那位少年想打破舊世界的左道，展開虛無黨或無政府黨哲學旗幟的意見。他們的哲學，就是無論什麼強權，怎樣被人恭維，都不肯屈着膝去拜牠；無論什麼道理，若是沒有理由的，一概都不承認。

這個虛無黨少年，在道德習慣中，將前人的教訓，付之破紙堆中，將一切的道德系統燒掉。從前他的祖先所遵依的「福音書」，「良心」，「必然的命令」，或是樂利派的「承認的利益」(l'intérêt bien Compris)，如今都不信了。我們還有什麼可說呢？我們於未答「我爲什麼要道德」的問題之先，我們試看這個問題，安放得好不好。我們如今且先分析人類行爲的動機，然後再談罷。

二

我們的祖宗，說明人類的行爲爲外物所引誘的事，簡單得很。現在有許多天主教堂的偶像，就是代表這種解說。他們以爲一個人無論到那裏去，在左肩上担着一個魔鬼，在右肩上担着一個天使，自己却是不覺得的。那個魔鬼要他行惡，但是那個天使偏要拉他

回來；若是天使得勝，那個人是有品行的，就有三個天使捉了他帶上天去。他們遇着什麼事，都用這一類的話兒來說明牠。

俄國古時的乳媪，最富於這種智識：他們說，「小孩晚上睡覺，必要將領鈕解開，因為頸下有一溫點，就是守身的天使所駐的地方，不要將他蓋着；不然那個小孩雖在睡覺中，也要被魔鬼攪擾了。」

這種沒有一點藝術觀念的解釋，現在已經不中用了；但是這種舊話，雖然滅亡，這種重要的舊觀念，却沒有變呵。

現在稍有智識的人，都不信鬼了。但是他們的觀念，和我們乳媪的無理，却是相差不多。他們不過引經據典，用哲學的大名，來遮掩他們所說的魔鬼和天使罷了。他們用「肉體」和「情慾」的字面代了「魔鬼」；用「良心」「靈魂」「神聖主宰的回想」或是「最大之藝術家」等等，來代了「天使」。他們把兩種的敵體，來說明人類的行動和競爭的結果；所謂道德的，大概是靈魂或良心戰勝那肉體和情慾。

到了英國的哲學家 and 法國百科全書諸學者，然後反對這種初民的觀念：以為魔鬼和天使，同人類的行動，一點關係也沒有：所有人類的事情，善的，惡的，有用沒用的，都起自一個單純的動機——趨樂避苦的念頭。我們就知道我們祖宗奇怪的說明不中用了，那些宗教的社團，和許多法利賽人的黨派，都罵他們是「不道德」，而且逐他們出教，到了十九世紀，這種思想，又有邊沁、穆勒和細尼細佛士奇（Tchernychevsky）等等來提倡牠，當他們定實了，證明了「利己」或求快樂的念頭，是我們行爲的動機，不過是說些前人的話；那知道他們的書都被抵制，著作的人，都被看作蠢物呢？

他們的斷案，有能比他還確的麼？

比方這裏有一個人，搶了小孩子手裏將吃盡的麵包，人人一定說他是一個可怕的利己派了。

但是現在又有別的一個人，這位，人人都稱他是賢德的，他分了自己的麵包給那飢者同食，解了自己的衣，給那赤身的人穿；那些宗教家，滿肚子宗教話頭，立刻就說他愛鄰

如己；所以極端阻止自己的情慾，來幫助他人，和那利己派，完全不同。但是我們想一想，他們兩位行爲的結果，對於人道上，雖有很大的分別，而動機却是一樣，這便是求快樂的念頭。那個人脫了自己的衣服，給人家穿。若是不覺得快樂，他一定不做的，若是那搶了小孩的麵包，自己覺得快樂，他就做了。但是前說那一位覺得這樣不快樂，而以解衣推食爲快樂，他就這樣做罷。我們爲利便而不使這個意思混亂起見，可以說這二人的事情，都由於自利主義的衝動做出來。這個道理，狠覺得新奇，同時又能破壞從前的神話了。

例如一個武人，屠戮了幾十萬人，或是一個兇手，爲着個人淫慾，殺盡全家；他們所以甘於如此的，就是因爲他們在那個時刻中，求榮耀求金銀或別的希望，比他種念頭較高；他種念頭都被牠壓倒，所以發爲這種的行動罷了。又譬如說有一個人騙了他朋友的錢，用來賭博或喝酒；又譬如有一個資本家，驅了工人的錢，用來買手飾給他的婦人戴着；這一種的壞人，也不過遵依一種衝動求滿足他的詭謀，避去了他的困苦罷了。

我們很不願意將這些壞人同那犧牲自己的性命，反對專制魔王，如俄國的虛無黨，

登斷頭台的，來相比較。他們的生命，對於人道所供獻的結果，大不相同，我們對於他們的感情，所以也是不同。

例如你對着一位烈士談話，比方這位烈士，是一個將臨死刑的女子，他一定對你說「我願做革命黨死了，決不願做那偷了工人的錢的壞人。」他自己覺得這樣的生命，最有趣味。至于那平民的小快樂，小騷擾，他却覺得非常之苦。他還對你說「你沒有做人，你虛度了光陰，我已經做過人了！」

以上所說的，都是有意識的行動。現在且將占人生一大部分的無意識的機械行動來說一說：

例如一個人，天天喝酒，把自己的腦筋弄壞；又有一位，雖然覺得酒是可供快樂的，但是他想自己的思想清白，能力滿足，所以吃那比酒還快樂而無害的東西。

總而言之，人類不外趨樂避苦罷了。

設使有一個婦人，將他自己所餘下來的麵包，給個先到的人吃，又將自己的薄衣服

了給別的婦人穿，他自己却在船面戰戰慄慄的；他所以如此做的呢，不外因為自己的冷餓，都不比看見他人的冷餓可憐，他這樣才能避他的苦。他的用意，惟有那同心的人纔能知道的。居友會述澳大利亞人，當他自己的族人被人殺了，覺得非常之苦，有枕戈待旦的氣概；等到報了仇之後，他就算完了他的英雄事業，心中覺得非常滿意，這是最高尙的快樂。

當一羣猴子中的一個，被獵人打死，他們就不怕鎗嚇，一齊走到獵人的帳邊，不一會，那頭目竟然進去，哀求那獵者將他的朋友的尸首發還；那一班的猴子，就將他運回林裏。這些猴子，遵依一種哀憐的感情，所以不顧自己的利害，拚了生命，去救他們的同志；若是不能將同志的生命復還，那麼生命的趣味，就沒有了。

當人放火燒那蟻山的時候，有千萬的螞蟻，都拚了性命走進火裏，救出自己的蟻子。他們不過想保全自己的後裔，乃竟然敢冒這樣的大險，和婦人對於自己生的兒子無異。當一枝樹在白日中轉了牠的花兒對着日光，到了晚上，又將牠們合起來，這也是求

樂避苦的需求使然；和那些螞蟻，猴子，奧人，耶教徒或無政府黨的烈士，犧牲自己的性命，本來出於一樣的動機。

趨樂避苦，是有機界行爲的一般道路（有人說是律例）。若是沒有這個，生命就不能夠有了，有機體就崩壞了，生命也就停止了。

所以無論那一個人的行爲和品格的道路是怎麼樣，他所做的事，不過遵依他的本質的慾望罷了。那最討厭的行爲，無論牠是不足輕重的，或是令人注意的，都是個性的需要做出來的，趨着樂避了苦罷。

這是已經成立的事實，又是什麼「利己說」的結晶。

我們得了這個普遍的斷案，有什麼用呢？我們得了一些真理，破壞了偏見的基礎；所有唯物派的哲學，與人類相關的，就包藏在這個斷案之中。但是有人說，各個人的行動，都沒有什麼差別；這話究竟對不對呢？這是我們所應該研究的了。

人類行爲的動機，出自一個本源，我們已經曉得了，那些叫做道德家的，和那些舉世目爲惡人的；那些能做大事的，和那些弄出小奸謀的；那些事情令人注目的，和那些令人反對的，都是出自一個公共的本源。他們所有的行爲，都是因個性的要求；他們的目的，就是趨樂避苦。

那些事實，能夠證明這種意見的多得很；前篇所說的，不過一些大略罷了。

這種解釋，令那帶着宗教原理的，沒法可說；超過自然的解釋，沒有餘地可容了；靈魂不滅的觀念，要打倒了。若是人類做事，依着他們個性的要求，若是他是什麼一個「良心自動機」，那不滅的靈魂，又變做什麼？那些以爲人類苦多于樂，夢想死後得到別的世界，賠補他的苦痛，所謂「不滅」的，又是什麼？

我們很容易明白，這些人長大，滿腦子是偏見，不相信科學；他們注重感情而不注重理性；所以那些學說絕了他們來世希望的解釋，他們就要反對呢。

那些革命黨自從前世紀到了今日，常常聽說有人用自然來解釋人類的行爲；（如

利己說等）所以他們的結論，和那少年虛無黨一樣，就是叫道「廢除道德罷！」我們對於這種意見，有什麼可說呢？

又如那些說人類的行爲，無論是怎麼樣，不過依着他的性質而行，所以他們的結論，說人類的行爲，無論是怎麼樣，都沒有差別的，世界沒有什麼善和惡可說。例如拚了自己的命，去救一個墜下水裏的人，或是因爲他人偷了自己的鏢，就把那人浸死，這兩件事的價值，却是一樣的。又如那烈士，爲了人類的自由，上斷頭台去，和那壞人偷了他朋友的東西，兩人都是求滿足自己的快樂，所以他們兩人行爲的價值，却沒有分別。我們對於這種意見，有什麼可說呢？若是他們還說香氣決沒有善惡，玫瑰的香，和「亞西孚帶打」(Asse Foetida)的臭，都算不得什麼；因爲這兩樣東西都不過是分子的波動。又如味道也沒有什麼善惡，因爲「金雞納霜」的苦，和「加華」(Coryave)的甜，也不過是分子的波動。譬如又說物理上的美麗和醜惡，智的和愚的，都沒有什麼分別的；因爲美和醜，智和愚，也是化學物理在有機體細胞裏頭波動的結果。若是他們說了這個，我們可以說他害了神

經病，不然也帶着一點狂人邏輯了。但是他們沒有說這個，我們怎樣結論呢？

我們的答案，是很簡單的；岷德淮老在一七二四年他所作的「蜜蜂的故事」是這樣想；一八六〇年——七〇年的俄國虛無黨和現在巴黎的無政府黨，也是這樣想。他們所以如此想着的，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還沒有脫離耶穌教育的偏見，無論他們怎樣自己的論調是美育的，物質的，無政府的，他們思想的法式，還和那耶穌教或佛教主一樣呢。

那些長老常常說道：「那些行爲叫做好的，因為他代表靈魂戰勝肉體；那叫做惡的，就是肉體戰勝靈魂；若是二種平均，就沒有分別；獨有這麼一個法子，我們才可以分別善惡。不料我們的少年朋友，拾了耶穌教徒的口頭禪，也說：『獨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判斷行爲的善惡。』」

教會的牧師也說道：『你們試看那禽獸，他們沒有不滅的靈魂，所以他們的行爲，不過是應他們本性的需求罷！這是禽獸沒有善惡可分的緣故，這又是他們沒有天堂地獄

和賞善罰惡的緣故。』我們的少年朋友，拾了聖奧加斯丁 (St. Augustine) 和釋迦牟尼 的告誡，也說道：『人類不過是禽獸，他們的行爲，就是回答他們的本性的需求罷！這是人類沒有什麼善惡，一切行爲，都是一樣的緣故。』

這種可憎的賞罰觀念，現在還阻礙我們的推理。這種背理的宗教和法律教訓，說善的行爲，出自超過自然的鼓勵。像這樣的舊觀念，雖然那嘲笑天使魔鬼的人，也脫離不了。所以他們若不信從天使魔鬼的神話，就失却判斷善惡的標準了。

現在的牧師，天天在那裏說着天使魔鬼。一切的唯物主義，還不能將他們的迷信打破。還有更壞一點的，就是現在的官吏，還用鞭去打人。雖然有了無政府主義的原理，尚不能夠將賞罰的根本，一概鋤清呢！

我們且不要談那牧師官吏，我們只問「亞西孚帶打」臭不臭？那條毒蛇咬我不咬？那說謊的人騙我不騙？那些植物，鱗介，人類，都是依着他的本性的需要做出這樣的事來麼？我可以不管。但是我爲自己計，也要依着我的本性的需要，憎那發臭的植物，害人的鱗

介和那些比動物還毒得利害的人。所以我們做事，不必問那天使如何，那比毒蛇還毒的官吏如何；我們覺得那條路有理，我們就遵依我們本性的需求，自己去做罷。我們照這樣研究，見得聖奧加斯丁雖不能把善惡分別清楚，然而一般動物，由昆蟲以至人類，完全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不用同那基督的聖經，或哲學商量。他們所以能做到這樣的緣故，因為他們爲着保全自己的種族，和求每個人最大可能量的幸福，這也是本性的需要所致呢。

四

人類是無論文明的，或野蠻的，是有智識的，或愚笨的，自己所做的事，好的呢？或是不好的呢？常常都會知道。魔西佛耶同的神學者，因爲不能解釋這種普通的事實，就信口開河，以爲這是有神人在冥冥中爲之主使，在別一方面，那些形而上學的哲學家，又說什麼『良心』什麼奇怪的『命令』，究其實與那些神學者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罷了！

在社會居住的動物，能分別善惡，與人無異。我們試看這種簡單而又驚人的事實，就

可知了。他們的善惡觀念，不特與人無異，就是他們的性質，與人類也是相同：每羣中，那些最發展的代表，如魚，昆蟲，鳥類和哺乳類的行爲，却是如出一轍的。

十八世紀的思想家，也知道這一點；可惜後人把牠置在九天雲外，我們現在且將其中最顯明的事實寫一點出來。

復列 (Forel) 是一位觀察螞蟻的大家，曾以許多事實，證明當一個小螞蟻貯滿蜜糖於其腺袋中，遇着沒有東西吃的小朋友，這位小朋友，立刻就問他要東西吃否；在這種小昆蟲之中，那個吃飽的蟻，分他的食料給那肚空的朋友，也得足滿，是他的責任。要是問那些蟻子自己吃飽了之後，遇着他同穴的朋友，問他取吃，辭而不與，對不對呢？他們就回答道：這是極端不對的；因為我們的行爲，是不能弄錯的。要是有個蟻子，敢於自私，那同羣的蟻子，就當是敵人。要是兩種類遇着開仗的時候，有這種私心的事，他們立刻就停了戰，來攻打那自私的同志。這種事實，曾經許多實驗證明，已無可疑的了。

又試問那住在你的花園的麻雀，當人家掉了許多麵包片在地上，他不回去告訴他

的朋友，飛來同食，是對的嗎？又問他們同巢的朋友，自己不肯去取集禾草，却飛到鄰家巢裏，偷些回來，是對的麼？那些麻雀，一定答道：『那是不對的很！』還要飛到那個竊賊身邊，用嘴啄他呢！

或是問那些齧鼠，當他貯了許多食物，他的朋友們，却沒有得食，問他要一點，而他不給，是對的麼？他們就答道：『這是極端不對！』且和那個守財奴并論了。

最後又問那沒開化的人，例如一個「侏浙」人（Tchoukche）當他帳裏的同伴，偶然外出，靜悄悄的偷了他的食物，是對的麼？他就答道：『要是那個人能自己去取食，這是不對的。要是他倦的很，或取不到食物，就該隨便取食；但是他要留下他的帽子或刀子，最少也要留一點繩索；如此那位獵者回來，知道他的朋友來過，並不是賊人，那就不打緊了。』此種事實，要是詳細記下去，可以做成一本書，證明人類及他種動物的善惡觀念，怎樣相同呢。

那些蟻，鳥，齧鼠和那「侏浙」的野人，沒有讀過康總的書，也沒有看過教會牧師或

魔西的訓誡，然而他們却有同一的善惡觀念。你回想一會，這個觀念的底子，究竟是什麼？你就可以知道蟻子、艱鼠和耶教徒或是無神論的道德家，所謂善的，就是那些有利于保存他們族類的；所謂惡的，就是那些有害于他們種族的。然而他們並不好像邊沁、穆勒當牠是有益于個體而止。

這種善惡觀念，同那宗教或是神祕的良心，都沒有關係，不過是動物種類的自然需要罷。那創立宗教的人，和哲學家道德家告訴我們什麼神聖或是玄想的實體，他們不過把螞蟻、麻雀在他們小社會實習的，換過來告訴我們罷了。

這是對於社會有用的，那就是善，這是有害的，那就是惡。這種觀念，在最下等動物之中，有時小的很；在開化的動物之中，有時很大；但是牠的精華，却是一樣的。

在螞蟻當中，他們的社會習慣行爲的好規矩，祇可以行諸同一蟻山的各個蟻子，不可以施諸別的蟻山。一個蟻山，看別的不是同宗，然而遇着例外的事情，如有共同憂慮之

類，他們也互相幫助的。在巴里盧森堡 (Luxembourg) 花園的麻雀，在他們同園裏，都是互相扶助。若是孟樹 (More) 的麻雀，敢飛進他們的園裏，他們就攻擊他不留餘地了。又如那「侏浙」人，也以爲自己的風俗，不能行諸別的「侏浙」人，但可以賣東西給他；所謂賣東西的，不外奪買東西的東西罷了，故買的和賣的，不外乎「賣」那「侏浙」人以爲他的東西賣給同族是有罪的，因爲他們對於同族，互相取携，不要算帳，就那些最簡陋的「巴布亞斯」人 (Papuas) 對於全世界的人類，和一切的動物，都是用他「民吾同胞，物吾同與」的原理，互相對待。文明人和他們交接，都知道的。這種觀念，雖然放大了很多，但是他的基礎，還是一樣的。

在他方面來看，善惡的觀念，因乎智能或獲得智識的程度而有不同；簡單說來，善惡觀念，可以隨時變換的。

原人以爲他的父母老了，對於社會不特無用，而反爲社會之贅疣，所以吃了他們，以爲這是有益於其種族，對的。他們遇着子女過多的時候，就將他們殺了，每家之中，祇留下

二三個以便養育，等到二三歲大，那做母親的，更疼他了，他們以為這是有益的，對的。

我們現在的觀念變了，生存的方法，和石器時代不同了。文明的人，不必學那野蠻人，恐怕不夠東西吃，要將老親或是小孩殺掉了。但是我們設身處在那個時代，我們才明白那時生存的情形，那半野蠻人，所以如此做法，是狠對的；我們看見那海洋島的人民，常常害了青蓮病，後來那些教徒到了，叫他們不要吃老人和敵人，他們的病就沒有了。（這是 Mikukho-Maclay 所述的，他的觀察，很可以靠得住。）

思想的道路變了，什麼是有利和有害的觀念，也隨之而不同了；然而牠的基楚，却沒有什麼分別。要是我們想把動物界的全部哲理，合成一句簡單的話兒，我們就見得螞蟻，鳥兒，齧鼠和人類都有共同承認的一點。

耶教徒說過：『你不要施給人家的那種事情，你也不要人家施給你。』（此句是把他們的訓誡，改爲正面的，原意是——你望人家施給你的，你也要施給人家。——「馬太」第七章第十三節）他們又說：『要是不然，你就被人送到地獄裏去了。』

我們在動物界觀察所得的道德，比這種好得多，總起來，可以說：『你要施給別人那些你想別人於同一事情中施給你的。』

還可以說道：你們要注意，這不過是一點勸告，但是這種勸告是動物在社會中經過長時間的經驗的結果。在社交的動物大羣中，依着這原理而行，已經成爲習慣；老實說，要是沒有這一點，社會是不能存在的；無論那一種類，不能打勝了自然界的阻礙的。

觀察社交的動物和人類社會，祇有這種單簡的原理嗎？這可以應用得的麼？這條原理怎樣成了習慣？怎樣繼續發展呢？這是我們想知道的。

五

善惡的觀念，存在，人道裏頭；人類的智識發展，無論達到那個程度，他的觀念，雖然因爲偏見與私利所蔽，但普通以爲善的，就是有利於社會的，惡的，就是有害於社會的。

但是這個觀念，從那裏來的？他這樣模糊，和那感情有什麼分別？人類之中，沒有想到人種兩個字的，不知有幾百萬；他們所知道的，不過一姓一族，幾乎不知有國；若知道人類

的可更少的了。他們怎樣會看那有利於人類的，或是與他們族姓的，才算是善，不顧個人的休戚呢？

這種事實，從來的思想家，很注意的；就是將來的思想家，也是注意的。年前關於這問題的著作，彙集起來，可以成了一間圖書館。我們現在請先注意事實罷。解釋這種事實的，雖千變萬化，各有不同，然而事實是不可假借的。要是我們的解釋，不是真的，或不是完全的，那事實對於人道的結果，依然存在。我們或不能解釋行星繞日的始原，無一遺漏；但是星行旋轉，依然不變；其中有一個有了空間載着我們的，他依然不變。

我們已經說過宗教的解釋了：神學家說一個人所以能分別善惡的，就因為上帝能用這個觀念來鼓勵他的功效，他對於利害，不必計算，最要緊的，唯有遵依創造主的命令。我們對於野蠻人，由愚昧驚駭所得的解釋，自然不能夠滿意，我們向前進罷。

有些人（例如霍布士（Hobbes））又用法律來解釋這種事實，以為人類所以有公道和不公道，真和誤的感覺，乃法律發歷的功效。我們的讀者，可以自己評判這種解釋。我

們知道法律不過利用人類的社交的感情靜悄悄的偷進人類所公認的道德教訓及各種命令之中，把牠發展少數的智者罷。法律不特不能發展公道的感情，而且違背了牠，我們再向前進罷。

我們也不到了樂利家的解釋，就停了步。他們以為人類所以行德的，由於自利，却忘了他們對於同種類休戚相關的感情。這種感情的起原，是怎樣呢？可以不說；但是牠的存在，決不能否認的。故樂利派的解釋，雖有真理，究不是全體的真理，我們再走遠幾步罷。

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在事實上，推想道德情操的起原，我們是不得不感謝他們的。

亞丹斯密 (Adam Smith) 做了一本好書，(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 V. works and Life Adam Smith vols 4&5) 說明道德情操的起原真相；可惜因為宗教的偏見，埋沒了牠。就是那反對宗教的思想家，也不大知道他不從離奇的宗教，而單從同情的感情，來說明道德的情操。

你看見一個人打一個小孩，你知道那小孩的苦痛；你的想像，或是小孩的哭聲，令你

自己也覺得苦痛；如果你不是一個胆小的漢子，你必定救了那個小孩，免被人撻打了。

這個譬喻，就可以說明一切道德情操。你的想像力越豐富，你自己越能想見那受苦的什麼樣，你的道德感覺就越細密；你越能設身處他人的地位，你越能覺着他所受的苦痛侮辱和不公道的待遇，你就越覺得要阻止他們的苦痛，侮辱，或不公道的待遇；你越知你四週的情形，或用自己思想的密度和想像，依着你的思想去做，你的道德情操，越加長大，越加變成了習慣。

這是亞丹斯密用許多比喻來說明的；他著這一本書的時候，還在少年，比他老年所著的經濟學好得多。他完全由人性上的物理事實，說明道德，不用那宗教的偏見，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官場的和半官場的神學者的偏見，置此書于不問之列，殆一世紀。

但是亞丹斯密不知道這樣同情的感情，不特人類習慣中有之，一切的動物，都同有的。

崇拜達爾文的，不知道他除了從馬爾塞斯 (Malthus) 得來的觀念外，他自己却相

信休戚相關是社會上所有動物最著的性質。那鷹吞噬麻雀，豺狼吞噬齧鼠，但是那鷹和狼出來的時候，仍是互相幫助，麻雀和齧鼠也合起來反對他們的敵人。所以要不是愚蠢的，都不怕敵人的侵犯。

在動物社會之中，休戚相關，是一條自然律；比那生存競爭，還重要些。現在治人的上級社會，天天說着什麼是生存競爭，無非想騙我們罷。

我們研究動物界，想解釋各個體，因為生存競爭維持自己，反對不好的事情和敵人，我們知道休戚相關，與平等原理，在動物社會裏發展，和習慣了牠，越有保存的機會；並且於競爭場中，反抗那困難和敵人，可望得勝呢。社會中的分子越和別的分分子有休戚相關的心，越能發展進步的大原素的二種性質——一方面是胆量，他方面是自由個體的創造。凡是動物的社會，或是動物的小羣，失了休戚相關的感情，——這種感情，有時特別稀少，有時特別豐富，——那兩種進步的元素，愈加減少，以至消失，這社會變了枯廢，就要為敵人所滅亡了。若是沒有互相的信用，競爭是做不到的！沒有胆量，沒有創造——沒有休

戚相關的心——就沒有戰勝，只有失敗。

現在我們試想一想這種戚休相關的感情，自從地球最初有動物生命以來，不知幾百萬年，已經有了。我們又試想一想，這種感情，漸漸變為習慣，由最簡單的有機體，遺傳於他的後裔，昆蟲，鳥類，鱗介，哺乳動物和人類，我們就明白道德情操的始原，這是動物的要素，如同食料和消化機關一樣的。

我們不用說那由簡單的小生物生出來的那複雜動物，也可以見得道德情操的始原了。這一條大題目，說起來真長，我們不過簡單的不用神祕的感情，來將牠說明罷。要是各個體對於他的種類，沒有休戚相關的心，那麼，動物界一定不能發展到現在的完全地步。——最進步的，已經居住了地球之上，而最細小的，還潛在水底之下，雖有顯微鏡，有時也看不見。——這種生存，或者在最先的細胞集合中，有聯合競爭的先例，也不可知的。

六

這可見得不用偏見觀察動物界，我們得到一個斷案，就是無論什麼生存的社會，這

一條原理却可以找出來的——『在同一事情之下，你要待人好像你想人待你一樣。』

我們細心研究動物界的進化，我們就好像那位動物學者嘉斯拉 (Kessler) 和經濟學者細尼細佛士奇尋出以上說的原理。簡單說來，就是休戚相關四個大字（按此字在英文爲 *Solidarity*，與作者所說的互助很有關係）爲動物發展的重要性，比那爲個人權利去行個體間競爭所得來的什麼天擇重要得多。

人類社會中休戚相關的相關的程度，比別的動物大些，這是顯明的行爲。猴子社會，爲動物最高的一級，已經做出許多這種的行爲。人比他們又進一步，所以同情的心，比他們又要高。單獨有了這個，人類才能在自然界的艱險中保存他的弱種，發展他的智力。細察原人的社會，還和石器時代一樣，然而他們對於團體顯出許多休戚相關的行爲。

據這種理由，可見得賓習的同情性，就歷史上最亂的時候，從來沒有停止；就使暫時爲他人所征服，做他人的奴隸，令他們休戚相關的心失掉，然而這種性質，深入人心，所以

機會一到，就大起革命，反對那罪惡制度。要是不然，社會就會滅亡了。

大多數的動物，和人類有了這種感情，變成了獲得的習慣；雖做事的時候，會忘記了，但是這種道理，却在心中，永遠不能失掉的。

這是動物界進化的全體，告訴我們的。這種進化，已經久了，極久了，幾百萬年了。

假使我們想將牠除掉，也不能的。一個人想將他的道德情操去了，比那要學以四肢行走的人，還不容易一點呢。

道德的感覺，是我們自然的機能，和味覺，觸覺無異。

法律和宗教，也傳播這種道理，究其實，他們不過用這原理來文飾，做那得勝者暴徒牧師的利益附屬品罷了。要是沒有人人所共同承認的那休戚相關的道理，他們那裏能使一般人民都服從他呢？

他們穿了長袍，儼然自命爲官吏，以扶強抑弱自居。

廢了那法律，宗教和強權，人類才得恢復他們的道德原理；恢復之後，才可以批評，洗

淨那牧師官吏的惡毒。

要是因為教會和法律弄壞了道德原理，就不承認道德，那麼，和那叫人永遠不要洗澡，要食有癩疹的豬肉，反對土地公有——因為『可蘭經』教人每年洗澡；因為衛生家的魔西禁止希伯來人食豬肉；或是因為『沙拉經』(Shariat) (可蘭經的附本) 要將那三年不耕之田，歸還社會——同一無理。

此外待人如己，和望他人待我，好比如待自己一樣，是與無政府主義的根本原理——平等——無異。要是那個人不能實行這個原理，那配稱是一個無政府黨！

我們不要被人所治，所以宣言我們自己決不治人。我們不要被他人所騙，所以我們要永遠除了真理之外，不說。因此之故，我們宣言無論何人，決不騙他。我立願說真理，說完全的真理，真理之外，不說。我們勞動的結果，不要被他人掠奪，所以同時宣言尊重他人的勞動結果。

我們有什麼權利，要人家好好的待我們，我們自己却待人很壞呢？我們難道是（不）

shines) 的『白骨』待人如所欲麼？但是我們平等感覺，絕對不承認這種觀念！

互相關係中，不能離却平等，平等不外乎相等；所謂休戚相關的，也出自此。這是動物界中生存競爭最有力的利器。

我們宣布我們是無政府黨，我們先宣布我們決不待人像我們不要他人待我們一樣，我們決不願再受那用權力用奸謀用才能的以不平等待我們，弄得我們不安。無論什麼都要平等，這是無政府主義的本色的主張。那些『白骨』的鬼魅，看見人家誠樸，就來騙人，我們不要他；我們在必要時，決意壓止他。我們因為反對那抽象三位一體的法律宗教和強權，所以要同他宣戰。我們所以要做無政府黨，就是和那虛偽，奸謀，私利，兇淫，罪惡——一言以蔽之的不平等——這種種都灌注在我們的心中——宣戰。我們反對他們的行為和思想的方法，所以要宣戰。那治人的，騙人的，利己的，荒淫的，把我們平等的感覺斷送了，我們所以用平等的名字，決意不要那荒淫的，利己的，欺騙的和治人的。

或者有人會說，——從前也有人說過的——如果你想人家待你，好像你待人家一

樣，你有什麼權利可以實行牠呢？譬如，有敵人侵犯你的國家，你有什麼權利把他人的大破拆了呢？你有什麼權利去驅逐那自私的人，有什麼權利可以殺那暴徒，和一條毒蛇呢？權利！這從法律上借來的名詞，有什麼意義？你想知道我這樣做，良心上過得去，不去麼？抑或你想知道我所尊敬的人，以為我這樣做對不對呢？要是你問我這些，我的答語，是很淺白的。

對了！若是我們自己侵犯那無辜的國家，我們就應該請他人把我們殺掉，如殺毒蛇一樣。我們應該對我們的孩子，或是我們的朋友，說道：『若是我侵犯人家，那就殺了我罷。』

是了！若是我們對於所信的道理，為着自己的私利，中途失信，那就請人不要容我才好呢。

是了！若是我們自己變了壞人，變了暴君，雖以匕首插入我們的胸部，我們也願意受的。

一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有妻子的人，都想自殺，因為恐怕害了自己所愛的人。要是你

們知道自己將變爲狂人，失了行爲上的自主，將來有害於他人，沒有不要求先死的。

有一天在伊爾庫次克(Иркутск)有一個波蘭醫生，和一個攝影家，都被癩犬咬傷；那位攝影家用燒紅的鐵，焦乾了他的傷口；那位醫生，只用腐蝕藥附了牠。他是一個年少貌美，經過許多困苦爲着平民的自由，被政府監禁，方才出獄的人，他是有學問的，有智能的，所以立刻就醫好了他的病。

過了六個星期，他覺得被咬傷的手，腫起來。他是一位醫生，立刻就知道這一定變了癩犬咬傷的癩症；他飛跑到一個朋友家裏，這位朋友，也是一個被逐的醫生，如他一樣的；他對那朋友說：『快給毒藥我吃罷。你看我的手，你可知道這是什麼？一二點鐘後，我就變了癩子，來咬你和別的朋友了；快給毒藥我罷！不要失却時候了！我一定要死了！』

他覺得自己的危險，所以叫人殺他。

他的朋友，狐疑得很，想着試試醫癩狗症的醫術，用了一個勇敢的婦人幫助，正要實行，然而兩點鐘之後，那位少年醫士，口出了泡，要咬他們了；他又再次請求毒藥；但是狗癩

又來了，他因此暴死了！

像這種性質的事情，我們所知道的多得很。那個心病的人死了，還比作惡害人好些；他自己的良心上，也覺得安樂。故此他生平殺毒蛇，誅暴君，也爲朋友所見諒呢。

伯諾夫司凱伊 (Борновский) (俄國女虛無黨) 和她的同志殺了俄國皇帝，舉世的人類，雖然不歡喜流血，雖然表同情放農奴的人 (俄皇)，仍是承認她們殺他的權利。爲什麼並不是因爲這件事是一切人承認爲『利』的——三人之中，有兩人還懷疑這種論斷——也不是因爲他們自己想來成爲暴主，就使不知道這件事的內幕的人，也說他們不是一個徒逞少年的俠氣，一個干犯宮中的過惡，更不是想爭權勢，不過是憎惡暴君罷了。有人說：『像這樣居心的男女，有權利去殺；』又有人說梅饒若 (Louise Michel) 的事，『她有權利去搶；』又有對於那些吃壞麵包的人，拚了命去偷官庫的錢，評論說：『他們有權利去偷。』

人類想將特權打倒，而用武力從事，無論他是開戰，或是暗殺，人人都不反對他的；要

是所行的事，能發生出一種印象，深入人心，這種權利，絕對可以使得。要是不然，我們所做
的事，無論有用沒有，不過是一種野蠻的事實，對於新主義的進步，毫不相干。平民祇見得
他無非是以暴易暴罷了。

七

人類有意識的行爲，是特意做的，我們已經說過了。有意識的生活之外，又有無意識
的生活。這樣的生活，較有意識爲廣，而從前的人，却不承認牠；然而我們稍爲注意，就容易
明白了。譬如早上起來，穿衣服的時候，昨天晚上失了的紐子，還要扣牠，或是伸手去拿我
們所已經移出的東西，這就是無意識生活的表徵；并可見得牠在我們生活中，所占的勢
力了。

我們相與之中，有四分之三，都是這種生活；我們言談，說笑，縐眉，對於討論之中，或熱
心，或冷談，諸如此類，本來沒有立心如此做的，這是由我們人類，或是人類以前的祖宗遺
傳習慣的結果（單獨注意人的怒，和獸怒的表情，頗相類似，便知道了），或由有意識或

無意識所獲得的。

我們對於他人的行爲，成了習慣，那獲得最良的道德習慣，比那好的耶教徒，假設一個魔鬼去叫他做壞事，他自己惟有想一想地獄的苦，天堂的樂，然後制止他，好得多。

待人如己，已成了人類和一切社交動作的習慣；所以我們做某事某事，何嘗反問而後行呢。間有遇着例外的事情——複雜的或是猛烈的情慾衝動——他就狐疑起來，腦子各部，互相戰鬥——腦子是一個極複雜的機關，某種獨立部分的動作，常常牽動其他各部分與之合作，——當着此時，那個人愈能設身處他所欲反對那個人的地位，愈能決定自己的道德。或者有一位朋友闖入說道：『他對待你，有你對待他一樣沒有？你在這一點想想罷，』這就夠了。

如此我們當着思疑的時候，喚起那平民的原理，就可以了。其他一百樁事之中，有九十九件，都由習慣依着道德而行的。

我們以前所說的，不過動物和人類做事的態度，我們沒有說到禁止他人是怎樣的。

從前教會想人做了壞事要用地獄恐嚇他，不知他自己已先降低道德了。法官借着社會所設立的社會原理，來監禁人，鞭打人，絞死人，無非是恐嚇他，這也降低了社會的道德。然而去了法官，那些牧師偏要造作種種強權，來害社會呢。

我們并不怕什麼法官刑罰。我們的主張，像居友（GUYAU）一樣，反對種種命令；就是強迫他人來實行道德，也要反對。我們大胆說：『依着你的意志去做罷！』我們相信大多數的人類，依着他們文明的程度，廓清現在的束縛，恢復了自由，他所做的，必定向着有益於社會一方面做法；正如我們是由父母而生的，屬於人類的，自然會立起來，用兩隻腳去走，總不會用四隻的。

我們對於他人的行爲，只有勸告可以使得。當我們勸告他人的時候，我們要說：『要是你的經歷和觀察，以爲不必這樣做的，我的勸告，就可以沒有價值的。』

當我們看見一個少年，垂着頭，縮着胸和肺，我們勸他直立起來，擴張胸部，及勸他行深呼吸，因爲這法可以免了癆病，同時又教他學生理學，使他明白肺的機能，他自己自然

知道其姿勢，怎樣最好。

我們對於道德所能做的，就是這樣。我們祇有勸他的權利。我們勸他，還要說明白的：『要是你覺得這樣好，就行牠罷。』

我們對於別人的行爲，隨便他自己以爲怎樣最好，就怎樣做，無論他犯了反對社會的行爲，也絕對不承認社會有責罰他的權利，然而我們對於好壞，究不能無愛憎，我們保存這種能力——這是動物社會維持及發展道德，情操的力量——人類有此，也就夠了。我們所想的，不外乎一件事，就是消滅了現社會阻止我們這兩種感情發展的障礙物，和一切令我們判斷不正當的東西，就是國家，教會，利用，官吏，牧師，政府，武人。

我們聽說有一個智克 (C. B. C.) 常常謀殺妓女，這些最窮最慘的婦人的道德，有時比許多有錢的夫人好得多，然而我們第一個感覺就憎他了。

要是我們遇着那種智克的壞人，因爲那個婦人叫他取三個『辨士』吃飯，就殺了她，我們應該立刻將這些壞人打死，雖然打死那妓女的主人較好，我們也不及回顧了。

但是我們回想到種種的事，令他如此，又想及他所處的黑暗，或是誨淫的小說，令他有了一樣的思想，我們的感情，立刻就消滅了。要是過了不多時，聽見那位殺人的智克，已經捉將官裏去，並且用許多刑罰嚇他，我們把憎他的思想，移過來憎那虛偽的社會，和他們所承認的代表；而所謂法律的，比那謀殺妓婦的智克，還壞得多呢。——我們所憎的就是牠。

在現今的社會，我們的感情，是這樣繼續分開的。我們覺得所有的人，無論是願意的，或不願意的，究有幾分爲社會主謀的人。我們真是不敢說什麼憎，我們怎敢愛呢？社會以自私及奴性爲基礎，人類的本性，就降低了，如果奴性消滅了，我們的權利，就恢復了；我們愛憎的心，即使在剛才所說的複雜事情之中，也可以伸張來用了。

我們日常的人生，常常生出同情或厭惡的兩種感情，我們那一個不愛道德能力，我們那一個不是反對道德有缺點的人。每一秒鐘之中，我們的聲音笑貌，表出我們喜歡那對於人生有用的行爲；這種行爲，我們以爲善的。我們在聲音笑貌中，又常常顯出反對那

卑怯的，騙人的，奸謀的，沒有道德胆量的；至於現在的虛偽教育，我們也應該反對的，等到平等的原理實現，這種假面具自然消滅了。

到了這時，才可以守着善惡的觀念，給牠到某種的水平線，使人人不至隔膜。牧師和官吏，都不能存在；道德的原理，用不着強迫；就當牠是平等關係的條件，這種善惡的觀念，更有效力。

道德觀念，日日進步，與這種關係的成立，相為比列。這種觀念，是怎樣的呢？我們且分析牠看。

八

我們以前的分析，不過將簡單的平等原理寫出來，我們已經造反了，並且叫他人也作反；大家合力來反對那待人不如己的人，反對那不想被人騙，利用，奸淫，或虐待而強迫他們做這種事情的人；說謊，強暴等等，都要排斥。這不是因為道德條文，不批准牠們，却因為這樣的行為，和平等的真意義不對；而真正的無政府黨，對於這種思想與行為的方法，

尤當注意。

要是這些簡單的，自然的，易明白的原理，把來應用於人生，必能達到道德高尚的結果；這種道德，可以包括那道德家的教訓，而無遺漏的了。

平等原理，固然可以包括一切道德的教訓；但是他們的教訓，還少了一點，就是尊重個人。我們宣布平等的道德，或是無政府主義，我們不要那道德家自高的權利，用種種主義的名稱，殘害了個人；所以無論何人，要是壓制個人，我們都不承認他，和他有這樣的權利。

我們承認個人有完全的自由。我們盼望他生存的完滿，和他個人才性的自由發展。我們一點也不要責罰他，好像福烈（Foulier）反對宗教的道德一樣。他說：『人類要絕對的自由，不要像那宗教一樣，去壓制他；甚至他們的情慾，也用不上害怕，因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這些不會生出什麼危險的。』

要是你自己不肯放棄了你的自由，不許他人以奴隸待你，自己有很強的社會情慾，

就不肯沒有自由了。(近世作者之中，以易卜生 (Ibsen) 做的戲劇，說個人的自由最好) 我們既然反對那借各種意見摧殘個性的行爲，但是我們做事，要忠直，使能表出我們對於善惡的同情和嫌忌性。例如有一個人騙他的朋友們，這是他品格上的缺點。我們的品格，是不要這樣的人。我們要以忠直爲心，遇着這些人，我們決不愛敬他；好像現在的社會似的，我們要用主動的情慾，變了他的缺點。

這是我們的權利所能做的；這是我們要保存社會上習慣的平等原理的責任。

但是那殺人的，姦淫的，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他呢？據我們看來，那爲快意殺人的人，很少。要是有的，就要救正他，或是避了他。至於那姦淫的，我們先要考察那社會是否有弄壞那被姦淫的感情。如此我們就不怕有縱慾的事情了。

我們要明白以上所說的，非將敗壞道德的源泉——資本主義，宗教，刑罰，政府——完全舉而廓清之，決不能見諸實行，毫無阻礙。然而其中已有許多已經實行的了，從今以後，又有一大部分可以見諸實行了。

設使社會都明白了平等的原理，人人相與之間，像那商場的貿易，出入相等，一天到晚，要注意給人家的東西，不要多過人家所給我的東西，社會就要滅亡了，平等原理，也要消滅了。所以有比那只知相對待的更加偉大，愈加情愛，要在人生中占一個重要的位置。這個地方，比那判官好得多了。

人道之中，常有情愛，智能，意志的性質，和用牠們的感覺智能，和牠們主動的能力，爲着人類做工不望報酬的趨向。

培植心的感覺或意志，也有種種不同的款式。熱心真理的人，不顧一切的快樂，用盡他自己的能力，求他所信的真理，反對四週愚人的言論。又有那發明家，連吃飯也忘記了，——或者從沒有用手製造麵包，使他的婦人，養他如養小孩一樣。——他不外想達到他的志願，來改變世界的局面。又有那熱心的革命家，對於藝術，科學，甚至家庭生活的快樂，都以爲苦——這樣的意見，非人人所能行，——然而他爲着改造世界，犧牲性命而不悔。又有那些少年，聽慣了許多戰爭的兇殘事蹟，讀了愛國的文學，英雄偉人的故事，要報名

做一個義勇軍，不怕饑寒，以至死於鎗下爲止。又有那巴黎的市民，以他們敏捷的智識和光明的同情性，不怕彈雨，跑到壁壘下，拚命死了，還叫着「市府萬歲！」又有那些在廠主或暴君之前作反，不顧自己的結果如何；這種行爲，有許多可敬可泣的。也有不令人注意的，在社會上，常常有之；其中猶以婦人爲最著。我們要是怕麻煩，放開眼睛，注意人類生活的基礎，那麼，他人雖然怎樣利用和壓迫她，也是不能使她服從罷。

此種人之中，有無名的，有在決鬥場中的，人類的進步，都靠着他們的創造，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因此之故，他們所以被人家尊敬，並且作小說詩歌來紀念着他們，頌揚他們。我們所最缺少的，就是胆量，美，善，情愛，忠摯，而他們都一一有之；後代的少年，就不能忘了他們；就使那眼光甚窄，單在家庭鄉黨中討生活的人，也不能忘情於他們。

像這樣人所做的，才是真道德。不愧道德二字的價值。其餘的，不過相與之間的平等關係罷了。要是沒有他們的胆量，誠摯，恐怕人道還在泥塗之中，惟有這樣的人，預備着我們將來的道德，久而久之，我們的後人，以這些善德成了習慣，善用胆量，愛情，並且隨着需

要增進這樣的力量。

像這樣的胆量，這樣的誠摯，沒有一個時代沒有的。社交動物之中，常常有之，人類之中，即使最墮落的時期，也不能沒有的。

一切的宗教，常常想迎合牠，變換了這種熱心毅力，來做自己的利益。以實在論，宗教所以未即消滅的緣故，並不是因為人民愚蠢，却因為他們利用這種胆量和誠摯的性質。革命黨正想喚醒他們這種性質，而猶以社會黨為最。

各派的道德家，解說這種性質，皆陷於謬誤。前頭已經說過。最先指出這種性質的人，是一位少年的哲學家居友，他也是一個無政府黨的思想家，不用神祕力和英國樂利派所想像的那些商務一樣的計算，來做說明。康德派 (Kantian) 實證派 (Positivist) 和進化哲學 (Evolutionary Philosophy) 失敗的時候，無政府派的哲學 (Anarchist philosophy) 又從而興起了。

居友說這種性質來自個人感情的力量，生命須多少，牠就有多少，沒有不夠的。「當

我們覺得自己能做這事的時候，同時又明白我們的責任所應做的。」

責任是道德的情操，人人在世上都覺得的。有人曾用許多神祕主義去解釋牠，但居友却說責任不是別的，不過生命的餘裕罷了。生命能操練的，能運動的，這是生命的權力。一切的積力（Accumulated force）創成一種壓迫，阻礙牠的進行，說什麼權力做的，就是責任做的。像這樣「強迫」的道德，從前人關於牠的著述，車載斗量，到了這步田地，始將牠的神祕主義，打個落花流水，改成這個觀念：『維持生命的條件，就是牠自己的擴張。』

那位少年無政府黨的哲學家的結論說：『植物不能壓止牠自己不開花，開花的時候，就有落花的預期。樹幹生來，也不能逃此公例，本沒有甚麼要緊呀！』

人類的能力，充足的時候，也是這樣。能力聚在一身之上，發而出之，總不要計算多少；不然，那就不能生了。人生不能免了死亡，也如花落一般，有什麼要緊社會的事業，不是人的事業，人種的囚，就生出同樣的果，繼續不已，社會由之而進步了。

不要自餒呀！有了情緒和智識的能力，你將來就可以傳播你的智能，你的情愛，你的行為能力於衆人了。去除了東方制慾主義的左道，一切的道德教訓，不過如是了。

九

人類所以愛慕真道德的人，是愛他的能力。這是生命的餘裕，令他發出他的智能，他的感情，他的行動，不望報酬。

壯強的思想家，富於智力，自然要傳播他的主義。思想若是不能傳給別人，雖想也沒快樂。惟有智力缺乏的人，用許多苦痛，才得些微觀念，小心藏起來，他日稱爲自己所創造。要是智力強壯的人，思想豐富，要自己傳播他的主義，他要是不能分給別人，散諸四方，他就困窮的很，因爲這是他的生命。

感情也是一樣。居友說：『我們的淚，不因爲自己的困苦流盡了。我們快樂的能量，不因爲自己的生活享夠了。我們爲自己之外，還有餘裕的。』這幾行奇妙的文字，得自天然，已經將道德的全題總起來了。那獨處的人，是困苦的，因爲他不能把他的思想和感情，與

人共之。

當我們覺得大快樂時，我們想他人知道我們生存 (we exist) 我們感覺 (we feel) 我們有生 (we live) 我們競爭 (we struggle) 我們奮鬥 (we fight)。

同時我們覺得我們有運動意志和主動能力的需要，所以做工是爲着大多數人類的要求。或有時爲種種背理的條件所限制，以至無工可作的時候，也要用他主動的能力，別創新的天地；無論他所要創的是學說，是宗教，或是「社會的職務」(social duty)，無非要自己做些有用的工夫。他們跳舞，或者爲着一個慈善會；他穿的很濶，以至於破產，或者爲保全貴族的面子。他們不做工，就無意義了。

居友說：『我們要幫助我們的人類，人道所拉的車，我們也要拉牠；無論怎樣，我們總要爲牠盡力。』這樣的幫助，極其重要，雖至低的社交動物，也不能沒有的。許多的力量，爲着政治消耗了去，也是幫助人道車進行，或至少爲牠盡盡力呢。

雖然這種『意志生殖力的豐裕』，這種『行動的渴望心』，要是沒有感情和缺了

創造的智能，所生產出來的，最多不過拿破崙一世，或是一個畢斯麥，自作聰明，硬將世界的進步，移到退步去罷了。在他方面，精神的繁殖，要是沒有感覺性，令牠好好的發展，所得的結果，也不過如文學和科學裏自炫博學的人，既得不了結果，反阻礙智識的進步。還有一層，感覺性若是沒有很大的智能來引導牠，那麼，會變成了那些婦人爲了男子的情愛，就要犧牲性命一樣了。

若是生命真有結果的，無論在智識，在感情，和在意志，都是一樣。這種肥料，在各方面，就是生命。有了這些，才不愧生命二字的價值。這樣的生命，有人感受着，就會長起來了。若是沒有這種豐富的生命，無異於一個人還沒有及時就老了一樣，又和一個無生殖的動物一樣罷了；一枝沒開花就枯了的植物罷了。

「我們要跟着最新的生命，弄壞這個生命，就沒有生命了。」這是那真有精神有魄力的少年，想散播生命的環境的話。社會經過一個時代，就枯死了，惟賴有一班少年，除去了那枯壞的舊經濟政治和道德的形式，創造新的生命。爲着奮鬥，前仆後繼，有什麼要緊

呢？那樹幹還長大呀！少年的人生，無論他的結果如何，都爲着開花，我們不要徘徊不前了。我們且不要說人類的英雄時代，就是日常的生活，設使生命不和個人的理想相合，能否算做人生呢？

現今有許多嘲笑理想，以爲這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立刻就明白佛教徒和耶穌的殘缺不完，也常常說着理想；所以這兩個字，常常用來騙那心思簡單的人，所以到了現在，有許多人反對理想，這是不免的結果。「理想」兩個字，已經被人污了，我們應該用新字代了牠，等牠和新主義相合才好。

但是姑無論這個字如何，那事實是存在的。凡屬人類，都有他自己的理想。畢斯麥的鐵血政策，雖然是離奇，也有他的理想。簡單說來，無論愚人，守財虜，叫化子，都各人有各人的理想（或主義）。

此外人類還有高尚的理想。禽獸的生命，不能夠滿足牠的慾望。奴隸，說謊，不好的信仰，奸謀，和人類相互關係的不平等，他都覺得不好，他那裏肯去做奴隸，說謊，奸謀，害人呢？

他驟然覺得人類相與的條件，如能改成好些，生命怎樣可愛呢？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可以創造人類相與的好條件，他所覺得的，就是世俗所謂理想。

理想的始原，牠的遺傳和生命的印象，是怎樣的？我們不曉得。然而我們最少能在我們的自傳中，說明牠的故事，或真或假，都不得而知；惟有牠是一個真實的事情——變化的，進步的，受外界影響的，並且永生的。至於那給我們最大的生力和生命的快樂，又以無意識的感情居多。

生命是活潑的，豐富的，有感覺的，這都是答應理想的感情的條件；若是反抗這感情而行，你就覺得你的生命退縮了，不成一個了，失却精神了。你不信你的理想，你就破壞了你的意志和你主動的能力，你不能再回復你的活潑了，你就失却你從前所認識的定見了。總而言之，你是一個殘缺不完的人了。

比方你以為人是一個複雜而又有獨立運動的神經與大腦中樞的動物，這却沒有什麼神祕之處。你搖盪你所具的各種感覺，你不久就破壞了這有機體的調和，你就變了

一個失却意志的病人了，你的生命趣味，漸漸減少了，你雖然想調停也不行了，你不能再像舊時；依着你腦子理想的觀念，做事不能再完全壯強活潑了。

十

我們於未結論之先，再說幾句關於利他主義 (Altruism) 和利己主義 (Egoism) 的話，所謂利己主義的，爲英國派所倡導，現在還極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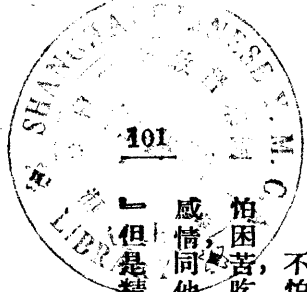
我們爲什麼要說牠呢？就是因爲英國道德家所創立的界限，我們却不能分別清楚的。

當我們說：『我們待人應該好像他們待我們一樣，』我們所主張的，利他主義呢？還是利己主義呢？我們再進一層說：『個人的幸福，和人羣的幸福有密切的關係，雖然在社會上，有他人不幸，而自己却得着數年中比較多一點的幸福；但是這樣的幸福，乃建在沙灘上，不能長久的，風雨一至，就傾倒了；況且他的幸福，和社會上一律平等可能有的相比較，不是一個可憐蟲麼？假使你以大多數的善惡爲目的，你將來自然做得好了。』當我們

談到這個，我們究竟是傳播利他主義，還是利己主義呢？

我們又譯了居友的話看，他說：「你的行爲，要壯勇，要偉大，你的生命，要向各方面去發展，愈有力量，愈能豐富，這個只有富於社會生活的才能如此，——如果你想享受豐富，完全，快樂的生活的時候，你受着那種豐富的才智的指導，常常發展，奮鬥，冒險，——冒險有牠的無限的快樂——擲了你所有的能力，不用計算，在你覺得很偉大很美滿的時候，——如此你將享受最大量的幸福了。你應該爲大多數中的一個，如此，你的生命所遇的，無論是什麼，你將覺得你所仰慕的人的心，和你一樣的跳着了；至於你所鄙賤的，和你不對了。」當我們述這些話時，我們講利他主義，還是利己主義呢？

不怕危險，去奮鬥着，跳下水裏去救人，不但是人類會這樣，一個貓兒也會的。自己不怕困苦，吃着乾麵包，想將不平等的事情，澈底打倒，我們所敬爲有價值的人，覺得我們的感情，同他調和而且覺得他們愛我。一個弱的哲學家，見了這些，或也叫他做「犧牲自己。」但是精神能力充滿的人，以爲這就是生命快樂的意義。這是利己主義麼？還是利他主義？



義呢？

總之，那些道德家用假設的利他利己的二種反對情緒，建立他的系統，已經走錯了路。要是這種反對，是的確不移的，要是個人的利益，真是同社會的相對的，人類還能保存麼？動物的種類，還能發展到現在的地步麼？若是螞蟻不願意爲牠的殖民地謀幸福，怎能存在？那蟻子也決不至有今日——爲昆蟲中最發展的動物了。牠的腦子，用顯微鏡也難看得出來；然而牠的腦力，幾乎和普通的人一樣呢。要是那些鳥類，不覺得遷居有快樂，不和牠的兄弟們合力保護自己的社會，不要被別種的鳥類侵害，那裏能達到牠們現在的發展呢？牠們不能進步，還要退步罷。

所以斯賓塞 (Spencer) 說：『將來一定有個時期，個體和種類的幸福，互相聯合，』然而他忘記了一點小事，就是如果這二位不是常常聯合，那進化甚至動物界的，都不能生出來了。

在動物界及人類之中，常常有許多個體，不明白個體的幸福和種類的幸福是相合的。他

們不明白各個體生存的目的，就是有趣味的生命，最有趣味的生命，惟在最大之社交性裏頭，及在人己相忘中得來；但是這不過缺乏智識，缺乏悟性，無論那一個時代，都有智識有限的，愚笨的；然而無論歷史上，或是地質學上，從沒有個體利益和社會相反對的。無論那一個時候，他們都相和合；那些最明白這個的，最能常常享受那最完全的生命。

由此可見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分別，我們以為背理的很。這是我們所以常說，要是我們信樂利派的學說，分別利己利他的情緒，又要常常調和牠了。然而這樣的調和，稍知自己的心的人，都以為沒有。現在的社會，和完全平等的社會，也有不同；要是到了平等的生活，這種分別，更覺沒有了。

我們的食料，我們的住所，雖然不好，但是同那睡在橋頭，常常等着一片乾麵包食的，我們已經是盧西奇 (Rothschilds) 了。〔譯者按英國有三個盧西奇，一名 (Lord Rothschild) 一名 (Afred charles de Rothschilds.) 一名 (Au elm Meyer Rot.) 皆銀行大家，富埒王公。〕我們對於智識的，藝術的，快樂的程度，若和那百萬的勞働家，一

天到晚，不曉得藝術或科學的快樂，以至於死，不曉得最高尚的快樂是什麼相比較，我們仍是盧西奇呢！

我們覺得還沒有做出平等原理的結論，但是我們對於現在的情形，決不滿意，他們壓得我們苦的很，我們背叛他們，我們做革命黨的緣故，也是他們所養成的。我們和那些使我們作反的，決無應酬之可言。我們反對一切的調和停戰，我們惟有和這種現狀決戰，以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裏決不能有調和之餘地，明白的人，雖睡也睡不着，也不希望各物，自己變遷。

我們已經說完了，我們已總說過那道德觀念完全變遷的時期了，那些從前以為最道德的，現在又當牠最不道德了。例如那風俗和爲人所敬仰的神，都是根本上不合道德。又如以少數階級，得享特別權利的道德制度，我們將付之濁流，且大聲疾呼道：「去了道德罷！做不道德的事，是我們的責任了。」

我們大家起來歡迎這些時期罷！這是批評主義的時期，思想指導社會，他們可算沒

有錯誤的指針了。較高尙的道德，已經開始陶鑄了。

我們將來的道德，是怎樣的呢？就是以研究人類及動物爲基礎。我們知道這樣的道德，在大多數的人羣及思想家中，已經形成觀念了。這樣的道德，無發命令之權，那以抽象的觀念，來鑄鑄個人的，要謝絕牠，正如謝絕那宗教法律或是政府來摧殘個人一樣。將來惟有任各個人之完全及圓滿的自由。這樣的道德，不過一簡單記錄事實的科學。這種科學，將來對人說道：『若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所有的力量，要是你的毅力，只能夠維持一個淨寂的人生，不要太快樂，也不要太憂悶，如此你依着平等的原理行之，就夠了。你的能力，雖是柔弱，然而在平等相關之中，可得到最大量的幸福。』

『如果你覺得你的力量很大，想做一個人，享受完全美滿的人生，想知道人生最高尙的快樂，你就大膽活潑去做罷。』

『你之四週，你要播以生命，你要小心不要騙人，說誑，作奸；因爲這種行爲令你的人格降低。好像那些自以爲不及主人的能力願意做他的奴隸，姬妾，你若是喜歡去做，也未

嘗不可，但是你要知道，人道就當你是一個微小的柔弱的可憎的人，並且要這樣待你了。要是你不爲社會出力，證明你的能力，人道就當你是一個可憐的人。若是你無做事的能力，你不要看低了人格。在他方面，大膽些罷。要是你見得有不合正義的，認爲人生的不平，在科學上成爲騙棍，或使他人受苦的，你應該革命，反對牠了。

『奮鬥罷！奮鬥就是生活，奮鬥愈猛，人生愈有趣味，如此你就生活了，做過人了。幾點鐘這樣的人生，比那虛度歲月於腐敗之中，如蔓草一般，有價值得多了。

『奮鬥罷！這樣的奮鬥，你將來便知道牠的快樂無可比倫了。況且爲了奮鬥，將來人可以有豐富餘裕的生命呀！』

這就是道德的科學，所能告訴你的了。何去何從，請你自己打算罷。

國家論

我現在想把國家論做個題目，考察國家這個東西的觀念，研究國家這個東西的本質，牠在過去歷史的使命是怎樣，將來牠所擔任的職務又是怎樣，都拿起來細細考牠一考。因為我相信這個問題，是應現在的要求，很切時勢的。

許多政治家革命家意見不同的主要地方，就是國家論。他們看起來有種種的分派；不但是因為各人的氣質和思想傾向不同，生出無數的小差別；祇就將來的革命事業應該安置在那麼樣的信任上面這一點講起來，他們裏面實有兩大流派。

那兩大流派呢？就是一個尊重國家的職務，想把國家抬得很高，有時還要想把國家的權威，大大擴張，種種的改良革命，都靠着國家；一個主張我們這樣的國家，一點什麼價值都沒有，不但是厭惡牠現在的形式不好，就令牠有進步發達的那一天，國家這個東西

的神髓，也實在是社會的障礙物。要想建立自由和平等的基礎，發生新社會，這國家是萬萬有不得的；這是歷史上很確實證明了的。所以主張不要改良牠，簡直廢棄牠才好。

他們兩個這樣的懸隔，實在是隔得很遠。這兩個思潮，不單流到社會革命方面，凡現在所有的哲學和文學，以及一切現代的行動裏面，都有這兩個思潮在那裏大大的衝突。假使我們所希望的共產的理想，不久實現在這社會生活上面，若是世人關於國家的意見，還像現在一樣曖昧，恐怕那時候，因為這個問題，也要拚命的鬭嘴。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世間雖有些人對於現在的國家，已經十分批評過，我今天還要探牠發生的根源，找牠過去的使命，更把牠和那代替牠的古時制度，比較一番。這件事，我以為實在是很要緊的。

當研究這件事的時候，我們不可不先確定國家這個名詞的意義。德國的學派，往往把國家和社會混合一塊。這樣混合的誤謬，不但德國，就是法國著名的思想家，也往往不免。他們把國家看做是由人工統一集中的東西。這個東西以外，還能夠有社會存在的話，他們實在是不懂。所以他們一聽說廢棄國家這四個字，無論什麼時候，都是大罵特罵，不

說是破壞社會，便說這是要把人類倒轉到那各個爭鬥不已的太古時代。

像這麼挖轉了灣的話，實在是全沒看見過去三十年歷史上的進步；全沒看見人類不曉得國家這個東西的時候，曾經營社會的生活，有了數千年的事實。不要講別的，就專講歐羅巴，國家這個東西，在十六世紀以前，也差不多是沒有人聽過是比較新的制度。他們講這話的，都是把這些事實忘記了。他們並不知道人的自由和地方的生活，還沒有被國家破壞的時代，各人都靠着自治的團體，和自由的同盟生活，那個時代，實在是歷史上最光輝的時代。照歷史講起來，國家實在是社會帶來的形式之一，決不是那個全部。我們若把一部混作全部，是斷斷不可的。

除以上所講的以外，還有一樁容易弄錯的，就是把國家和政府混同的事。本來國家和政府，全然是兩個不同的思想表白出來的名詞。國家的觀念，和政府的觀念，意義是全不相同的。國家不單像政府的只是放在社會上的某種權力；這種權力以外，那些領土上的統一，和關於人民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職掌，集中在少數人，或多數人手裏的事，牠都包

舍的。故國家這個名詞，就是說把組成社會各人員新發生的特殊關係規定了的意思。這個不同的所在，雖是不能一見就明白，若把國家的根源細探一下，馬上就會明白的。我們要曉得國家是個什麼東西，只有研究牠的「歷史的發展的順序」一法；這個方法，就是我現在想着手去幹的。

羅馬帝國算是個極有嚴格意味的國家，一直到現在，講法學的人，還是把牠看做理想國家的標本。那麼廣大的領土，也放在一個密接的組織和關係的下面，什麼軍事，宗教，經濟，一切國民生活的全部，通通都向着羅馬一塊。他們的法律，裁判官，軍隊，神，都由首都羅馬派遣。這帝國所有生命的根源，起初是一個立法議院，後來就成了個好像全知全能的神，叫做該薩。無論什麼縣，什麼郡，都有一個與那郡縣相稱的小小首都；更由那些小小首都，隸屬一個主宰全國無上權力之下；只要由羅馬頒布一種法律，就把全國都支配了；而且這帝國的各市民，連自家組織的聯合和同盟都沒有，單單服從一個帝權。因為這樣，所以那班學習法律的學徒，和講究強權主義的人，都稱揚羅馬帝國的統一，說什麼羅馬

法一致的精神呀，政治的組織調和得好呀，滿口流涎的讚歎不已。

這羅馬法雖然這樣好，却是漸漸因為內部的腐敗，和外寇的侵入，兩下相合起來，各地方也就衰亡了。詳細的說，就是因為缺乏抵抗外寇的力量和中央傳播的腐毒，把個大帝國寸片不留的粉碎了。我們今天所看見的文明，就是從那個破瓦頽垣上面，慢慢建設起來的。

找尋國家的本質，本可不必找到那樣古的時代，只要從羅馬滅亡以後，經過黑暗時代，到近世國家發生，一路詳細瞻瞻就可找得到的。却是我想大家格外的明白，不妨多費點工夫，更就那亞歷山大王國，和東方很古的專制君主國，搜求一切文明的根源，研究現在的國家究竟是怎麼樣發達的。

二

大凡十八世紀的那班哲學者，把社會的起源，都想得不十分清楚。據他們說起來，人類原來是以小家族生存的，這等家族裏面普通的狀態，是常以爭鬥為事，後來不曉得那

麼樣一下子，忽然覺悟這樣無限競爭，大家都不利益，才決定形成了社會。邀起散在各處的小家族，成立個社會的約束，約定共同擁戴一個權力者，服從他的強制命令。這種強權，就是社會萬般進步的原因，又是社會的教導者。今天我們所奉戴的政府，也是因為說牠是人裏面選出來的金子寶貝似的很可尊貴的一部分。當作牠是世界平和的天使，文明的菩薩，在那裏盡行牠的使命。這樣的話，實因為人類起源還不大明白的時代弄出來的。在十八世紀，這種話很流行。那個社會契約說，在盧梭和大百科全書編纂者的手裏時候，是當作個破壞王位同帝權神聖說的最利武器，那個事是很的確的。但是我們雖承認這種話在過去時代有怎麼大的功，現在却到了不能不摘發牠誤謬的時期了。

實在講起來，除了極少數的猛禽，肉食獸和那個將要絕滅的種族，此外一切動物，都是從起初就有了社會的共同生活。牠們的生存競爭，比那不會共同生活的種族，是存續進步得多。換句話講，就是所有動物裏面，那個頂會共同生活的，便占了上位。最初人類，也是社會的生活，是毋庸疑惑的事情。照這樣講來，人實不是造社會的，社會是比人存在還

早的。

我們由人類學證明，更曉得人的原始，不是家族，是種族。像那希伯來傳說所描寫的，與我們今天在實驗的父系家族制，是後來許久許久現出來的東西；人類最初，至少有數萬年，是由種族或團體生活而來的。這個原始種族時代，也發達了種種制度，習慣，風俗，這些都是比父系家族制，好早就存在了的。

這等種族，雖不像別的哺乳動物，個個都有分立的家族，後來却因為生殖和血統的關係，就有了種族分裂。牠們限制異族的結婚，獎勵同族的結婚，這種風俗，不但留存今天還未開化的種族裏面，就是已經文明的國民的言語，習慣，迷信裏面，也還認得出的。

原始時代，全種族都是共同狩獵，共同收穫。他們這樣滿足了慾望以後，便唱歌，舞蹈，演藝，來快活他們的感情。這也不但古時是這樣，今天散在大陸的邊境，和高原的僻陬，那些蠻族裏面，常常還是這樣的。

這個時代說要私蓄財產，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情。爲什麼呢？因爲那種族的個人所

有品，都是要在埋葬那個人屍首的地方，破壞或燒却，不留一點的。這種風俗，現在英國布西族裏面，還保存着，不但那一族，在各文明國的葬式裏面，都依然留有這個痕跡。比如中國把屬於死人的財產拿紙做成模型去焚化；我們那裏，那班將軍的人死了的時候，要把他的劍和馬，擺在送葬的儀仗內，向墳園進行。這樣的制度，問起意義來，是一下子沒人答得出了；所剩下來的，不過是一點形式罷了。

原始時代的人，不但決沒有把性命看輕的念頭，實在流血這件事，他們是看做非常重大的行爲。不但人的血他們不輕易流，就是要流別種動物的血，也都禁止很嚴的。若是有人犯了，那就要他從自家身上流出同量的血來，才肯干休。說到在同一個種族裏面殺人的事，他們實在是完全不懂。這種善良風俗，今天北極那方面，猶有石器時代古風的耶斯基摩和意羅易茨族裏面，還可看得到。

話雖這樣講，若是祖先不同，言語不同，皮膚顏色又不同的種族，在遊牧或邊徙的路上，忽然碰着了，那就惹起爭鬥來，也不是什麼希罕的事。但是那個時候的人，已經想了許

多法子，來緩和戰爭的毒害，是千萬的確的。現在有許多法律學者，證明古代種族，也會把戰鬥的事，立了種種制限和規約，互相嚴守過。那個限制裏面，就包含得有現在國際法的萌芽。現在舉出牠的例來講，就像他們不先警告，不得攻擊村落；在婦人往來汲水的路上，不得殺人；與敵人講和，雙方要計算打死了的人數，兩下相抵；這些約束，都是從那個時候就有了的。

那時候甲種族有個人，殺死或傷害乙種族一個人，乙對於甲，便有權利還牠一個程度剛剛相等的損害。像那聖書上面所講的「拿眼睛賠眼睛，拿牙齒賠牙齒，拿創傷賠創傷，却是那個以上就做不得。」這番話，大概世人都知道，都是從這原始種族的習慣得來的。他們正義的概念，實在有了這樣程度。我們現在還在尊奉的「殺人者須處死刑」那件事，也是從這野蠻時代承繼下來的許多習慣和法典裏面的一節。就這一點看來，我們對於他們蠻族，實看不出什麼可以誇口的理由。

像上面講過的制度和習慣，現在要想一項一項說出來，是說不定的；那些種族間的

精密法典和道德律，都是從這原始時代弄出來的。若說起這社會習慣的骨子，用什麼手段去執行，那麼，他們所靠的，只是風俗和傳說，什麼應該強行這個的權力，是完全沒有存在。

不消說，野蠻人也有擁戴他的指導者的事。就如那時候有班科學幻術者和求雨師，自家以為懂得許多天然的事，就仗着他所懂得的，來支配別人，以謀自己的便宜。此外還有記得些詩歌，傳說，或含有傳說的俚諺的人，在那時候，也是很得勢力；以後這班聰明人，便把所有的知識和技術，專門傳給自家的子孫，或是他特別選擇的人，當作傳家寶貝，以為確定統治權的不二法門。所以現在一切宗教，技術，手工等等，若問起根源來，都說牠是由這樣魔法和秘傳開始的，也沒有什麼說不去。不但是這個，他們移住別的地方，或是與別的種族打仗時候，那裏面很膽大狡猾的人，一時還要做起大將來，却是像現在這樣法律的 supporter，軍事的首領，使弄魔法的學者的同盟，那是還沒有出現過。因此他們的社會，是沒有國家這個問題；和螞蟻，蜜蜂，及巴達俄尼，耶斯克摩兩族人的社會，到現在還不曉

得國家這個東西，是恰恰一樣的。我們人類既是在歷史最初數萬年間由這樣狀態下面來的，我們就可曉得那些攻取羅馬的蠻族，也是不能脫除這個境遇的了。

到了一世紀，原始種族和牠的聯合團體，纔從中部及北方亞細亞移往西方。他們移住的時候，那些強的，把弱的兼衝帶押，彼此混亂，往西邊進行。所以移民的潮流，是急激的。才一轉眼，就把亞細亞高原弄得焦乾，通同汎濫到歐羅巴去了。

因為這個移動的騷擾，從東方來的蠻族，和原先住在歐羅巴的原始種族，通同把固有團體崩壞，種種起源不同的蠻人，都混在一塊了。他們原來都有一個起源，各崇拜各的祖先；但是到這樣紛擾亂雜的移動期，衝突戰鬥，鬧個不了，你看還能夠各守各的祖先，一點不動嗎？於是他們裏面的戰勝者，就把從傍近種族誘惑拐來的婦人，放在自己底下，立起父系的家族制度來了。

他們相結的舊羈絆，現因這樣的大變動，都切斷了，不留一點，他們自不能不另想個什麼新約束，再行結合起來；土地共有制度，因此就出來了。這共有的土地，不是別的就是

新出來的團體，往那裏殖民的新領土。

他們首先以共有流域，平原，山脈，及其他土地，做新約東底基礎。所以太古時代底神，在他們這時候看起來，是完全沒有了意義，便弄出些什麼谷，什麼河，什麼森林的神來替代牠，作為新團結底宗教的禮拜，和社交的遊樂底目的物。那些村落，雖是由一樣一樣的家庭成立起來的，因為其土地的緣故，也就團成一片；這共有制度，做他們底保障，一直到數世紀以後。

這種土地共有制度，現在東部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還可發見；又曾經出力破壞羅馬的斯堪狄納維亞，日耳曼，克耳特，斯拉夫那幾族，原來也都是在這樣制度下過日子的。我們若再把野蠻時代底法典，和加杯耳，蒙古，印度，及亞非利加那些種族當中所行的法律習慣，研究一下，更可曉得曾經採用這土地共有制度的社會，實在是我們今天親自看見的文明的出發點。

古時的村落，雖是由各個分開了的家族成立，土地却是爲各村落的各家族所共有。他們選個共同家督管理這事，照家族的大小，分配使用。現在東部歐羅巴 印度爪哇那些地方，有數億的人，都是在這樣組織下面過活。就在俄國西伯利亞的廣漠土地，若任憑農民占有，國家不去干涉，他們也一定馬上就實行土地共有制，當作頂好的東西，守住不放的。

……他們土地的耕種和使用，也是一樣共同的；那些採伐森林，架設橋梁，或建築預備戰鬪用的檣砦等事，更越發是共同的動作。到現在有些地農，還有能夠抵抗國家霸佔的自治村落。有數億農夫，耕作和勞働，都是打夥做的，但是同時已經有了那把家畜，菜園，食料等等供自己家族私用的事，並且把那些東西貯藏起來，作爲遺產，傳給後代。歸根講起來，自治村落一切的事務，總是握住自身的主權，不會拋掉。地方底習慣，就是法律；男女沒有什麼分別，由各家族長者成立的高等會議，就是他們民事和刑事的審判廳。他們裏面若起了爭論的時候，這會議就調查事實和證據，聽取雙方的供詞和陪審員的意見，照着地

方慣例，下個判決。

這時代的制度，還有許多有趣味的，我今天沒有時間，把牠一項一項說出來，但是我們只要明白的說怎麼幾句話，也就夠了。就是現在他們說什麼爲人民謀利益，一切制度法典裏面，所有正義的觀念，還有什麼保障個人權利幸福的裁判上的手續等等，那些源泉，都是出自早前的自治村落，決不是近世文明的結果，也決不是國家的恩惠。不但不是國家恩惠，國家倒把這等善良制度，爲少數人使用；爲這般少數人曲解法律，蹂躪正義。舉一例來講，就如裁判採用陪審制度，有些人以爲是近時法學界的一大進步，實在那不過是拿野蠻時代的制度；圖統治者的便宜，是拿古代的习惯做基礎，重複製造出來的。就是現在大家口口聲聲不離的什麼愛國心，哪國民的一致的感情哪！那個起頭，也都是從古代人類形成自治的村落自由聯合的觀念裏面，發生出來的啊！

像前頭講過的，自治村落的團體，共有土地，共同耕作，習慣法的制定或裁判，通同都是握着自身的主權，滿足各個團員的慾望。但是他們不單是這樣生活，就算了事，還覺得

有一層更要緊的欲望非滿足不可，就是那意味很廣的社會生活和高尚趣味。你猜猜，他們爲了這個，要請什麼強權和政府來幫忙嗎？他們却不這樣，他們要滿足這種慾望，是自家發議的，是彼此一致聯合，協商辦理的。實在這時代的社會，村落內外，和牠的聯合體上面，遮護了組織得像密網的同胞主義以及互助的組合和共盟。就到現在，那些沒有受過國家影響的野蠻種族和團體裏面，我們還可看得出這時代的精神。

試舉一例來講，那加比里斯族，到現在牠所有的勢力，還是和前面講過的自治村落一樣。那族內人底性質，看起來就不是專門躲在一個小小村落裏，還要在外面活動，有的做商人，有的做探險家，又有的做技術家，到各處旅行。這些人的村落，種族，團體，都是不同的。他們却能夠遠近聯合起來，弄成一個萬國的聯盟。緩急相助，有無相通，各人所有的智識才能，互相交換，真正實行同胞主義的盟約。從這一點講起來，比較現在只是嘴裏講人類同胞的歐羅巴人，真是要高好幾倍。

他們所以加入這個同盟的道理，是預備遇着有顧慮不到的災害，好設法救濟。若舉

例來講，就是平日很溫和的人，有時也不免因一點什麼不對的地方，同人吵嘴不知不覺的，逸出行爲的軌道，做出那傷害他人違背社會的壞事。那時節，加害者就要站在村落會議的前面，聽受六個，十個，或十二個陪審員的判決，賠償被害者的損害。

還有一層，凡人對於政治，都覺得有陳述意見，或反對他人政見的必要。對於道德和慣例，總想把自家所信的傳給別人。又因爲保全社會的安甯，不得不立個種族間的盟約和規則，就是遠方的種族，也不得不想法聯合。因有那些關係，像今天那樣國際的條約，也就有締結的必要了。然如那加比里斯和芒俄爾那樣種族，因爲滿足這個情的及智的慾望，他們是不是要借政府的力呢？我可挺起腦袋代講一句，他們是決沒有這種念頭的。他們所倚賴的，只是自己的提案力和習慣法，所謂具有萬能寺院呀，政府呀等觀念，這樣的墮落，是從沒有過的；他們做這種事，是直接聯合一致的。他們自家組織個關於政治和宗教的結社，此外又弄個手工組合；這種組合，就是中世紀叫做基爾特（Guild），加比里斯族叫做梭夫的那個東西。梭夫的範圍，是遠遠的擴張到小村落以外，一直穿過未開的

原野，通到遠方的都市，盛行同胞主義，這梭夫的組合員，因為互相援助，那個生命還要犧牲，個人的所有物，是更不消說了；若是違背這個，那就會被人看做殺害同胞，反抗結社的敗類。我們在加比里斯蒙古瑪來等種族裏面，所看見的這類事情，就在歐羅巴自五世紀到十二世紀——有的或延到十五世紀——也還看得到。他們把原始種族生活的神髓，加上各式各樣的名字，什麼基爾特哪，友愛會哪（Freindsipe），合同團哪（Universt saes），還有些名目，一口說不完，通同弄起來，或討論相互的防衛策，或制裁加害團員的人；或遇着疾病，火災，彼此相助；或抵抗暴虐者的侵害；以及工商業，傳道，和教育一切的事情——就是今天擁戴帝王和教皇由羅馬帝國式教育出來的歐羅巴人，所期待國家的一切事情——沒一項不靠着這種團體，辦得很好。所以那時候的人，差不多都是屬於這種組合。

古時有一篇讚美斯堪狄納維亞人功勞的歌，那裏面頂好的，就是題做「熱烈的友愛心」的那一章。

實在的，我們當研究這時代的歷史時候，若把友愛的團體——因為充滿人生經濟及情的方面，向各方面發生的同胞主義聯合——圖圖看過了，那麼，歷史就全要成個全無意義的東西，並且是個全不可解的了。

然而那遮住我們眼界的黑點，一方面在歷史的地平線上現出來了。你道是什麼呢？就是那支配階級的少數人，聯合起來，漸次把這班自由人弄做他們的臣民農奴。羅馬雖然已經滅亡，却是牠的傳說又復活了。那個發生不久，被東洋神政的幻想纏着了的基督教會，援助這統治者的勢力，實在不少。

治者階級的那些人，無論什麼時候，都是為證明統治的必要，好像說人是喜歡吃血的動物；却是事實上全然與這話相反，無論什麼人，都是帶有溫順平和的性情。他們時常偶有爭鬥，決不是因為本來的性質猛惡，是因為迫於必要，逼得沒法子，纔這樣幹的。他們喜歡耕種，畜牧，是比戰爭軍事，還要喜歡些。所以原始種族和那班遊牧的人民，從不因為防禦自己的土地，就通盤屯在那塊兒，練習戰鬥過日子，他們的大部分，依然是種田的種

田。牧畜的牧畜；戰爭和防衛的事，另外委任特別的人；那個被委任的人，就常常養些冒險的，善戰的，長於巡捕的一班人，放在自己部下，預備一聲有事，就馬上用起來，然而這班防禦者，因為當時是很貴重的，所以他們把馬匹和武器借給貧民，就把貧民拿來當作奴僕，利用他的勢力，漸次增殖富力；弄到後來，竟弄成了一個後世兵權的萌芽。同時一班人民，把古來傳說，就是和現在的法律有同樣效力的東西，又漸漸忘了；那些點綴村莊祭日的習慣和禮儀的詩歌，能夠吟誦老人，也次第少了。只有什麼特別的家族，把這種詩歌世世代代傳給子孫，成了個保存法典的專門家。所以村民或是聯合村落裏面有什麼事，論起來，雙方都不聽和事老說話的時候，必定要跑到法律專門家那邊，聽他的判決。

帝王和君主這東西的種子，就是從這樣人家裏面，產出來的。我們若把當時的制度詳細調查起來一看，實在權威的起因，由於習慣法底智識，比劍的力，還要多得多。原來人類這東西，因為甘受法律的懲罰，做了奴隸，比較那個被兵力征服的，還是少數。

像這樣把判官和武將的勢力，集注一處，統治的兩方面——司法和軍事的權——

成爲互相保障，狼狽爲奸的東西，在自治村落，不用講是非常的損害。而且由這樣得了權勢的人，爲執行他的判決，要築起城廓，保障自身，武裝的兵士，時常護衛，把當時所有的財富——麵包和家畜，鐵器——都貯蓄在他家裏，次第延長他的統治權到近傍農民。當時那些有學問的僧侶術士，醫師，那一輩人，更不消說是早已跪在這統治者的膝下，壯他的威勢了。同時他們也就靠着這統治者的保護，鬼鬼祟祟的發揮魔法的力量，大大的謀自己的利益。

充滿了這種新教義的問題，我們更把牠詳細研究一番，這自由的人，由什麼路逕做了奴隸，被寺院和領主強制勞働呢？自治的村落和都市上面，怎麼有強制的君主發現呢？那些農夫反抗這一天增長一天的統治權，怎樣同盟，怎樣奮鬥？他們對於堅固的城壁，精銳的兵士，是怎麼樣敗走，是怎麼樣屈從這些事要通同講起來，是一晚講不盡的。

我今天但把這一件事說到這裏，也就很夠了。是怎麼一件事呢？就是後十世紀到十一世紀的當歐羅巴的風雲，專向組織野蠻的王國一方面動作。原來這不是一朝做得

出來的事，那些小王國和小神政的萌芽，是早經存在那個時代，慢慢發達的。

還好，那斯堪狄納維亞，撒格遜，克爾特，日爾曼，斯拉夫，那些種族的野蠻精神——七八百年之間，令他們不靠着國家和政府幫忙，全仗自家的發動和自由合意同友愛的結社，十分滿足一切慾望的精神——幸而還有些剩在村落和市邑的裏面。後來這等野蠻種族，雖做了強權者的奴隸，甘心爲主人勞働，他們的當中，自由行動和自由合意，却沒有盡行消滅。他們的友愛的團體，還更興旺了。這種精神，一直普遍發達到西部，實在得那十字軍的益處，也很不少。

因爲有這樣團結的精神，那準備了許多年的都市和村落革命，到十二世紀，就很好看的實行起來了。而且這個爆發，差不多歐羅巴全部同時發現，不能不說是個可驚的現象。這個革命，雖是被那班大學的歷史教授，輕輕看過，實在因爲這一鬧，歐羅巴的社會，才免陷於危機；這個革命，妨害神政的專制君主政治，實有很大的效能。若是不這麼鬧一下，我們的文明，或者和墨梭波太米亞，巴比倫一樣的；燬花一現的熱熱鬧鬧混過幾世紀以

後，就完全破滅也未可知。幸而有這麼一個革命，人類的社會生活的新方面，就是「空閑」(Commune)才開拓出來了！

四

像近世的歷史家，大都由羅馬法的精神教育出來；他們的習慣，把這個當作一切政治制度的根源，不能理解十二世紀共產運動的精神，倒也無怪其然。當時的人，根據以個人為基礎的村落和都市的自由聯合，組織社會，處理一切事務；像這樣大膽的，確認個人的權利，與今天大學的歷史家頭腦裏面所盤踞的「羅馬中央集權的精神」，是正相反對。

十二世紀自由市民的運動，決不是以一個著名的人格做首領，弄出來的那個主動力，也不能歸在一個中央的組織，只是他們跟着進化的行程，自然而然的發生的人類學的現象。所以這個不應勉強，只發現特殊國民，或是歐羅巴的什麼特別地方，凡是人類走到形成種族和村落那個時候，無論什麼地方，都應該發現的。怎能夠說這種運動，靠着一個

偉人的動作？現在的大學的學者，都是站在羅馬法，中央集權，英雄崇拜基礎上面，正與這事相反，所以他們不理會從這下面起來的本質。

這樣共產的革命時代的歷史，稍稍明確記述下來了的，是法蘭西的俄奧斯汀法理和西士芒兩人。到近來僅僅只是那個姆羅塞爾跟着他們兩人的陳跡，向着同一方面研究。德國現在也漸漸覺悟研究那個的必要，想以後大大的爲這事盡力的人，也好像出現了，就是英國，在十二世紀，能夠了解社會的真義的人，也不是歷史家，是詩人威籛，莫利士。若要在歷史家裏面，勉強找這麼一個人，只找得出一個晚年稍微覺悟了的格林。

中世的「空閑」(Commune)牠的來源，是一方由自治村落，他方由無數的同業組合和友愛的團體而來的。詳細說起來，就是這兩種同盟，仗着有城砦的都市的保護，發達起來的。(空閑，可以譯作自治制，或自制體。)

這「空閑」在許多是自然發生的，但是其餘的地方——西部歐羅巴尤多——實由革命的結果。自治市邑的居民，因爲有了城壁保護，很覺安穩，他們就做個誓約，整理種

種的事務。若是因爲吵嘴打架鬧出亂子來了的時候，決不取個人的復仇手段，一定聽他們自己選出的委員解決。

這種習慣，一切的同業組合和村落團體，在很久的歷史上，已經早成了最普通的事；那些僧正，王侯，製造裁判官來執行他那強制的判決，是過了許多日子以後才有的。像這樣由許多小村落和鄉鎮成立了的自治市邑，同業組合，以及同胞團體，總括起來構成這些集合團體當中永久的同盟，他們就在裏面選舉他們的裁判者。

再次他們就制定憲法，大家遵守。若是近隣的小「空閑」要求這個的時候，他們抄一本送去，做牠的模範。這就是他們保有憲法的路徑。從前做這「空閑」的裁判官兼主宰的，什麼親王哪，寺院監督哪，你看對於他們這確定了的憲法，一字不改的承認呢？還是拿起武器來，和這新團體打仗呢？照歷史攷究起來，當時的帝王——就是許多親王裏面的最優勝者，——因無論什麼時候，總是窮的，所以屢屢向這些「空閑」討幾個錢，便承認這憲法，把自己所有在這「空閑」上面的裁判權，完全放棄，於是數百個「空閑」除

了他們自身自由合意和壁遠武器而外，外面一點兒什麼干涉也不會受過。

百年之間，這「空閑」的運動，全歐羅巴都傳播遍了；就是英、德、法、意、西、俄、斯堪狄納維亞波蘭諸國，沒一國沒有這種運動。他們互相模仿，所以他們的制度，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到現在剩在這些國家裏面的，什麼憲法哪，內部規約哪，比較起來一看，就可看得到隨便那一國，都是在那些社會的約束下面生長出來的。這個事實，你看不是要使那班相信不由中央集權的法令，就不能保持制度統一的，馬馬式和赫格兒一派的學者，驚歎不置嗎？

實在，歐羅巴全體，從大西洋到窩耳河，從挪威到意大利，沒有一處不被前面講過的「空閑」充滿了。那裏面有些大都市如夫羅能斯，威尼士，倫伯爾希，布鄂羅持保，也有些小村落僅僅百戶或二三十戶，然而牠們的權利，都是同等，像大的壓迫小的那樣事，是決乎沒有的。

像這樣生氣勃勃的「空閑」，在牠進化的路上，的確發生了種種的變形。什麼地理

特質哪，貿易的狀態哪，外交的異點哪，都是對於各個「空閑」要牠做成一種特異的歷史。但是「空閑」的原理，仍然還是一樣；俄羅斯的布斯柯夫，佛蘭獨爾的布留舉，還有僅僅不過百三人的蘇格蘭的小村落，有無數島嶼的享福威呢士，波蘭和法蘭西北邊的小市邑，美麗的夫羅能斯，這些團體的品位，通同沒有兩樣，通同都是自治的村落或都市做同業組合的夥友，他們的憲法大概相同。

這些都市，每都隨着人口增加，擴張範圍，個個區劃和組合，到處都立有高塔記明。全部大別爲數個區，每個區裏面，或是住居一個同業組合，或是一個職工組合；都是隨便，沒有一定的。所以這街區的單位，很像那古時的自治村落。每個區裏面，各有各的會議所，公會堂，法庭，公選的僧侶，民兵；甚至因爲表彰自身的主權，旗幟，印璽都製得有。這些街區，雖是彼此聯合在一個打夥做事的組織下面，各個的獨立，仍然完全保存。

當時因爲職業組合的單位和街區的單位，差不多是很相符合，所以可以叫做同業組合，也可以叫做產業組合。這些組合裏面，也有會議所，審判員，會計，共有地，民兵，旗幟，印

釐等項，自家保持主權的實質。若是這組合遇着要打仗的時候，他們便調動民兵，與別個組合的民兵合夥；一到戰場，各組合的旗和都市的大旗，並列的樹立起來。

都市是甚麼呢？就是這些街區和組合的聯合體，有很完備的公會堂，足以聚攏市內所有的人民；有大鐘樓和公選的判事；還有大旗，在那下面召集各組合的兵。若是與別個都市商量好了，還可隨意聯合，或是同盟。就像那英國的一個什麼商港與遠遠隔着多哇海峽的法蘭西或和蘭陀的商港聯合，俄羅斯的羅布鄂諾特和斯堪狄納維亞或日耳曼的商人組合同盟，在那時候，是很普通的事。然而與外部的關係都保有近世國家所有的特權。彼此照着自由契約，訂立規則，聽憑全市民的輿論，受牠裁可。這種契約的實質，就是後來叫做國際法的藍本。而且當時那些自由都市，遵奉這個契約，嚴重得很，像今天的國家，仗兵力的勢力，動不動就違反國際法的那樣事情，是從沒有過的。

倘若都市裏面起了很麻煩的爭論，自家沒力量決定的時候，那就跑去告訴近鄰的都市，請牠仲裁。從這一點看來，當時支配人心的思想，確是當肯任憑第三者仲裁，決不肯

受法官強權的壓伏。

當時的產業組合，和這是一樣行動的。他們的買賣和生產的事業，往往傳布到都市的範圍以外，什麼國籍和國粹的異同都不問，隨便什麼人，都和牠締結盟約。這樣看起來，我們今天的萬國勞働會，大家還以為是很可誇口的一件事，實在那樣瞎說，就和表白我們無智識是一樣；老實說，萬國的產業大會，有時候還有叫做徒弟大會的，都是在十五世紀那時候就有了的。

還有一層，那時候都市若果受別個的攻擊，或對於近旁的封建君主主要開戰，像遇着這種事，不得不要統率民兵的人，他們因此每年任命一個或兩個將軍，或是由什麼親王公侯裏面選出來，以一年為限，令他負軍事的防禦責任。而且解除這任務的事，是選舉他的市民自由。那個將軍，防禦者，是自家荷包裏拿出錢來養這些兵卒，所以他們也不虧他，就把都市裁判所得的罰金，完全給他，作為報酬。然而那些將軍們，沒有像今天武糾糾的插嘴到政治裏面的事，要想干涉都市的事務，是完全不許的。雖是都市因為防禦外部

的攻擊——如伊大克利爾夫家和基伯林家，俄羅斯的魯里克家，里特哇尼亞俄的俄爾加爾特家，——有時不免要任什麼商家的親王或都督做常備兵的統帥。但是市民對於這等親王或都督，都注視得很利害，嚴禁他濫用權力到軍隊以外。那班將軍，若不得市民的許可，想到街市上走一走，都要不許的，這是和今天大家都曉得的，那個英國女皇，沒有市長許可，不能進倫敦都城的事，是一樣的。

若更把那中世紀各都市的經濟狀態，詳細研究，是很有趣味的問題；因為那事太煩雜，一會子萬講不了。我今天只好簡單講這麼幾句話，就是當時自由市民的內部貿易，不在孤立的職工或工匠手裏經營，是常由那組合經營。商品的價格，由彼此合意而定。至於外部貿易，在這時代的初期，是專由都市自身；後來才移到商業組合。若歸到個人手裏的事，那更是過了許久許久才有的了。當時的人，星期六和星期那兩天，都休息不做事，星期六下半年，大都作為洗澡時候。像那些煤炭和糧食生活的必需品，都是一大宗的由都市買進來，照原價分給市民全體。原來都市取買糧食的習慣——十九世紀的中間，瑞士那

些國還有這種習慣——本算不得什麼希奇。却是像中世紀的市民，過那樣完全幸福的生活，總算是空前絕後的了。這不是我打誑，只要把當時的古文書或記錄一查，就可由種種方面證明；像我們今天所經驗的這貧困，不安，疲勞，都是他們意想不到啊！

五

像前面所講的，中世的都市，根據自由合意的原理，至少也過了二百年很幸福的社會生活。就是生產和交換的事，由組合去做；外部的貿易，由都市去做；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由都市一手買進來。換句話來講，就是『順從各人的自由合意，以單純的基礎，構成複雜的組織，去滿足各個住民的慾望，做成又富裕又文明的社會。』這都是我們自那個時代以後，不曾聽見過的事。

關心這類事情的，在英國有個羅地亞士，在德國有好多的著述者。試把這中世的記錄一查，就可發見當時的自由都市，曾比較貨物的價錢，規定勞銀。當時的手工和做零工的人，所受의報酬，比起今天熟練的職工或技師來，還多得多。這事由訛克司和特大學的

古記錄，餘外或由德意志瑞士等都市相傳的古文書，也可證得出來的。不單是這個，你還看看那時的人，表現在藝術上面的力量，不單是偉大美術的製作品，就是日常的簡單生活裏面，也沒一處不是裝飾得狠美麗。舉個例來講，就如他們家裏所有的欄杆，燭架，磁器等等，只要拿起一瞧，就可曉得沒一件不有優美餘裕的精神，充分的顯出來。像我們今天所經驗的，『生活的壓迫，』『奔忙，』『過勞，』他們實在是一點兒不懂。他們沒事的時候，就自家鑄個什麼器皿，拿來彫刻。或是紡織機，或是縫紉，這些技術，差不多都是今天極其少的專門美術家，才能夠做得到的巧東西。當時的組合，都是所有的建築物及寺院那種構造，天井的刻彫，施了裝飾的板壁，鐵和銀做的種種美術的製品，以及普通的簡單木石細工，只要注視一下子，就可以曉得他們自由市民所過的生涯，是怎樣優美，怎樣幸福。這還不為奇，他們在各方面研究和發明的精神，都很富足。無論那個活動，沒一點兒不是瀰滿了自由的元氣，看起來真是了不得。他們的組合，不單是以商工業的便利為目的，是真正拿友愛感情和同胞的觀念做基礎。那同業組合的規定，一個病人，要兩個人看護，若有人

死了的時候，就要照料一切埋葬的事；就是傳染病或發瘟的時候，也要把死人的屍，恭恭敬敬的，送到墳園裏去。那個扶養寡婦和孤兒的事，更不用講，也立得有親切的規約。

十二世紀自由都市，剛剛像那封建制度的沙漠中間，突然現出了一塊沃土。像近世都市的大多數人，在黑暗的災害，恐慌，不安的生活裏面，他們真是做夢也想像不到的事。歸總一句話，就是中世紀市民，任憑那一點，都是照着自由合意和發動，做出我們簡直不曾經驗過的新文明，令牠充分發達。

現在所講的近世產業，就是這些中世都市遺傳下來的東西；在那三百年間，工藝和美術，已經是很可驚的，到了完全的地步。我們這時代比較他們可以誇口的事，不過是借新動力的幫助，使多量的貨物，能夠迅速生產；至于那個產物的性質——優美性質——是比他們差得很遠。就中若把我們今天辛辛苦苦想復興起來，還沒成功的，那種高尚的藝術，仔細想一想，更會慚愧得死！看看拉肥羅的美妙，米堪羅的元氣和豪胆，文希的學術，但丁的詩詞，那樣金玉的文字，如今誰能夠匹敵呢？還有我們奉為建築模範的羅翁，賴英，

柯倫的大伽藍，在夫羅能斯和威尼士兩處的寶庫，布來滿和布拉格所建的市公堂，紐倫堡和皮維的高塔，那樣莊麗華美，有能比得上的嗎？餘外還有數不完的許多偉大藝術，那一件不是那時的產物呢？

究竟這等自由都市的文明是怎樣進步的呢？若要曉得牠清楚，那不得不稍微把這時代以前的事拿來對照；就是把十世紀以前所有的諾爾曼人的無骨洞門，巴尤的粗野刺繡和坐墊，和那時代的簡單砂表，淺俗拉丁語的歌謠，拿來與這自由都市寺院的圓頂屋，物理和數學的精工機械，賴扶唯諾的畫，但丁的詩，兩下一比，那真懸隔得很，彷彿兩下子，隔着天地一樣了。實在除了古代希臘——這也是自由都市的所在——的全盛時代，人類的文明，沒有像這樣長足的進步。僅僅不過兩三百年，人類的權能，竟延長到自然力以上。這樣深奧的發展，真不能不說是希有的事。

世間上的人看見現世紀文明的進步，往往以為很可誇嘴。實在把牠發現到各方面的，仔細一看，不過是中世自由都市生下來的小孩。你看，為近世科學進步的那些大發明，

——羅盤針也好，鐘表也好，火藥也好，印刷器也好，航海上的探險也好，重力的理法也好，有一件不是當時的產物嗎？就是那蒸氣機關，也不過是中世紀發見了的氣壓的理法，稍微進步的東西；近世的科學，也不外是把十三世紀羅查，培庚指摘過了的，意大利大實驗過了的，更變化一下。若找起這等大發明大進步的根源來，沒有一項不是從自由都市來的。因為牠在自由共同主義的下面生長，所以能夠這樣；別的地方，是決找不到的。

說到這裏，我想一定要有人詰問道：你單就自由都市的光明那一面注視，不是忽略那黑暗的方面嗎？你不曉得自由都市的歷史，是塞滿了內亂和紛擾嗎？那個街市的騷亂，對於地主的惡戰哪，新工業組合一致反抗舊聯合哪，因為這些衝突弄出來的流血，復仇慘害，難道你都忘記了嗎？然而這些話，我都可以答復牠，隨便什麼東西，我決莫有忽略過，忘記過。我却相信這等爭鬥，是當時的人能夠自由生活的證據。什麼道理呢？因為他們每逢爭鬥一次之後，一定向新方面大發展，大進步。意大利的歷史家勒俄和波他曾把這等衝突和爭鬥，詳細說明過。他把那街上流血裏頭，實現的最大文明的進步，人民的幸福，

通盤打算，覺得怎麼一個結論說：「自由都市，好比是人的心，牠自身裏面，不管有矛盾和衝突沒有，牠的行爲，總仍然是道義的真理。」實在牠們的衝突，全是自由的行動，像國家那樣用外部的勞力，偏袒一邊壓迫一邊的事，是沒有的。談話的人，一說到衝突和爭鬥，就像是很可惡的東西；實在那個受別人的壓迫想不出好法子，只得暫保平和的狀態，比起這個來，還悲慘得很哪！爲什麼呢？因爲那樣時候，要想保持一個政治的秩序，反對的一班人，就不得不堅固同盟；結果，貴重的個性，都成了犧牲，各個的特色，都拋得乾淨，小團體都被大組織吸收。你說這慘不慘呢？

總而言之：「空閔」的裏面，只要沒有妄想自成一國的人，沒有人懷那種野心，想把周圍的團體壓服，做一個無生命無個性特色的集合體，縱令內部衝突，也不算一回什麼事，況且衝突一次，更活潑繁榮一次，那更不用多講了。「空閔」那個東西，儘管在街上砲響的當中，一面却能夠發展牠很有光彩的文明，就是這個道理。這種文明，過了二世紀以後，被那國家發生出來的戰爭，漸漸破碎了；這倒是很可注目的事實，別要混過了。

以上所講的話，概括起來，就是「空閔」所行的爭鬥，係爲個人想獲得自由，保持自由。反之，國家宣告的戰爭目的，——要想略取牠們自由聯合的精神和同盟運動的權利——是因爲剝奪個人的自由，強他服從，禁止他們合意的同盟。只許在帝王，法官，僧侶和國家的面前，成一個奴隸階級。服從帝王僧侶們，雖同是一樣的衝突爭鬥，骨子裏却大有分別。前頭的是幫助文明的進步，增進人類的幸福。後頭的是阻礙文明的進步，消滅人類的幸福的。

六

以上所講中世都市文明，到十六世紀，就被出現歐洲的近代野蠻人毀壞了。那野蠻人是誰呢？就是軍事元首，羅馬法官和僧侶的三角同盟所成的國家。

他們拘束個人，剝奪一切的自由，禁止以前人民由自由的創意和約束所做的同盟。他們的目的，是要把全社會壓倒在一樣的地平線上，通同做服從吾主的順民。所以把那時候人民以自由人的資格，互相結合的關係，都破壞得乾乾淨淨，以後只許國家和寺院

做結合人民的中心，宣言國家和寺院，有監視生產，裁判商業，批評藝術及一切社會生活——十二紀人民會爲這個努力結合的東西——的使命。他們因要鞏固統治權，特地把這三角同盟結成一個勢力，叫做國家。假冒爲社會的招牌，實行防害社會的事業。然而他們這樣幹去，曾把中世都市的文明，全行滅絕沒有呢？那他們是決幹不到的；不過兩三百年被他們阻害，不得不轉個方向，向新方面發達罷了。

講到這裏，我們心裏要起一種疑問，爲什麼那班野蠻人，會在那樣強的「空閑」上面占了優勝呢？他們那樣戰勝的力量，是從那裏得來的？這項問題，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解答：就是這個勢力，他們是在最初村落裏面找出來的。像希臘古時候的「空閑」是不會廢止奴隸，中世的自由都市，也一樣只設法解放了市民，不會把農夫從奴隸解放出來，這就是禍根所在。不消說，這些市民，固然是做工兼耕田的，運動解放時候，自不免要引誘農夫來幫助他們。所以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的市民，對抗諸侯，能夠持續戰鬥到兩百多年，顯出非常剛勇，百折不撓的本領，攻擊敵城，自家去做城主，是很費了全力，戰鬥了一番。

但是他們沒有完全成功，半路上就疲倦了，竟別開農夫，與敵講和。他們因為要講和，就把在「空閑」地域以外的農夫，交給諸侯手裏。甚至意大利德意志那些都市，竟准許這等諸侯，加入「空閑」，住在都市裏；其餘的地方，又把他們歷來統治農夫的權利，送給諸侯。於是諸侯就乘機把平日所厭惡的，看得不當人的農民，好像復仇似的，橫殺豎殺，演出街上流血的慘劇。

這樣一鬧，這班君主所受的教育，是僧正和宮廷的貴族的教育，他那個驕慢呀，豪奢呀，淫奔呀，實在了不得。都市的風俗，都被他紊亂；都市的道義，都被他墮落了。那些市民，也就學君主的樣子，虐待村落農奴，憑着農奴的勞力，增大自己的富力權勢。

自此以後，什麼君主哪，天皇哪，法王哪，各個慢慢抬起頭來，建設王國，把從前的自由都市，管轄起來。當這個時候，農夫是做這帝王的小百姓，援助他們。有事的日子，就當兵聽他們的指揮；沒事時候，也可叨光，得個比較的自由行動。

這樣看起來：所謂王權哪，帝權哪，這件東西，起頭原是鄉間的城砦裏邊，慢慢發生出

來的。在十二世紀那個時候，雖叫做什麼王呀，帝呀，不過是一個名實。在今天講起來，不過是無賴漢，土匪的頭目罷了。現在斯堪狄納維亞的漁夫裏面，有叫做網王的，就是叫化子，都在那裏面當大將；這種名色，只可看做是個指導者，或是當家的，以外是沒有什麼意義。那些君王或貴族裏面，稍微有點力量，或長于奸謀的，慢慢考驗的駕出別人之上，一天一天大起來。寺院不消說，是左袒他們的。他們裏邊，因為必要的時候，用暴力，欺詐，金錢，刀劍，毒藥種種傷天害理的手段，去壓倒同僚，自家做成個偉大人物，是很平常的事，然而他們設定這樣的王位，實行壓倒的統治權，決不在自由都市裏面，一定要在村落，才能成功。

他們當初，曾想在萊姆或是里昂樹立王位，以後都沒成功，遂建設在巴黎。不用講，當時的巴黎，是一個四面圍着富裕村落的市邑；那些住民，關於自由市民的生活，是一點兒都不懂的。他們又曾經在斯祖打爾和烏拉的米爾設立過王位，也歸于失敗，以後才在枯勒姆林，惠斯特明斯特爾等地方，設立王位。但是到羅烏鄂羅特，布斯柯，紐能堡，弗羅能士

那些都市裏，這帝王的權威，是決樹不起來的。像這樣處處建立王國的時候，近鄰的農夫們，常把五穀馬匹人夫等項，供給他們。於是商業也不照着從自由合同的精神行事，都歸統治者管理，結果那一天增長一天的壓制者的富力，就越發繁殖了。寺院也是一樣，屢屢解開荷包來援助王權，什麼工人的製造哪，奇蹟的發明哪，故意鬼畫挑符的粉飾帝都，帝王也就極力捧那些寺院的場面，伽藍哪，禮拜堂哪，裝得金碧輝煌，威嚴的了不得。這樣一做，那過去自由都市的文明，人民本從僧侶手裏解放了的，到如今却又有了一個束縛叫做寺院的，加在人民頭上了。他們因為要擴張這種束縛的勢力，非借王權的幫助不可，特地在王族裏面選擇一家，好像祭菩薩似的，捧呈貢物，抬舉他到九霄雲上，借着他的光和愛護，弄成一個絕大寺院的權威。現在我們若到巴里，莫斯科，馬得里，布羅克的寺院去遊一遊，那個拿着火把懷抱太子的天使，還可以看得見的。

寺院呢！照着上面所講的方法，結托着精通羅馬法，巧於陰謀，又狡猾，而又強悍的人，就是帝王——毫無忌憚的，向着他們的理想去為所欲為。帝王呢！強迫從前和他作

敵人的貴族服從他，把他的權力，弄成個絕對無上的東西。十六世紀，這兩個狼狽爲奸的勢力，是已經到了絕頂；所有自由都市，完全被他們壓倒了。

但是到這個時代，自由都市之所以坍台，不單單因爲帝王和寺院那個外部的壓迫，都市自身也有墮落的原因。什麼原故呢？就是十六世紀的都市比較以前的自由都市，有很大的變化。不用說，十六世紀的都市，牠起首也是從自由平等主義的革命起來的，可是他們沒有把平等的理想，普及於村落農民的勇氣，而且同一個都市裏面，對於新出的工業組合員，不肯給他同等的權利，隨便走到什麼都市一看，十二世紀革命黨子孫的門閥，和後來發生的新家族中間，都有一種差別，一種階級。舊業組合，都大不願歡迎新加入的人，或是聯同新組合一同做事。却喜歡和君主僧侶同盟，或是巴結新發生的帝王，藉此大發其財，保持獨占的特權。就這樣看起來，當時的商業組合，是已經失了共同的性質，變成利己的自由都市的神髓，是完全弄得沒有了！

還不單是這樣，因爲起初形成都市和那個政府的舊同業組合，不答應給新組合同

等的權利新組合沒有法子，因要取得權利，也就革起命來。弗羅能士那樣大都市，都革贏了，等這革命裏面成了功，成爲人民新生活和新文藝發生的出發點，但是餘外的許多小都市，新組合——下層平民——都被舊組合——財主階級——打敗了。結果，就把壓制，逐放，殺戮等一切殘虐的手段，加在多數民衆的頭上；當時的封建領主，和寺院僧侶，又狗打贏陣的幫這戰勝者的忙，深怕他橫暴得不利害。

像這樣被寺院的教訓和羅馬的法律，大鬧亂子，人民的觀念，全然變化，自由都市到了這步田地，當然是陷於滅亡的運命。前面已講過的，十二世紀的歐羅巴人，大都是照着「自由聯合主義」以「自由發動」「自由合意」爲基礎，處理一切的事務。他們對於社會所有事物的發足點都是從個人的裏面去搜求，什麼告饒討好，由服從得救濟，爲社會求救濟者，那樣想頭，是一點兒都沒有的。因爲這樣，所以基督教和羅馬教的訓練，他們是完全不理會的。却是那好弄威權，歡喜在信徒的上面行使統治權的教會的力量，和那個從十二世紀以來，就侵入於優勢的領主，皇帝，法王宮廷之羅馬法的力量，在當時的大

學是喜歡拿牠做研究的題目。不問這兩件東西，原來相反不相反，終歸合起來，令人心廢敗墮落，同時僧侶，法官，就借此得了勝利，大增其勢力。

到了這個地步，那些工人，是已經被叫做強權者的東西，把心搶跑了。偶然「空閱」裏頭，下級組合有革命時候，他們就拚命鑽營地方的君主，做個獨裁官，掌握撲滅反對黨的全權。這獨裁官執行任務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極力模仿那寺院或東方暴君所慣用的殘忍手段，坑害那可憐的人，貪圖自家的利益。

寺院是更不用講，和這君主同盟，利用牠的力量來擴張教權。所以在十二世紀自由都市發生的究理學派，和反對正統派寺院的邪宗派，他們都極力排斥，常用如火水，碎輪，絞台一切異形異樣的慘酷刑具，迫害這等異教徒。這樣看來，那羅馬帝國末流的法律家，和僧侶的兩重教訓，竟把人心傳染遍了；那個結果，把那從來美麗的「自由發動」和「自由合意」的精神，不久都消失了。從此以後，代替這個精神的，是紀律，編制，強權的精神；富的也好，貧的也好。都要頂戴一個救濟者在頭上。

乘着這個機會，自命爲救主的，出現於世，就是帝王。他一面憑着有錢的寺院，一面又令落魄的貴族和疲弊的農夫隨從他，仗着強大勢力，來敲都市的門。對着都市的貧民，說要防止富者的壓制；對着富者，就說要挫折貧民的反抗。鬼話三千的，把他們通通牢籠起來。那些市民，是早已被一種羨慕強權的病魔圍困住了，那裏還有抵抗他的能力？自然是趕快開門，迎接這新來的帝王了！

自從那樣鬧過後，東部歐羅巴，在十二世紀，就被蒙古族征服；莫斯科就發生一個受韃靼王和基督教會保護的王國。土耳其族也侵入歐洲殖民，一四五三年，曾進到維也納附近。歐羅巴中部波蘭波赫米亞匈牙利那些地方，也出了強固的國家；并且侵略別的面。割據西班牙的姆亞族，在喀斯基爾和阿拉崗建設有名的王國。這等國家，都是靠兵力，寺院，法官，刑具的力量來支持的。

這樣一來，自由都市就變成了許多小國家；小國又被大國併吞，那更不消說，是難免的命運了。

然而中世的自由都市和自由聯合主義的那些團體，被國家征服，也不一定就像一瀉千里的，那樣容易。有時國家的勢力，却瀕於危機，勝利不勝利，還是很可疑。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中部歐羅巴的都邑和村落，常常有巨大的反抗運動，四處發現。這種運動的形式和宣言，表面看起來雖是宗教的，骨子裏的要求，實在是要設立共產的社會，要得經濟上的平等，才來奮鬥的。

這種運動裏面，最大的早已在十四世紀出現。你道是那個原來就是法國查克里的一夥農民，起於一三五八年；英國華特梯拉的變亂，起於一三八一年，這兩樁大事，都足以把歐洲社會的根底震動。這兩個運動，雖是對抗當時諸侯而起的戰鬥，從直接的結果看來，兩者都歸於失敗；可是英國因為這一鬧，農奴制度就全廢了；法國雖沒有全廢，也間接的防止了農奴制度的發達，你看法國及東部歐羅巴農奴制度不是十分發達嗎？偏偏法國能夠維持舊狀，這的確不能不歸功於那一夥農民頭上。



自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之初，歐羅巴全洲，都繼續的實行這種反抗運動。在波赫米耶有宗教改革者姜哈士那班人，起來反抗教權，叫做哈巴西特的運動；在德意志瑞士荷蘭，有愛奈巴布士特的運動，這都是很著名的。此外尚有俄國所謂混亂時代的大變，那個目的，不單是推倒封建君主，雖借名恢復原始基督教，其實對於教會，政府，法律，為根本的反抗。這種反抗運動的真意，差不多一般人民要諒解的時候，政府和教會的御用學者，歷史家，就先把這運動的原因事實，通同誤傳曲解起來，已經多年使人感亂莫名其妙了。而且那班運動者的標幟，本來是協作共享主義和個人的絕對自由——人除服從自己的良心以外，什麼東西的拘束都不能受——只因後來教會和政府專為自己的利益，協力鎮壓這等革命，把運動者裏面激烈的部分，剿滅乾淨，於是革命的性質和元氣，都被他們奪去了。那個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最鮮明的一個例。

實在這等反抗運動，起初都是宣言共產的無政府主義的，不但口裏講，還有地方實行了的。若是我們把那時代做附屬物的宗教形式，撇開來想，就可曉得他們運動的精神，

和我們今天所接觸的近代思潮，是一個樣子。換幾句話來講，就是蔑視國家和教會所制定的法律，以各個人的良心爲唯一的法律。從封建國主手裏收回土地，作爲「空閱」的共有物；政府所要求的什麼勞役和租稅，一概拒絕。一句總話，他們的目的，是實行人類平等的原理，和自由共產的主義。還記得那加入愛奈巴布吉士特運動的，有一位哲學家叫做登古，有人問他道：你難道一點兒聖書的權威都不承認嗎？他回答說：「可以拘束我們行爲的唯一模範，就是在聖經裏面人人自家發見的東西。却是說到聖書的權威這件事，那個信條，自身是曖昧得很的。譬如說「共產主義」和「強權主義」若引用聖經的話，辯護牠也可以，就是反對牠也是很容易。又譬如有人問自由是什麼？雖想求明確的定義，聖書的解答仍是極其空泛的。然而這曖昧茫漠的事，不單耶教聖冊是這樣，是一切宗教特有的性質。當時那班反抗強權的人，都不免有這宗教的傾向，這就是他們失敗的原因。」

話雖如此說，却是他們那一個反抗的勢力，也就很利害，一直從都市影響到村落去了。農夫都主張任憑什麼人不服從，把破鞋撐在棍上當旗子搖，要取回從前君主由村落

的「空閱」所掠奪的土地，毀棄他們所給領主的農奴證書，放逐僧侶和法官，更設立自由的「空閱」。那些帝王，因為要把國家生命，從這危機救出來，就和寺院同盟，來抵抗這班反抗的人，用火刑，輪刑，絞刑，虐殺農民數十萬，才辛辛苦苦的把猖獗的暴動鎮住了，那時候幫助帝王的基督教會，不單是史來的羅馬教；改革過了的新教徒，也大大幫了忙的。就像路德自身，他煽動虐殺農夫，比羅馬法王還要很些。

原來路德的改革派，是從下層發生，從人民的反抗運動，得來的勢力；今天先拍國家的馬屁，虐殺人民，竭力把他們的運動，弄得粉碎，你看還有什麼說頭呢？這自由共產的大思潮，因為這樣苦苦的迫害，難道地上就絕了跡不成嗎？那個潮流是仍然沒有絕跡的，不過流到莫賴維亞的同胞教會，暫時躲一躲兒；却是不久反逢着別政府和教會的迫害，差不多是被剷滅了。餘外還有長命的部分，就都逃到露西亞東南和綠島（Green land）。到今天，這思想還依然在那些地方，保存共同團體的形式，各部落的人，對於一切由強權而生的義務，都拒絕了，毫無間斷的，享受快樂生活。

但是其餘別的國裏強權的勢力，都存立得很安全；法官，僧侶，將軍，帝王，通同合夥起來，做成強固的同盟，對於人類的自由社會，肆行破壞。

近代國家的御用歷史家，所傳這時代的事，沒有幾樁不是憑空捏造的，簡直與前面所講的事實相反。我們小時候在學堂裏從先生所習的歷史，就是這種假而又假的東西。據他們講起來，封建制度消滅後，人民所以能夠為社會的集合，都是國家的賜予。從那個以前的自由都市時代，人人都爭得不得了，能夠像今天這樣安穩穩的團聚，就是國家的力量。所以像現代這樣可感激的制度，可以說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教訓，我們從小受起，一直到成了大人，還是迷信牠的。

然而照我們今天所覺悟的看起來，他們御用學者的教授，完全是假的。中世的都市裏頭，雖不免有些競爭，但是四百年之久，不會求什麼政府幫忙，全憑自由合意的聯合，互相結合，而且那個結合的事業，是十分成了功的。舉例來說，像那郎巴特組合就包容了上部意大利，放在窄羅亞和威尼士做團體的金庫。其他達什汗組合，由六十都市成立了的

勒蘭組合，威士特法尼亞波赫米亞塞爾維亞波蘭以及露西亞的都市同盟，差不多全歐洲都被牠們籠罩了。同時還有漢薩的商業同盟，也沿着波羅海岸，包含了斯狄納維亞德意志俄羅斯的都市。像這樣不借國家幫助，做成人類自由合意的大團結的要件，和能夠做成這個事業的事實，是很明明白白的已經存在了。若是我們要探考這種團結生成的證據，今天瑞士還可看得出來。在那國裏頭，村落是早已有了團體，到十六世紀，農民起事的時候，都市援助他；從來都市也加入，做成大聯合，到今天，那個形式都還保存在。

原來近代的國家，牠本身是不能許人民自由聯合，爲什麼呢？人民自治聯合的事，司法者都害怕，以爲是國家裏面的國家——就是一國裏面所存有許多的主權者——萬萬不容牠存在的。政府所要求的，只是服從的人民，決不是自由的人民。政府和牠擁護的寺院，不管僭分不僭分，硬厚着臉來作人民連鎖，聲言有結合他們的權。

因爲這樣，對於人民直接合意成立了的自由都市，不得不用強力剿滅。凡都市裏面所有的團體，不得不拚命的幹。有時得了當兒，就要想法子滅亡都市，所有都市裏面弄出

來的直接舊聯合，都要乾乾淨淨的廢掉，才肯放手。一句總話，就是一定要使服從和規律的原理，代替自由聯合的原理。因為人民的服從，是維持國家的基礎；若沒有這個，國家的本質，就要失掉，單單變成個聯合體。

照這樣看來，那十六世紀殺戮和爭鬪，忙得了不起的那些大亂子，簡直可說是自由都市和牠的聯合體，被強權挑撥的戰爭，這事一點兒不假，實在國家是從包圍都市，攻擊都市，掠奪都市，把都市住民的大部分，殺的殺，趕的趕，方才發達起來的。強權因為在各戰線上大得勝利，才弄到今天的樣子。

前頭也講過，十五世紀的歐羅巴，是到處充滿了很富裕的都市，那個紡織工，彫刻師，以及做各種手工的，都能製造巧得駭人的美術品；那個大學，是置得有近世科學的基礎；那個隊商，遠遠的跑到大陸去旅行；那個船舶，是到處的河裏海裏都駕駛去。當時像這樣的有五萬或十萬人口的都市——像夫羅能士——比起今天來，學校實在多得很；他們所建築的共同病院病床都齊備，以那時人口作比例，比起今天第一流的都市，也多得很。

然而自那時以後，僅僅兩百年，這又豐富，又幸福的社會，差不多連影子都沒有了。以前的繁華都市，一下子都變成了荒涼市邑，那些被殺了趕了的市民，所有財產，完全被政府和寺院沒收。產業要受國家嚴密的統制，商務要受官吏很麻煩的干涉，兩者沒有一樣，不是一天衰頹一天，就是從前聯絡各都市的道路，也漸漸敗壞，到了十七世紀，是簡直一步都不能行了。

這樣苦害人民，使歐羅巴全土腐敗，牠的中央集權制，不但滅亡都市，就是村落，也受了非常的損害。試先看看十四紀的歷史所記下來的蘇格蘭撻斯鏗以及德意志田園生活狀態，是怎麼樣；再看看一六四八年英國農民的窮苦，路易十四世那時農民的貧困，餘外德意志意大利以及大凡被中央集權的國家，統治過百年以後的各處村落狀態，又是怎麼樣；兩下一比，就可見得他們是受了如何的損害，如何的弊毒。可憐他們到處陷入了貧困和窮乏境遇呀！就是農奴制度偶廢止了的地方，國家還想弄別的方法，使牠再興。若是沒有廢止的地方，就從新把牠放在政府監視之下，比舊的還要虐待些。國家的目的，實

在要把村落和都市一樣掃滅，所有農夫的同盟，通通破壞，他們的土地，任富豪掠奪，命各個人都屈從官吏，僧侶，君主，牠才心滿意足。

八

像前面講過的，破壞都市的獨立，掠奪商人和工人的富裕聯合，把持都市的外國貿易，令牠衰頹；捉住聯合事務的管理權；委任無數官吏，隨意干涉內地商業一切製造業，使產業和藝術，無形退步，掌握地方民兵的指揮權，市邑的行政權，幫助強者害弱者，課弱者以重稅，屢屢開戰，敗壞邦土，這就是十六七世紀的政府對於市民團體的動作。不但對市民是這樣，就是對於村落農民，也用同樣的戰術，把自己的勢力，弄得十分強固；勢力強固一分，農民就更虐待一分；搶奪他們的公共地，一點也不留，於是村落「空闕」也就破壞了。

那班受國家豢養的歷史家和經濟學者，不消問得，是怎樣教我們的。說是村落「空闕」，甚至漸次阻害農業的進步，作為土地制度，是已陳腐了，所以由經濟學上自然的理

法消失了。政治家和紳閥經濟學者，到今天，他們還是固執不通的，這樣說來說去。不單是他們，就是標榜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和革命家，都還是暗誦這種歷史，照學校所教的，絲毫不改。

雖然他們是這樣講，實在是有意杜撰的假談，像這樣可惡到極點的假話，居然冒科學的牌子，去肯定牠，世界上簡直是沒有的。我們若有意考究牠的真相，歷史是已經有詳細的記錄和古文書證明了的。——關於法國的，只要看打羅士的著述，就可明白——村落「空閑」最初是被國家剝奪立法和司法以及一切的特權，到後來土地被沒收，或被那受國家保護的富豪所掠奪。

這掠奪的事，法國在十六世紀左右，就已經有了。一六五九年，已聲明把「空閑」放在優勢的政府保護之下。要曉得「空閑」的土地，是怎樣被掠奪了的，只看路易十四世的詔勅，就可明白。試把他的話引來一講，他說：「人人遇着中意的土地，就占有了……土地被分了……甚至因為想掠奪「空閑」所有的，就造個假價權，這些事都會計畫過……」

：「自那話說過兩年以後，路易因為自己的利益，就把「空閑」的歲入，不留一點的收沒了。「空閑」這樣被破壞的事，若拿叫做科學的言語來講，那就是叫做「自然的死。」

到十八世紀，「空閑」的土地，被那些受政府保護的貴族和僧侶無故取去了的，是已經到半數以上。然而「空閑」自身，一直到一七八七年還繼續存在。往往在榆樹下頭，開村落會議，商議土地的處分法，租稅的賦課法。（這事巴布的著書載得很詳細）托爾鄂做知事的地方，曾有村落會議，他說這個太囉唆，就廢止了，專選村莊上的富翁組織代議會。那大革命將破裂時候，一七八七年，曾把這等代議制度，推廣應用過。村落的自治團體被廢了，「空閑」的事務，就落到少數代議士的手裏，那班人都是有錢的中流紳士和地主裏面選出來的。於是中流紳士階級，就代替貴族，一天到晚的想法子，掠奪那殘餘「空閑」土地。農夫被他們掠奪得不耐煩，曾發過好幾次難。只有東部法蘭西的農民，因這麼一鬧，把土地恢復了。其餘的地方，也因這種暴動，表示農民的實力。一七九二年，曾逼迫代議會頒發還「空閑」土地於農民的命令。這裏我們當注意，要曉得他們所以能夠成功，

是因爲已經由革命的手段，占領了土地然後才頒布關於這事的法令。就是所有革命的法律，都是那事實成就以後，製造出來的東西，法律決不能夠製造革命的事實。

話雖這樣講，然而那代議會，不久就在法律裏面，竊取了中流紳士的毒意，決議所有從貴族手裏取贖來的土地，只可由主動的人民——就是村落的紳士——平均分配。那被動的人民——就是需要土地的多數農夫——因這麼一叫，土地的所有權就平空抹煞了：幸這農夫們因爲這個，再起一次反抗，一七九三年強迫代議會通過土地要分配於一切居民的法律。却是這個法律，也沒有實行，不過做了個從新掠奪「空閱」土地的口實罷了。

像國家紳士階級這樣的手段，不消說，他們是一定要拿叫做「自然的死」給與「空閱」了。然而「空閱」還沒有死完，到一七九四年八月二十四日，遂受當時權勢者最後的打擊。國家發表法令，沒收所有「空閱」的土地，或拿作抵押品，或拿來拍賣。雖幸而僅止行過三年，這法令就廢止了；然同時「空閱」也被廢止，代以地方議會。這就是國家要

把紳士階級來充議會的緣故。

這種狀態，繼續到一八零一年，村落「空閑」才復活。然而當時政府自家選出市長和代理官，配置在全國三萬六千個「空閑」裏，去壓制人民權利。這等非驢非馬的制度，一直存續到一八三〇年；因為那七月革命，人民都蜜蜂般的起來，才破壞了牠。却是不久，政府勢力又增長了，引用一七八九年的法律，凡各處「空閑」所有的土地，都被牠一手沒收。後來農民雖屢起反抗運動，有時逼得政府沒法，撤回這等法律，因為政府的力，漸次占了優勢，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仍被牠慢慢侵蝕，一到拿破崙三世，他就根據這個法律，不知取了農民多少的土地，和他的臣下瓜分。

以上所講的，是一點兒都不假的事實。這種事實，在那班紳士階級的學者口裏講起來，就是「土地共有制，照著經濟學的原則，成了自然的死。」這話好比說那在戰場被人殺死了的數十萬兵士，是自然的死，大家看說得對不對呢？法蘭西既是這樣行的，此外英國也好，德國也好，比利時也好，奧大利也好，除了斯拉夫民族的國，其餘歐羅巴任憑什麼

地方都是這樣的。還有一層要注意的，就是掠奪「空閑」土地和財產的事，西部歐洲，通是同時行的，不過方法有點不同罷了。在英國行這個方法，不像那樣露骨的一氣制定沒收共有地的法律，是用烘雲托月的手段，先立個法，叫把土地一塊一塊兒分得清楚，築起籬壩或土牆來圍着，等到官吏，武人，紳士們要占領這個地方的時候，就發布一種法律，去許可他。實在英國原先——到現在也還有這種痕跡——是把小地方劃作共有的田野，由自由村落的家族，各各隨便耕種。關於使用這共有地的習慣，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年，儀式官的紀錄裏面，載得很明了。著名的學者西波姆，他居然把這樣的確的證據，不放在眼裏，硬說「英國除了農奴制度以外，不曾有自由村落」，這真是不可解了。

我們今天不但在英國可以看得出這類事實，就在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也是一樣可以發見。雖是牠們的手段，講起來有多少不同，論到結果，古來曾經共有的土地，到十九世紀上半期，差不多都歸個人占有；農夫所有的，僅僅剩下來的一點碎片。却是各國一律，沒有兩樣的了！這就叫做國家的——貴族，僧侶，將軍，法官，所形成的相互保障的——同

盟，強奪農夫，令這班可憐的人，陷於貧窮奴隸的方法。

現在的國家，是這樣的一面強奪，一面自家裁可，同時牠還容許地方人民當作生活機關的「空閔」存在沒有呢？講到這層，那也是牠決幹不到的。爲甚麼呢？因爲人民要想割取國家所掌的一部份；自家聯合，是反於國家本然的原理，無論怎麼樣，牠是不能策應的。牠要命令人民，不經什麼介紹，各各直接服從牠的要求，是惟一的服從，決不是國家裏面，還許有個國家。

所以一到十六世紀國家已經大成的時候，凡人民在都市及村落的同盟，通盤着手破壞了。那個假借地方制度的名，留下自治的痕跡，雖然也留下幾分，却決不是真正地方的獨立。不過從財政上打算，因爲要竭力想法子，減輕中央政府的負擔，叫地方的貴族和富豪，弄出怎麼個機關來，欺詐小百姓，剝奪他們所有的。像現在英國所發見的，在中央政府下面的地方議會和制度，一點什麼利益，也沒有代一般人民打算，不過爲少數紳士階級，做個敲百姓竹槓，滿自家荷包の器械。

這類事情，自政府所行的法律本質上仔細的想一想，不用多講，是當然有的。本來習慣法是關於人民的地方的生活，羅馬法是以集注中央的權力爲目的，到底沒有可以兩立的理由，一方生存，他方就不得不死滅。因爲這樣，所以法國亞爾里亞的村落「空閑」，因想保持共有地，在法庭起訴的時候，法官簡直不聽他們作爲共同的訴訟，要他們分開來，一個一個的行動；又查苛賓的法典，也不承認地方人民的習慣法，只是照着中央集權主義的羅馬法制定了的。

所以法國遇着大風，有樹倒在國道的時候，若是農民請石匠修補道路，不過兩三個法郎，就可了事。一到政府手裏，因爲買物付工錢這點小事，內務和財政部的衙門，就要忙煞十四五個能幹官員，兩部一定要交換公文五十幾件。我們這裏更當注意，要曉得這就是第三共和政府所行的事，——卽法蘭西現在的政府——決不是野蠻時代的制度。若是照古法子辦，一定不要這多的繁文褥節，頂多五六件文書就夠了。却是若問起現在的學者來，他們一定要說：『那野蠻時代，國家的統治權不完全，是不行的了。』像這種形式

的弊害，骨子裏還有很多壞處，就是防遏關於人生幸福必要的自由行動。

本來村落農民，經濟和近鄰交通，以及一切的事，都是利害相共的。所以他們種種的事，都要取一致的行動。政府那就不對了，決不許他們直接同盟，立學校，派僧侶，設警察署，裁判所來干涉他們，隨便遇着甚麼事，都嚴令他們照着成規，向寺院和政府請願。如法國一八八三年以前，就是農夫收買化學肥料，或灌溉原野那種小事，都不許他們自家同盟；後來因為農夫自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六年，運動反抗，通過解除禁止同盟的法律，這個禁令才廢掉了，但是仍然附得有種種無聊的限制和注意的條件，那可不必說了。

像我們這樣人，從小受了奴隸的教育，把頭腦弄壞了。今天看見農夫組合，就覺得感激非常，以為這個發生，是社會進步的兆頭，憨憨蠢蠢的，歡喜得了不得。其實做這樣組合的同盟的權利，好早好早，在中世紀，人民就安安穩穩的有了。那時候自由市民也好，農奴也好，都享有這種同盟的權利。只因數百年間被凶暴的強權剝奪了，原來不是沒有的。

我們會講過，這是「民主政治的勝利」說起來真是染了農奴根性。我們若不是因

爲奴隸的歪教育和偏見，那裏會這樣蠢到極點。

九

『汝等人民，若是在都市或村落有甚麼利害相共的事，那時就要向寺院或國家請願監督，你們不可自家直接聯合處理事件，』這是十六世紀以來嚮遍全歐的官話。那個以前，十四世紀的末葉，愛德華三世發布的詔勅，也記得有這麼幾句：『凡木匠裁縫等等所設的一切同盟，聯合會，集會結社規則誓約，不問曾否存在，一概作爲無效。』於是我們前頭講過的剿滅都市，打破平民一致的事，都結束了；同時國家就着手把人民團體——工匠農夫結合的同業組合或友愛社——不管三七二十一，通通破壞得乾乾淨淨。

現在英國還保存得有很多文書，我們若拿來一看，那個破壞的手段，就可明白。國家對於這等人民直接弄出來的團體，是次第出頭干涉，緊緊的壓迫一天，辣似一天；妨害他們集會，禁止他們祭祀，斥退人民自家選的經紀和中人，代以國家的官吏和法庭。在十五世紀的初年，亨利第八世時代，國家就簡直不費事的把屬於同業組合的一切東西都沒

收了。

這事梭羅爾特，羅查斯曾下過適當的批評，說「甚麼理由也沒有，公然白晝強奪，」然而世上叫做學者的先生們，看見這樣強奪，還說「基爾特」是跟着經濟上的理法，成了自然的死哩！

實在像「基爾特」各各自己有法庭，有民兵，有金庫的那樣獨立自治的團體，國家是決不能夠容許的。仔細替他們想想，他們把「基爾特」當作眼中釘，極力排斥，實屬當然的事。英德波赫米亞，其餘無論什麼地方，「基爾特」都無一不被他們破壞了。到後來雖還存得有幾個像「基爾特」東西的，不過是徵稅的便宜上，留下來的中央行政機關的一部分。

距今不過四百年光景，曾經做過人民生活各方面進步的源泉的那個「基爾特」和商業組合，因為一切自由和特權，都被國家剝奪，放在中央官吏的治下，到十八世紀，却成了一個阻害產業進步的東西。換句話來講，就是國家實在是衰敗產業的。不僅破壞那做「基爾特」的生命，且破壞那牠的必要的自治組織；沒收牠所有的財產，還不上算，連一

切的經濟機關都劫奪了。

中世的都市，若有兩個「基爾特」因為營業上的利害，起了衝突時候，牠們就先告訴都市，聽牠的調停。若有必要的時候，就跑到別個都市，請牠仲裁，一定可以解決這個騷擾。然而令天是怎樣，國家是唯一的判斷者，所有地方的爭鬥——甚至僅有幾百人口的很小村莊，很小事情，帝王和議院的棹子上，也有堆上一大堆，極不要緊的文書。現在歐洲的議院等等，就是這樣，被地方的爭論包圍了，大家是常常聽見過的。因為要把關於這等事情的書類，一項一項分類，一項一項調查，一項一項審定，那不消說，一個首都，是要算數萬個官吏了。——其中大部分，是隨便那方面可以拿錢買得動的人，——國家養着那些人，就令他們把那造馬房哪，曬布哪，醃魚哪，換馬桶哪，好多說不清楚的規則，一一製造出來。還不以此為滿足，看見貿易裏面有賺錢的，不久就干涉輸出業，拿來擺在牠手裏。從來輸出物裏頭，像織物的價錢，絲質的好歹，以及凍魚箱的容量等等，都有一定。若是關於這事，有兩個都市起了爭論，不容易解決的時候，就請第三個都市仲裁。有時召集織工或

桶匠，決定織物的品質價格，或箱子的容量，但是到了今天，又大大的不同了，國家沒一樣不干涉，這等爭論，通同要由巴黎呀，倫敦呀，那號中央政府的來判斷。織物的性質哪，箱子的容量哪，經緯線應怎麼粗哪，都是由政府派官員決定；以外無論什麼不相干的小事，也是這一樣的干涉。

那個結果，是怎樣呢？在這樣制度下面的工藝和產業，我可先簡單的講一句，到十八世紀，是很衰退了。你看那卓絕的拚威特和里尼的藝術是怎樣？當時的木工或石匠「基爾特」的產物——現在還有我們歎美不置的壯麗建築——又是怎樣？今天無論什麼地方，可以找得這好的工藝美術品麼？這些不是通同在國家保護之下消滅了的麼？以後國家時代現出來的又可怕又可厭的紀念物，只要望一望，就可曉得那號建築的美，已經完全亡了；自從受了國家的大打擊，到現在還不能夠還原。

像布留玖的細工，荷蘭的織物那樣美妙東西，近世在什麼地方可以得到？當時歐羅巴各都邑的鍛冶工——就像鐵這樣累贅的材料，都能供很精妙裝飾的——現在

到那塊去了？那紐能伯爾赫，人人都說他給了中世歷史的光輝，轆轤匠呀，鐘表匠呀，精密機械的組成者呀，都在什麼地方？試拿來和十八世紀的事物比比看，華特發明蒸汽機關的時候，不是連一個製造簡單汽笛的工人，都找不到，把粗造模型，白白的擱了三十年嗎？這就是國家干涉產業界的結果。實在現代國家所做的，是使壓迫勞動者的手段更強，使人民的自由意思和勤勉力消耗，強奪土地的所有權，散播貧窮的種子於都市，使多數人類陷于飢餓狀態，因此建立產業的奴隸制度。

就是講到法蘭西革命，也不是帶有破壞國家權力的任務，却還想法保存了牠。承認國家在產業和工場勞動者的上面，有無限的權力。試看這恐怖時代的國民議會，討論罷工案，當罷工者喊冤叫苦的時候，議會回答他們的宣言，竟說：『監視人民利害的權，只屬於國家，罷工的事，是你們自家同盟的事，即是國家裏面又形成一個國家的事，故你們應該被處死刑。』

把這話一看，就可曉得法蘭西革命的性質，簡直是中流階級的。若更把這宣言裏面

所含蓄的意義——就是汝等人民若感苦痛，應陳訴國家；唯國家能夠有排除人民困厄的權；如若你們聯合講那自衛策，是要嚴禁的，——考究一番，更可曉得那一七九三年查柯賓一班人的革命主義，是很完全的，論理的表白國家的態度了。在這個意味上面的法蘭西共和國，自家作爲是個單一不可分析的東西，那是當然的事。而且這話不單就古時的革命黨講，就是現在查柯賓一流的社會主義，也是同一樣的想頭。

以前講的國民議會的宣言，不但法蘭西共和國，是把其餘一切國家對於人民聯合和結社的態度，都明白的表示了。例如俄國也把罷工，看做對於國家的叛逆，德國也大體和這一樣，近日幼帝威廉會說：「一切的事都要上奏，若是汝等臣民，因爲自己，自由行動，恐怕朕的軍隊就要拿槍刀問候你們。」就是英國，勞働者能夠有罷工的權，也是因爲他們靠秘密結社，謀叛人和主人的格鬥，狙擊，殺暗，爆發等，繼續爭鬪了一百多年，才得這種結果。若是英國勞働者，此後中了政府圈套，——把八時間勞働的好點心，引誘他們承認強制仲裁法的計策——我怕他們這同盟團體的權，也要完全被奪了。

這一百多年的爭鬪，是怎樣可怕，怎樣悲慘的東西！死在牢獄裏的，流到濠洲去的，鎗斃了的，絞殺了的，真不知多少！然而這等權利，都是因為人民要恢復同盟團結的權利；這個權利，我已經屢次講過，國家沒有施用高壓手段以前，是一切的人——自由民也好，奴隸也好，——都平均有過來的。

到了近代國家主義的時代，就遭這種待遇；不但勞働階級如此，就是中流紳士階級，他們自家想形成商業主義的社會，也爭鬥得很呢。究竟國家把這種權利給他們，是因為由此可以使國庫充滿，並且自家的官僚可以經營獨占事業。此外他們又想得出版和言論的權利，思想和教育的自由，選舉法官，制定法律，廢止不法裁判和殘酷刑罰，因為這些對抗國家，也不知嘗了多少的苦味。

其次，我們把租稅這類東西的正體，調查看看。這制度的起源，也完全是國家。歐羅巴也好，亞美利加也好，都是把這當作器具，去寵愛同類，壓伏民家，圖統治者利益，使多數人民凋零，藉此維持舊階級制度。

又把戰爭這樣東西，拿來想一想，也是國家必要的東西；沒有這件東西，國家不能成立；就幸而成立，也不能維持幾天。這戰爭是那樣的呢？是起於一個地方與隣境利害不同的時候，不然是因爲一國到別處弄殖民地；再不然，是因爲要擴張市場。然照我們所懂的法國先例，拿來一講，戰爭這個東西，實在不管是勝是敗，結果總是弄得百姓受束縛，馱重稅。

還有比以上所講流毒更凶的，就是我們在學校裏面或外面所受一切國家的教育；我們的頭腦，已被牠弄得極壞了，完全失了自由的觀念，爲奴隸的服從精神所迷惑。今天雖是以革命家自命的，尙且聲言對於無政府主義者，抱有很深的憎惡心，那班人着實很可憐。他們這樣聲言的理由，是因爲無政府主義者所保持的自由概念，比較他們從國家教育得來的挾而卑的概念，更爲卓絕。實在任意的服從精神，已經好久巧巧的培養在青年腦中，令人民永遠做奴隸，倒不要怪他們了。

法蘭西的歷史，自最初一頁到末尾，——從墨羅溫及加羅溫朝代起到記歌查柯賓

時候止——是全然置人民於度外；凡人民創意和活動而成的一切制度，都不曾問過。所以自由主義的哲學，被羅馬教的國家教義，壓得不能出氣。自然科學，爲國家寺院結成的兩面偶像，曲解真理。個人及社會的心理學，也假造定義，承認軍人，僧侶，法官的三角同盟。就是講到道德，也還是數百年來跟着只要服從聖書的命令，現在不過換了點方向，說要做國家的奴隸罷了。老實說，現代的道德，是完全使古羅馬該撒神聖論復活，說：「你不要向你的隔壁人家，直接保有道德的責任，和合同一致的感情；你所應盡的義務，只是對於國家。什麼鄰居呀，朋友呀，同志呀，那些觀念都別要放在心裏。若是遇着與他們交涉的事情，只管由你國家所設的媒介去做。你們一切臣民，各個都應作爲一樣平均的奴隸，盡服從國家的道德。」

這樣一來，國家和國家的規律，因爲寺院，大學，報館，政黨，那班東西幫忙，就深深的栽到人人心頭裏；雖是今天的革命家，都失了站在偶像正面反抗勇氣。現在叫做急進黨的，是徹頭徹尾和國家一樣，信服中央集權論的查柯賓黨。我們裏面的社會主義者那些人，

也是跟着他們走一條路；大家只曉得十五世紀末年，夫羅能士的市民，因為要免貴族壓制，特向國家執政官請願，都傳爲笑話；不曉得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因為要改革，因於國家的不良經濟制度，也是同一樣的執政官，一樣的偶像請願。你看這不是與虎謀皮嗎？

十

若把以上所講過的，更拿來仔細研究一下，過去國家的動作是怎樣？現在國家的神髓又怎樣？我們應得個怎樣的結論呢？大凡制度，無論牠怎樣，都是爲一個目的而發達，決沒有能夠爲各種目的存在的；這國家制度，也是一樣，不能沒差別的，達到一切的目的。世人若把這一點認真想想，那麼，我們所希望的真意，也就自然會諒解了。

我們已經屢次講過，國家這個東西，是因為妨礙人類的結合，地方的發動，迫害人民的自由，防禦自由的回復，在人間社會史上，發達了的一個制度。所以我們能夠確實知道，像這樣有了數千年的制度，想對於發達到如今的傾向和目的，另外盡反對的使命，是決做不到的事。

這種斷案，是很正確的，一點兒攻擊的餘地都沒有；稍微研究過歷史的，就該容易承認。不料對於這個，還有人發很幼稚的議論。他說：「事實上，國家既是現成的有力機關，你們爲什麼不利用牠，一定要破壞牠呢？牠今天雖有被人運用，助成害惡的事實，那是因爲這機關在掠奪者手裏。若是握在人民手裏，怎見得一定不能爲好目的和一般的幸福利用呢？」

却是拿那種夢想向我們講，一點兒什麼希奇也沒有。這和西拉爾裏頭的波薩侯爵，要把君主政治作爲取得選舉權的器具；祚拉裏頭的怕特羅正僧，要在羅馬拿寺院做實行社會主義的機關，是同一個樣子的夢想，今天沒有更勞我們多辯的必要。總之，這樣想的人，實在因爲歷史上國家的真使命，絲毫不懂；或者因爲是把我們社會革命的企圖，看做通常社會主義者希望是個半生半熟，不得要領的東西。

試看法蘭西的實例，今天的共和政治，不過形式是民主的，那個精髓，依然是維持君主的主的舊態；任憑什麼人，都是這樣講，並且任憑什麼人，都是這樣非難的。我們今天雖是這

樣講，並不是因爲現時的共和政治，對於社會革命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那樣深奧的事，暫且擱住不提。就專講極簡單的共和習俗的精神，也決不是叨這政體的光，弄出來的。實在過去二十五年間我們的風俗和習慣已經有點兒開明氣象，漸漸趨於平民的方面；這不但於法蘭西共和國，是全世界——任憑怎樣君主專制政治的下面，也是一樣——不可抗的時勢的進步所促成。

然而我們今天在法蘭西所看見的共和君主政治，是怎樣生出來的呢？那是因爲維持和三十年前同樣範圍的國家，僅僅變更了主持權力者的名義；至於照羅馬中央集權主義的廣大組織，仍然半點未改，完全留下來了的緣故。這樣大器械的車輪，是很復雜的東西；大風吹倒的一根樹，現在要處分牠，還要來往五十多件的文書。蓋在那文書上面印章形式，雖變過了，國家的機關和政務的中央集權主義，仍然是照舊保存，一點兒都沒有變過的。不但沒有變過，比之從前更討人嫌的寄生蟲，就是叫做官僚的數目，還到處一天增加一天了。

愚直的共和黨員，尙抱着可憐的妄想，以爲由共和主義改革社會，可以利用國家。殊不知若真正想變更舊組織，現出新社會，對於現存的國家，一點什麼都不能期望；只有自家努力，做個新組織，以自由勞動者的聯合，和自治村落都市團體爲基礎，以外是沒有什麼的巧路走。要曉得立在歷史上的一切制度，必定向牠應該去的地方去，決不是三心兩意的人，能夠左右的東西，若這個理由都不曾領悟的改革家，無論什麼時候，不免要做舊制度的魚肉。

他們有這樣明白的經驗，這樣苦的失敗，還是執迷不悟的，硬說：「是國家的權力，握在人民手裏，社會革命，大概容易成功。」又橫頭橫腦的，相信那好多年剝奪個人自由，裝滿了服從精神的舊機關。馬上可以弄出經濟的自由和平等，並且可以變成新生活的基礎。你看這不是不懂歷史，又最不合理的推論麼？

若要把十分的意義，加給社會主義者，那麼，今天的社會，是站在商人所抱的狹小個人主義上面，不可不從根本改造。像今天的社會主義，主張「給勞動的結果於勞動者」

那樣抽象的曖昧話，是很不滿足；全人類的關係——一切的人，對於寺院長老和停車站站長的交涉，以及其他種種職業村落，都市等的關係——都不可不澈底的改造個新樣子。無論什麼街，什麼村，什麼地方的工場附近，鐵道旁邊，所有羣集裏面，都要極力喚起人民創意，發動，團結的精神；使他們革新生活的各方面，以便自行生產，自行消費，自行分配。我們今天要拿定改良商業或政務一小部分的念頭，同時還要把個人與集合體的關係，大加改變。

然而現在的一班改良家：都想把這樣偉大的事業，擺在國家機關裏去幹。所以他們要將新生的社會，由法令，選舉，多數取決，三種東西支配。這種想頭是何等幼稚？

通文明史的全體，有兩個反對的傳說，常相衝突。一個是羅馬式帝王的，或是叫做強權的。餘外一個是平民聯合的，或是叫故自由主義的，這兩個是常相反目，一輩子交不好，今天若要起社會的革命，那最先對峙在我們眼前的，也就是這兩個傳說。我們在這兩個潮流裏面——一個是滿身活氣，爲人道主義而戰；一個是少數者渴望政治及宗教上的

統治權——應該選擇一個。

歷史不一定是進化不已的紀錄，有時在某地方進化中斷，再在別地方活躍。埃及亞細亞，地中海沿岸，以及中部歐羅巴，都是挨次做歷史進步的舞台。然而無論那一國的什麼時，什麼地，進化的最初狀態，總是原始種族，再次村落「空閑」，再次自由都市，以後到國家的狀態，就要滅亡。

埃及的文明，最初也是由原始種族創立的，先進村落「空閑」的狀態，次到自由都市時代，最末遂成國家；成了國家以後，稍微繁盛了一下子，不久就死滅了。

隨後新文明發生，於希臘也是種族制度開始，慢慢變為村落「空閑」，由村落「空閑」，漸漸變為都市的共和制。這都市時代，希臘的文明，是到了絕頂。然自東方人輸入些專制暴虐的毒氣以來，不斷的發生戰爭和侵略，遂被馬基頓成了亞歷山大王國。自此以後，無數吸人血的寄生蟲都出來，破壞一切的文化，結局國家也化為烏有。

接着這個恢復文明的就是羅馬，也是按住原始種族，村落「空閑」，自由都市，逐漸

發展的。在都市時代，文明也是達了極點。因為不久國家主義發生，並且建設一個大國帝，後來也就滅亡了。

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克耳特，斯拉夫，斯堪狄納維亞，那些種族，都從新着手文明的建設。牠們的原始種族，各有各把固有的風俗習慣，慢慢的精鍊形成村落「空閑」一直維持到十二世紀。隨後共和的自由都市繼起，在這個時代，他們的科學藝術，以及其餘人文的各方面，都有很光彩的進步。再後更出現的，就是現代的國家。

這現代的國家，也怕終久逃不了一個破滅。不一定要由我們的自由主義，和非國家的精神去改造這社會，牠也是註定了要死的。或是由人民自由的結合，根據活活潑潑個人的自由發動和自由合同主義的新生命和新社會，來替代牠。不然，就是由國家支配，一切人間的活動，斲喪個人和地方的生命，釀成爭奪私利的內憂外患；行一種淺薄的改良法子，以別的壓制者，代替一個壓制者，久而久之，聽其自行消滅。

這兩條路，都是國家的死路，牠總要走一條的。但是走那條路才好，我們不可不就我

們合意的。仔細選擇。

徐蘇中譯

國家之瓦解

假使拿「工商業的混亂」資本家生產的破壞」這些字可以概括歐洲經濟的狀態，那末，在政治狀態上，我們也敢斷言可以用「國家將破產」及「國家已在瓦解路上疾馳」等等字去形容牠。

試以歐洲現在的一切國家而論，從憲兵獨裁制的俄羅斯一直到中等階級專權的瑞士，你們總找不出一個國家（或者，瑞典，挪威二國不在此例）（註）不是放慢脚步向這「瓦解」方面走的，也許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向着革命方面進行的。

這些國家，好比失了能力的老人，面皮緊繃，脚步顫動，又加以身纏種種殘疾，絕對不能與新思想發生甚麼同化了。在他們的餘力幾乎耗盡的時候，却還不知自量，愛惜殘年，在那邊好好的偷安苟活，偏要時常如鄉愚潑婦一樣，彼此撕打，以速成牠們自己的消滅。

（註）我們都知道瑞典挪威現在也不在例外了——原註。

有一種無可救藥的病症能置一切國家於死地。這個就是晚年衰弱的病症。因為國家這種組織，是衆人把所有一切的事務都交在少數人手裏，由他們任意去管理；這種組織的方法已不合時了。人類已經預備出新的團結方法了。

歐洲的老大國家，自十八世紀發達到極點以後，今日已進墮落的途徑，已到衰老的時期了。一般人民——尤其是拉丁民族的人民——早已想把這種阻止他們自由發展的權力取消，而代之以省自治，縣自治，以及各工團自治的組織，用不着什麼權力來代他們發號施令，祇用衆人自由允諾的契約，就夠維持他們彼此相互間的秩序了。

這是現在，過去的「歷史之變化」(Phase historique) 什麼東西都不能阻止這種團結的實現。

這些指揮階級，假使還懂一點時務，那末，他們一定會很熱心的向這個意向的方面前進。可惜他們毫無覺悟，死守「傳說」中的偏見，心中祇存有「拜金主義」的迷夢，所以他們非但不肯協助這些思潮的發展，反以全副精神來反對牠；總而言之，他們必至於

迫我們在無可如何之時，挺而走險，出於激烈的暴動。人道將實現了，但祇有藉大炮、機關槍、火把等方法去實現牠。

當中古時代，各種制度破壞之後，於是有新生的國家制度在歐洲出現；以後，這國家借搶掠、欺騙、與殺人等等方法來鞏固牠的根基，並擴大牠的勢力。但對於人類日常的事務，還祇有一部分在牠的掌握中。

至於現在，我們生活上一切的事情，都要受國家的干涉了。呱呱墮地，自搖籃以至墳墓，人生的命運，無時不操縱在牠們的手裏。什麼中央政府，省政府，縣政府，以至於地方政府，我們走一步路都有這些東西在後邊跟着，每條路的旁邊都有牠（國家）的蹤跡出現。牠來壓制我們，約束我們，無時不與我們為難。

在我們一切行動上，國家都立出法律。法律，命令，命令，法律，這些破紙現在堆積如山了；就是最勤敏的律師，拚了一生的精力，也讀不盡，理不清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國家好比工廠，每天還立些新的機關，添些舊的，壞了的東西，創造出複雜難明的機器，即使專門家

也都無從措手了。國家政府製造出成批的官僚——爪牙鉤利有如蜘蛛——這些官僚對於宇宙的觀念，祇有他們公事房四圍的龔龔玻璃以內的東西，以及他們桌面上有名無實的爛紙堆；牠又造出以金錢為宗教，以政黨為職務的黑色，紫色，或白色的幫匪；這些幫匪，一入政黨，就能夠用最少的工作，得最大的薪俸。

結果，我們很可以知道。國家事務中有一部分不是使這些不幸與牠接近的人們起來而反抗麼？[？] 國家事務中有一部分不是證明牠自己完全的無能麼？[？]

國家在人民中徵收的無量數的，與時俱增的租稅，總不敷牠的消費；牠無時不想吃我們子孫的脂膏；牠過的是負債生活，無處不向倒產方面進行。

歐洲各國的公債已經達到無可計算的數目，令人不能相信的數目，差不多有一千零二二萬萬法郎了。即使國家「一切的」收入，「到最後一個小錢止」都用為償還這些債務，至少要十五年，恐怕還不能償清。但是這些債務，每天祇有往上增加，永遠不會減

少的。在事理的必然，國家的需求，時常是超過牠的資力的。牠必須擴張牠的機關；凡是新上台的政黨，都不得不爲牠的羽翼創設新位置；以爲私黨噉飯之地，這是無可逃免的現象。

所以這些欠額，這些公債，在和平的時候，每天已是向上加添，增進不已。一旦戰爭發生，國家的債務，必然格外要增到不可思議的數目。這是永無終止的；要想跳出這個「迷路」是不可能的。

一切國家皆盡力向破產與倒賬二方面進行；各國的人民宣告國家破產的日期不遠了；他們再不願每年將這四十萬萬法郎的利息給那些銀行家了；他們並且將向這銀行家說話，問他們肚子飢不飢；若是飢的，就請他們放下賬簿自己去鋤地。

誰說「國家」誰就要連及「戰爭」。國家要去，而且應當要去，做強有力者，必定要比牠鄰國更強；否則，牠祇好做鄰國手中的玩物。牠必然要想出方法使一切別的國家都衰弱與貧困下去，便於施行牠自己的法律，政治，商業等的霸權，好來吸收別人的脂膏，肥

澤自己爲「勢力」爭鬪，是中等階級經濟組織的基礎，同時也是政治組織的由來。所以戰爭在今日的歐洲，成爲一種適應的情境。什麼『丹普（丹麥、普魯士）戰爭』、『奧普戰爭』、『普法戰爭』、『東方戰爭』及『亞佛格尼斯丹戰爭』此去彼來，相繼不絕；還有許多新的戰爭，也預備好了；俄、英、普、丹等國早已預備好牠們的軍隊，不久就要下動員令衝鋒了。『三十年的戰爭』已種下了前因呀！

再，戰爭的時候就是失工與危急，以及租稅增加，與債台高築的時候；另外還有些更甚的影響，就是每個戰爭的經過，國家道德因而破壞；每個戰爭後的人民，都得着國家無能的證據；就在牠最重要的職務上也是一樣；牠有時祇能作保護地域的組織，就是勝利，也不過如此；你想牠去做別的有益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們祇要看看德法二國從一八七〇年戰爭之後，許多新思想的發生，就可以知道了；祇要看看俄國『遠東戰爭』所引起各方面的不滿意就可以明白了。

戰爭與軍事可以毀壞一切國家；戰爭能夠速成國家道德與經濟的破產。再經過一

次或兩次的大戰，總可以把這架壞機器——國家——拆毀了。

在對外戰爭之旁，還有內鬪。

古時人民所以允許國家的存在，無非以為牠是能作衆人保障，並以為能扶弱抑強的。現在，國家已是保護富人，反抗窮人的炮台，保護地主反抗農夫的城堡。

我們所謂「國家」的這架大機器有什麼用呢？用以阻止資本家鉗制工人，地主搶掠農夫的麼？用以保護我們反抗債主的麼？不是的，完全不是的。一個貧困的婦人，當她的小兒在她乾涸的乳旁哀哀啼哭，她祇有清水去安慰他的時候，國家能送一點食物給這可憐的婦人與小兒嗎？也是不能的。國家的目的，一定不是用於這些地方的。牠是掠人產物的私有財產主的保護者，是壟斷與投機者的恩人。所以赤手空拳的無產階級朋友們，他們既無財產可保，也不必希望國家了。因牠是一種強迫機關，是他們自己解放前途的大障礙。

一切的國家組織，都是用以保護懶惰的主人，反抗勤勞的工人。中等階級的教育，把

現代的兒童教壞了；把他們的腦筋塞滿了「反平等」的成見。教堂哄騙婦人；法律阻止「休戚相關」(Solidarite) 及「平等」等思想的實現；金錢敗壞勞工界中先導者的人格；監獄與任意施放的鎗炮箝制了不願接受國家賄賂者的喉舌；國家的職務以上這些就是牠的職務呀！

這種情景將再繼續下去麼？能夠再繼續下去麼？顯然是不能的。生產「一切」的階級爲人類中最大的一個階級，他們不願再維持這種專門攻擊自己的組織了。無論何處，在俄羅斯的野蠻制度之下，或在甘必大 (Gambetta) 假仁假義的政治之下，不滿意的人民都反叛起來了。

今日的歷史，就是特權階級的統治者反抗人民平等趨向的爭鬪史。這種爭鬪就是現在一般統治者重要的工作；牠能夠左右他們的行爲。今日所有政府所頒行的命令及新法律，並沒有什麼衆人利益等原理，雜乎其中，不過是保護特權，反抗平民的爭鬪之表現罷了。

但是，這個爭鬪最足以使鞏固的政治組織動搖，尤其是受了「歷史必然」(Fatale Historique) 的支配，已經向衰亡路上走的國家，已經盡力向瓦解方面前進的國家，已經彼此在世界商場上互相殘殺的國家，甚至於無人不厭的國家；換句話說，就是保護牠的人也都起了怨恨的國家。遇着這種爭鬪，正如老人遇劇疾，其欲不死者實難。所以國家之末日，我們可企足而待了。自身有全力的平民，也將從他們的壓制者手裏得到勝利了；國家之瓦解，這不過最短時間的問題，我想最安靜的哲學家也能看見就要爆發的大革命的光燄萬丈呀！

震天譯

市府

一

我們時常說，社會革命應從各「市府」的解放着手，而且祇有這些完全獨立，絕對不受國家監視的「市府」，才能給我們以革命所必需的環境以及成功此種革命的方法；但世人一聞此言，即非難我們，說我們想復古，說我們想恢復古代已經存在過而現在已無立足餘地的社會生活。『市府，市府是昔時的一種事實呀。你們一心想把國家毀壞而代以自由的市府，你們早已將目光向着『過去』看了。你們想把我們再引到『中古』(Moyen age)裏去，重煽起那時各市府間彼此的爭鬪，好把歷史上如此難得的民族統一毀壞了。』這就是他們的論調。

好罷，我們不妨去考察一考察這種批評，看牠到底有無理由。

劈頭第一着，我們應該明白一切與「過去」比較的事物，都祇有相對的價值。即

使我們所希望的市府，現在祇是中古的市府之復元，那末，時至今日，再不能用七世紀以前的市府法式，總該承認的罷。而且我們今日所生存的時代，是鐵路與電報盛行的時代，是世界的大同思想（Cosmopolites）與考究純真理的科學最發達的世紀，市府的組織與暗昧時代的十二世紀當然不同；因為我們立於新事實之前，站在新境況中，這種事實，這種境況，必然引出許多絕對差別的結果來，還不明白麼？

此外，我們的敵人，各色國家的保護者，也該想到我們也能以同樣的反對論非難他們。

我們也可以同樣而且更有道理的向他們說，所謂把目光向『過去』看的，不是別人，恰是他們；因為國家與市府是弟兄，同樣的是過去的產物，所差別的是，不過國家在歷史上是一切自由的反對者，是專制，獨斷，人民的破產，斷頭台，與殺人場等的代表，而市府的解放，平民的舉事及市府反抗國家的爭鬪等，恰是我們歷史上之最光榮的幾頁。

退一步說，假設我們要崇敬「過去」，我們也決不會將我們的目光向路易十一，路

易十五，或介推里納第一 (Catherine 2) 那些時代去看，我們甯可把亞馬爾非 (Amiens)，福羅郎斯 (Florence) 的市府或都魯司 (Toulouse)，老翁 (Laon)，李暗泉 (Liege)，古爾特萊 (Courtray)，漢葛斯布爾 (Augsbourg)，女郎伯爾 (Nuremberg)，伯斯可夫 (Pskoff)，諾佛果羅特 (Novgorod) 等共和國為我們的注視點。

我們現在不是花言巧語的時候，我們應該做的是考察與分析的工作，所以我們決不可因賴佛來 (Laveley) 與其熱心的弟子對我們說『市府即是中古，所以牠已被判為死刑了。』我們也回答他們：『國家是「過去」的一切罪惡，所以把牠定為死罪，到還合理一點。』

中古的市府和現在所欲立的，而且不久即會實現的市府中間，有許多根本的差別。這些天淵似的差別，都是六七世紀來人類的發展與其困苦的經驗所掘下的。我們現在不妨考察其最主要的。

十二世紀各城市中的有產階級所結的「暗誓黨」(Conjuraton) 和「同盟會」

(Communion) 之主要的目的是什麼——當然是很狹小的目的，無非想脫離當時封建領主的抑制罷了。各處住民——商人與手工匠——聯合起來，一同宣誓了不准「任何人欺侮他們中的一個，或把他們的同盟黨員作為奴隸看待。」市府所以武裝起義，就是為反抗牠的老主人呢。歷史家蒂里 (A. Thierry) 引證一個十二世紀的著作家說：「『市府』是一個新穎的與可厭的字，其意義就是一班應納稅的人對於他們的領主，每年祇給一次他們所應給的年金 (Rente)；就是他們犯了罪，也不過繳納法律上所規定的罰金；至於人家平素科罰農奴的罰金，對於他們完全是免了的。」(註)

(註) (因為那時的領主，好似土匪一樣，敲詐強迫，無所不為，「市府」能規定其規則……依當時的人看來，是非常進步了，——譯者)

依此看來，我們就知道中古的市府，實在是為反抗封建領主而起的。但今日的市府就不同了，今日的是想從「國家」中解放出來。此即二者根本的異點。我們要記着，因為那時由王家代表的「國家」，覺着各市府對於他們的領主，皆作獨立行動，恐怕對於自

己的王冠有害，所以卽——如史鑑上所說的——遣兵去「討伐」這些想藉市府的名義，背叛君主之統治的瘋暴舉動。」市府就此覆沒於牠的手中。

明日的市府，必會知道牠不能再允許什麼高級的東西存在；在牠之上，祇能有各市府間自由組織起來的「聯合會」的利益。牠更知道牠不應有「騎牆勢」的態度；市府或絕對自由，或仍留爲國家的分枝，取一棄一，決不能立於模稜兩可的地步。絕對自由，牠卽能設立牠所願設立的制度，改良牠所願改良的事物，就是革命若牠自己以爲是必要的，也能自主的舉行；爲國家的分枝，牠卽不能脫出自古至今所常有的狀態，一切行動皆受箝制，與「國家」時常立在對抗之點；而且確知自己不能與「國家」試手脚的。牠再知道牠應該毀壞「國家」而代以「聯合」的制度；終之，牠必會盡力的實行其主張。不但如此，更覓其實行的方法。假設今日一舉義，非但各小城豎起市府暴動的旗幟，勇往直前，就是巴黎，里昂，格爾特日納（Corthagene）及一切別的大城，都會揚起同樣的旗幟，先後的來響應呢。這又是中古市府與今日市府根本的差別。

中古的市府脫離了封建領主的羈絆之後，有沒有從這些在各城市中心藉商品與資本二者自己成爲鉅富的有產階級的壓迫解放出來呢？一點也沒有。封建領主的城垣破壞之後，各城市的居民接着就有一般財富階級的商人，於其中重建起「寨堡」來征服他們了。所以中古市府的歷史，可謂貧富二者的酷戰史。此種酷戰，卒引出君主的干涉；於是貴族制度即一天一天的在市府中間發展起來，一般平民復流入他們在領主時代所受過的奴隸生活，覺到在市府中已無可保護的東西了，就離開他們自己爲自由而建築的城池；可憐這些城池，嗣後因爲個人主義制度的緣故，變成了新奴隸制的大道，平民既無什麼可失，所以即讓富有的商人去自謀保護；結果，他們失敗了；因爲他們一面耽於奢侈與淫污，一面又無平民的援助，終究不得已去領受君主的旨意，交出城門的鎖鑰。還有許多別的市府，是富人自己出來開了城門迎接王家或公爵的兵隊；因爲如此，方可免平民預備對他們的報復。

但是，十九世紀的市府（在一八八二年寫的）第一件的工作，豈不是掃除社會上



那些不平等嗎？豈不是佔據一切自古積下來的社會資本，好讓一般願意創造或願意增加公衆幸福的人自由左右嗎？牠第一件職務，豈不是破壞資本的勢力，使那些置中古市府於死地的貴族制成爲不可能嗎？牠還能再去請教主與「修士」來爲自己的協約者嗎？總之，牠再會效法我們祖先，把市府作爲一種「國家中之國家」(Etat dans l'Etat)的設置嗎？此種設置，雖然把封建領主或君主的權力廢除過，但仍要另立一種權力；須知此種權力雖被四圍的城壘限制住，而其內容的一切罪惡，仍不減於先的。試問我們這世紀的無產者，能不能再仿昔日福羅郎斯人 (Florentins) 的樣子，把貴族的頭銜取消了，或使其成爲最污辱的表徵，而同時仍讓一種新的貴族——錢袋的貴族——存在呢？他們畢竟還去學中古時手工匠的先例，跑到市政廳裏去，一五一十地都循先人的舊轍，把一種他們剛纔推翻了的權力階梯重豎起來嗎？他們畢竟祇去換一換政臺上的人物，而不動着制度的本身嗎？

一定不是的。十九世紀的市府，有了這許多經驗，爲牠的前鑑，當然不會循故轍的迷

離，而重踏前人的錯誤的，牠必能更好的進行。牠是「市府」這名詞之外的市府，不但是「市府主義的」(Communaliste)，而且還是「共產主義的」(Communiste) 市府呢；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在生產與交換上也應是革命的。所以牠必不以另立國家而取消國家，我們預料將來必有許多市府能在推翻政府之後，不致將自己的尊嚴委於偶然的投票紙，開將來無國家的歷史的紀元。

二

中古的市府在解除封建領主的枷鎖之後，有沒有設法去推翻此種枷鎖的原動力？環繞於其域外的農奴，既苦於日常的生活，又無善良的軍械為其自禦的方法，牠曾否設法去援助，給他們以軍械？那裏有的事呵！中古的市府，因有一種完全自私的情感，祇是閉關自守罷了。鄉下農奴屢次來求援助，牠祇是緊閉城門，收起吊橋，不讓他們有避身之所，坐視領主殘殺農奴！牠自己有了自由就傲慢極了，所以城外雖有幾千百的農民喊冤叫苦，牠也不去管了。祇要自己自由，就讓隣邦保存農奴的惡制度也是可以的，這就是中古

市府能夠獨立的惟一方法，所以雖有千百萬的農民仍困苦顛連於茅簷草舍之下，不知尚有人世間事：至於何爲工業，商務，更是漠不相關的。就如農民日需的金屬器具與工業產品，仍全乞憐於城市。這又不是專爲幾個市府的富翁謀利益嗎？那時城內一般手工匠雖想伸手於城垣之外，但一般富有全力的有產階級，有戰略與僱傭戰士金錢的有產階級不願如此，他們又怎能反抗呢？

現在可是大大不同了。試問勝利的巴黎市府，牠的職務豈祇在創立一些半自由半不自由的市府制度嗎？我想一定不是的。當巴黎的無產者去除枷鎖時，即是巴黎社會革命的起首，各鄉各市必起民軍先後來響應的。巴黎的市府即於牠本身的防禦未甚安妥之際，必去與城外的農民說：『親愛的兄弟！你去佔據土地！』而且牠更不祇是空言，在必要時，確能遣其勇猛的戰士，武裝下鄉，助成農民的革命，驅逐一切土地的領有主，將土地分給一切願意而且知道耕種的人。

中古的市府設法自限於城內，十九世紀的市府設法擴張於城外，普遍於世界；以人

類的「休戚相關」(Solidarité) 替代市府的特權。

中古的市府自己可以閉在城裏，甚至於到某程度，可不與鄰近的市府發生關係。即有時和牠們有了關係，而亦祇限於一種爲保護「城權」抵抗領主的條約，或爲遠行而有的一種各市府人民間互相保護的盟約。而且就在各城市間有實在的聯盟成立之時，如龍白地 (Lombardie) 西班牙，比利時各處的聯盟，也因牠們彼此的質地很少相同，而特權又太差別，所以不久就分散了，成爲孤獨的團體，卒被鄰近的國家撲滅淨盡。

今日所成立的團體可不同了。今日一個小小的市府，若不與工業繁盛，商務發達，藝術崇高的各大中心點聯絡，依事物的情理說來，可以斷言其壽命不能超過一星期之久；就是這些中心點的自身，也有大開城門讓附近的鄉夫，環繞市府四周的住民，以及遠方近土的百姓自由出入的必要。

假如某大城明日宣告「市府」的成立，那末，牠也應該廢除私產制度，採用「完全的」共產主義；換言之，牠就應該把社會的資本，勞動的工具以及勞動的產品等歸還衆

人；而且若此城未被敵軍困守幾天之後，世界各大商埠就會將各種急需的原料送進城來的。各工業的出品，若本城的人民自己供給已有餘裕，則運往四方以供別地的不足；一切外人，鄉下的農人，旁近市府的百姓及各省各國的人，都會一隊一隊的來遊歷了，他們一旦回去，一定會對他們的家中，敘述此種自由市府的極樂生活；例如在此城中全體人如何都有享受自己勞動的結果，而且如何無一人能以強力佔據一切等情形，他們都會一一的敘述於他們親屬之前。孤立（Isolation）是無可怕的；美國一般共產主義者在他們的共產村中所以自歎不息，並不是因孤立逼他們如此，是因他們市府的事務中有產階級的影響之侵入呀。

商業與交換，在今日把國家的疆界已推翻了，同時古式城市的城垣也被破壞，所以現在早有一種中古時所沒有的凝結力。西歐一切住人的地方，今日如此稠密的接合居住，其中一處就想孤立已是不可能了，無論住的如何高的村落，即棲在山巔也罷，都不能無工商業的集中點，這種吸引村落，而村落不能棄絕的集中點，可以說是現代居民的靈

魂

大工業中心點之發達更甚於此。

即就今日說，鐘樓的精神（歐洲各處因古時宗教盛行，每一村皆有牠的教堂與鐘樓，每村住民因知識淺陋，不知不覺皆祝自己的鐘樓為最光榮，為最可貴，恰如近世愛國主義者之祝國旗然。——譯者）雖猶能激起兩市府中之嫉妒，阻止彼此間直接的來往，甚至促成兩下同室操戈，但所幸有各大中心點可為此種聯合的媒介。今日兩隣近的小區域（即市府），屢屢生起直接的關係，就是最小的關係；我們與其說牠是彼此間「休戚相關」聯合的導線，無甯說牠是激起衝突的預兆。惟好在二者早有一種公共的中心點（Centre Commun）為其時常發生關係的場所；若無此等場所，則牠們生存的幸福必歸於無呢。所以無論鐘樓的嫉妒如何利害，牠們必以得糧食，銷貨品的大城市為其聯合的媒介；各從事於「聯合會」中之職務，以維持其關係，而使衆人都集中於這一點來。然而此種中心點亦不能以最高權力機關的資格侵犯環繞於牠四圍的市府，因工

業與商務的需要變易無窮，所以各住民的地方須有許多別的中心點爲其依據的場所，而且當牠們的需要漸漸伸張起來的時候，牠們必會重入別的中心點以滿足其新的需要。我們的需要，變換得如此無窮，發生得如此迫促，若祇有一個「聯合會」是不敷用的，所以市府就覺有與別的團體結約，進入別的聯合會的必要。假如牠爲食物團體的團員，同時想得日常的必需品，如金屬之類，就須進入第二種的團體爲其團員；如欲得布或藝術的作品，更須入第三第四種團體裏去。請拿無論何地的「經濟團」(Atlas économique)來看罷，你們總找不出經濟的疆界(Frontière économique)，各種物品的「生產帶」與「交換帶」都是互相錯綜，互相貫串，互相摺疊而無一定之界限的。各市府的聯合會，也是一樣；牠們順着自由的發展，彼此互相錯綜，互相貫串，互相摺疊而爲一種非常密接，「惟一的，看不見的」的絲網；若彼此並置 (Turkrapose) 的國家主義的團體，與之相比，有如疏鬆的細枝束於戰士的斧上一樣，一斫即斷的。

因此，我們重說一遍罷，一般對我們說市府一旦脫去國家的監視即會互相破壞，互

相殘殺的人，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工商業吸引力的中心點與無數同類中心點彼此間不斷的來往，已形成一種遍於各地的，很密切的接合了。牠們簡直不知道中古及其閉關的城市和在艱難困苦的路上，由土匪式的領主（Seigneur-brigand）監視的旅隊是什麼；他們已經忽略了今日人類的物品，文學，電報，思想及愛感等潮流，有如永不涸乾的江河之水一樣，遍於城市總之，他們不能比較兩時代的差別。

再，歷史豈沒有在那裏代我們證明聯合的本能已爲人類最急迫的需要中之一嗎？祇要一日國家爲某種的原因自行瓦解，壓迫機關的機能衰弱下去，則自由結合，必如春筍之驟長，自然的踴躍起來。請我們記住法蘭西大革命武裝的有產階級之自發的聯合罷。請我們憶着西班牙自動的聯合，當拿破崙雄兵赫赫把他們國家之基礎動搖的時候，盡力擊退侵兵，恢復西班牙之獨立的事實罷。國家一到不能強迫人民組織團體的時候，團體會順其自然的需要發生出來。試把國家推翻了，聯合的社會遂即會從牠的殘蹟中一躍而出，而且實在是『惟一的，看不見的』團體，而且是自由的，並藉其自由擴大其『

休戚相關」的範圍。

但是，還有別的東西爲我們所應該知道的。就是依中古的有識者看來，「市府」不過是一種孤立的「國家」，顯然以疆界與別的市府分離的。但依我們的意思，「市府」已不是一種地域的聚合；牠是一種廣義的名稱，和不知疆界，不識城垣的平等者團體有同樣的意義。社會的「市府」將來必不是很明顯指定的全部 (tout déterminé) 因爲市府中的每個團體，必和別的市府中的同類團員，合成一氣；而且牠們聯約與結合，至少與同城相依爲命的人結合一樣；有很堅固的聯合線，然後纔能合千百城市，鄉村爲一體而利益又相同的大「市府」。個人想得到他需要的滿足，祇好與別處無數市府中，嗜好相同的個人聯合。

就是今日已有無數自由的會社，幾乎把人類活動的廣大地域包含無遺。今日人們創造各種會社，已不是單爲滿足其科學的，文學的，或藝術的嗜好了！已不是單爲階級的爭鬥而同盟了。

想於人類活動之無數複雜的和變易的表現 (Manifestations) 中，找一個不是已爲自由聯合的會社所代表的表現，非常之難；而且牠們（指會社）的數目，祇有加無已，每天總佔據行動的新地域，有非把以前視爲國家之專屬的地方領爲己有不止之勢。文學，藝術，科學，教育，商務，貿易，工業，遊戲，衛生，博物館，遠地的企業，兩極的探險，甚至於地域的保護，傷兵的救助，反抗強者之侵犯，以及反抗裁判所本身的不公道等……我們無處不見私人創意 (initiative privée) 之發達，無處不帶有自由社會的法式之色彩的。這是十九世紀下半期顯著的事蹟與「趨向」。

此種趨向，一遇着自由伸張的機會，一得到實施無窮的新場所，大可爲將來社會的基礎。社會的市府之組織，是藉自由的團體而成立的；這些團體，將來必把一切的城垣，一切的疆界推翻淨盡。哈！那就是幾百萬的市府伸手於高山大海之外，越江過嶺的，合地球四隅不同的住民而爲一平等者的大家庭呀！

參政權

有產階級的報紙，每天總用各種聲調，對我們吹噓『政治自由』與『市民參政權』的重要及其價值。什麼普通選舉，選舉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都是他們的口頭禪。這些報紙說：『你們有了這些自由，你們又何必暴動呢？你們若有了這些自由，還怕什麼一切重要的改造非藉槍砲不能成功？』好，我們現在不妨以我們的目標，即以手無分文，向不治人，祇有義務，而無權利的平民階級的目標去分析分析這「絕妙」的「政治自由」看牠也有可能的餘地沒有。

我們現在不能拿平常人所說的話，作為我們的信條，說『參政權』對於我們是無一點價值的；我們很知道從奴隸制度時代，近一點說，從過去一世紀一直到現在。實現了許多進步；現在的平民，已不比昔時那樣被蔑視了；法國的農夫，也不像現時俄國的農民還是受苦的農奴，在街上由田主自由鞭撻了；除工場之外，在一切公共的地方，尤其是在

大城市中，工人也與一切人立在同等地位了。法國的工人，已非昔時被貴族看做作工的牛馬，沒有一點人權了。託革命的福蔭，藉自己流過血的協助，平民多少也得到一些人的權利了；這些權利的代價，我們是不能否認的。

但是我們很知道其中是有區別的，我們現在敢說「權利」是有幾種「權利」；有些權利對於人民是有實益的，有些對於平民，非但無利，反而有害；大凡想把這二者混同的人，都是平民的欺騙者。例如在私人交際間，平民與貴族平等，各個人身體不可侵犯等權利，這是平民以絕大的爭鬥得來的。平民看牠非常寶貴；假使現在有人侵犯這種人權，自然會招出他們的暴動來反抗。牠如普通那選舉與出版自由等等權利，平民對之，却非常冷淡；因為他們覺到這些權利，用為保護有產階級去反抗貴族蹂躪是很好，對於自身，不過是統治階級保持他們權力的一種武器。總之，這些權利，實在算不得政治的權利；因為牠們不能保護民衆；但是現在還有人將這些好聽的名詞見之言辭，不過因為是「政治學」中的產物罷了；政治學中許多名詞，大概是統治階級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所創造

出來的奇語，常人是不能領會的。

其實，倘若牠不是保護一般無力使人尊敬他們的獨立、自由、和人格的人的武器，這「參政權」算得什麼東西呢？倘若牠不能用作解放這些該解放者的工具，牠還有什麼用呢？甘必大（Gambetta）畢斯麥（Bismark）和葛賴斯東（Gladstone）這些人，他們用不着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了；因為他們能夠寫他們所願寫的，集合他們所願集合的，並且宣傳他們所喜歡宣傳的，他們早已解放了，他們已是自由者。至於說到保護自由的話，如集會和出版自由等等，並不是叫你去代畢斯麥這些人去保護，是要保護一般無能力的人，使各人都去尊敬他們的自由；這就是過去一切「參政權」的原始。

準此以談，我們剛才所說的「參政權」是不是專為這些用着牠的人而有的呢？一定不是的。「普通選舉」有時保護有產階級，抵抗中央權力，到了某種地步，使他們沒有用「力」去作自衛的必要。牠能調和當時在政治舞台上兩下爭鬥權力的人的爭端，牠並能使兩力平衡，使兩造不如古代一樣，用刀來作他們和解的方法，然而想用「普通選

舉」來推翻，制止，或消滅統治權簡直是廢物了。這統治者用爲和平解決他們自己爭端的好工具，對於被治者有何用處呢？

試看「普通選舉」的歷史，就可以把我的話證實了。當有產階級恐怕平民拿着這「普通選舉」作爲反抗他們階級特權的武器時，他們就拚命的反對；然而待一八四八年之「普通選舉」制一試行，有產階級就知道這東西非但對於他們無害，而且還能用來使平民甘心屈服於他們鞭策之下，所以就立刻承諾。現時有產階級自己反來做牠的保護人了。因爲他們很知道這是維持他們特權的良好武器；若想用牠來反抗特權，是萬不可能的。

至於出版自由，也是一樣；這種自由權的價值，依有產階級的目光看來，最有確證的論據是什麼呢？就是「無能」；是的，就是牠的「無能」；齊拉頓（Girardin）先生在「出版無能」的題目上做了一本書，略謂：『昔時的人把術士（Sorcier）燒死，都以爲這東西是強有力的，已是糊塗極了；現在的人對於「出版」這東西所取的態度，也是一樣

的糊塗；因為他們相信牠也有無上的能力。其實，一點也沒有什麼，牠也不過是中世紀的術士一樣的無能罷了；那末，何必和這「出版」爲難呢！以上是齊先生非常確切的議論。現在一般有產者自己中間，辯論「出版自由」是專爲他們私利的議論，再沒有什麼比以下的論調更確實了。他們說：『你們看看瑞士與美國罷，那邊出版是自由的，但是資本家的壟斷比什麼地方都進行得好，資本的統治比什麼地方都還穩固。』他們接着又說：『這些危險的學說，讓牠們自由產生罷；我們除求助於暴力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去制止這些報紙的聲浪嗎？進而言之，就是暴動的日子到來，這些革命的報紙，成了一種危險武器時，——哈！那天我們也能從無論何種的口實，把牠立刻消滅呀！』

對於集會的自由，他們也有同一的議論；他們說：『我們將集會完全自由權給把工人罷；此與我們的特權倒是無害的。我們最怕的是「秘密的會社」；至於明顯的集會呢，正能使「秘密會社」的能力弱小。對於我們無害的事情，我們又何樂而不爲呢？但是假使一旦有了激動之際，明顯集會成爲可怕的時候，那麼，我們總有方法撲滅牠的。因爲我

們手中領有政府的強力，還怕這區區的集會麼？」

這些有產階級的壞東西又接着說：「家宅不可侵犯權，好罷！寫在律書上就是！並且，你們跳到各處屋頂上去喊罷：『我們不願意警察不時來騷擾我們親密的家事。』然而我們可以組織一種『暗察處』來監視這些可疑的人；我們可以在各地方派着偵探，將這些搗亂分子的姓名抄錄下來，另外放在一邊，我們就能防備他們了。當我們覺着有妨礙我們的事情發生時，我們就直接衝進他們的家宅，管他可犯不可犯，把人從他床上拿來就是了，把他家裏搜了，各室查了，還管他權不權呢。我們有時，或者冒昧一點，無故衝入人家，那時若有人叫喊太高，把他也拿着就是；然後向傍的人說：『先生們，你們要怎樣呢，王法如此，我們不得不如此呀！』人家還得贊揚我們呢！」

「通信祕密權，好罷，你們到處去說通信是神聖不可侵犯罷，你們到處去喊罷；假使某區郵務長因好奇心把你們的信開了，你們可即刻把他免職，還可以將『什麼魔鬼，多少罪惡！』幾個大字懲戒他；你們要當心，我們爲很小的事情彼此間祕密通信，是不要緊

的，別人沒有權利干涉的；但是我們一旦聽到有反抗我們特權的陰謀發生時，那末，我們不必自拘，把一切信件都開了就是；遇必要時，還可僱幾千百的人來特別幹這種工作；若有人起來反對，我們可以借以前英國首相在議會中受人鼓掌的演說詞來，慷慨慨答應他們說：「是的，先生們，我們實在何嘗願意開拆信件，我們現在硬起心來做的，實在是因為祖國（就是貴族與中等階級）已入危險地步了呀！」

看罷，以上就是所謂參政自由的分析。

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家宅不可侵犯權以及其餘等等，想要使人尊重時，祇有一個條件，就是平民不用他來反抗特權階級的特權。一旦他們用來消滅特權，那末，這一切假自由就會化為烏有了。

這是當然的事情，一切權利都以無上的爭鬪獲得的；祇有這般手執武器，時作自製的人，才有權利呢！

現在，在巴黎道上，人家所以不敢如在亞特沙（Odessa）（俄城）一樣的如意鞭撻

男女，正因為假使政府實在胆敢做此種行為，人民就會把鞭撻的人，斫為肉片。現在一個貴族出門，在路上，他的從人所以不敢用棒上下左右的如意打人，亦因為假使這貴族的從人胆敢如此，立即就會被人殺死的。工人與僱主間在路上或在公衆地方還有某種平等存在，亦正因為工人藉從前無數革命的效果，保有自尊的情感，再不願承受僱主侮辱的緣故，並不是法律上寫有什麼權什麼權的結果。

很明白的，在現在這種主人與奴隸分開的社會上，真正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祇要有壟斷者與奴隸，統治者與被治者等等制度存在，牠永遠不能實現的。然而一旦無政府革命起來，把社會上種種區別掃除了，那就好了。我們也要看看如現在法國出版不自由，俄羅斯無集會權利，土耳其個體可以侵犯種種怪狀，到那時變成什麼了。我們雖然是資本的奴隸，我們却很願意能夠寫我們所願寫的，集合我們所願集合的，組織我們所願組織的，——正因為要除去資本的鎖鍊，我們所以如此做呀。

我們現在很可以知道，什麼憲法，是不能給我們這些權利的；什麼法律——或者說，

一張統治者願扯就扯的紙片——不能保護我們的「自然權利」(Droit naturel)的；但是我們自己要組織起來，成就一種「能力」，足使別人尊重我們的意志的時候，我們才能達到使別人尊重我們權利的地步。

我們願意得講我們所願講，寫我們所願寫的自由權麼？我們願有集會與組織的權利麼？請不必向什麼下議院請求批准，也不要向什麼上議院乞求法律，我們自己應當練成強有力者；一旦有人想抑止我們說話與集會的自由時，我們就可以露我們的利齒，展我們的快爪，去抵抗外來的侮辱；我們若是強有力者，我們自己就能斷定沒有人敢來與我們爭論出版，與集會等等自由；我們被壓迫者中間，一旦自己知道「和合」(Entente)連幾千百萬的同伴去街市上遊行，並作保衛我們權利的示威，誰也不敢來侵犯我們了；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要求而未得的種種權利，也一定在我們手中的；那時，祇有那時，凡以前要幾十年向議會乞求還不可得的權利，一刻就是我們自己的了；那時，這樣得來的權利，無論如何，總比寫在紙條上的確實許多了。

自由不是從天而下，是要人去取得的呀！

震天譯

法律與強權

「社會在草昧初開，民智未開的時代，法律的勢力極大，一舉一動，都受法律的制裁。人類用自己的教育及道德能解決的事，或者非教育道德不能解決的事，也去依賴法律。殊不知制定一種法律，就伏着一種隱患。」這幾句話，既不是急進革命家的主張，亦非穩健改良家的論調，乃是立法者及法律崇拜者所奉為金科玉律法國大法律家戴魯士的名言。我們正可用來探索現社會的病原。

現代國家，莫不借法律以維持秩序，用來強迫人民改過遷善，法律遂變成制裁罪惡的正當方法。拿淺近的例來說，村落間道路不修，村民不知集款自築，乃說「請歸國有」。又如公園管理人，因工人不服命令，加以毆打，工人們就說，「非制定管理規則不可」。田園荒蕪，市況不振的時候，農工商界就去請願「發布勸業法」或「保護法令」。故現代社

會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仰仗法律，保障安全。遇着雇主減少工資或增加勞動時間，所謂改良家的走狗，不曉得用最良方法——從資本家手內收回被掠奪的權利——指導勞動者，乃用掩耳盜鈴的方法，說：「非制定取締法不可。」久而久之，弄成無時不講法律，無地莫非法律，偷理修身是法律，彌縫罪惡的缺陷也是法律，真稱得起法律萬能了。

教育原是消滅人們反抗強權的天性，及養成服從強權的一種工具。幼時行動即受教育所支配，出產，生長，入學，戀愛，及其他種種，又拘束於法律之下。本性漸次消滅，變成卑劣陰險的人了。我們的思考力及發明心，歸於烏有，陷入牢不可拔的迷信，均以爲廢棄了議會所製造，而少數者所執行的法律，人類將不能生存。雖是傾覆政府，打破一切弊端，建設自由新社會，仍不能忘情於法律及強權，借以閉塞社會的耳目，束縛社會的手足。故社會革命，雖前仆後繼，而真自由的降臨，仍遙遙無期。

數十年來，統治者的傳統政策，不過是「尊重法律，服從強權」的八字金言；也就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的神髓；父母所耳提面訓，教師所口講指畫，也無非這八個字。尊重法

律，且成了宗教的信條。法律同道德的規律，混合而成爲統治者最高的神聖權威。那般服從法律，保護強權，殺戮謀叛者的人物，就叫做英雄豪傑。長入社會，耳所聞，目所見，就像穿石成穴的水滴一般，浸潤着這種不合理的教訓。歷史，政治學，社會經濟學，連篇累幅，多方附會，替這法律吹法螺。立在觀察地位的自然科學，受着統治者的干涉，變成強權的奴隸，往往引用玄學上的成語，來證明法律功能。人類的智識，全都帶了灰色。

報紙的天職，也不過是鼓吹這種思想。所謂有進步思想者的言論，也跳不出這個小圈子。社會新聞欄，却充滿殺人放火的事件。不但無知小民，甘犯不韙，而立法議員，行政官吏，司法官，獄吏，亦憂爲之。法律無能，得此反證，更昭昭若揭。新聞記者，也缺乏「反抗法律」「否認法律」的勇氣。浸淫既久，服從法律，竟成人生義務同道德了。冥頑者流，固不足責，激烈的革命家，不知法律爲萬惡之源，反憤慨不守法律者的違法行爲，挺身出來當法律的保護人。

藝術也與似是而非的科學同聲相應，取一致表示。所謂彫刻，繪畫，音樂大家，都只是

拿技能做保障法律的一種工具。這一般藝術界的人們，就像警犬一般，注意社會上發生的事情，遇着違反法律的人，即刻聲罪致討。當古代社會制度被破壞的時候，勇敢戰士，也不敢冒昧去觸犯法律；或竟反要陳辯，總說自己的行為是合法的。他們竟拿法律當做莊嚴燦爛的偶像來崇拜了。

錯雜混亂的法律，原是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及君主制度的遺蛻。追溯其源，因為上古野蠻人種，崇拜偶像，以為一觸神威，天殛立至，甚至犧牲子女，以悅神意。由此種野蠻舉動，才產生出法律來。在法國大革命未成功，中產階級未執政以前，人民祇知服從帝王貴族，犯者處以死刑，或加囚禁，尚不知法律為何物。大革命後，一班法律家才抬起頭來，高唱法律的價值，中產階級的人，即藉以防止第四階級的反動。人民久困於貴族虐待之下，也甘心受法律的束縛。

照以上事實，我們可以推想到十八世紀的過去情形。貴族們視民命如犬馬螻蟻，有違反自己意志時，不問是非曲直，老幼男女，概加以殘暴不堪的刑罰。在這種民不聊生的

時候，聽得人說「法律之前，萬民平等，不論地位階級，均有服從法律之義務」的話，當然視爲天經地義，當做救世主一般的崇拜。

強權者既然對待人民，連下等禽獸都不如；人民受了殘酷待遇，有冤無處訴的時候，自然發生這種「法律之前，萬民平等」，「貴族人民在法律前平等，富豪與貧民在法律前平等」的宣言。我們也很明白當時狀況，較諸無上威權握在帝王貴族手中時，當然是進步得多。而中產階級，尤享有莫大利益。元來這種法律，不過姑息一時的調和方法，用來籠絡民心。他們的勇氣，早已消滅殆盡，只求脫離貴族的羈絆，也就願低首下心，去服從法律了。

其後這句「服從法律」的格言，就成爲「代議政治」中最重要的一個原理。在紳士閥時代——十九世紀——中產階級，更推波助瀾，當牠做無上教義。學校，寺院，新聞，雜誌，都成了牠的宣傳品；連科學同藝術，也變成這種模型；去做這類的事情，就好像商人散布廣告一般，把這種信仰填入社會人的腦子裏面。其結果令我們發現了一種最可憎惡

的事，就是當現在推究真理時代，——無論何事，均加以嚴重批評的時代，——要求自由，主張權利的人們，拿請願方法，做實行的手段，搖尾乞憐。請他們的主人公改正法律，用來改良待遇。他們就未想到法律是主人謀自己利害起見，弄出來的花頭。真蠢得可憐！

時世推移，人們的性情，較諸百年前，已大有變化，到處都見着叛逆者出現。人民起了種種疑問，法律爲誰而作？法律有何用處？何以必要服從法律？叛逆者探求那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的根本組織，對於偶像般的法律，尤不惜迎頭痛擊。所以現在我們眼前的社會變亂，不是從前的「謀反」，是由理性批評而求的「革命」了。

用嚴正批評眼光看來，構成法律的根源，是從野蠻人恐怖中發生的產物；神或是愚昧卑劣的僧侶所說的神祕怪誕不可思議的原因，或者使用劍及火虐殺強奪者的戰勝者。總之，法律的特徵，是不隨人類社會進步變化，含有永久不變性的。我們又看古代維持法律用的甚麼方法，縲紲，鞭笞，手鐐，是枷，棍棒，斧鉞，牢獄，斷頭台，及其他稀奇古怪的刑具而已。受刑者呻吟呼籲，充耳不聞，用殘酷的刑具來刑訊這種殘酷暴戾的情形，見者酸心，

聞者下淚。現在也不過測具稍加改良一點，虐待囚人的情形，還不是同從前一樣麼？對於執行法律者的品性，又有何影響？牢獄內的囚人，過這種禽獸一般的生活，廉恥喪失，本性銷沈，固不待言。那些毫無人情的檢察官，裁判官，就好像古代貴族拿殺人流血做佐酒的嘉穀一般，這種殘酷暴戾的舉動，比較陷於罪網的囚人，其罪惡更深萬萬倍了。

並且製造法律的人，對於法律運用，毫無知識。無衛生知識的人，可以討論衛生法；無農業知識的人，可以制定農業改良法；無教育經驗不能施子弟以家庭教育的人，對於堂堂專門大學的教育法律，也來置喙。

他們也不管青紅皂白，東拚西湊，定些法律。也不想窮人及浮浪者——道德比立法者高千百倍——受這殘忍法律的影響，如何難堪。

至於獄吏們為執行職務，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同情心；偵探，警察，好像獵犬一般，拿擒發同胞的罪惡，做自己的道德；收賄，欺詐，養成人類應有盡有的罪惡。於是法律的神聖，遂得着自然的保護，而占有無上的勝利。

根據這種理由，我們用「輕蔑法律及其附屬品」來代替「尊重法律」的格言，排斥「服從法律」的陋見，大聲疾呼「反抗法律」。我們希望大家，平心靜氣，拿法律製成的罪惡及其利益，精密的比較一下，再來判斷我們的主張。

二

我們按照過去的情形推究起來，法律確是近代社會的產物。從埋在地下的古代石碑圓門牒上的雕刻，具有法律的符號同象形文字者，也不過五六千年前。太古洪荒數萬年間，絕無「成文法」的法律。人們相互關係，全賴風俗習慣來整理維持。恰如未開化人種，幼時就知道用狩獵畜牧耕作，以求食物，既成習慣，自視爲正當行爲，莫敢侵犯。全人類都是經過這種原始狀態而來，就在現代，也還有不知法律爲何物，而營這種自然生活的人們。古代各種族，各有其風俗習慣，這就是法律家所謂『習慣法』。用此種習慣，即能保持村落及種族間的親密關係。現在所謂文明國中，離開大都會，到偏僻地方去，就看見村民只使用舊習慣，來調和彼此相互間的關係，並不受何種法律的支配。

俄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固不用說，就是英法諸國，大多數人民，亦不知「成文法」爲何物。法律不過農民對於國家的關係，多增些紛擾罷了。農民自己相互問，發生極複雜的事，也用古代遺傳的習慣來解決；這種境況，都是全人類必經的歷程。

我們分析原始人的風俗習慣，發見有兩種主潮，不斷的向反對方向交流。

原來人類絕不是營孤獨生活的動物，有組織社會的本能，因而發生保全社會的習慣，並有繁殖種族的欲望。他們若沒有社會的感情，如何能營共同生活？此種感情，在未有法律以前，早已發生，並未受法律的胎孕。在未有宗教以前，早已發生，並未受宗教的暗示。非獨人類爲然，營社會生活的下等動物間，亦莫不如是，這也是動物性中一種本能。這種社會性，是由動物進化法則而來，在生存競爭中爲種族保存不可缺少的一種元素。

過去就是充滿了貧窮壓迫及奴隸制度，他們也不敢說拋棄這種惡習的話。還有件奇怪的現象，就是人們處悲慘貧困的境遇，愈不敢更改現狀，大概是怕打破現狀，將來的生活，或者更不及現在。

青年們想改良現狀，或批評古代社會的缺憾，或建設新社會制度，將這未來的光明，射入他們黑暗的心裏，但他們對於現狀，已十分滿足，那裏有反抗的勇氣？絕不能容納這種光明，也不好原樣奉還的反射出來。故抱改革思想的青年，為多數人幸福而奮鬥，總免不了少數人的反對。

古代民族，拿破壞習慣，當做大恐怖事件。幼時即受年老人的教訓，說：「違背舊習者，身受其殃，子孫亦無遺類。」就是自稱革命者流，也不過踏着古來革命家的路走，決不敢軼出軌道一步。

人們從迷信，怠惰，卑怯，所養成的保守精神，無論在何時代，都成了維持統治者專制政策的基礎。最甚者，莫如原始時代的僧侶，同戰國時代的酋長，利用此種保守精神，以圖自己便宜，變本加厲，想出種種方法來宣傳這種風俗習慣。在這個時代，貧富階級並不如現代之懸殊。善良的弱民，對此等舉動，毫不懷疑，反認這種不公平的制度為正當的施政方針。統治者亦尙無使用法律，裁判所，或各種刑罰來恐嚇人民的必要。

迨及今日，此兩階級互相仇視；一階級求統治權的確定，他階級則求脫離統治者的壓迫，兩者之爭遂起。戰勝者擁其餘威，用種種方法，把個人權利，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大權。就中最有功者，首推法律，僧侶唱和於先，武人擁護於後。所以法律的用途，不過少數統治者，把有利於己的習慣，變成萬世不易的法規，用軍事的勢力做後援，法律愈顯得有力了。

保護法律，更成爲武士們的新權利。他們的職分，不單是使用武力，更負着擁護強權的使命。但是法律要從頭到尾，都是統治者的利益，人民不敢存絲毫反側不安的心，原是件困難的事。立法的人，又用最好的方法，使一法典內含着兩種習慣，一種是自然與人間所發生之相互扶助的關係，一種是權力者永遠維持不平等制度的命令，——換句話說，就是非營社會生活的人類所必需，不過是橫暴無理的統治者，爲自己利益起見，製造出來的把戲，——這兩種習慣，被牠搗做一團，威迫利誘，強使人民負服從的義務。

法律上載着「不得自相殺戮」，接着就說「納所得十分之一於僧侶」，剛說「勿

得爲盜」接着就要發布「拒稅者罪」的命令。

總而言之，從古至今的法律，都帶這兩種相反的性質。其起源不過是統治者爲永久保持權力起見，保存有利於己的習慣。更深一層分析起來，一半是不待法律的援助，人們自然可以維持共同生活的習慣，一半就是有利於統治者，而大有害於人民；即不用酷的刑罰即不能維持的東西，法律也同個人私有財產一般，最初由欺詐及掠奪而來，成長於強制壓迫之下，一班人民，決無膜拜尊崇的理由。

人們要想斬斷束縛的鐵索，非先拋棄由暴虐及迷信而來，用以保護王族，僧侶，富豪，及社會寄生蟲的法律不可。

我們在次章，就可曉得法律在王權宗教及議會制度之下，如何發達；我們的論旨，或者更可以顯些。

三

前章已述及法律乃本諸風俗及習慣而產生，含着保存人種的社會習俗及野心家

利用人民迷信的弱點。憑着一己意思，做成的慣例法律，因為含着這兩種重要性質，在其發達史上，亦有極大影響。即社會的習慣，變化得非常遲緩，而統治者所利用以誘惑劫奪人民的慣例，却是長足進步。

但統治者階級，有時也似乎制定保護平民及勞動者的法律。但是仔細考查起來，也不過是一種愚民政策，廢棄從前過於殘忍，及不利於己身的舊法罷了。正如英國派克所說，「最良的法律，就是廢止既存法律的法律。」

但一提到廢棄從前的苛政惡法，必定要有掀天動地的激烈運動，血同劍的交鋒，亦在所不免。譬如法國為解放農奴，廢止封建制度，打破皇室勢力，費了四年間的大革命，二十年間的戰爭。我們要想改革這不公平的傳統法律，也免不了數十年苦爭惡鬥的流血慘劇。但恐廢止惡法，僅在革命時間；等這時間一過，舊日的法律，又復興了。

資本的起原，社會主義者已說得極清楚了。發源於侵略及掠奪，發達於農奴及奴隸制度，用商業制度的欺詐手段來實現他們的野心。所以社會主義者聲言他們的所有財

產，是吸收平民勞動者的血。資本主義漸漸膨脹，全世界都被牠征服了。

我們追溯法律的源頭，乃同資本主義完全一致，就好像雙生子一般。掠奪及奴隸制度的結晶，與資本主義的發達同一步驟，且兩者互相提攜，同向着壓迫人類的途程前進。

翻閱歐洲法律及資本發達，都是大同小異。只要曉得德法的法律發達史，全歐狀態，即可推測得之。

各國制定法律，原由武人及人民約束而成。現在瑞士的鄉村，尚遺留着這種習慣，雖受着中產階級的文化，及中央集權的干涉，強者及富者的阻礙，不能十分履行實現；但很有抵禦那些侵犯人民權利的勢力。其後貴族及僧侶，及發現束縛人民的方術，奪去這種制定法律的權限。寺院又借着金錢的勢力，擴張權力，竟干涉到人民生活的內部，借着救濟『靈魂』為名，強使農民服役，榨取人民勞動所得，及各階級的租稅，來擴張裁判權，又增加罰金。

人民違法的多，他們獲得的金錢愈多。法律和人民的利益，早已宣布斷絕關係了。

同時貴族也在農工勞働者身上擴張權力，就同立法者兼裁判官的僧侶一樣試考十九世紀所遺存殘篇斷簡的法律，除却農民對地主的服務及納稅外，更找不着含有其他性質的法律。乘機打劫的匪徒——強盜般的武士——稱王道竊，強做當時的統治者，制定種種法律，以恣掠奪，利用人民犯罪益多，自己所得益厚的妙訣，來鞏固自己的統治權。更由法學者推波助瀾，別門分類，遂成現代法典的基礎。

最初所起的革命——都市的叛亂——不過要求廢止法律的一小部分。革命結果所得的市民參政權，不過僧侶同貴族們的一種懷柔手段，調和方法。拿我們現在所有參政權及法律，與古代所有者比較一下。經過這樣長久的歲月，不但沒有絲毫進步，反是日形退化了。

當時自由都市，沒有像現代國家，能夠剝奪市民的自由權；及加以刑罰，有與其他市民通款謀亂者，也不過驅逐出境；在都市內，有過犯者，也不過加以極輕科罰。我們再就十二世紀都市制度推測起來，現在湮沒無聞的真理，個人犯罪，全社會負責，確是一種顛撲

不破的真理。他們的心理——即如現在俄國農民的心理——覺得犯罪是一種天災人禍，就好像聖經所說，私人復仇，早被赦免過去了，無論何種犯罪，即認為全社會的責任。不幸而殘酷暴戾的比任清朝，即東羅馬帝國，（譯者注比任清朝建國於化元三九五年至一四五三年為土耳其所滅）拿拷問，刑罰，苛責，及一切嚴刑法，輸入西歐。當時羅馬教會，又盡了九牛二虎的力，才破壞古代民族間所行的共產制度，而代以絕對的土地所有權。而這帝國的產物羅馬法也就應運而生。

中古自由都市崩壞的原因，就是富者與貧民相爭，市民與農奴衝突，坐令王朝收漁人之利，王朝得勢，立法權即歸於小數廷臣之手。國民所應負的責任，就只有承認皇帝，及其寵臣所征求的租稅。也算皇帝加恩，居然召集議會；但係由貴族大臣組織而成，與人民疾苦，毫無關係。君主時代的上諭手詔，也不過由貴族大臣及愚昧的王族，密議而生，人民忍辱茹苦來服從。公平的裁判權，也被剝奪。當時人民只算得王族及少數朝臣的奴隸罷了。這時代所用刑罰，真是殘忍已極，由帝王及僧侶的好奇心殘忍性所發明的刑具，或生

剝人皮，或分裂四肢，或用火炙，供他們的娛樂。

法國大革命起，王朝及封建制度的法律，破滅殆盡；不幸革命成功後，中產階級執政，創設法律的權，又轉移到他們的手裏，借着議會的力量，朝令一令，夕制一律，口口聲聲說是擁護民權，尊重民命，其實維持自己地位，保護私有財產——即保護掠奪所得。不僅如此，並構成新的掠奪，——即科學，文學，美術及其他進化發展的民力，也歸資本家掌握。用多數的法律來維持政府，看起來，好像與構成掠奪，沒有關係，其實政府也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豈有不竭力保護之理。既承認財富獨占，又借軍隊，警察，裁判所，學校的力，來幫助資本家去掠奪勞動者。我們試檢查過去一世紀間的法律，除此目的而外，更無法律之可言！保護生命，固然也是法律重要的目的；但是到了現在，人們單純的憎惡心，及動物的殘忍性，用理智的力量，可以抑制，殺人流血的事，也漸漸減少，更不用借助於法律之制裁。我們把現在社會上所發生的殺人事件，仔細調查，就可以知道均發生於財產關係，決非僅僅爲了個人私怨。這種殺人罪的減少，決不是法律的效果，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地方，其原

因安在，都是人道主義發達的影響，及共同生活社會性的發露。我們現在廢棄這保護生命的法律，殺人犯也決不會增加的。

法學家們，或者舉過去五千年間，保障人民自由的事實，以爲尊重法律的根據。但是所謂法律，也不過是過去數世紀的統治者，拿野蠻時代的設施，來替代惡法而已。這些法律，固大不利於中產階級。如廢止死刑，民選法官，陪審制度，官吏懲戒法，廢止常備軍，自由教育制度，及其他近代文明所誇耀的設施，也不過回到教會及帝王專政以前的自由時代罷了。

總之，現代的煩瑣法律，及自高聲價的立法者，都是直接保護私有財產，間接擁護政府，使貴族，富豪，掠奪人民，無所忌憚。已前的人，或者可以說爲維持社會秩序起見，法律不可缺少；現在民智發達，已打破這種迷信，曉得法律不過是社會寄生蟲的富豪，用以欺騙勤勉勞動者的話頭。法律的目的，專爲助成掠奪；至於文化上的貢獻，是等於零，或在少數點以下了。

按以上所說，法律有如此偉大光榮的發達史，我們應該去服從麼？不然，大謬不然。法律不過同掠奪所得的私有財產一般，毫無尊崇的理由。廢除法律及立法機關，應該同廢止私有財產一樣。這正是現代革命家的重大使命。

四

我們再詳考法律的內容，這些整理人生社會，千言萬語的條律，可分爲保護財產，保護生命，保護政府三大類，功用雖異，而有害無益，徒增紛擾則一。

社會主義者嘗言，保護財產法律，並非保護自己勞力所得，乃是勞働者迫於威勢，將自己血汗所得，供諸他人。恣惰的人們，既掠奪勞働者所有，併吞社會共有的富，法律乃爲之規定，並加以保護。即以房屋而論，法律指定房屋所有權屬諸某人，乃不知房屋既非其自身所建築，又非借親戚朋友的相助；固然是破費錢鈔，雇用木匠泥水匠來替他建築的，但勞力的報酬，實在不能相償。且此房屋具有社會的價值，決不能歸爲私有；因爲此房屋建於某都市，即有相當價值；若移於西伯利亞荒漠的地方，就不值一錢了。水道，瓦斯，學校，

劇場，電車，四通八達的道路，都是都市發達的原因；均數千萬年間億兆人勞働的結果，其價值應為社會全體所公有。現在法律指定巴黎倫敦柏林某家為某人所有，將多數人勞働歸諸一人獨占，其處理豈得謂為正當財產所有權，均違背人類公理及正義的觀念，用立法者，法官，軍隊，警察等來做爪牙，以圖永久占有。

占法律大部分的民法，也是損害人類全體的利益，保護少數者獨占的私有財產。

法庭所判決事件，其四分之三，均係獨占者自相傾軋，自相爭奪，就像兩個盜賊互爭

贓品一般，生出來的是非。刑法也同民法一樣，教貧民尊崇貴族，勞働者服從資本家。如果

勞働者要求設立「保護所得」的法律，必遭他們的拒絕，因為「勞力所得，歸諸己有」

這是極單純的道理，無法律容喙的餘地。現在白晝路劫，公然掠奪，是不可能的事，更無設

立法律以圖預防之必要。就是勞働團體內，也沒有故意同人無理取鬧，想掠奪他人所得

的事；卽有爭執發生，由第三者的調停，卽可解決，無借助於法律之必要。若兩人能開誠布

公的磋商，連第三者都用不着，那裏用得着甚麼法律？人類無論在甚麼地方，都能自守本

分，尊重他人所有，用不着法律來干涉。只有資本家才掠奪他人的生產，取過剩的分配；所以現在法律自誇可以保護財產的法典，不過保護那些用不正當手段得來的贓品。對於一般民衆，無益有害，實無存在的理由。未來的社會革命，應將此種法律根本破壞；使如奴隸制度一般，在歷史上留下一污點罷了。

保護政府的法律，亦如上述，憲法，條例，布告，其他種種法律，不過使人民多受疾苦，政府得其保障而已。無論君主國，立憲國，共和國，都是使用暴力維持富豪貴族的權利。名目雖多，如租稅，官制，軍事裁判等，都不過維持一個統治機關。而此機關，又係保護享有特權的資本階級。分析這些法律，實無保存的價值。對於這種保護政府的法律，只好付諸一炬。

最後說到保護人民生命，預防殺人犯的法律。在三種法律中，爲保持社會安甯起見。這似乎最爲重要，人民迷信亦最深。此種法律，發源於人類社會的習慣，最後才變成維持統治者權力的工具。古代的酋長，都市的土豪，及帝王貴族，都因爲掌握裁判權，才能維持尊嚴。就是現在政府，也因爲握着最高司法權，所以才鞏固地位。茶館酒樓的政客們，總

對人說：「若無政府，人民將自相殺戮。」鄉村的老學究也說：「政府的目的，為替被告尋着十二個正直的陪審官。」

人們陷溺雖深，我們無政府主義者，仍大膽地宣言：「法律是有害無益。」因為犯罪的原因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都由爭奪財富而起。私有財產制度一旦消滅，此類罪惡，亦隨之絕迹。反對論者必說，殺人成性的兇徒，若無法律防遏，睚眦之怨，勢將殺人越貨；但嚴刑峻法，罪人會不少減，這豈不是有力的反證。憑統計所載，在氣候溫和和生活安定的地方，殺人犯甚少；故犯罪學者均言，犯罪增減，與氣候良否物價高低成正比。氣候溫和，豐年多作，人民的精神煥發，就是陰險成性的人，小忿亦不至於殺人；故犯罪多起於飢寒；為貧困憤激怨恨復仇之念所驅，決不懼刀錐斧鉞的威嚴。立意殺人之時，早置生死於度外，決不慮及犯罪的結果。故刑罰愈嚴，犯罪日增。

將來人們能受高於現在千萬倍的完全教育，發揮良知良能，無論如何痛苦的事，決不會失迷本性和平娛樂的新社會，定可實現。不過處現在境遇，且不說這種烏托邦。我們

就貧民及浮浪者身上着想，應該立刻廢止這種刑罰，不但犯罪的人，不會增加，監獄內所養成的惡性，或者可以減少。現代學者及法律家，大吹特吹法律的利益，及刑罰的功能，試問他們會拿這些利益來同世道人心所受惡影響比較過否，他們也會計算殘忍的刑罰，及非人道的懲罰所及於人心的影響否？若沿歷史的徑路，回顧過去時代的刑罰，可以說世界最殘忍的動物，莫如人類。借法律做幌子的僧侶，法官，王侯，為維持個人權利起見，不惜使用非人道的刑罰，剝裂活人的肉體，用沸騰的油灌入傷口，擊脫手足關節後，還要碎骨敲爪，剝人皮膚，鋸人軀幹；這種殘忍的行爲，豈人類所宜有？

愛政府養養的偵探，替法律當爪牙，來毒害人民，我們也不知道受了許多害處。同着墮落而剝奪自由的囚人們，共繫囹圄，這種腐敗殘酷的監獄制度，加以奪去自由者身上的惡影響，更不知道有多少？監獄愈加改良，其罪惡愈深；近代模範監獄，較諸中世紀黑暗監獄，更可憎惡。大家却不要忘却了！

試想想法律違背人情，養成精神上服從性；審判及刑罰，不曉得敗壞人類道德到何

種地步仔細思量一下，無論何人，都應覺得基於刑罰的法律，是如何野蠻，如何憎惡，其結果仍非拋棄完了不可。

不受政府束縛的人——我們不墮落的文明國民——總知道犯罪者是不幸的人們。援救他們的方法，決不是使用鞭鎖，牢獄，斷頭台，所能奏效的；乃用平等待遇，及對人的普通習慣，加以特別親切的勸導，助之改過遷善。拆毀斷頭台！破壞牢獄！遂去不肖的警察，偵探，法官！應親切待遇激於感情而犯罪的同胞！滅絕怠惰的紳閥，不令他們再以驕奢淫逸的惡狀誇耀於人們的眼前；如此，則犯罪必絕滅於人間！這就是我們未來社會的吶喊聲。

總之，罪惡原因，在於游惰的富人，政治的強權，及刑罰的法律。故我們應廢止一切私有財產，打破一切政府，消滅一切法律，用自由平等，人類同胞的觀念，就可防止偶然的犯罪——非社會的行爲——了。

土地的問題

一

歐洲現在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是土地的問題；土地的種植和其領有權，以那種新法式爲最適合於最近的將來？這就是此問題所必須知道的。土地應屬於何人？誰去種植牠？怎樣種植法？誰都不能否認這些疑問的重要的。如果有人隨時注意近年來在愛爾蘭，英吉利，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和俄羅斯某部分所發生的事實，就會知道土地問題的解決，在這些地方，實在不容再緩了；牠的重大，是人人所不可忽略的。在那些窮困的鄉村裏，在這個一直被蔑視到今日的農人階級間，已潛伏着一種浩大的革命了。

從來世人反對社會主義最大的議論，就是說社會問題對於城市的工人，或許有切身的關係，然而對於鄉間的農民，却失其存在的理由；城市的工人，或許贊同廢除私有財產，收回大廠主，大製造家的產業，作爲公有的意見，然而農民的意向就不在此了。有人說，

這些農民，是不信任社會黨的；如果城市的工人一旦實施其計劃，農人即會火速起來征服他們的。

我們承認這種駁論，在三四十年前，雖不是全世界，至少在有些地方，表面上是確鑿的。譬如這些地方有點安適，那地方稍經忍耐，就能使農民的不滿意，不大顯露，或完全不顯露。然而到了今日，情形完全不同了。不動產集中於最富者的手中，鄉下無產階級時時擴大。「國家」科取農業的重稅（或糧，後同此——譯者註）機械的工業生產法，侵入農業中；澳美二洲所施的競爭；以及今日思想灌輸之靈通，直至孤立的小村莊等情境；三十年中使種植的情形嶄然一新。此時的歐洲，已立於一種土地的大運動之前；而此種運動，使歐洲全部都捲入漩渦中，給「下次」革命以一種非凡的，僅限於大城市的革命所不能給的助力。

誰不讀愛爾蘭境內時常相同的新聞？那裏大半的人民都起來反抗他們的地主了。農民已不給租金於地主了。就是那些欲給租金的人也不敢了，因為恐怕觸犯「土地剝

盟」(Ligue agraire)的大怒，遭獲大禍。這同盟是一很強固的祕密團體，其支部普及到小村落，懲罰一般不從牠們「拒絕租金」(Le refus de rentes)的口號的人。地主對於租金的價格，也不敢強求了。現在若要收入他們的年金，非有十萬武裝警士，跟隨其後，是不行的；否則他們即起而暴動。某地主若想驅逐一個不給租金的佃戶，至少要遣百餘警察才行；因為那時必有千百隣近的農民要作消極的或武裝的抵抗。假使他把這個佃戶驅逐了，但想找到第二個人來管理他的田莊就很難了。最後，即使他找到了一個，但這個人非火速逃去不可；否則，他的家畜必被宰殺，他的小麥必被焚燒，連他自己的性命都要被「同盟」或別的祕密會社取決死刑。就是地主自己的地位，也不穩固。在某州郡中，地價已跌了三分之一；在別州郡中，地主之為地主，僅有虛名而已；他們除僱警兵暗守於門前用鐵造的駐防舍中，以保護外，不敢在他們的領地上駐留了。所以土地漸漸流於荒蕪，僅於一八七九年，一年間，已種的土地的面積，減少了三萬三千「鴨克打」(Hectares) (註)；依財政改良報 (Financial reformer) 的報告，收穫物的減少，不下二萬五千

萬法郎。

(註)「鴨克打」即辭源附錄裏中外度量衡幣表法國地積表中的「海克脫阿爾」或「頓」；「海克

脫阿爾」等於一百「阿爾」(are)或「安」；「安」等於一公畝，等於0.1627694畝，所以「

鴨克打」大約等於中國十六畝又二七六〇四畝的樣子。(請看辭源附錄——譯者。)

那種形勢如此危迫，所以葛拉斯東 (Glasgow) 先生在未得政權之先，以很明白的法式，對愛爾蘭的代表，提出一種法案。此法案是規定愛爾蘭現代地主的產業，為公衆的利益起見，將為國家沒收，其土地作為全民族的產業；由國家分配，轉賣給人民，以二十年為每年付價的截止期。英國議院沒有通過此種法案；這是很明顯的，因為此種法律一經施行，同時能使英國地產的原則受一打擊。於是我們可以預料，那種衝突，決不能以和平的法子了結的，然而農民的大暴動，或許如一八四六年一樣再失敗一次，那是不可逆料的：照現在這種情勢看來，仍是不能改善，甚至於更加變壞；所以人們可以預料愛爾蘭的百姓經過這許多苦痛，受過那許多預先允許的欺騙，必有一次到了忍無可忍的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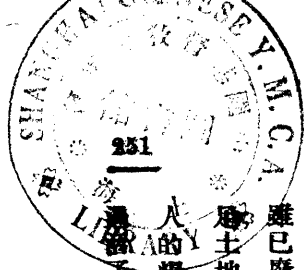
子起來大幹一下的，一旦英國政治上起了混亂，使愛爾蘭農民有了很好的機會，則各秘密會社必來鼓吹他們，推他們上前；鄉間的小資產階級爲自己的利益起見，也必起來運動，幫助他們，維持他們；一個新的一七九三年，就會從他們的茅棚草舍中發生出來，去做今日一般運動家勸他們做的事業：手持火把，點着地主的宅第；把地主的小麥藏入自己的倉庫；把他們的代理者驅逐，把阡陌的限界除了；把他們這許多年來所渴望的土地佔爲己有。

設若我們看一看位於大陸另一頭的西班牙，我們也能找到同樣的局勢。例如安天陸齊（Andalousie）地方和伐郎斯（Valence）省裏，土地的財產都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無數被飢餓所迫的農人，暗中聯盟，和他們的地主作不斷的，厲害的爭鬥。乘着黑夜的機會，把地主的家畜全隊殲滅；把森林大批焚燒，有時一次燒至幾百「鴨克打」之廣；而倉庫也會被火燄燒壞；如果有人把做這些事情的人報官，或者法官要捉拿他們，這個人和法官即刻就會死於同盟會的刀下。在伐郎斯省裏的小佃戶爲拒租金，屢屢罷耕。

唉！一罷了耕，就請違約的當心。一種強大的祕密團體，在夜裏把通告貼在樹上，叫同盟的人不要違背全體的利益，否則必大受懲罰；或焚燒他們的收穫物，或殺他們的家畜，甚至於時常要傷害他們的性命。

在土地的產業比較上不大集中的地方，「不滿意」的煽動者是西班牙的國家自己，牠以什麼國稅，省稅，地方稅或特別稅，把小地主壓得要死；每年都有幾萬小田莊被國家沒收，由國家拍賣！而國家又找不到買客，所以有一省多的鄉間的住民，就這樣傾家倒產了。飢荒推着農人的隊伍，使他們團結，使他們作反抗租稅的大暴動。

意大利也是一樣的情形。許多省分中，農人都完全破家蕩產了。國家逼迫小地主到了飢寒的地步，使他們不能繳納租稅，就很殘忍的把他們的土地收為國有。僅僅在一年間，有六千六百四十四戶小產業，每產業的平均價格為九十九法郎，被國家沒收了。在這一些省分中，時常發生暴動，又有什麼可以奇怪啊！有時某個熱誠的教徒在鄉間宣傳宗教的共產主義，引起幾千百的農人跟隨其後；而這些教徒，盡心極力，百折不撓，實行其宗旨，



都死於兵士的彈下；有時某村莊合隊把某地主的荒地佔據了；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從事耕作；有時候許多飢餓的鄉下人，結隊成羣的立在公家的門前，表示暴動的威嚇，請求「麵包」和「工作」。

請人不要與我們說這些事是孤緣不接的哪！試問法蘭西農人的暴動，在一七八九年五月前，其次數比現在多嗎？暴動的次數雖少，起首時雖無多大意識，但是以後各大城市的革命根基和計畫，豈不是就種在那些暴動身上嗎？

位於歐洲極東端的俄羅斯，從土地問題所發現出的形狀，如果用心的考察，即能使我們憶起法蘭西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的境況來。人的農奴制（*Servage Personnel*）雖已廢除，每一農區雖各有多少土地，但土地的性質，大半非常的不好；其數量又如此不屬土地的價值若與地方應給與地主的贖價和年金比較，又如此的不相稱，國家科取農人的糧稅，又如此之重，所以現在有四分之三的農人，都陷入可怕的窮困中，非常的難以過日子。麵包既已缺乏，祇須一季收成不好，就能使這浩大的地域，起了飢寒的恐慌，減少

無數的人口。

然而農人再不甘心遭受這種境遇了。許多新的思想和一些趨向到較好的將來的意見，已在那些有鐵路來往，和各大中心地接近的鄉間萌芽了。農人一日過一日的，等待某種大機會到來，好把贖價和年金廢除，奪還他們在本分上應有的土地；因為他們所耕種的土地，是應該屬於他們的。如果今日有亞爾都爾楊 (Arthur Young) 這樣一個人，像他在一七八九年以前周遊法蘭西一樣的周遊俄國，他必會再聽到他所著的旅行 (Voyage) 一書中所記的各種希望語與祝願聲。在許多省分中，祕密的行動，已在反抗地主的爭鬥中表現出來。一旦，政治上的大事，把權力安置在混亂狀態時，各種的熱情即會湧出，使鄉下餓夫起首為無限的暴動；在鄉間發展極快的小資產階級，或許會來鼓勵他們，協助他們。那時，暴動已爆發了，自身既無預定的計劃，而各地又無固有的組織，其鋒勢祇向四面擴大，縱橫交錯！打破軍隊的威風，減削政府的權勢，可以為以後大革命的導火線；而歐洲的全部，將必被這次革命的結果改變淨盡。

但是，假使土地的問題，如我們以上所舉的，在各國是非常重大的；假使老大的歐洲，被農人的革命圍住，如同被火圈圍住一樣；假使地主產業的充公，一旦在那些地方實施了；試問自號文明國的中歐，受不受到影響？一定受到，是無可疑義的。並且當我們在下一章把英法德瑞（瑞士）各國土地的情形分析一下之後，當我們將那種使英國發生恐慌的分子之強的勢力加以考察之後，把澳美二洲之大工業的小麥生產法之輸入英國等情形詳加研究之後，終之，當我們把自稱立於文明最高位的國度中農人的腦筋內所吸收的新思想略加注意之後，我們就會見到土地的問題，雖然外形各有差別，但已置於全歐之前了；英吉利與俄羅斯一樣，法蘭西與意大利一樣，都有牠的位置了；我們將會見到現代這種時局已不穩固，不能支持了；我們更能見到社會必發生改革，直改革到非改革牠的根基不止的日子也不遠了；那使事物的新程序得以萌芽；在這程序中，產業的制度和種植的方法，必受很深的改革；土地的耕種者不致於如今日一樣，單為社會上的困苦無告者；他也應在一切人之旁，去赴生命與智識發展的大宴會；他所居的鄉村，也應離

開爲無知之巢穴的境地，而成爲「安適」和「生命」的發祥點。

二

在前章，我們已經見到愛爾蘭，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俄羅斯的農人生活於如何可憐，如何可怕的境况中。在那些地方，農人的革命，好比矢在絃上不得不發，已無可疑的了。但是自稱爲文明國的英德法及瑞士等處，農人的境遇，也是一樣的不能持久的。

看，以英國爲例罷；近兩百年來，英國的農人，還能操作自己的田畝，享受某等幸樂；然而今日就不同了，今日的大英的帝國已成爲富軼常規的大地主和窮至無告的農場無產者的疆度了。

可耕的田畝五分之四，換言之，二千三百九十七萬六千「鴨克打」，僅爲二千三百四十大地主所領有；七百一十貴紳（Lords）佔有全英國三分之一的土地；某侯爵旅行三十英里尚不離他的領地；某伯爵領有一省的全面；而其餘的地主，有五十萬左右的家庭，每家祇不過有三分之一的「鴨克打」；換言之，一住房與一小菜園罷了！

二千三百四十家每年所收入的不可思議的進款，竟自十萬至千萬法郎；威斯特民 斯特 (Westminster) 的侯爵，彼得福特 (Bedford) 的公爵，每天所收入的進項，有二萬五千法郎之多，換言之，千餘法郎一小時——是一個工人全年作工所得不到的——而千千萬萬的農人一年苦到頭，也得不到三百至一千法郎的進益！使土地生產的農人，每天經過十四或十六小時的勞動，每星期若做到十二至十五法郎——正不至於餓死的數目——的進款，自己就以爲很幸福的。

懶惰者那邊領有異常的財富，任性揮霍；耕作者這邊窮困非凡，往往不能夠糊口。

許多「造書的人」(laineurs de livres) 或許對你們說，英國所以能成爲世界耕作最大，出產最多的地方，就是有這種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產業。大貴紳自己，既不能耕作，即將土地立成租約，以大抽籤的法子租給佃戶；而且這些佃戶——人將對你們說——使他們的田畝成爲很得法的農業模範。

那些話在以前的某時期，還可以說是實在的，但今日已非從前了。

今日無數廣大的田畝，荒蕪在那邊；或已改爲專供娛樂的園圃，使地主一到秋天可以請賓客來作極大的狩獵；否則幾千百人可以在這些地上得着食物，但地主是不管這些事的。他！他不知如何浪費他的財富才好；他就依自己的私意，築起幾方英里的大園圃來，使已耕的田地成爲廢邱！

無數廣大的田畝，以先是耕種的，現在都被改爲飼養牛羊的大牧場了；千千百百的農夫，被人「廢黜」，被地主趕出田野；他們的田莊，養活人民的田莊，都改爲生產牛羊，換言之，生產爲富人食品的特色鮮肉大牧圈。所以播種的田畝的數目，有減無已；一八六六與一八六九二年，英國尙有一百六十萬「鴨克打」的小麥播種下去，而今日（一八八〇年）僅剩一百二十萬「鴨克打」了。十五年前一「鴨克打」產二十六「海克脫立脫爾」（Hectolitre）（註）小麥，而現在每「鴨克打」僅產二十一「海克脫立脫爾」了。（請看一八八〇年十月十五日倫敦的泰晤士報）

（註）「海克脫立脫爾」或「頓」即百「立脫爾」（Litro）或百「升」；一「頓」等於7公升，等於0.98574

就是種五十至一百或一百餘「鴨克打」廣的佃戶，就是這些站在小資產階級地位的人，他們雖然想設法使自己也成爲地主，可以靠別人的勞働，使自己溫溫曖曖的過活，但今日也已破產了。他們一面被貪心的地主重索租金，使耕作不能改良；另一方面，又不能戰勝澳美二競爭，所以每天報紙上總有他們出賣田莊的廣告。

因此，土地的情形就可以這樣的撮要一下！大隊的民衆從田間被逐出來，向大城市和工業製造中心點中進發，和那裏已有的餓鬼作可怕的競爭。土地屬於少數的地主之手，而這些地主每年所收入的大而不可思議的進益，都揮霍在不生產，無意識的奢侈上頭。雖然一般爲中間人的佃戶，也想使自己成爲小地主，但因爲租金太昂，也被破產了；所以他們已預備和平民結成一氣，把地主手中的土地奪轉過來……英吉利全國的生活，幾乎都被這種「地產」混亂的情形所搖動。

「土地國有」(Nationalisation du sol) 這種聲浪，成爲今日一切不滿意的人的

集合的口號，有什麼可怪呢，「土地與勞働的大同盟」(Ligue de la terre et du travail) 在一八六九年已要求一切大地主將他們的土地充全民族公有，現在牠的意見已漸漸得着領域了。「鄉間勞働者的大同盟」(Ligue des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 會員之多超過十五萬；在十年前牠惟一的目的不過欲藉「休耕」的方法抬高工資，而今日也要求將地主的產業充公了。

「愛爾蘭土地的同盟」(Ligue de la terre Irlandaise) 已經發展牠的枝葉到蘇格蘭與英吉利，而且到處得着同情。此同盟怎樣行動，人家都是知道的。牠起首宣言應給地主的租金由同盟會議決，嗣後須減四分之一。次之就以各種小方法；或在必要時以強力阻止地主驅逐祇給四分之三租金的佃戶，而且威嚇那些因膽怯給了全部租金的人。以後待牠的能力發展時，牠必宣告不應給租與地主，並命農人武裝起來，實行牠的意志。時機一到，牠必效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法國農人所行過的事實，以火與鐵強迫地主，讓出土地上一切的權利了。

英國革命以後，產業的新法式是怎樣的？在今日想預料牠，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革命之能否有爲，必須看革命時代所經的時期長短，尤其是貴族與有產階級對於革命思想所下的反擊如何，而後決定。不過有一件事是很確定的，就是英國已趨向於廢除土地的私有財產一途；此種解放的思想若遇到土地私有的保護者的反擊，必使這種改造沒有和平了結的希望；英國的平民欲使牠的意志戰勝，除強力解決外別無他途。

三

法蘭西議員老爺和經濟學先生們在大城市裏所印的精緻的書中，對於法國所說的一切，若使我鄉下的讀者讀到，真要笑煞——在這些書中，都說法國的農民差不多全都是富有的，對於他們的命運幾乎全然都是樂意的；他們有很多的土地，很多的家畜，而土地的出息又使他們有錢，他們很易願意繳納素來不重的租稅，而土地的租金又不會很高；所以他們每年皆有積蓄，無時不可以致富的。

我想農友們看到這些話語，將要回答說，這些巧言者簡直是混賬東西，簡直是一些

笨伯；農友們果真如此說，那是有理的。

實在說來，那些住在鄉間的二千三百至二千四百萬的居民是什麼分子所合成的？我們不妨去考察一下罷；我們去看，在這數月中，到底有多少人對於他們的命運是樂意的，到底有多少人是願一切都不要改革的。

首先，我們有八千地主（他們的家人在內，大約有四萬左右的人），他們在諾爾蒙地（Normandie）畢卡地（picardie），安屬（Anjou）等省領有的產業，使他們每年有一萬至二十萬法郎——或超過二十萬——的進款。

那些人確是滿意的，因為他們每年在領地中渡過幾月的快樂生活，把被僱傭的勞働者或小佃戶所生產的價值藏入錢箱之後，他們即可轉到城裏來，把這些錢揮霍一空。在這裏他們滿手裝着金錢，向美女隊中揮擲，吊上她們，替她們斟起滿杯的香檳酒來，同樂共飲；一日花費於宮室中的金錢，足夠窮家半年的生活啊！是的，那些人當然無悲哀可言的。他們有時或許不滿意，皆因農人漸漸的成爲不馴良，難調度了，今日已起首拒絕爲

無益的工作了。

我們不要說那些人罷，革命的日子一到，人們將去和他們提起一句小言。

放債的人，販家畜的客商以及「財產的商人」(Marchands des biens)，這些兇鷲今日都在村莊上巡邏，手攜資產的小袋，出了城門，到鄉間來，再由鄉間回轉城內，他們就成爲地主與銀行家了；煽動訴訟的文契官與律師；一切浪費國庫和地方款項的工程師與役員，(Employé) 裝飾村中市長衙門的四隣，都使鄉村地方走上負債之途，簡言之，以鄉野爲利於壟斷的野蠻地方的這條寄生蟲，當然是無不滿意之理由的。

每次要改換什麼東西，若去和他們商量，他們必定以全力來反對的。破家於「憑票」(Billets d'ordre) 的農人。失敗於訟事的佃戶，讓四圍的蜘蛛吮吸其血的「若克好人」(Jacques bonshommes) (法國以前呼農人的別號)，看哪，這一切就是一切債主所希望有的。有讓市長自由調動的地方，有花費公產的國家，再看哪，這一切也是一般「役員」所期待的。農人一旦破家以後，他們再會到匈牙利或土而其去，或到必需的時候，到支

那去，做起同樣的事實來，啊！借貸是無祖國的。

那些人自然是無苦可訴的，但是他們有多少人？五千萬或連家人在內，有一百萬？了，若是爲了破壞我們的鄉村於幾日間，已經太多了；但是農人一旦掉轉他們的鐮刀來反對他們時，他們欲起抵抗那又太渺了。

次之，就是這些領有五十至二百「鴨克打」的地主，他們中大半確實不知有什麼憂鬱的，而且有人若與他們說起改造什麼，他們腦中第一的感觸，就是自問這些改造對於他們已有的東西，到底有無損失危險；即使其中有些人一時有點不順意，他們都是希望後日「成功」(success)的；在他們的「職業」之外，或有很好的投機事業，或有生利的貿易，某富有的親戚，或在某早晨自殺了，他們從此就可恢復其原有的安適。他們普通不知有所謂艱難與工作的，因爲他們的土地都不是他們自己耕種：每年以二百五十或三百法郎僱些長工來，替他們操作值得千法郎的勞働。

那些人當然也是革命的敵人，無可疑義的；他們現在已是自由的敵人，不平等的警

石壟斷的支柱。實在的，他們的數目確是不少，差不多有二十萬左右，連他們的家人在內，幾乎有八十萬人，爲今日各村莊中之最有實力的住戶；而且國家非常重視他們；他們的安樂，又使他們在地方上有一種勢力，時常使他們得利。然而一旦平民的大革命潮一起，他們果能施一施手足嗎？他們當然不能抵禦的，他們必定很謹慎的回到家去，等待暴動的結果。

那些領有十至五十「鴨克打」的人更多於前面的階級。他們的數目已達二十萬餘，連他們的家人在內，將近一百二十萬人。在法國可耕的田畝中，他們領有四分之一。

這些人因他們在鄉間的勢力與活動，成就一種強力。前邊那班人，大概以住城內者爲多，而這班人自己是在田間作工的，他們一直至今還未與鄉村斷絕關係，他們還是農夫。噯！一班復古黨就想利用他們的保守頭腦的。

是的，在本世紀的上半期，這一類的農人，確有一時期是享受過某種安樂的；並且這個大革命所產生的階級，對於牠從革命中所得的東西，無論如何，預先是要保守的；人們

若對他們談改造，他們自然也要以死力反對，因為他們恐怕失了自己已得的東西。但近來各種境况大變了。在法蘭西某部分（例如西南邊）這類農人還是能享受某等安適，但其餘各處已起首遇着阻礙，哀矜嘆苦了。他們已不能積錢貯蓄，他們欲擴大田畝，尤其困難，因為每次分家之後，土地的片段，總繼續的加多，而且同時又租不到和從前有一樣出息的田畝；今日想租田，非有極大的價格不可。

僅有幾塊散於地方四隅的田畝，他們即不能使耕作的出息足償種種壓在他們肩上的債務。小麥的進益無幾，而家畜的出息，亦不過寥寥的薄利而已。

國家科他們租稅，而地方又不寬饒他們：車馬，麥具，肥料，一切皆須納稅；加稅不已，自生丁（法國補幣名）加上法郎，今日稅則之多，幾乎與已亡的王國時無異，農人真爲國家之牛馬了。

債主使他們破產，憑票使他們倒家；借押強制他們；而城市的工業製造者又壟斷他們，無論怎樣小的工具，皆須他們付原價三四倍的價值。然而他們還以爲自己是他們田

莊的主人，究其實，不過爲人作嫁而已；他們所作的勞働，不過是爲債主致肥，役吏得食；不過是爲廠主買珍珠美玉，悅樂其妻，使城市中一切的懶惰者，都能過溫美的生涯罷了。

你們以爲他們實在不知道這種情景嗎？請不要妄斷罷！他們是非常知道的啊！一旦，他們覺到自己有力時，就會乘着時機，把生活於他們背上的先生們大剝一次的。

以上一切總算在內，我們還祇有十分之一的鄉間住民，——然而其餘呢？

其餘還有四百萬左右的家主，（大約有一千八百萬人）每家領有三至五「鴨克打」的都很少，領有一「鴨克打」或十分之一「鴨克打」的也不多，而大多數皆一無所有的。在這數目中有八百萬人，每年所種的僅三或四「鴨克打」的土地，即使他們費盡心力，慙盡困苦，想使他們生活的兩端接住，總不可能；所以他們每年皆遺數萬兒女上城市中來，操作苦工，以謀其日需的麵包；次有七百萬人每家所有的財產，一住房與一小菜園，幾塊最可憐不上數的田畝而已，甚至於有完全無產的，以備資苟且度他們的生活；最後，有一百萬人完全是些窮措大，每天欲賺些黑麵包，乾蕃薯度日，都須看時機之有無；

看哪！這些就是法國鄉間大隊的富主！

（註）關於法國產業的數目，人家研究的所得，各有各的不同，我們現在不妨把西門先生（E. Simon）

在一八八四年激進共和國報（*Republique radicale*）宣傳誌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摘錄幾

行在這裏，以供參考：

：：把一百萬「鴨克打」被建築了的或已成圍圃的，屬於八百萬地主產業除外，法國的農業區域，無論流行的意見及通常的言論如何，是屬於非常少數的地主的。依「精密風工學」學會會長桑該

（Sanguet）先生的意見——桑該先生很想代我們做考究法國產業的工作，但現在還未大成——

——在法國八百五十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五地主中，有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五百，每年祇給五法郎以下
的稅額，在土地的出息總額（指法國全部出息的總額——譯者）上，合攏來一共享受不到百分之
五又一，有時甚至於所得不償所失，所以談等不談。

次之，就是二百九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地主，每年所納的稅額，自五至三十法郎，或平均數十三法郎。
每年得分土地的總出息百分之二十二又五，代表這樣小的產業的人，與其說他們是地主，無寧加他

們一個頭銜叫做「無產者」。第三類的地主有一百零九萬五千八百五十，每年給三十至三百法郎的稅額，得享受出息總額百分之四十七，換言之，每人每年平均可得一千七百三十法郎。

第四是最後一階級，包有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五人，每年納三百或三千法郎以上的稅額，惟他們每年能享受土地的出息百分之二十五又四，換句話說，每人每年平均能得一萬五千七百法郎。——這就是大的產業。然而土地爲產業的根基，如森林、雜地及牧場等所生的進益，是不及別的田畝的，所以人可以說這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五地主雖然祇享出息總額四分之一，實際法國土地有一大半是在他們的手中。都波（Foubeau）先生在一八八二年七八月兩期的實業主義雜誌（Revue Positiviste）中所發表的一八七三年國際統計的研究（Etudes sur la statistique internationale de 1873.）一篇很有趣的文中，也差不多如此說。依這位作者的意見，幾乎有四千萬「鴨克打」的土地留於一般不識農務的大的或中等的地主手中；其餘一千萬，有二百萬平均分爲二百「鴨克打」一塊的大田莊，是由一般領有主自種的；有四百萬「鴨克打」分於二百萬左右的農人之手。

再，土地的片段，大概皆在五，尤其是二，或一「鴨克打」分成的爲最多；而片段之多，現在更加增長，直長至可怕的數目爲止。那些碎片，直可謂零頭衣料，非常使人難種的；好點說，簡直不能使人種的。這些土地，不但不能使其所有主致富，而且使他們更貧。每年在這些片段中，總有一萬五千至七千「鴨克打」至於拍賣的地步，而所得的價值仍不敷費用……

在事實上說來，我們五千萬「鴨克打」土地中，就是二百「鴨克打」一塊的一萬大田莊及我以上說過的各碎片在內，也僅有七百萬「鴨克打」是屬於直接使田畝生產的人；其餘一切，可以說，祇有一個主人：懶惰的，收租金的，與不識農務的人。

此種情形，不單害及農業，就是住民方面，亦受其害不少：把一千一百萬兒童及殘廢者的數目除外，我們還有七至八百萬居於鄉間的勞動者；這七八百萬的人中，不過一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四十四人是自己耕種自己土地的；換言之，他們的生活是藉自己土地的出產品，不求助於別人的土地的。其餘什麼莊家，佃戶，短工等，即使他們領有幾塊零頭布片的沙邱，可以說他們的總名是「無產者」，因爲他們的生活都須看租主的貪心如何而後決定；或移居，或服從他（地主）的命令，只有這兩條路而已。

如是可惡可惡的事物情境，實爲人們所不易想像得到的。

更說一句話罷，四千萬餘「鴨克打」，落於不識農務的人手中，都被先生說：「所以這地上一大部分，皆置着全部或部分荒蕪的刑罰；一般在他們的領地之外，有財富的地主，既沒有使他們大地生產的需要，於是即使用權利，使土地荒蕪了。」

法文版的印行者加註

這一大隊的羣衆，在經濟學家的計算中，是沒有什麼重要的；但我們以爲最重要，佔全部的，就是這些羣衆；因爲鄉村是他們組成的，其餘不過是一些附屬品，寄生於大楊樹老幹上的毒菌罷了！嚶！農人都是富有的，農人的命運都是很好的，農人是不願意改革什麼的，農人對於社會黨是掉過背去不願聽的；議員先生們，你們就是說以上這些農人嗎？

我們曾考察過，當我們每次以易懂的語言對一般農人發表我們一切的思想時，我們從未見到他們掉轉背去不聽我們的。實在的，我們與他們說的時候，從未命令他們舉我們做議員，或做鄉警，也沒有解釋過那些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學理或勸過他們遣兒子到巴黎來與議院中的律師交往；而且更沒有指教他們把他們的幾塊零碎的

田畝交給國家，再由國家用一隊役吏、官僚來任意支配，是的，我們實在是沒有與他們說過這些糊塗話的，否則，他們老實要掉轉背去不聽我們呢？——那他們不聽是對的。

反之，我們每次把我們所欲做的革命對他們說時，他們總不時贊許我們，說我們的思想是對的！他們都回答說我們的思想恰恰是他們的思想。

好，請看我們對農人所說過的，而且現在仍繼續要對他們說的話罷：

「從前，土地是屬於地方公有的，地方是一般以手力耕作土地的人所合成；但嗣後一般做投機事業的人，以欺騙、強力、借貸、詭計等等手段，把牠強佔去了。現在屬於某位先生，或某位太太的一切田畝，在從前都是地方公有的土地。今日農人需要土地，想耕種土地，養活他自己及他的家庭而不可得；而一般自己不種的富翁，領有牠，佔住牠，藉牠生利，以過窮奢極慾的生涯；所以農人們該當一地方的組織起來，奪回他們的土地，交還一般願意耕作的人。」

「抵押 (Hypothetique) 是不平之事；借錢給你們的人，是沒有權利佔領土地的；

因爲土地之所以有價值，皆是你們的祖先開墾時，建村時，築路時，澗沼時所費了的勞働所造成的；就是牠現在能生產，也是全靠你們的勞働。所以「農人的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e Paysanne) 所應負的責任，是燒盡一切抵押的契約，廢除這種可惡的制度，使牠不再復生。

「壓制你們的田糧與租稅，都是一班非但無益而且有害的役吏與官僚所吞去的。所以你們應該取消一切的稅則，而且宣告你們完全獨立，表示你們作事不下於巴黎那班穿手套的先生們，而且好於他們。」

「你們需要道路嗎？——那末，你們和旁近地方的居民聯合起來，從事建築，勝過那工程局十倍。你們需要鐵路嗎？——那末，全國或全省有關係的地方合攏起來建造，牠的成效必超過祇顧錢不顧路的企業者，竊去百萬金錢，築出不好鐵路的所爲。你們要學校嗎？你們也能做與巴黎的先生們所做的一樣好，或更好於他們；國家對於這些事務，是完全不好的。學校，道路，運河等，若你們自己着手，所費必少，所成必大。」

「有外國來侵犯你們，你們要抵抗麼？我勸你們必定要自己知道抵抗才是，切不可將這個職務交給什麼將軍或總長，使他們可以賣你們。你們更應知道軍隊從來不會戰退侵略的軍隊的，祇有平民與農夫，如果他們以為獨立是有益於自身的，協力抵抗，什麼強的軍隊，都是壓他們不下的。」

「你們需用農具與機器嗎？你們趕快去和城市的工人聯合起來，以你們農場的產物，和他們交換你們所必需的東西；切不要經過立於工廠主與農人工人中間的中人之手；若如此，則廠主仍可以以盜竊為致富的方策，而工人祇出工具，農人祇購工具，始終在被壟斷的地位。」

「你們不要怕政府的力量。因為這些政府，表面上好像是很可怕的，但一遇着革命的平民之大打擊，即會倒坍下來的。人家看到政府於幾小時內瓦解的事實，已多次了；而現在又可以預料再過幾年，歐洲起了革命，搖動一切的強權，你們可以乘此機會把政府推翻了。但須特別注意，你們應該做你們的革命；換句話說，應該驅逐各大地主，把他們的

產業充爲公有，淨除債主，取消一切的抵押，並宣告你們完全獨立——另一方面，工人在城市中，也應與你們一樣的幹起。那時，你們彼此可以一地方一地方，一省分一省分的組織起來；但你們要當心，切不可被一班自稱爲農家恩人的騙者眩惑去；你們做你們的，一點不要期望他人。」

看哪，那就是我們對農人所說過的，而且現在要繼續對他們說的。他們對於我們思想的基礎，完全贊成的；所要駁我們的，僅不過問我們這些思想是否有實現的可能。

「很好；他們回答我們說：這一切都是非常優美的，祇要農人彼此間能夠聯合。」

噯！既然很好，我們幹罷，我們盡力的使他們能夠聯合，勇敢的宣傳我們思想，把發表我們思想的書報滿手擲下民間，使各鄉村中萌出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的聯合線來；而且革命的日子一到，我們火速去與他們一塊，代他們去戰鬥。

這個日子非常之近了，牠的降臨是出於普通人所預想的！

震天譯

秩 序

這篇文章，李石曾先生曾經譯過；不過李先生是意譯的，對於原本未免有點遺漏的地方，所以我現在重譯出來。至於弄巧反拙，這是不學無術的我所不能免的，尙望閱者原諒！——譯者註。

世人時常責備我們用這非常使人害怕的「無政府」(Anarchie) 幾字爲我們進行的目標。他們說：「你們的思想是優妙不過的，但請你們承認，你們黨的名字太擇得不好了。無政府在常言俗語中，是與「無秩序」和「擾亂」同義；有了這幾個字，使人精神上就生起「利益相衝突，各個人間的爭鬥，使世上永遠得不到和平日子的念頭。」

我們曾經考察過一種行動的，代表新旨趣的黨。很少有機會選擇他們自己的黨名。譬如荷蘭在獨立運動時，反對菲拉賓二世 (Philippe II.) 的革命黨人的名字，叫做「勃拉邦的丐徒」(Les Gueus de Brabant)；這名稱，確不是他們自己取的；在初時不過是世人給他們的一種綽號——選得很精的一種綽號罷了；以後因聲名很大了，成爲

很普遍了，他們就承受來作爲自己一種很有光榮的名稱。不久，這幾字卽代表他們內部的思想。

再如一七九三年的「無褲黨」(Les-sans-culottes)，也是那時平民革命的敵人給與革命黨的綽號；以後此名含有許多意義；也就是倦於窮困，無衣無食的平民，起來反抗一切豐衣美食，窮奢極慾的皇黨愛國黨與「雅各賓黨」(Jacobins)的形容詞。「這般高車怒馬的愛國黨與雅各賓黨」無論現代有產階級的歷史家在他們靈前，如何的稱揚贊歎，終逃不出是平民的真正敵人，因爲他們非常蔑視平民的窮困，和他們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革命激動的趨勢。

就是俄國虛無黨的名詞，也是一樣。這個名詞，嚇得當時報章記者毛髮直豎，惹起無數筆戰，費了無數筆墨，玩了無數好或壞的文字把戲，然後纔知道牠不是什麼奇異的，或帶有宗教性的黨徒，不過是有真正革命力量的團體之別名罷了。從大文學家屠格涅夫

(Tougueneff) 在他所著的父與子小說中創起這名詞之後，一般做「父親」的卽

用牠來出那些「兒子」不服從他們的氣。做「兒子」的當時也冒然承受了這種名稱，等到以後覺到「虛無黨」一名是能使人們生出了許多誤解與附會的時候，即欲不用，可已遲了，所以各報章與衆人，總以虛無黨形容俄國當時的革命者。然而從實際說來，此名到也沒有誤選；因為牠含有一種意義，就是所謂虛無黨者。即是現代一切以階級壓迫階級爲基礎的「文明」種種事實之綜合的敵人。現代的經濟制度及權力，和政府主義的制度，從古時以至今日的有產階級的政治及其陳舊的科學，有產階級的道德及供強者受用的，爲粗陋的習俗與虛偽所制裁的藝術等，都是虛無黨所否認的；總說一句，虛無黨即是今日四圍有無限光榮的有產階級「文明」的大敵。

無政府黨一名，也有同樣的歷史。無政府黨當初在「萬國勞動會」中反對會中的強權，而且主張反對一切法式下的強權時，是以「聯合主義者」(Fédéralistes)「反國家主義者」(anti-Étatismes)或「反強權主義者」(anti-Autoritaire)自稱，不名自己爲「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es)因爲「安——那其」(Anarchie) (這是那

時的寫法——即中譯的無政府）這字太近於當時會中所攻擊的蒲魯東派（Proudhoniens）的經濟改良說了。然而一般敵人就因這字能使人誤解的緣故，而且「無政府」黨一名普通的意義又為擾亂秩序，反抗安全的暴徒，所以即欣欣然號當時的反強權黨為無政府黨了。

但無政府黨可是直截了當的承受了這種稱呼。不過在初時仍注意於「安」與「那其」（Anarchie）中間的「短線」，時常對人解釋「安」——「那其」（Anarchie）這字是從希臘文來的，釋意是「無權力」（pas de pouvoir）不是「無秩序」（non désordre）但久而久之，他們不去討排字匠的煩了，也不願閱者作希臘文的功課了，直截的允受了現在的寫法。

嗣後，此字漸漸的恢復了原有的意義，即是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在一八一六年所發表的意義。他說：「一個哲學家想改良一種不好的法律，不願叫人去反對法律，……無政府黨的性質完全不同。他否認法律本身的存在，他把法律的價值都取消了，

而且煽動人不要承認牠是法律，盡力抵抗牠的實行。」今日這字的意義格外伸張了，無政府黨非但否認現存的「法律」而且反對「一切過去的或將來的權力（*Pouvoir*）與強權（*autorité*）」話雖如此說，然其本質仍是一樣：牠起首總是「違叛」一切法式下的權力與強權。

人說：『但是，這字在各人腦筋中，總是秩序的否定辭，所以是擾亂秩序的意義。』

我們不要瞎爭罷，我們好好的去討論一下。人之所謂「秩序」是不是我們無政府黨所想的「諧和」（*Harmonie*）是不是依此諧和原理自由的去定人類社交的標準，使人類中階級與階級的爭鬥，彼此間無謂的犧牲一齊消滅？是不是使萬人一體，五洲一家，全體為個人，個人為全體，彼此互相謀利的「大同」？當然不是的，責備「府」為破壞「秩序」的人確不是主張這種將來的「大同」。他們之所謂秩序，不過現社會中的秩序。我們不妨去看看我們無政府黨所欲破壞的秩序罷。

今日之所謂秩序，不過是全人類十分之九，代最少數的懶惰者作工，使其得有窮奢

極慾的物品，以過他最可惡的逸樂生活罷了。

今日之所謂秩序，不過把人生最急需的條件，智育發展不可缺的東西之十分之九失棄了，使多數的平民時時儉生苟活於牛馬奴隸之境況中，不能享受一點由科學的研究與藝術的創造所給與人類無限快樂罷了。嗚呼！此之謂秩序！

今日之所謂秩序，即是現社會中所未有的窮困與飢寒；即是愛爾蘭農民死於餓，俄羅斯百姓斃於疫，好讓強者富者積麥如山，搬運出口，以滿其私人之慾壑；即是意大利的人民拋了盛美的田野，投身四方，遍遊歐洲，尋覓未成的隧道，從事開掘，以保其顛連無告的苦命；一旦隧道傾覆，則身陷其中；他們冒此重險，亦不過為苟延其數歲之黑麵包生涯罷了！此之謂秩序！

今日之所謂秩序，即是變民田為牧場，以供富者的肉食，甯留荒地以待墾，坐視耕者的流離！

今日之所謂秩序，即是逼婦女賣其身以養其子，逼孩童入工廠去作苦工，或使其天

折於羸弱；即是變工人爲機器，曷努力爲商品；即是暴動工人的幽靈，顯於富人之門；反叛人民的幻影，立於治者之前；即是長大於政府教座（Chaire Gouvernementale）的少數人，以治者資格，壓迫大多數的平民，在他們鞭策之下俯首聽命；並教其嫡派子孫，繼承其職，以奸計，欺騙，強力，殺戮，延長其特權於萬世。

今日之所謂秩序，即是戰禍連年，民生水火，人與人戰，行業與行業戰，階級與階級戰，國家與國家戰，轟烈的砲聲，不絕於老大的歐陸；鄉野消滅於暴彈，民命犧牲於疆場；數世紀來勤勞所積的財富，一歲間耗費殆盡。

今日之所謂秩序，即是思想的被牽制，人生的被奴隸，鞭，鎖等物，爲治御的妙術。鑛夫被毒氣窒死，石工被巖石壓殞；屍積如山，命捐千百，都是罪惡主人的所施。間或訴之於政府，即以槍炮擊之，謂爲叛賊之徒，該遭征伐。嗚呼！民命之輕，有如螻蟻，窮者之怨，從何控訴呀！

總之今日之所謂秩序，即是巴黎市府灑於血河，三萬餘男女老幼被槍彈葬於巴黎

白石的道下，俄國青年被捕入獄，歿於西伯利亞的雪鄉，而其中頂天立地的志士，百折不撓的英雄，皆被劊子手的繩索縊死於斷頭台上！

嗚呼！此之爲秩序！

然則，什麼是今日之所謂擾亂秩序？

今日之所謂擾亂秩序，即是人民起事，破壞以上種種卑鄙的秩序；解鎖，斷鞭，直趨較善的將來，爲人類史中之最光榮的事業。

即是革命前思想的革新，推翻一切停滯的過去所遞傳下來的迷信；即是新思想潮流的澎漲，新發明趨勢的興盛，科學各大問題的戰勝。

即是昔時奴隸制度，中古市府的獨立，封建的奴隸制的撤消，經濟的奴隸解放的試驗。

即是革命的農民，反抗牧師與貴族的大暴動，燒去地主的大廈，代以農夫的茅屋；跑出黑暗洞穴的生涯，以享太陽光明的幸福；即是法蘭西消滅王權，以致西歐的奴隸制遭

一最後的致命傷。

今日之所謂擾亂秩序，即是一八四八年法蘭西的革命，君主驚魂，貴族落魄，宣佈勞動權 (droits du travail) 的快舉；即是巴黎平民，雖常死於槍林彈雨中，而仍前仆後繼，爲新思想的大奮鬥，給自由市府概念於人類，開無數的革命新紀元，爲來日「社會革命」的先導。

擾亂秩序——今日之所謂擾亂秩序，就是在那時候，人類全體堅持爭鬥，不畏難，不苟安，雖九死一生，亦奮往直前，以求生存的安甯，過去束縛的解脫；就是到那時候，平民得自由發展才能的機會，於數年中，促成人道的進步；如果沒有牠，則人們將永處於奴隸之境；終困於窮困之域！

今日之所謂擾亂秩序，即良情 (belles Passions) 的開花，誠信的復發，人道崇愛最可頌揚的時期！

總之，無政府一名，是否認以上的所謂秩序，以求民生最完美的情境，向較善的將來

進取的黨人，以牠爲名，豈不適當嗎？

震天聲

革命的必要

在人類的生活，有些時代一種可怖的動搖，一種直剖入社會的腑臟的混亂，在一切的情形下，是很必需的。在這些時代，一切有心人都開始說世上各事物再不能如此下去了；必須有大的不可測的事來暴烈地截斷歷史的線索，將陷於污轍中的人類救出，使他趨上新的道路，向「未知」方面前進，探求理想的生活才行，他們又覺得非有廣大無邊，決絕難和的革命不可，他們都希望着此種革命非但應該推翻這些以冷酷的壟斷，投機及詐偽爲根基的經濟制度，非但應該拆毀那些以狡猾，陰謀及欺騙爲根基，專圖少數人利益的政治制度，而且應該搖動社會的智慧與道德的生活，震撼麻木，重整風尚，重領高尚的情感，偉大的興奮，寬宏的忠心等有生氣的氣息到這種卑鄙，窄狹，怯弱，欺詐的情感瀰漫着全空的環境中來。

在一切不屈膝於大偶像前的智慧被傲慢與平庸壓倒的時代，在「適中」(Moderation)

Billian) 的卑鄙道德，自私的污濁心理占優勢的時代，革命成爲一種需要了，社會中各階級廉潔的人都祈一種颶風之降臨，吹動輝煌的火燄，焚毀一切侵蝕我們的黑疫，祛淨一切蠶食我們的毒菌，在光耀的憤激的過程上，掃除一切窒塞我們，行於我們頭上，致我們無空氣無光明的過去的殘物，使全世界都有活潑，少壯，節氣的新生氣。所以發生於這些時代的不但是麵包的問題了；「進步」「反抗」「不動」「人性的發展反抗愚昧，活動反抗溝渠惡臭的停滯等問題同時起來了。

這種時代在歷史中可以找到，羅馬帝國衰亡的時代不是一個好例麼？今日人類又要蹈羅馬帝國的覆轍了。

與衰亡時的羅馬人一樣，我們現在也站在一種精神的深刻的改變之前了，而且此種改變只要有便利的機會就可實現於事實呢。在經濟的領域上革命若是一種救急的良藥，在政治的領域上革命若是一種不可少的必需，那末，在道德的領域上革命更不可須臾緩了。

社會中的個人對於別個人若沒有道德的線索，若沒有這種不久即成爲習慣狀態的道德的關係，和某些義務心，社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我們無論在那種人的結合體中都能尋出以上說過的道德的關係和「社交性」的習慣；我們就在這些還在人類初期的情況中的原始的蠻民裏，也能見到這些關係與習慣在他們的羣居間非常發達，而且很起勁的實行於日常的生活上。

但是，財產和「條件」(Condition)的不平等，人剝奪人的壟斷，少數人壓迫大多數人的統治，在時代的過程中，蝕毀了和破壞了社會原始生活的那些寶貴的產物。以壟斷和詐僞爲基礎的大工商業，一切自命爲「政府」(Gouvernement)的人的統治絕不能與這些以衆人的「休戚相關」(Solidarite de tous)爲立足點的，現在還實行於「文明」的境域之外的原始民族間的道德原理同時並存。實在，資本家與被他剝削的工人，軍長與軍士，治者與被治者他們彼此間，能有何種「休戚相關」呢？

我們還見到這種以「個人和一切同伴同爲一體」(Identification de l'indiv-

idu avec tous ses semblables) 的情感爲根基的原始道德後被各種宗教的虛偽道德的殲滅了；而這些宗教又設法以詭辯證明「壟斷」與「統治」是正當的，有時，壟斷與統治的表現若太殘酷了，牠們也不過是假裝譴責的態度，掩飾人們的耳目。牠們使個人脫去對同類的道德義務，傾心地服從一種「至上的實體」(L'être supreme)——一種不能見的抽象的神，人們只要好好的供養這般自稱爲「神」的服侍者，那末，「神」的憤怒可以求饒，「神」的慈惠也可以買得的。

然而，今日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民族與民族，以及大陸與大陸中間的關係漸漸地密切起來了，所以人類不得不一種新的道德觀念。當宗教的信仰漸漸地消滅下去的時候，人們就覺到想自己有幸福，對自己時常有關係的人——絕不是對一種不可知的東西——非有多少義務心不可。現在人們都開始知道孤立的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在衆人的，全人類的幸福中求他自己的幸福。『莫盜竊，莫殺害……』等宗教的道德之消極的原理，應以日日擴充，廣大無邊的人類的道德之積極的原理代替之。時常

可以先瀆犯而後以獻祭求饒的這種上帝的「威嚴」更須以個人與全體的「休戚相關」的情感代替之。『若你願意自己有幸福，你對各人及全體，應該做你自己願意各人對你做的東西。』——（即己所不欲不施於人——譯者）這種極簡單的名言，科學的結論，與宗教的訓誡完全不同，牠倏然開出一條人道的「改良」與「完善」的大道。

我們應該在如此高尚如此簡單的原理上重整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這是無可容緩的了。但是，祇要壟斷與統治詐偽與詭辯仍為我們社會組織的基礎時，我們什麼都不能成功，我們的前程滿是荆棘呀。

有千種例子可以舉來為我這篇東西的論證。我們在此舉出一個最可怕的來罷！——這是說我們的兒童。現社會對兒童如何呢？

慈愛兒童是人類發展中最好的性質之一種，人類從野蠻的狀態，經過了多少困苦顛連的步驟才達到了現在這樣可欣幸的地步。我們多少次見到心術最壞的人在兒童的微笑前解除武裝呀！唉！此種慈愛今日却已烟消雲散了，今日兒童不是為滿足獸慾（

Passion bestiale) 的玩具，就是爲供養機器的「肥肉」了。

我們近來見到有產階級怎樣殺害我們的兒童，命他們在黑暗的工廠中做長日的工作。(註) 以苦工壓迫他們，這還只是在形體上傷害他們——倒是很細微的。腐敗到骨髓的社會再要在道德上殲滅我們的親愛的兒童咧。

(註) 這幾行是看了勃倫夫人 (Madame Emma Brown) 在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上發表過的，關於馬那水才底製造廠 (Manufactures de Massachusetts) 兒童工作的報告

書後寫的。——勃倫夫人與一個有名的經濟學家一道參觀了國家的。一般製造廠之後，考察到沒有一個製造廠是遵守「保護童工律」的。在每一個工場中都有許多兒童犯一見這些可憐的人的形狀，就使她知道他們的虛弱的身體中已種下「定期病」(Maladies chroniques) 的種子了。如血衰症，癆疾，身體的殘廢等。馬那水才底製造廠的工人有百分之四十四——幾佔全數之半——是十五歲以下的兒童。但是爲什麼製造家喜歡兒童工作呢——因爲他們的工資祇有成年工人的四

分之一(百分之二十四)呀。

人們都知道，現在歐洲雖經有所謂保護兒童的法律，但到處的工廠，甚至農礦裏仍然充滿着幼年的兒童，往往每日做十二點鐘的工作——原註。

牠（現社會）強使教育循着舊規，爲一種習藝式的學習，致一般兒童在某時期一定能流露的壯毅的高尚的情感和理想的需求沒有活動的餘地，牠使一般稍有獨立的「詩的」自尊的性質的人沒有發展他們的特性的機會，甚至嫌惡學校，到別處去找情感的出口。有些到小說中尋覓日常生活裏所缺乏的詩趣；腦子裏裝滿那些醜惡的，由有產階級爲自己階級製造出來的，賣兩個或四個銅子一行的文學，結果弄到如某慘劇中的少年勒末特爾（Lemaire）一般，把一個兒童的肚腹剖了，咽喉割斷「使自己成一個有名的兇徒」；又有些則沉溺於可悲的歧途中，自求逸樂，祇有「適中」的兒童，既無熱烈的情感，又無奮發的進取心與獨立的精神的人，纔能無虞地達到他們的「目的」，這些人就是有產者，他們使社會受到他們窄狹的道德觀念的影響，他們不偷過路人的手巾，那是實在的，但是他們却「誠實地」盜他們的買客；他們沒有熱烈的情慾，但是却

在暗中訪問「老鴛」請她『替他們除去無味的肉羹的油膩』(Pour se delarasser de la graisse si monotone du pot au-feu) (嫖的含意——譯者) 他們蹲在污泥中，若有人動着他們的穢濁，他們就會叫一聲『不要動』即刻詈罵起來。

看哪，以上是待我們的男孩子的情形！至於女孩子，有產階級從幼年的時候就將她們弄壞了。無意思的讀物，著起茶花一般的木偶，母親奢侈的衣服和漂亮的榜樣，女室中的談話——沒有那種情形不使女孩子將來倒於最能出價的人的懷中。而且富家的女孩子已在她的四周播下無數惡的種子：一般工人的男孩子不是很羨慕地注視着這個裝飾艷麗，舉止輕浮，十二歲就嬌媚得像妓女一樣的女孩子麼？若是爲母親的是有德的——這是有產階級婦人之所謂有德——結果將更糟了！聰明的女孩子不久就會估定這種兩面的道德的真價值：一面是「愛你的同類」，另一面是「當可能時剝削他」；一面是「應該有德」，另一面是「至某種程度……」。她窒悶於這種滑稽的道德空氣中，在日常生活上既找不到一點美的，高尚的，有趣味的東西，使她可以吸取真的情愛，她只

好低着頭投入無論何人的懷中，——但願他能滿足她奢侈的需要。

你們請詳細的考察這些事實，研究出牠們的原因，然後再來看我們所斷定的，要一種厲害的革命來掃除我們的社會一切污濁的根源的話到底有無理由，因為我們以為若一種病的原因不祛除淨盡，而欲這種病的痊愈是萬不可能的。社會上只要有一大批寄生於我們勞動上的惰者——無論人們怎樣說他們是指揮我們的必需人物——我們欲求公衆道德的高尚，真無異於「緣木而求魚」，因為道德腐敗的酵母就是這些惰者呢。惰者與蠢笨的人一生但求新的逸樂，心中是沒有什麼人間的「休戚相關」的情感，有之，也被他們的生存的原理戕害了；而卑鄙私利的情感却在他們的生活上發榮滋長，——這些人一定傾向於最粗俗的肉體享樂，不但自卑，而且使他周圍的人都墜入穢坑呢。他們以錢袋和禽獸的本能褻瀆婦人與兒童；褻瀆藝術，戲劇和出版物，使一切都醜化，——他們現在正這樣的進行不倦呢——他們賣自己的祖國，賣自己祖國的保護者，一旦他們恐怕失掉自己惟一的享樂泉源——錢袋時，因自己太卑怯不敢殺人，即

命別人來殺害自己祖國的最優秀，最出類拔萃的子孫。

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道德家的書籍也改變不了什麼。疫病已進我們的大門了，我們趕急驅除牠的禍根，即使要動鐵與火的時候，我們也不要遲疑呀。我們前進罷，這是爲全人類的福利咧！

一九二六，十，十六，震天譯於上海。

革命中的革命思想

一

革命二字今日已常出於被壓迫者甚至於領有者之口了。人們現在已時時覺着有大暴動將至的朕兆，出沒於空際。在無論何時都是一樣，大暴動與大激變將臨的時候，不滿於現制度的人——不問他們的不滿是如何微小——即會很熱心地戴上在昔時是極危險的「革命者」的頭銜。他們不信任現制度了；他們已預備去試驗一個新的：這就足以使他們傾向於革命。

這種各色各類的，不滿於現制度的羣衆的高流，奔騰於行動者的隊伍中時，一定創起了革命的情勢之力，而且令革命成爲不可避免。僅僅一種宮庭的或議會的陰謀叛變，並多少得着一點人們名之爲輿論的東西的協助，就足以改換權力上的人物，在以前，甚至更動了政府的法式。但是一種想使經濟的領域上得着某種變動的革命就非有無數

的意志爲其後盾不可。若沒有幾千百萬極活動的或稍不活動的人的協助與靠傍，革命絕對是不可能的。在每一個鄉村中都應該有許多人從事於拆毀「過去」的工作；並且更應該有別的幾千百萬的人，站在要新的東西發生的希望中，任人行動。

所以就是這種發生於大事將爆發之前的精神中，模糊的不切定的而且往往無意識的不滿意，就是這種對於現存的制度不信任的心，令真正的革命者能完成他們無限的浩大的事業，換言之，在最少的年歲中重造有數世紀生命的制度。

但是革命也往往碰到那塊礁而失敗而沉沒咧。

當革命一到，推翻了日常生活的舊範圍的時候；當一切慾念——好的或壞的——都自由地爆發出來，呈露於光天之下的時候；當人們見到大努力大勤勉之旁有怠惰有衰頹，英氣之旁有怯弱，大克己大寬宏之旁有狹小的私恨與一己的陰謀的時候；最後，當舊的制度倒坍了，新的隱現於不斷的改革中的時候，——大多數以前尙以革命者的名詞爲光榮的人們，便會急急地過到「秩序」的保護者一邊。街道上的鬻聲，正在試行的

制度的不穩固，與日久的不安等，不久即使他們生起倦意了。他們怕見已經完成的些微改革，重陷於混亂中，一無所得；而又不知道經濟制度的無論如何小的更改必然地要涉及社會一切政治概念的深重的變動，而極小的政治改革也只能完成於經濟生活受到較大的變動之後。他們覺到反革命來了，就即刻在牠的目前恢復未革命前的原狀。平民的慾念與平民粗俗一些的外表令他們大起嫌惡之心；尤其是一般首領們狹隘的私慾，他們見之，大失所望。不久，他們不再要革命了，他們就跑去列在那些要求休息與緩和的人的隊伍中了。

「過去」就在那些人中招集牠最熱烈的保護者呢，他們愛護「過去」的熱度亦不下於已被犧牲的，而極不重要的一部分。他們憤恨那些再領他們向前的人。最危險的還是他們獲得了革命的方法，現在就用之於保護「過去。」反動派沒有他們是不敢大膽的地方，而他們却敢大膽，他們打擊那些想深深地剷除舊制度的，想再上將來一步的人們。他們做起羅伯史比爾 (Robespierre) 與聖樹史特 (Saint Just) 來，盡力在救

護革命的託詞之下，戕殺人們，其實，給革命一羈絆，使革命不能前進而已。

在爭鬥的一時期中，誰是革命之友，誰是革命之敵，是最難即刻認識的。而且應該說記述過去的革命的歷史家對於這點，竭力在思想上播下混亂的種子。

我們只拿法蘭西的大革命來說罷。有些人的理想是米拉波（Mirabeau）路易十六給一憲法部長的位置給他，他就心滿意足了。另有些人却尊崇唐東（Danton）唐氏反對德人最大膽的愛國者，而對於經濟的問題却無半點魄力。——他是反對國外侵略的一大演說家，他能居於上有立憲之王，下有農人被中等階級的地主的剝奪而又有土地財產的搶劫的狀態中，他的革命精神善於容納這一切而混化之。

還有些人以羅伯史比爾為偶像——就是這個號稱「正人」（Le juste）的竟把許多講資產平等與無神論的人妄加殘殺，——竟在一七九三年夏季，正當巴黎的平民鬧荒啼飢之際，於雅各賓的俱樂部中，死命要人們討論英國憲法的益處，最後，又有些人奉馬拉（Marat）為革命之神，馬氏有一日雖然膽敢要求二十萬貴族的頭顱，而不敢

爲激動法國三分之二的人民的問題——特別是農人耕種的土地應屬於誰的問題——的傳聲機。另外還有些滑稽者，以共和的檢察官（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爲革命的要人，因這些官兒曾熱心地要割公爵夫人與她們的使女的頭顱——皆是使女的頭顱，因爲此時公爵夫人們統在哥勃朗齊（Coblentz）——讓有產者的黑衣隊在掠劫法國，大發無恥橫財，——待拿破崙執政時代（Le Directoire）才見發現——使勞動者於水深火熱中，受着饑寒的苦楚。

至於大多數的革命者呢，可惜他們只認得過去革命的一面，只認得歷史家以自己的意想竭力描寫的屬於劇情的一面，他們對於法國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三數年中，由幾千百萬的無名英雄所完成的無限大的工作，只瞥見其表皮，——而這種工作的重大，竟使一七九四年的法國與五年前的法國截然異樣。

我們現在作這篇研究的東西，其目的就在幫助現代的革命者在這種混亂中，稍稍得着一些向前的方針。我們想指出人們應該預先認清誰是真正的革命者，誰是自稱爲

我們的聯合者，而不久即為我們的敵人的假革命者的必要。我們設法指示給革命者看，他們所要完成的任務是如何的浩大，並通知他們，如他們想照歷史家在過去革命上所紀述的方法而做革命，他們將有何種不適意的失望。最後，我們想告訴他們，革命所要求於他們的是如何廣大的毅力，如何大膽的思想，如何嚴緊的熱烈的工作，如果他們願意供獻他們的生命於革命的，而又時時以他們的能力來促成革命之爆發的，——那末，這一切（思想毅力等）在革命的成功上說，統與在某一危急的時期，以槍砲相戰鬥的暴烈工作一樣的重要，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

思想的大膽與導引羣衆將人們所敢想的東西置諸實行的創制力，是以前許多革命中的革命黨人所最缺乏的。就是下次的革命也恐怕有同樣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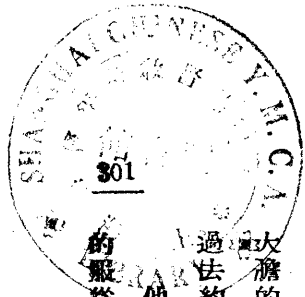
在研究過去的革命史的時候，誰不慘痛地自問：『爲什麼費了那樣多的力量，做過那樣無上的努力與犧牲，流了那樣多的血，造出那樣不可以數計的穿喪服的家庭，經過

那樣久的紊亂，而所得的結果却如此之微小呢？——這個問題並且時常發現於文學、談話以及革命的宣傳中。

這是因為人們普通不明了那些有意或無意的過去的同情者怎樣為一切革命的極大的障礙之故。人們雖然盡力預備削減他們的能力，他們的向後轉的固執，與他們之想挽救特權的心思；但忘了他們的陰謀與奸險，他們不能列成隊伍與我們爭鬪了，他們即從事於暗中的工作。總而言之，人們忽略了革命時常是由少數做成功的事實。

而且，人們同時忘了，革命者在他們的行動中雖常有轟轟烈烈的大無畏的冒險與勇氣之概，而他們的思想，他們的目的，與他們對於將來的概念却往往沒有敢作敢為的大膽的精神。他們常將自己正在竭力反對的過去的法式戴上這種他們所想像的將來。過去約束他們，甚至阻止他們向將來直進的趨勢。

他們不敢以最後的打擊對付為舊制度的實力的：宗教，財產，軍隊，警察，監獄，對法律的服從性，以及集中的傾向，他們不敢把這些東西剷除淨盡。他們也不敢怎樣從事破壞，



使新生活有廣大的門徑。他們對於此種新生活的概念是那麼模糊——因之是那麼膽小，那麼狹隘，他們自然就在夢中也不敢動着他們在奴隸的過去中所尊崇的偶像了。

心的豪氣用於這種怯弱的頭腦中，能有大的效果麼？

實在的，人們若追憶法蘭西大革命的種種情形，就不禁感到我們祖先行爲的大膽，冒昧，與思想的怯弱，保守。一面是奇異的勇敢與無上的毅力，絕對的輕視生命與安樂，而在另一面對於最近的將來的概念却是不可思議的怯弱與柔軟，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過去了，而平民終不敢動着他以前予以敬仰的許多怪物之一，也不敢要求他們的首領——他們所崇拜的，所服從的人——把過去的制度犧牲一種。看哪，這就是過去的革命最顯明的情狀。革命的軍人以大無畏的勇猛，不能抵敵的冒險精神，深入槍林彈雨中，掠奪敵人的砲臺，其形象何等壯烈！但可惜他們不敢移視線於砲臺之外，不敢將目光集注於戰爭，其原因及其目的上。

沒有武裝的平民向伯斯底依 (Bastille) 高厚的城牆，與轟轟的炮彈前進；婦女們

趕到凡爾賽，把囚犯的國王領回來；到處，在每個小場市中，少數手執木棒的人佔領城市的行政機關，而不顧或者就是明日『重進法軌』的這些機關會把他們絞死示衆的。不盡武裝的平民佔領都意勒里（Tuileries）王宮，把國王拘捕住，使他頭戴紅帽，立在他們的長長短短的矛子之下；而且，二月後冒着瑞士兵與中等階級國防軍的射擊的大險，驟然而佔王宮。不顧政府的軍器，許許多多的無名英雄，拿九月戕殺的責任架在自己的身上。既無軍隊而內部又被保皇黨侵蝕的共和國，奮勇而挺身抗禦同盟的國王。唐東要求大膽，爲衛護革命的無上方法，就是「約法會」（La convention）中的斷頭臺，拉方代（La Vendée）的大流血，行苦刑的雙輪車也不能阻止這些革命者採用他們的革命方法，他們革命的熱血沸騰，無物能抵禦的。然而沿着這種大慘劇之旁就是思想怯弱，就是居於一切之上的概念中缺乏果敢的大膽。思想的平俗戕害了寶貴的努力，偉大的熱情，與無限的委身。

當八月十日將近，王國行將傾覆時，唐東，羅伯史比爾，與高爾特里埃（Cordeliers）

輩，怕共和國比怕國王爲尤甚。一定待到由王宮所喊來的，所統率的外國的侵略來了，他們纔敢思想到法國無需帶冠的怪物也是能存在的。

正當教會中人以極大的陰謀佈滿全法國，來反對新制度時，正當此種陰謀將法國的三分之二握在手中時，一般革命黨人却以他們的尊崇加諸教會，他們列牠於革命的保護之下，而不久即殺害「無政府黨」，因爲他們膽敢咒罵天主教的儀禮。

在經濟的問題上他們的怯弱更大而可惡。封建制度在事實上已不存在了，一般土地的大領主也被農民驅逐已遁國境之外；領主的森林被強佔了，獵物也被除滅；封建的賦金也已無人繳納。但是革命的首領們，直至「約法會」中，還勉力保持封建制度的最後剩餘品，使牠們貽害於後世，當堂皇的齊龍丁黨 (Les Girondins) (註) 與尊嚴的羅伯史比爾聽到人們說「財產平等」這幾個字的時候，即戰戰兢兢的恐怕私有財產不能得到平民的欽敬。因爲——他們從過去的經驗而獲得的教訓——國家的基礎是築在私有財產上的。

的確的，一般首領們對於這一切要點統是落後者。在過去的解放中平民超過他們，走在他們之前；眼光比他們遼遠。可是此種朝將來的視線也是極其模糊，暗昧與飄浮無定呵！就在平民間，思想是那樣的不一致，所以致這種模糊，這些猶疑相傳於一切革命中。六月二十日激動平民去取都依勒里王宮的屠夫勒若特爾 (Legendre) 也不敢夢想驅逐國王下臺；一切都如這班平民執國王於他們的長矛之下一樣，他不敢以矛尖刺國王，令他與王國同歸於盡。

以後，當伯勃夫 (Baboeuf) 的共產陰謀暴露了，連「山嶽黨」(Les montagnards) 都大起驚奇。他們對於平民們社會主義平等的模糊的傾向是很知道的，但是這些傾向居然有一種大綱，則出於他們的意料之外，面形驚色了。他們的思想永不敢到這樣遠的地步；而平民也不知道予這些意向以着實的骨格。

一八四八年的情形也是一樣。

在十五年的社會主義熱烈的宣傳之後，在傅立葉（Fourier）與加伯（Cabet）之後，在幾千百爲共產主義而發言而印刷的集會與小冊子的傳播之後——當然人們應有生活權與享樂權等原理也包含在內了——而一般「德謨克拉西」的革命黨人，換言之，一般自稱爲革命黨者，甚至他們中之最進步者，還預備着槍斃膽敢說及共產主義的人們。他們所敢想的一切，就是「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就是由國家贊助的團體；卒讓一個朋拿伯爾特（Bonaparte 卽拿破崙）來壟斷平民的這些模糊的共產傾向，爲自己登臺稱王之用。

在一八七一年巴黎的市府之下，也是一樣的情形。一般激烈的革命黨人雖勇猛地不願低頭於他們所掙擊的反動的可怕勢力之下，但在思想上也無革命的思想。他們對於革命只認識其方法——這些方法，依他們的意思，就是以政府一直至今，用以反對牠敵人的軍器，攻擊牠本身。他們夢想以「市府」的彩色顯出他們所推翻了國家。正當

經濟革命的思想含混地盤旋於平民的腦中的時候，他們只想建立市府的政治獨裁制，以爲經濟的改革隨後就會來的。他們竟不知道集合勞働羣衆於「市府」的旗幟之下的惟一方法，就是執行一種經濟的革命，他們更想不到，即使一八七一年的「市府」失敗了，牠至少須傳給後日想重振牠舊業的人以平民革命，窮者反抗富者，勞働者反抗怠惰者的思想。他們的精神中毫無新的思想，毫無一點革了舊世界的命的思想，他們行動的精神是極其革命的，可是對於他們所願意的東西，却怯弱得無以復加，他們簡直固守於他們正與之宣戰的過去的一樣的模型中咧。

在已交革命之前夜的今日，我們所處的情形比較優良一些麼？我們有爲革命所不可缺的思想的大膽與創制的能力麼？站在這種使我們生起反叛心的過去之前，站在這種由牠而生服從性，強權的組織，虛偽，以及欺騙之前，我們有否認牠的革命思想麼？有非但在牠全部上予以否認，就是牠日常的一切表現也加以掙擊的革命的的思想麼？我們能夠拿我們的板斧，非但在現存的制度上，而且在使這些制度發展的思想，作剷除陳污

的工夫麼？總一句說，我們的思想能與我們的方法與行爲一樣的革命麼？我們能爲思想的革命者麼？我們的毅力能用於一種革命思想的成功麼？

但是此種概念似乎就自昨日始。亞拉哥 (Arago) (註) 似乎就是我們同代的人。然而，當他有一天說到地上的大陸有時從海洋顯露出來，有時又沉沒於波濤中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問他：『那末，你們的大陸如松菌一樣發長的麼？』我們看他這一句問話，就可知當時以自然界的一切爲不變不動的觀念是如何的深入人心了。至於今日，繼續的變化進化——已成爲極普遍的術語了。

(註) 法國大天文學家與物理學家生於一七八六年死於一八五三年——譯者。

並且人們也已開始知道——雖然還是模糊的——革命只是進化必然的一部分：

自然界中無一進化之完成不有劇烈的變動。往往有突然的與疾快的變化時代隨着極緩慢的變化時代之後。革命對於進化與預備革命的緩慢的變化是有同樣的必要，而且依着次序說，彼此是相繼相成的。

生命是一種繼續不斷的發展，若植物，動物，個人，社會遲疑着，故步自封地常留於同一的情狀中，他們即有衰敗與滅亡的危險。看哪！這就是近代哲學的根本觀念，而且人們即會明白這種觀念怎樣鼓勵人人趨向改革，怎樣激起人人有改革的決心與大膽。

此外，請你們看看這一世紀來，人類精神領域擴大的敏捷，及其大膽的效益吧！

『大膽啊！』這就是近代機械術上的口號。大膽地想有一種六百米突一洞，一百米突高的大橋，通過海灣吧，你們就能如人們在福斯海灣（Golfe de Forth）已經成功一樣的得到成功。大膽地想有一種三百米突高的鐵塔吧，你們就能見其矗立於地上。大膽地下開鑿蘇伊士或巴拿馬的海峽的決心吧，你們就能使兩洋相聯，大膽地主張鑿穿亞爾波斯山吧，你們就能使中歐的平原與地中海相接。大膽地駕着二百噸裝有極大帆蓬的小船放洋冒險吧，你們就能於十五天內，只藉風力，駛過浩大的大西洋。大膽地乘着汽船，開足汽力吧，你們就能於五六天內經過這同樣的大洋。大膽地將有炸裂性的東西放在摩托的汽鼓中吧，你們一點不要怕，你們就將有汽車可乘。大膽地要在巴黎與倫敦

「敦間傳達言語吧，你們就能將微弱的人聲從四十基羅米突（註）寬的海峽中傳達出來，大膽地以一長鐵線聯合愛爾蘭與美利堅吧，你們就能站在歐洲與大西洋對岸的人們交換思想！最後，大膽地以較空氣重的機器，如許多法國人自十九世紀六十年間就已試驗過一樣的去佔領空間吧，你們若不怕困難，能夠忍耐，你們就有佔領空間的希望。」

（註）一基羅米突等於一千米突——譯者。

近代機械學上全部的歷史只不過是唐東的『大膽啊，再大膽！』的一句話連續不斷的變化實行而已。

並且此種大膽現在已入文學，藝術，戲劇與音樂中。大膽地說，寫畫，編，一切都照你的心去做；如果你們是有思想，知識與才能的，你們就能博人觀聽，得人了解，無論你們所用的是如何新的法式。

這一切都給我們的世紀與其革命以無限的好處。一切都是鼓勵革命黨人有大膽的思想。

但是不幸，政治與社會經濟上一直至今，缺少這同樣的大膽。這裏，思想中與實行中一樣，怯弱尚統御着一切。

那是實在的，在過去的一世紀中，政法史只有敗績可錄。就是此處彼處間或獲得勝利也含有失敗的性質。

三

是的，現在有好多東西足使我們這世紀的人得有一種爲我們祖先所缺乏的大膽的思想。

我們這代人所親眼見到的或一道助成的自然科學的大覺醒給予思想一種空前的大膽。剛從最近創始的各種各類的科學也來闡出我們的父親們所不能瞥見的遠大的地平線。

解釋自然現象的總體，連動物與人類的心理生活都在解釋之內的「物力的統一」(L'unité des forces physiques) 令我們在自然現象的總體上獲得了許多大膽的

概念。

人們對於宗教下了一種深刻的，——有時竟爲前所未見的，幾乎是不可能的大膽的批評。一向受尊崇的所謂起源於神的人類制度，與用以解釋與延長奴隸制度的所謂「神的勅令」的一切成見的空架，都在科學的批評下倒坍下來了。而且這種批評已經深入羣衆的腦筋中。

人類已經知道他們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了。他們已經理會到他們的制度完全是由他們自己創製出來，只有他們自己纔能改造。

另一方面，以前人們以爲自然界中所見的一切是一成不變的觀念，今日也已被搖動，被破壞，以至於盡了自然界中的一切如太陽系，行星，氣候，動植物的種類，與夫人的種類都是變化的，不斷地變化的。——那末，爲什麼人類的制度却可一成不變長此終古呢？

世間無一物不循着變的法則，無一物能持久不變，如我們肉眼看去似乎是不動的巖石，我們名之爲「大陸」的土地，以及大陸上的居民，居民的風習，與概念統是在變的

軌道上前進。我們所看見的環繞於我們四周的東西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牠必定要變的，因為不動就無異於死。看哪，這就是近代科學賜與我們的概念。

我們一憶起一八四八年以前，意大利，匈牙利，波蘭，與愛爾蘭的愛國者為獲得民族獨立而作的英雄行爲，並詳察他們的最終的失敗，我們不覺就要心灰志喪，再無向前進展的勇氣。我們一想到意大利與匈牙利的獨立情形，我們即替那些愛國志士赧顏，因為他們以可恥的壟斷與投機，向後轉，開倒車，對帝國主義讓步等為實現他們理想的方法。

四八年六月與七一年五月革命的犧牲者的大流血，德國的軍國主義，帝國治下法國的頹敗，俄國青年無效的努力，最後，俄國革命的失敗，與反動勢力以犧牲者的大流血為其凱旋的慶祝等——一切都不是喚起與培養那些對於社會事實，只見其表皮的人的大膽與勇氣的。

當我們想到第一國際開始時給與人們的極大的預許，與工人心中因之而起的無限希望的情形時——見到現在自稱為其繼承者的工黨的卑鄙惡劣的醜態，我們知道

失望就會湧上勞働者的心頭，他們對於將來也會失了信心的。(註)

(註)此處寫於一八九一年，法國工團未興之時——原註。

然而，沒有什麼比這種由政治的灰心者傳播而培養的觀察法更錯誤了。

因為當我們想到十九世的種種失敗事績，我們即覺得致敗的緣故，就在人們沒有充分向前進的膽略，就在人們時常將目光向後看。

正常革命的怒潮激動各個人與各民族的時候，他們不在將來尋覓他們的理想，他們對過去致敬，以為他們的理想是在背後！

人們總不想有新的革命，而往往在舊的革命之後太息。

在一七九三年，人們想建設一個羅馬，甚或一個古代的斯巴達。在一八四八年，人們想重演一七九三年的舊劇，在一八七一年，人們暗地裏讚揚一七九三年的雅各賓黨革命的德意志還夢想着再造一個一八四八年；在一八八八年，聖彼得堡的執行委員會還

有勃朗基

(Blanqui)

伯爾伯

(Barbès)

的影像立在面前，而且在一九〇五年俄國

社會主義的革命黨人還臆想柏林的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因為人們在報紙上皆視那天的事情為一種革命呢！

甚至人們要虛構將來生活的「烏託邦」，也不敢破除古物的纏繞。古代的羅馬還以其全力壓住我們的世紀。雅各賓俱樂部的故事也緊緊的接着羅馬，附羅馬而顯現其威勢。

現在工程師，學者，與藝術家直截了當地把過去拋出九霄雲外了，而政治家與經濟學者還在過去中尋覓他們的靈感。

實際，如果工程師要在古代的技術中尋覓他工程的創見，他的技術將成為什麼技術呢？如果工程師沒有獲得新的力量與供他使用的新的材料，去求出新的概念來，我們的技術能超過古代羅馬的天橋與大建築麼？沒有近代這些新的物力的協助，造福斯海灣大橋的工程師們也只能想到以大石去填塞海灣，而築起的洞橋也只能在容質上大過羅馬的天橋。沒有大膽，他們必不能開建築術的新紀元，如兩個三百米突高的愛法塔

(Tour Eiffel 卽巴黎大鐵塔——譯者) 般的長橋，橫臥在海上，兩端各有堅固的基礎，兩巔相接相支，成一空中怪物，連兩陸爲一地的偉大創作。

如果瓦拉斯 (Wallace) 與達爾文要固執地在舊的書本中去搜索事實與思想，關於動植物進化的科學將成個什麼樣子呢？這些可敬的先導者完全與過去絕緣，他們知道一種新的科學必需新的觀察，於是他們就去詢問自然在炎天火地的國度中，搜出牠的祕密；他們爲新的歸納，找出新的基礎。

然而，這就是政治與經濟的領域上未曾做過的呢；這就是思想概念所以怯弱的理由呢，因之，十九世紀許多革命失敗的原因也不待言而自明了。

人們如果將目光向後看，就永不能達到重造一種新社會的目的。人們若能隨着蒲魯東曾經告訴我們：『詳察今日社會的趨向，藉以演繹一個明日的社會。』去做，才有達到目的的希望。

孕育於精神中的新的概念，就是使我們能夠，如蒲魯東曾經告訴我們似的詳察今

日社會的趨向，藉以演繹出爲革命成功所不可或缺的革命狂熱與思想的大膽。

四

各派的革命羣衆——如馬克思派，可能派（Possibilistes），勃郎基派，甚至於有產階級派——現在都集合於正在萌芽的革命中，當我們對之略加考察時；當我們見到這些的黨（這些黨並不是如昔時人們所說的是因私人的問題而分黨，實在，每個黨不過有些觀點與思想不同而已）在每一民族中雖不同名，而有同樣特殊性質時；當我們分析牠們的根本思想，目的，與方法時，我們即悚然地覺得牠們的目光都向着過去看的；沒有一黨膽敢審察將來，每黨都只有一種思想：使路易勃郎或勃郎基，羅伯史比爾或馬拉復活起來，增加政府的權力，令牠更強，而對於能改變世界局面的思想却依然無力產生。

一切人都夢想着專政：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換言之，他的做議員的信徒們專政；另一黨的首領說，我們來專政，結果都毫無二致的。

一切人都夢想着革命是從合法地屠殺敵人着手的；以革命的法庭，民衆利害裁判

所 (Accusatem publique 一七九一年憲法議會的) 斷頭臺與其備役——劊子手與牢役等爲革命的方法。

一切人都夢想着在全知全能的，視人民如其附屬品的，以幾千百爲其爪牙的官僚統治其人民的國家中，略取政權。路易十六與羅伯史比爾，拿破崙與甘必大 (Gambetta) 都夢想着這樣的政府。

一切人都夢想着代議政府如「大厦之冠」能在經過一時期的專政後的革命中，一躍而出。

一切人都勸人絕對服從由少數專政者所製成的法律。

一切人都有公安委員會的夢想：殺害膽敢與權力上首領不同樣思想的人們。膽敢違背那些首領們的意志而思想而行動的革命黨人一定危險：他們愈大膽更向前進，他們的危險愈不可避免。一個馬拉尙能容人寬恕，而「過於馬拉」的人——當時的共產主義者及人們名之曰「顛黨」的革命黨人——就將要到斷頭臺上去就義了。

一切都願意，在這種形式下或在另一種形式下，保持私有的或由國家管理的財產，提倡財產的使用權與濫用權；主張依值給價，與主張國家創立慈善機關。

最後，一切都夢想着戕害個人與人民的一切創制力。平民以後雖有發言權，可是這發言權是爲選舉替他們思想，替他們立法的首領用的，並不是爲認識自己，或爲設法去解決未被思想上的教士討論過的問題用的。馬克思或勃郎基已夠替我們這世紀思想了，正如盧騷已夠替十八世紀思想了一樣，一切沒有被一黨或一派首領所料到的東西皆無存在的理由。

看哪，這就是現在百分之九十九冒着革命黨頭銜的人的夢想。雅各賓的傳說壓住他們，如君主傳說壓住一七九三年的雅各賓黨一樣。

一個受過號稱是革命的教育的，而未經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潛移默化的勞工者的團體開會，你們如果參與進去，問他們：『在革命的時候，人們應做什麼呢？』——有多少人能答你們：他們將到富人的屋裏去住，將把食物均分了，將以鐵鎚與鐵鎚襲擊警察與

銀行家，將使監獄掃除淨盡總一句說，有多少人能對你們說：他們將試行新的生活，在這種新的生活的情景中，工傭制度取消了，沒有一個勞働者會被迫去賣他的勞働力給一個壟斷者，爲的是想賺錢來付給別的壟斷者，如地主，房主，食物的販賣者，銀行家與一切投機者？

有多少自稱爲革命者的人，膽敢不先探問他們首領的意思，而發出以上這些思想，只有一點大家都敢齊聲唱和的。這點就是殺害「革命的敵人」。誰敢先說最能殺得多的，誰就是真正的革命者，不管他對於革命所要的方法是怎樣的如嬰孩一樣的怯弱。

可憐平民昨日肉爲砲墊，明日也肉爲砲墊，差不多始終跳不出這個圈子，其餘皆有人在上峯替他們想呢。

我們在別處曾經說過，當平民要對那些壓迫他們很長久的人報仇的時候，誰都沒有權利勸導他們。只有與平民一樣的受過苦痛的人，在這同樣的場合中，纔有勸免的權利。

只有聽見他自己的孩子哭着叫飢並見到他們孩子因貧血而夭折的人；只有親身睡過橋下，受過貧困的一切恐嚇與一切侮辱的人；只有無住無食，徬徨於道上，在蒲爾伯基(Bourbak)退兵時，或當富有的先生們躺在高大的公館中做着甜夢而他却肚無粒米充飢而身又無薄衣禦寒地在大雪紛飛的路上徘徊的人——纔有批判平民的復仇行為與替他昨日爲困苦無告者時壓迫他的治者討饒的權利。

數千年來，人們不是教平民復仇麼？人們沒有把復仇弄成一種神聖的，得宗教贊許，歌頌，受法律批准，強施的權利麼？人們沒有把復仇的行爲，殺害作惡的人，以「恢復被他（作惡的人）陷害了的正義」的行爲奉爲至尊無上麼？一切人都不是贊成以合法的殺害的復仇麼？一切人都不是以金錢等酬謝劊子手與牢役麼？

是的，只有有勇氣的，膽敢在現制度下，毅然決然反叛起來，就在羅萬德大場(Place de Roquette)也能實實在在的反抗劊子手與裁判官的人，纔有完全發言的權利。那些沒有做過這種行動的只好緘口不言，說聲慈悲的話也還是勉強的。因爲九月的數日屠

殺（註）正是他們的教育在那兒說話，正是他們的合法的復仇原理置諸實行，正是他們的藐視人命的道德得到結果。

（註）九月屠殺是大革命時雅各黨的恐怖日子——譯者。

這是千餘年基督教與羅馬的教訓，千餘年窮困——全歷史——在這些可怕的日子中說話。只有反對全歷史的革命者纔有起來反對這些日子的權利呢。

但是否認復仇性質的並以爲是國是應有的行動的恐怖却完全不如是，牠倒反被人嘉許，以爲這就是革命的原理。這種恐怖於雅各黨是最寶貴的。因爲他們知道平民的憤怒能與開始的幾個受害者同時熄滅，不久即全趨於憐憫一道的。並且他們又須有合法的恐怖填補他們革命思想的空虛，以合法的恐怖爲革命的化身。

真正的革命者知道人們就是想殺害有心而且有利與革命對抗的人的最小部分，都是不可能的。他知道有產者爲一國中的大多數——不管那些呆人如何相信資本集中到如此地步，在他們的幻想中，以爲不久僅有少數而又少數的有產者統治極大多數

的無產羣衆。實際，在法國有產者與領着工錢生活的人到底有多少數目呢？

考察起來，把一切被僱傭者統計一下，就是在官廳裏辦事的，爲人家奴僕的，在大商店或銀行中灑着香水做夥計的，在鐵路上穿着金線制服的——總之一切比有產者還可惡，還「有產」還討人厭的工傭者都算進去，據一八八一年調查的結果，法國所謂無產者僅有七百萬，而人口却有三千七百萬。就是他們的家庭統算在內，至多也不過二千萬。

而其餘的一千七百萬呢，除農民，小地主或領有小小田地的自耕農外，就是有產者與其家庭了。即使將五百萬雖有產而近於無產的農民除外，差不多也還有一千二百萬有產者存在，——而他們的僕役，寄生在他人的勞働之上的僕役還不在數內的。

法國有一千二百萬有產者，英國也有一千五百萬，試問殺有產者如何殺起呢？

我們現在的雅各賓主義者也不敢說戕殺有產者的話了，他們說：「我們只要殺幾千顆頭顱就可以使其餘的退到無能爲力的地步。恐怖能使他們隱於地下呢。」

那末，這種推理即可證明一件事，就是因有由「雅各賓」的有產者傳誦出來的這種法國大革命的神話，所以平民在他自己的歷史中未曾學得一點東西來。

首先，當「雅各賓」的革命，因不敢再向前進，沒有達到平民推促牠去的地步，就中途夭折的時候，恐怖的魔王已開始其工作了。並且恰在恐怖之下，那些貴族的可笑的流氓與鼠一般的土棍大膽地結隊成羣的組織起來侮辱平民，極力歡迎已佔法國四分之三地域的反革命，恢復其紅靴跟的生活。（註）

（註）貴族生活——譯者。

歷史家基納（Edgar Quinet）曾經解釋過其中的理由，他說即是因為「德謨克拉西」（註）毫不能運用恐怖政策。要運用恐怖政策，並要其有天主教與各暴君所得到的同樣效果，「德謨克拉西」就該做法路易十一約翰恐怖者（Jean le terrible）與俄國的「沙兒」。然而「德謨克拉西」太做響亮了；平民的心到底太善，就是在戳着頭顱的長矛的四圍跳着革命之舞（La Caranagnole）的時候也是一樣。

(註)指法國革命時的平民——譯者。

兇王與「沙兒」行起恐怖來是不響亮的。他們施一打擊，使別的人都驚懼，恐怕自己也遭同樣的命運。他們不將被害者遊街示衆的；他們窒息被害者於牢獄中。亞歷山大第三登基的時候，選了五個人——其中有一個是婦人——爲犧牲品，受了慘酷的絞刑。並且他還追悔把他們絞死於公衆的大場上，使大畫家佛來史若基納（Vereschaguine）描之於畫布上，以傳千古。其餘的都隱在虛呂薩爾堡（Schlussenburg）內執行，隱得那樣祕密，致我們於十年的長時間中，探聽不到囚徒們死活的半點消息。他知道隱暗的恐怖使人們的精神受着感應必比於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場上的死來得強烈。（註）

（註）這幾行完全是依着一八九一年寫的原稿，一字無更改。從此以後，俄國已經認識了尼古拉二世的白的恐怖了。他的劊子手在這恐怖中殺了二萬人，還有八至十萬囚徒充軍到西伯利亞。請看拙作俄國

的恐怖（La terreur en Russie）巴黎斯多克書店出版 Stock, Editeur Paris——原註。

呵，是的，基納萬分有理地說那種恐怖平民是永不會運用的。然而，所謂恐怖，就只有

這種恐怖纔能使人驚懼。別種，要可憐被害者的，太直截了當了，使平民自己不久也會大起嫌惡之心。市府的檢察官，載滿被害者的雙輪車，斷頭臺，不久會使平民作嘔的。他不久即會覺到此種恐怖是預備牠所應預備的東西——專政的，於是他即打毀斷頭臺。

平民不能以恐怖統治天下。恐怖是創來製造鎖練，尤其是當牠蒙着一層合法的皮的時候，製造箝制平民的鎖練的。

歸根說來，革命想勝利，必須有比斷頭臺更好，恐怖更有效的東西。必須有革命的思想，必須有廣大的實實在在是革命的社會概念。這種思想與概念必能把治者用以統治到今日的工具消滅了，使他們弱到完全無能的地步。

革命如果只有恐怖為其戰勝的方法，牠的將來是極其悲慘的。所幸者，牠還有別的比較強而有力的工具在。

今日將有一代新的革命者出世了，他們將設法去探求能使革命勝利的方法到底是那幾種。他們知道真正的革命工作，無論如何，先須去那舊制度的代表的壓迫工具

——財產。他們又知道他們須即刻就地在某個城市或鄉村裏面，廢除爲一切壓迫工具之首的國家及其租稅，官廳（專利與專利者的製造所），裁判所與法律——這爲一切專利之主要支柱的制度。他們尤其知道他們須在解放了的政府中實行社會生活的新法式，把住的房屋，生產的工具，交通的方法與一切生活所必需的物料與交換機關歸爲社會公有，使衆人都有盡其所能爲全人類謀幸福的條件。

震天譯

828

革命政府

一

人們必須消除了現在的政府，方能使「自由」「平等」「博愛」不是幾個空洞的大字，而成爲有生氣的實際；從古至今演試過的一切政府的程式，都不過同是壓制的東西，應該以新團結的法子替代牠；在這點上，祇要有一點革命的腦子和性質的人，完全都是同意的。實在說來，達到這種斷語，不必要怎樣維新的頭腦；現代政府罪惡之大，以及改造此等罪惡的不可能，明顯得很；祇要有點辨別力的考察家，都是覺到的。至於推翻政府，世人普通都知道，在某時代是不難的事情。有些時代，政府受平民革命的打擊，差不多如小孩的紙牌屋一樣，自己會倒下來。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〇年兩次政府的瓦解，世人都是看得很明白的；我們不久又會看到與此同樣的事實。

推翻政府，這完全是具有產階級革命黨的事業。照我們看來，這不過是「社會革命」

的開始。一旦國家的機關混亂了，官僚的等級制度置於錯雜無章的地步；上下左右莫能措手；甚至軍人也不信任長官了——簡單一點說，當資本保護者到了敗北的時候——我們面前就起了一種偉大的破壞事業，經濟與政治的奴隸制破壞了，行動自由的可能性也得到了，——一般革命黨去做什麼呢？

對於這個問題，祇有無政府主義者回答說：——「不要政府，無政府！」別的黨人都說：——「一個革命的政府；」主張革命政府的人，中間雖有不同之點，祇是在於由普通選舉成的，或國家或市府的政府之「法式」的差異罷了；還有別黨大吹其革命的專政。

「革命的政府」！唉！這幾個字使知道「社會革命」和「政府」二者是什麼意義的人聽到，不知要起多大的驚奇呢！這兩個是互相反對，彼此破壞的東西；實際，暴虐的政府，世人大概都看見了，——這不過是一切贊成復古，反對革命必然傾向於暴虐制的一切政府的原始罷了——至於一個革命的政府，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究其實呢，革命二字，和「無秩序」「暴動」幾天推倒累世的制度，激烈的消除財產的已成法式，破除「階級」

(Caste) 的差別，澈底改造舊道德上——恰當點說，據着真正道德位置的偽道德上——的思想，獲得個人自由及自發性的行為等同義，與政府正相反對，正是政府的「否定辭」；因為政府的意義，是作「已成的秩序」「保守主義」，現存制度的支柱解釋的，牠真是個人啓發性與個人行動的大敵。但我們時常總繼續不斷的聽到空而無形的怪談，以爲這個「革命政府」好像是世間最簡單不過的東西；如王國 (Royaume) 帝國 (Empire) 或教國 (Papae) 等名詞一樣的普遍，一樣的出名，人人都是認識的。

自稱革命黨的有產階級，宣傳這種思想，一點無足怪的。我們知道他們所謂革命的，是什麼，至好也不過把有產階級的共和政府略爲修理；或由自號共和主義的黨人去佔據今日專爲朋拿伯特 (Bonaparte) 或皇黨獨享的有利的位置；至多也不過表面上實行國教分離，而暗中代以二者私合的把戲；或者將教會的財產歸爲國有，使將來這些財產的管理人私自致富；或更利害一點，實施「市民直接干政權」(Referendum) 或別種大同小異的東西；然而一般社會主義的革命黨，要做此種思想的教徒；我們想明白其

中的緣故，祇有假定以下兩種推測中的一種：一、或者這般默許此種思想的社會黨，在有產階級所做的專爲牠自己階級習用的文學中，尤其是歷史中受着有產階級的成見太深了，不知自覺；並他們腦筋中還存有由幾世紀奴隸制的產生的奴隸主義的精神不能自願自由；二、或者他們不願意他們口頭上常談的革命，他們祇願整理現行的制度，使世人給他們抬上政治舞台，以後把這個「畜生」[蠢才] (Bête) ——明白點說，就是平民——馴服了，這就是他們最好的希望達到了。他們所以恨今日的統治者，無非想奪取他們的位置爲己有；所以我們現在不必與這班先生辯證，我們去與實在自誤了的人討論一下罷。

我們現在先從世人所指定的兩種「革命政府」的法式中第一種討論起。

王權或別種東西倒了，資本保護者的軍隊敗北了，到處都起了激動，討論公共事業與向前進的志願也有了，新思想也發現了，應該嚴格改造的必要，人人也知道了，所餘的祇有行動了，祇有起首做無憐憫的大破壞事業，開拓新生活的道路了；但這時候一般人

叫我們幹什麼呢？他們叫我們召集選舉會，叫我們即刻選出一個政府，將我們全體人的事業，我們各人自己都該以自發性去做的事業交給這個政府。

這正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以後巴黎所經過事實。關於此種事實，我有個朋友說得好：『我時常想到這些解放的好時候；那天我從我拉丁區（Quartier Latin）的高房裏下來，跑進充滿巴黎兩頭大街的露天大會中去。我祇聽見人人都討論公共的事業，一切私事都忘却了，未見有買賣式的舉動；一切都預備把自己的肉體與靈魂向「將來」方面出發。就是許多有產者，受着衆人熱情的感應，覺到新世界將實現了，也是很幸福的樣子說：『假如必要「社會革命」，那末，我們即刻起首罷；把一切東西歸爲公有，我們已經預備好了。』革命的分子已經在那邊，現在祇使這些分子動手實行就夠了。是晚，回轉房子裏來，我自說：『人類何等的美！世人不認識他，時常誹謗他。』嗣後接着就是選舉，等「市府」的會員指定了之後，行動的熱心和努力，也漸漸熄下去了，各人皆轉到原來的地方，做平素的事業；並且自己說：『現在我們有一個純潔的政府了，我們讓牠去做

罷。」以後一切，世人知道的。（以後市府失敗了，一星期間，革命黨被殺者三萬餘，革命的熱血流淌巴黎，悽慘的景象現於目前，此爲平民革命第一次的大失敗。——譯者）應該自己做的，不做；應該自己前進的，不前進；應該自己大着胆向新事物程序中直衝的，不直衝；平民完全信任他們的統治者，將一切的事業，都放在統治者的手中；看罷，這就是選舉惟一的結局，必然的效驗。然而身負全體人民信託的這些統治者又去做什麼呢？

沒有什麼時候的選舉，比一八七一年三月的更自由了；就是一般「市府」的敵人，也承認此種選舉的普遍。一般選舉的民衆，想把善良的人物，將來的英豪及革命黨抬上政治舞台的願望，也沒有什麼時候有那時這樣的濃厚。嗣後他們的目的果然達到了，一切掛名爲革命黨的黨人皆被可怕的大多數人選上，「雅各賓黨」（Jacobins）「白郎繼黨」（Blanquistes）第一國際黨（Internationaux）——革命的三大派，都有代表出席於「市府委員會」中；但結果革命終於失敗；所以我們可以武斷一句，選舉是不能得到一個好的政府的。

以上的結果，我們都是知道了；我們曾經見到這些熱心的革命黨與改造家，自己終日關在市政廳裏，依舊循前政府所設立的法式，照舊辦公；但不久即覺着自己無意與無能爲了，耗盡了他們最好的意志和勇氣，連保護巴黎的組織都忽略了。現在有許多人，時常把這次失敗的原因，歸於人的問題；但實在人是不成問題的，所成爲問題的，完全是在於所用的方法。

實際講起來，普通選舉，即使牠完全是自由的，所能貢獻於我們的，至多也不過把當時民衆中所流行的許多意見中之折衷的意見代表出來；此種折衷意見，在革命開始的時候，對於要做的事業的意見，大概空虛得很；連應該怎樣做起，知道的都是很少數。唉！祇要這些革命黨人或「市府」的豪傑，在運動之前，對於政府摧倒之後，怎樣進行的意見，能夠同意；祇要這辦事室中的夢想家的空想，能夠實現；祇要國中大人物們的思想，發表之後，其餘的都能好好的服從他們；將來我們就永無流血的革命了。可惜經過的事實，並不是如此的。革命的發生，在全體人「同意」未成功之前；並且對於暴動之後，應該怎樣

做的問題上，有簡明思想的人，在此時不過是少數人；大隊的民衆，也祇有一種他們欲實現的目的的普通思想，至於怎樣向此目的前進，幾乎完全不知道；前進的步驟如何，也是沒有一點確定的信心。實際的解決，祇有在改造事業起首之後，方能做到；牠是革命本身的與行動的民衆之產物，否則雖有某種解決，也是一無所代表的；因為想用幾個人的腦筋，去找要在民衆生活中發生的許多解決，是絕對不可能的。

即使把代議政府的普通一切本有的罪惡丟開，由選舉而成的機關，即反映出以下的情勢：幾個在人民中是很必要的，尤其是在革命時期內傳播思想，使羣衆活動及破壞過去制度所不可缺的革命家，皆陷於過去的革命家的，或現存事物程序的多數代表隊裏，並在大講演場中與一班溫和派辯論，想他們讓步；與那些敵人混鬧，想他們信服；但不知道實際要想牽引這班人到新思想裏來，祇有一個方法，就是實施此種思想。政府變成議會繼承了一切有產階級議會的罪過；牠非但與革命的政府相隔很遠，牠反是革命最大的阻礙。人民到有了此種政府之後，想制止自己停滯的狀態，即覺得又不得不推倒這

機關了，不得不把這些昨天還是自己的被選人趕跑了。但是這新政府，牠起首就熱心的組織了別種特式的等級，擴張了牠自己的統治權，使人服從牠；現在沒有如此容易推倒了。專門想保持牠的權力的新政府，就以一種還未到衰亡地步的制度的毅力，自己支住自己。牠並決定以力抗力；想推倒牠，祇有一法，就是拿起軍器再去做一次革命，然後方能使這些以前人民寄以一切希望的人逃跑了。

看分裂的革命罷！起首緩緩慢慢的已經失了許多寶貴的光陰，現在新政府的朋友，與反對此種政府的人中間，又分成一種不可超越的界限；此時革命的力量將全失了。然而這一切都因沒有知道一種新生活必要許多新法式的緣故；都因沒有知道想做革命，不是循着舊法式所能成功的緣故；這一切都因沒有懂得革命與政府二者是兩不相容的東西；都因沒有見到這一個——無論牠所代表的政體如何——終是另一個的否定辭（Negation）；都因沒有了解在「安那其」（即無政府）之外是沒有革命的眞道路的緣故。

另一種的「革命政府」即是世人在我們面前時常贊揚的革命專政 (Dictature révolutionnaire) 也是一樣，我們在下節去研究一下。

二

一旦「革命」由選舉而成的政府去左右，其危險如此明顯，所以對於此種思想，各派革命黨都是否認的。他們知道暴動的人民想藉選舉的方法建起一個政府，又想這政府不代表「過去」，不阻礙人民前進，絕對是不可能的；或想牠來完成我們欲藉社會革命去實現的這些無限的經濟、政治、與道德等的改革，更是妄想了。所以他們（各派革命黨）至少在人民正在反抗「合法」(Legalité) 的時候，否認「合法」政府的思想，於是他們即搖身一變而成爲「革命的專政」的頌揚者了。

他們說：『我們的「黨」(Parti) 把政府推倒之後，以強力搶牠的位置，並奪取一切政權，以革命的方法做事。我們去設種種必要的計畫，使這種大事成功；我們把老大的制度消滅了，我們自己組織起保護地域的團體；至於不願承認我們的強權的人，請他上

斷頭台；至於平民或有產者有不服從我們爲規定革命步驟所發出的命令者，也祇有上斷頭台。」看罷，這是空想的羅伯士比爾（Robespierre）黨徒的理論。（亦是現在馬克思黨徒的理論——譯者。）這般先生，以過去一世紀最衰弱的時代爲他們的頌歌；他們除共和檢察官」（*Procureurs de la République*）的演說詞之外，恐怕是一無所知的。

依我們無政府主義者的目光看來，一人的專政與一黨的專政，實際是一樣的東西，早已被判決了死刑。我們知道社會革命是不能由一人或一黨的精神指揮的；我們更知道革命與政府是兩個不相容的東西；一個存在，另一個必然消滅；什麼專政，王國與議會等名詞，無論那種，給與政府終是無關的。我們又知道我們的主義所以有力量，合乎真理，全在以下根本的程式中：——「除平民的自由啓發性之外，什麼東西，都是不良善的，能經久的，權力即是預備殺這種啓發性的軍器。」——所以我們中間的人，假使他們的思想沒有受過人民的溶化而去實行，或是他們一旦成爲這可怕的機關——政府——的

主人，又有了依自己的貪心，任意去行動的可能性，我們可預說一句，不出八天之外，他們即成爲試刀的好東西。我們又知道每個專政，就是用意最好的，都是牽引革命上鬼門關去的。最後，我們知道這種專政的思想，僅是政府偶像主義不好的產物；此種偶像主義，與宗教偶像主義同時並存，都是延長奴隸制的重要分子。

我們說以上這些話，不是向無政府主義者自己說的，是向這般被政府的教育成見迷着的，實在自誤了的，並誠心願意討論的人說的。我們現在不妨站在他們的觀點上，再去與他們談談。

預先作一種普通的考察，宣傳專政的人，大概都沒有覺到他們保持此種成見，正是預備使敵人後日去殺他自身的。羅伯士比爾 (Robespierre) 有一句話，頌揚他的人們應該記着：羅氏在原理上是不否認專政的。當蒙大 (Mandarin) 來對他說：「勃里梭 (Brissot) 要做專政者了。」他突然回答道：「趕急防備呀！」是的，勃里梭，狡猾的齊龍丁 (Girondin) 黨徒，平民平等趨向的大敵人，瘋狂的財產保護者（昔時名財產爲贓物

的也是他) 勃里梭；是的，就是他安然把馬拉 (Marat) 及一切雅各賓黨 (Jacobins) 溫和派囚入愛板修道院 (Abbaye Hebert) 中！

但是這句話是在一七九二年說的。在這時候，法蘭西起首革命已三年了。在實際上，王權已經沒有存在；所存在的，不過最後一氣罷了；封建制度，實際上也已革除了；然而就在這革命思潮自由盪漾的時候，反革命黨勃里梭還有如此運氣，使人名他為專政者。那在一七八九年到是怎樣了？即是這個以他的巧語與法王做買賣的米拉波 (Mirabeau) 在那時被認為權力的首領呀。看呀！假使那時暴動的百姓，不藉長槍的協助，來表示他們自己的威嚴；假使他們不做一三五八年農民暴動的若葛運動 (Jacquerie) 所做過的事業，使巴黎及各省的一切權力成為烏有的方法，來作他們行動的工具，當時不知誰上權力舞台呢！

政府的成見，把一般談專政的人的眼睛弄盲了；所以他們甯可預備一種新勃里梭或新拿破崙的專政，而終不承認這般破壞鎖鍊的人可以有別種主人的思想。

「復古時代」(Restauration)與路易非立勃(Louis Philippe)治下的秘密會社，對於這種專政的成見，與以助力不少。當時共和黨的有產階級得着勞工者的援助，做過很多次的「陰謀」(Conspiration)，想推翻王國，重建共和。他們一心一意祇想藉一種廣泛的「陰謀」把王國推倒，使自己佔據權力，宣告共和；而不知即使要一種有產階級的共和國成立，對於各種事物，也非大改革一次不為功的。在三十年間，這些會社，以一種無限的忍耐，堅決心與英豪的勇氣，差不多沒有一時停止過工作。一八四八年的暴動所以鬧出共和國來，無非是得着這些會社三十年間所做了的實事宣傳的結果。沒有這些寶貴的努力，恐怕一直到現在，所謂共和的政府，還無成立的餘地呢。

他們的目的，當然是想自己佔據權力，佈置共和的專政(Dictature républicaine)；實際，他們從未達到此種目的，這好像是理該如此的。照事物的情理說來，無論何種「陰謀」是不能推翻王國的。祕密黨預備作破壞的事業，他們四處傳播共和的思想；他們的犧牲者形成平民的理想；但是最後的衝擊(Dernière Pousée)推倒有產階級王家

的衝擊，是從民衆來的，較之能從某種秘密會社裏來的衝擊力量廣大得多了。

以上結果如何，我們都知道的。預備推倒王國的黨人，不久即覺着自己已於市政廳進發隊中忽然落後了。別的不冒「陰謀」的險的人，在民衆中聲名較大的，而態度又較溫和的人，暗中窺探奪取權力的機會，把秘密黨欲以炮聲來掠取的位置搶去了。報章的記者，律師或巧言者，當誠實的共和黨在那邊製造軍器或被充軍於山遙路遠的監獄裏的時候，盡力使自己成名，果然即把權力佔據了。已經有點名的人，被遊手好閑的流氓抬舉上去；別的還無名的，也盡力鑽營，使人薦舉他們；因為他們的名字，是一無所代表的；即使有，也不過代表與一切人協和的大綱罷了；急烈的陰謀黨，於此是沒有地盤的。

請世人不要來與我們說：『這些行動的黨人所以失敗的緣故，是在他們缺乏實際的精神；不然，他們必能得到更好的結果的……』不是的，一定不是的。行動的黨人，因去行動了，對於權力的佔據，當然不能顧及，所以祇好讓一班狡猾的巧言者去自由左右；這是一定的道理，與「行星運動律」一樣的確實，請勿忽略了。在民衆最後衝擊的時候，這

般狡猾者，在普通的多數人中間，聲名較大，所集合的選舉票數也較多；因為無論以票選或口決，實際在這喝采與喧嘩的時候，總脫不了一種默許的選舉。他們所以受一切人的贊許，尤其是受一般革命的敵人的贊許，因為這些贊許的人的心理，完全是想推革命到死路上去的，所以隨着這些革命運動的敵黨與一切中立者，皆被選為首領了。

犧牲一生於監獄中，一心想他們的制度的實現，在他們死之前夜，呼出『無上帝無主人』(Ni Dieu, Ni Maître) 六個大字，為一切目的大綱的勇士，在一切別的人物之先，是此種『陰謀』方法的始創者。

三

想以祕密會社推翻政府，並想以此種會社去代替政府，這是從一八二〇年以來，發生於有產階級共和黨中間的一切革命所犯了的錯誤，證明此種錯誤的事實，豐足得很。少年意大利 (La Jeune Italie) 的祕密會社以何種的堅忍，熱心與犧牲來發展他們的團體的精神，世人都是看見的。意大利少年所幹了的這些無限的工作與一切的犧牲，

這些被劊子手用刀殺了的或用彈穿死的，堆滿奧大利監獄陰井中的尸骸，即使俄國的少年看到無不變色的；可是所得的結果，不過以有產階級與王國的狡猾者來作繼承者罷了。

俄國也是一樣。你想在歷史中找到一種祕密會社與俄國青年所組織的一樣，以極少的方法，得極大的效果，恐怕不能。他們所幹的毅力和行動與「執行委員會」(Comité exécutif) 這是那時俄國革命團體中最有力的祕密會社，(克氏曾為其中團員，他並曾因此入獄。——譯者) 互相上下。「執行委員會」使這株好像不能傷損的大柱——「沙兒」主義 (Tsarisme) 搖動了，牠使獨斷的政府以後在俄國成爲不可能的地步。但是，這般想當亞歷山大三世 (Alexandre III) 王位毀壞了的時候，以「執行委員會」爲權上主人的人，未免太愚蠢一點了。他們不知別的人——一班小心的人，當真正的革命黨在掘礦或死於西北利亞的時候，暗中盡力使自己成名；還有別的——一班陰謀家，巧言者，律師或文學家，有時在這些英雄坟上洒幾點未流即乾的假淚，使人可以名他

們爲平民之友的人——一旦，革命一到，即去暗取政府的位置；並對這些促成革命的無名者喊出「退去！」的大聲。

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能不如此的，因爲消滅政府，不是祕密會社或幾個革命團體所能做到；這些會社與團體的機能，與歷史的使命，不過是預備革命的精神罷了。當革命精神預備好了，又遇着外來境况的協助，最後的衝擊也即到了；但此種衝擊，不是從幾個啓發的團體來的，是從各種會社之外的羣衆中間來的。八月三十日（一八四八年）。

勃郎繼（Blarqui）的呼喚還未得巴黎的反應，四天以後，人說政府推倒了。但那時運動的啓發人，不是勃氏的黨徒，是平民全體，把君主推倒了，也是幾千百萬的平民；但可惜又把正在最近二年間出名的滑稽家重抬上台了。當革命要爆發的時候，當空氣中覺着暴動氣味的時候，當「成功」成爲確定的時候，即刻有幾千百的新人物，向來沒有受到祕密會社直接影響的人物，好像一隊一隊的食肉鳥飛到戰場上，彼此分割戰死者的腐肉一樣的來加入運動。就是這些人助成最後的衝擊；然而假使他們還有以爲首領是必

要的思想，他們總會把這些「不倒翁」式的溫和黨選爲他們的統治者。由此觀之，陰謀黨保持專政的成見，不知道無意間正是抬他們自己的敵人上權力舞台呢。

我們以上所說的那些話，對於與其說是「革命」，無甯說是「政治騷動」(Emeute Politique) 那方面，尙是實在的；那末，對於我們所欲做的革命——社會革命——這方面格外實在。因爲設立無論何黨的政府，發揚無論何種猛烈的並能使人服從的權力，開首就把革命的步驟阻止下了。至於論到此種政府所能做的好事，可以說「全無」；壞事呢，可以說「無限」。

實際到底是怎樣的？我們對於革命所了解的是什麼？簡單回答一句說，僅僅作一種統治者的調換，不是我們所願幹的革命。全體平民去佔領一切社會的財富，剷除一切阻止人道發展的權力，才可說是我們的革命。但這浩大無涯的革命，能否藉某種政府的法令來完成呢？我們在過去一世紀中，曾見到波蘭革命專政者哥齊威斯哥 (Kosciusko) 宣佈了廢除私人農奴制的法令之後，過八十年長期時間，農奴制方才取消了。(註：此種

法令發議於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頒佈於本年五月三十日。即使此種法令置諸實行，實際不過是改革私人的奴隸制與特種之繼承權罷了。我們曾見到法國革命時的「約法會」(La Convention)——牠的頌揚者稱爲全權的「約法會」怕人的「約法會」——說從地主手中奪轉來的一切「市府」的土地，皆由每人均分的；不料此種法令與別的一切法令一樣，也不過是幾個死字罷了；因爲欲使此種法令置諸實行，鄉下的無產者非再經過一種新革命不可；因爲革命是不能藉法令而成功的。老實想平民奪取一切社會財富的行動成爲有效的事實，平民非把他們自己向來過慣了的奴隸生活動搖了不可；他們非棄了一切人的命令，自己一往直前地去幹不爲功。然而專政正是阻止此種啓發趨勢的東西；再，無論這種專政的用意如何善良，想牠去促進革命一步，是萬不能的呀。

政府——即使是革命家理想的政府——於我們所要完成的破壞事業上，既然創造不起新力，並呈不出半點好處，那末，必隨破壞而起的建設事業，更不必等牠了。社會革

命要引起的經濟改造非常浩大，非常深遠；今日以財產與交易為基礎的一切關係，皆要受牠的轉移，所以以一個或幾個人去預備必然要發生於將來社會中的各種社會法式（*Formes Sociales*），是不可能的事。此種「新社會式」的預備，祇有藉民衆公共的工作才能成功，想滿足當私有財產剷除了的時候所必起的許多變換不止的情況與需要，祇有藉平民集合的協和溫柔精神；祇有此種精神，方能完成此種浩大的工作。一切外來的強權，祇有這種必幹的建設工作的大阻礙；牠更是「不知」與仇視的源泉。

革命政府的幻想，受了多少次事實的反駁，使世人吃了多少次虧，現在棄牠的日子到了。「政府不能是革命的」的政治格言，我想現在也可以承認了。世人時常與我們談起「約法會」，但我們不要忘記「約法會」中所採取的一點含有革命性的方法，也不過是那時立在一切政府之外的平民所幹了的事實的結晶。詩人于果（*Victor Hugo*）

（舊譯露俄，以音不準，故改）以他想像的文筆寫得好：唐東（*Danton*）催促羅伯士

比爾（*Robespierre*）馬拉（*Marat*），催促唐東，即馬拉自己也受西姆登（*Cimous-*

tain) 的催促；于氏以此形容 (顛黨) (Enragés) 與反叛者 (Revoltés) 俱樂部中的人物，實在確當。「約法會」與牠以先的一切政權一樣，僅是人民脚上的「活球」罷了。

關於以上這些議論，歷史指示我們的事實如此確鑿；革命政府的無能，與在這種名義下所發生的種種禍害，又如此明瞭；所以自號社會黨的某派，還很熱心的保存政府的思想，真使我們莫名其妙；但要說明其中的原由，也是簡單不過的。因為這些自稱社會黨的人，與其許多的隨員所抱的革命概念，與我們所願實現的革命概念，完全不同。社會革命對於他們——與對於一切有產階級的急進黨 (Radicaux Socialistes) 一樣——好像是將來的事件，今日是不必顧問的。他們心中所想像的——但又不敢直截了當的自認——完全是別的東西，與社會革命是無關的。他們是想建立一種與瑞士及北美合衆國大同小異的政府，並將他們所謂「公衆的事業」的東西歸一點於國有。他們所抱的希望，與畢斯麥及美國總統位中的裁縫匠所主張的思想相彷彿，僅是民衆意趣與有

產者的貪心中間預先立下的同盟契約罷了。他們對於完全充公 (Expropriation Complete) 願意是很願意的，但沒有勇氣去實現牠，所以他們祇好把牠寄到下世紀去，在未爭鬥之前，預先進去與敵人媾和了。

至於我們呢，我們知道向有產階級下一死擊的時機逼近了，平民去奪取一切社會財富，並使壟斷階級成爲無能地步的時候不遠了。至於我們，我說，我們於此是不能有半點狐疑的，我們鞠躬盡粹的衝入社會革命裏去；我們若在此種道上，遇着無論何色的政府，我們既然知道牠是革命前程的障礙，我們促牠到無能的地步，並把這些想來左右我們命運的貪權者一氣掃盡。

世上沒有政府了，將位置讓給平民，讓給「無政府」呀！

震天聲



革命黨之少數

我們的反對黨時常對我們說：「你們所談的一切，都是很對的；你們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很好不過的；並且牠的實行，確能使世上有幸福與和平的效驗；但是，願意這樣的人何等少數，知道這種主義的人又有多少；委身去做這等革命的人更何等少數；你們不過是最少數的人；幾個無力的團體散布在這未覺悟的民衆中，這能抵抗你們前面一般領有資本，軍隊，教育，并自己組織得好的敵人，你們所要幹的爭鬪，可惜超過你們的能力！」

這是我們常聽見我們的反對黨或一般朋友反對我們的議論。我們現在不妨平心靜氣的攷察這種議論到底有可取的地方沒有。

我們無政府黨的團體，與法蘭西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等國的人民數目比較，確是很少數，這是毫無異議的。一切表示「新」思想的團體，起初都是很少數，並且依組織

說起來，一直到革命的時候，我們還留爲少數人，也是常有的事。但這是不是攻擊我們的一種理據呢？現在的世界，是一般投機主義者佔多數的時候；我們該不該同他們一塊兒去做投機者呢？在一七八九年之前，社會上的多數人，是一般帝國主義者和君主立憲黨；那時，法國正積極的在那邊做破壞帝國的工作，一般共和黨能不能因社會上的多數人都不是他們的同志，便棄絕他們共和的理想，而跟了那般多數人之後，去做帝國主義者與立憲黨呢？

數目多少有什麼關係；就是我們時常是少數者，又有什麼關係；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并不在此；與我們有關係的，就是我們去攷察無政府共產主義能否與現代人類腦經中——尤其是拉丁民族的腦經中——所發生的思想的進化相適合。但對這問題無可疑的地方，就是「進化」并不是發生於「強權主義」的一邊，牠時常發生於各個人，各生產團體，各消費團體，各自由市府，及各自由聯合會之有完全自由的一邊。「進化」又不是發生於主人的個人主義方面，而時常在人人合作與人人消費中發生出來。從無政府

共產主義出世後，在各大城市中，共產主義的名詞，再不使人大驚小怪了；在各鄉村中，進化亦發生於同一方面；並且法蘭西有許多地方，在某種特別情境之下，一般農人於他們自己的交際中，早已有將生產工具歸為公有的傾向。因此，所以我們每次在民衆之前，發表我們的思想，當我們屢次以很簡明的，很容易懂的語言，及以很實在的例子，對他們說我們要革命的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在工業繁盛的大城市，或在人口不密的小鄉村，我們總時常受有歡迎與贊揚。他們不這樣贊揚能做得嗎？是的，假使無政府（anarchie）與共產主義二者，是幾個博士在他們的辦事室中，以哲學的推理虛擬起來的，那末，這兩種原理一定得不到什麼響應。但是這兩種主義的理想，都是從平民中間發生出來的；是一般農民與工人，平日在勞働之暇，對於將來社會想像的結晶；是現世紀潮流裏，人類腦經中，所發生之緩延進化的表徵；是能使城市與鄉村的平民，得到公道同情與博愛的一種社會改造的概念。從民衆自身發生出來的這些理想，更以易懂的言語對他們說明，當然要受他們的歡迎。

我們的力量，實在說起來，就是在這般平民中。雖然要在信從我們主義的若干同志間，方可找出一種實在的力量；但無論這般很勇敢的同志如何組織與聯合，如何去冒險爭鬥，所得的效果，總不及民衆中的真力量。無論怎樣想使他們所鼓吹的革命得着好的效果，若無民衆的協助，終是不成功的。信從我們主義的人數，一天一天的增加，我們的力量，即一天一天的擴大；祇在革命爆發的時候，便能夠看見今日的少數人成爲那時的多數人。

歷史在那邊指示我們說，這些在革命前一天還是少數的團體，一到革命那天，就成爲最有力的健將了。即使這些少數人實在是代表民衆之意向的，然而——在別一個必然的情境上——革命必須延長多少時期，使革命思想的種子能夠傳播，這樣才能使牠得到好的結果。因爲，我們須注意，並不是一天兩天的革命能夠使社會變好了，使無政府共產主義就成功的；一種「短時」的革命，祇有推翻一個政府，而代以別一個的能力；祇有推倒拿破崙，而代以法佛爾（Fawcett）的能力；社會的根本組織，實在是一點也沒有

移動。依我們看來，大概總要三、四、五年的暴動工夫，我們想剷除財產制度與現社會組織的革命才能成功。法蘭西的大革命，首先經過五年——一七八八年到一七九三年——繼續暴動，才推倒了土地封建制度與帝國的權力。準是，我們將來也要三、四、五年的大暴動，才能將資本主義的勢力與有產階級的特權推翻咧。

就在這種暴動的時期：當一般人的精神奮起猛進，一切人，——在美麗的城市中或黑暗的小屋子裏，——都去注意公眾事業的時候，如辯論啦，談話啦，演說啦，及喚醒各人的覺悟啦，無政府的思想從現存的團體發展出去，便能夠萌芽，結子，使民衆的腦海中都有牠的影子。到了那時，就是今日一般中立的人，也要成爲新思想的確信黨員。

這些就是許多思想的步驟，並且，法國的大革命可以作我們最好的證據。

實在的，法蘭西的大革命，沒有做到我們所理想的革命這樣澈底，牠祇是將貴族的政府推翻了，而代以有產階級（Bourgeoisie）的政府。牠對於私產制度，一點也沒有動着；反之，將有產階級的政府鞏固起來，而有產階級的基礎也藉着穩固了。但是牠破壞農

奴制度 (Serfage) 所得到的效果，是無限量的；並且他們用暴力來剷除農奴制度，總比用法律來驅除各種制度有效驗得多。他開闢了嗣後無數革命的紀元，使社會革命從此也漸漸逼近。他給與法國人民這種革命的激勵，——假使沒有這種激勵，恐怕一般人民就過八世紀後，依舊還在比以先更不好的壓制之下生活呢。牠遺給世人「爲將來」的一切豐富思想；牠喚醒了革命的精神，使法國的人民得到革命的教育。在一八七一年，法蘭西所以有「巴黎市府」(La Commune de Paris) 的革命，牠的一般人民，所以今日當別國還在專制與立憲的思想中作夢的時候，他們許多已是很誠懇的相信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思想，其故就在於十八世紀他們已經過了四五年的革命。

於是，我們就回想到大革命的前幾年，法蘭西社會上的空氣多少憂鬱，在那時想破壞帝國與封建制度的人何等少數。

那時，一般農民的窮困與無知的苦況，不是我們現時的人所能想像的。他們終日守在村莊裏，沒有人對他們作一定的報告；連二十里之外所經過的事體，他們都不知道。這

般屈在犁下與關在小屋子裏生活的人，好像永遠願意農奴制度存在的。其時說「衆人親睦」(L'Entente Commune) 是在不可能的地步；假使某處起一點小暴動，就有大隊的軍人來行戕殺；一般主動者也就於十八尺高的絞台上，被那些惡奴縊殺了。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有無數的祕密宣傳者，從這村到那村，去與一般能聽他們說話的人作暗中的宣傳，使他們對於那般壓制別人的暴徒生起惡感，令一些農民的腦海中，都生起一種浩大的希望。就在這時，農民才起首作要求麵包與減租的運動。祇要看過那時農民對政府的許多請願書的人，就會相信以上的事實不是虛造的了。

論到有產階級，可以形容他們真相的字兒，祇有「卑鄙」二字。他們中雖有幾個孤立的，有時膽敢攻擊政府，提起革命的精神，做過革命的行動，但是很少很少；大半中等階級的人，都拋去廉恥，在國王、貴族、及貴族侍從者面前，伏首帖耳的服從政府。祇要去查一查那時各鄉村的決議書，就會明白有產階級在一七八九年所做過的各種卑鄙事業了。其後崇拜有產階級的人，如路易勃郎 (Louis Blanc) 輩，便是崇拜這些卑鄙的

行爲，這就是那時候一般革命黨人，看見他們四圍如此憂鬱的景況，所感到的失望；達姆倫（Desmoulins）說了以下兩句很對的話，他說：『在一七八九年前，我們共和黨不過十幾個人罷了。』

然而三四年之後，發生多少偉大的改造事業呀！當帝國的命運被當時的情形弄搖動了的時候，一般平民就起首暴動了。一七八八的一年，不過是若干農民小小的舉義罷了，同現在的小罷工一樣；那時的小暴動，在各處地方都發生了；牠一天一天的擴大，一天一天的增加，差不多成爲很利害的洪水猛獸，成爲法國境內無處不暴動了，於是別人就很不容易去鎮壓了。兩年之前，一般農民只敢要求減少租金（如今日工人要求增加工資一樣）；兩年以後，一七八九年，他們就進步得很遠了。一種普遍的思想發生出來，就是想完全割斷貴族、教士及中等階級地主的束縛。當一般人覺得政府沒有能力來抵抗這些暴動的時候，就起反對他們的敵人了；幾個有決斷的人，把各地主的大廈點起火來燒的時候，大多數的農民，還是很懦弱的，很懼怕的。在那邊看小山斜坡上的火焰，還恐怕

他們的朋友將收稅官殺了，要被政府絞死；還恐怕政府開大兵來，如「謝各利」(Jacquin-ette) 那次運動一樣，會來戕殺他們。但是這次政府的軍隊不來了，因牠開往別地方去，沒有能力及到，於是一村一村的都繼續起了革命，不久，法蘭西一半的面積都被火焰蔽住了！

當一般有產階級的革命黨還跪在王權之前的時候，當一般所謂革命人物還在用種種退讓手段，以圖制止暴動的時候，各鄉村與各城市，比什麼「國民會議」與米拉潑 (Mirabeau) 的演說都還早，就已起來暴動革命了。有若干小暴動（歷史家 旦納 (Dunain) 知道有三百件），在巴黎 市民沒有取白斯底依 (Bastille) 炮台之前，在各鄉村裏早已發生了。

從那時之後，想制止革命，是不可能的。但革命倘只有巴黎 一處，祇是議會的革命，那就糟了；一般革命黨和農民，都要被反革命軍，手執白旗，村過村，城過城，的戕殺與征服了。革命的鮮血也要變為大河了。所幸者，從起首一步，革命就另有一種性質，差不多八千處

的地方，同時起了革命。在各暴動的村莊與城市中，少數的革命黨，以他們果敢的精神，又得民衆的協助，很容易的，把什麼地主的大廈，各城市的市政廳，與巴黎的白斯底依（Bastille）炮台都佔據了。一般貴族及中等階級的地主都受了恐嚇，那些驅除專制的事業都起首了。一般少數者起首革命，已經把民衆吸引於其後了。

我們所渴望的革命，也是一樣。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由極少數同志在那邊宣傳，將來在民衆中確能得到同情，得到協助；散布各處的團體，數目雖是很少，但因牠能在民衆中得到助力，牠的力量是很強的，一旦有好機會揚起紅旗，就向前革命。並且這種暴動，同時在無數的地點發生，使政府的軍力不能征服；好了，革命將盡到牠所要盡的責任：廢除私有財產制度與國家。

一到那天，今日所謂的少數人，將自成為全體的平民；並且，這無數反抗私有財產與國家的平民，一步一步的向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路上前進了。

都是社會黨

從社會主義的思想傳入勞働羣衆中以後，即發生了一件極有趣的事情。一般社會主義的最兇猛的敵人知道要制服社會主義非自己去做牠的信徒不可，所以就熱心的宣告自己是社會黨了。你們試和這般拚命壟斷男女工人及童工的大富豪中的一個；你們試和他說，現代財產的種種可恥的不平等，以及此種種不平等所產生的變動和窮困，怎樣有害於人類的多數人；你們試和他說，改革財產制度及改良工人生活狀態，是非常必要的；假如這位富豪是聰明的，假如他正在想設法在政治上活動的時候，尤其是假如你們是他的選舉人，他必定很熱心，很着急的回答你們道：

『好先生！我也與你們一樣，我也是社會黨呢——社會問題，貯蓄公所 (Caisse d'épargne) 勞働立法——這一切我都完全與你們同意的。不過，你們知道不知道我們不要於一天之內把一切都推翻了，我們「慢慢的」進行好了！——所謂「慢慢的」

進行，從他離開你們以後，他老實「慢慢的」再去從「他的工人」袋裏，搶奪他們以血汗換來的「苦錢」——預料將來必有一日，社會黨的行動使他大受損失的。

從前，你們如果談社會主義，他必轉個身子和你們背道而馳；今日，他反設法使你們相信他也是你們思想的同志；因為如此，到了一旦有機會殺你們的時候，可以容易一點割下你們的頭顱。

此種事實，在法國最近一次選舉中（這篇文章是在一八八一年九月寫成，所謂法國選舉也是那時的一次選舉——原註）所發生的，最爲顯著。在選舉會中，祇要有人提起社會主義的問題，就足以使這般想得票數的先生們立刻很慍勤的宣告他們也是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Le vrai socialisme）——的信徒，我們知道他們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當然是欺騙者的社會主義。

三分之二的候選者，和選舉人說，他們到議院去，是願從事於社會問題的。克拉蒙梭（Clemenceau）先生宣言自己是社會黨；甘必大（Gambetta）先生也幾乎如此做；甘

先生如果沒有得到了和某「萬歲」握手的最高幸福，也會很直截了當的宣言自己是社會黨的；畢斯麥，他也不遲疑的宣言自己是社會黨，比一切社會黨還高的社會黨，超等的社會黨。在英國，我們也時常聽見說，假如貴紳畢公斯飛爾特（Lord peaconsfield）先生還生存在那邊，他必定能「解決社會問題的。」甚至於著道袍，穿縐衣，背黑衫的「天堂侍者」「上帝從人」他們也無不願為社會黨之一分子的。柏林王宮的宣教士，傳播社會主義；法國天主教的「黑長衫」也刊行一種雜誌，說自己是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近來據英國的報紙，俄國的「沙兒」（Tsar）（皇帝）也在他的臺上，（當然是寫字台）放着一塊用草和大麥粉做成的黑麵包，使他自已記着什麼是俄國農民的食品，他也以為自己是社會主義的信徒；人說，待他得到畢斯麥與項底惡崇（Antio-Che）的教長及君士但丁堡（Constantinople）的聖祖之福禮後，他即去實行他的社會主義的學說。

簡言之，都是社會黨在麵包價目上做投機事業的騙子，傾人荷包為他們的嬌妻美

妾辦金銀首飾的賊頭，使女工死於瘵疾，使重工斃於飢餓的工廠主；在柏林捉人入獄的寡頭君主；在聖彼得堡縊死革命黨於斷頭台的暴虐「沙兒」以及擾亂人民安全的憲兵等等是社會黨！——是的，都是社會黨！他們所以要查我們的居留證；他們所以要捉人入獄和縊死社會黨；他們所以要戕殺婦女，餓死孩童，他們所以要在政治與財政上作鬼——總之，他們所以要如此殘忍的做，都無非是為速成真正社會主義之勝利的呀？

不幸現在還有一些半呆半癡的社會黨，聽到「某先生宣言社會黨了，甘必大先生也承認有社會問題之存在了；可見社會主義的領域已擴大出去了。」等話，即急急的唱起凱旋之歌，以為要知道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否已在民衆中得到領域，非看某大人物是否贊許社會主義的好處不可。可憐的社會黨的報紙，每天總登些諸如此類的新聞！

至於我們，對於此種現象，非但不覺快樂，反要皺起眉頭鬱鬱發愁。他一方面使我們知道有產階級正在設計謀害社會主義，絕對與他從前謀害共和思想的法子一樣；他方面他更使我們認識一般從前稱為社會黨的人們，今日已放棄社會主義，否認「社會主

義的根本思想」而投入有產階級的營養中去了；但他們表面上仍保有社會主義的頭銜，來遮掩我們的視線。

請問，社會主義特有的思想，根本的思想 (Idéemère) 到底是什麼呢？

——牠的思想就是說，必要取消工錢制度，剷除土地，房屋，原料及工具——總一句說社會的資本——的私有財產制度，凡人不能承認此種基本的思想，凡人不能將此種思想於他私人的生活上實行，而且不願拋棄壟斷他人的念頭，即不得稱為社會黨。

——「你承認有取消私有財產的必要嗎？你承認有把現代社會資本的領有主的財產，為萬人的利益起見，充為社會公有的必要嗎？你覺不覺到有依據這些原理去生活的需求呢？」這就是從前一般社會黨對於新來的人，在沒有和他行「同志禮」之前，問他是不是社會黨的幾句話。

假如有人把這幾個問題問你，當然不是問你是否承認在二百或二千年之後有取消私有財產的必要沒有。如果是在二百年之後的，那末，現在何必和你講這些閑話呢。說

取消私有財產制度，就是說從今日起，即有取消牠的必要，即在最近的革命發生時，就要實施充公的事業。十年前社會黨曾說過：（現在一般仍爲社會黨的人也還如此說）「下一次」的革命，將近的革命，不該僅是改換政府的革命，把政府的機關稍爲修改就爲滿足；牠該是社會的革命。」

這種在「下一次」的革命就該預備幹「充公」事業的信心，即是社會主義的根本思想。因爲有這種思想，社會黨即和一般祇承認有改善工人命運的必要，而不承認澈底革命的政黨不同了。那一般政黨，雖然有時承認共產主義確是將來社會的理想，但不願有人在最近的將來實施共產主義。

社會黨如果傳播以上的根本思想，即可以保證牠決不會和牠的敵人混和了；可以保證社會黨的名詞，不會被一般祇保守現代壟斷制度的政黨利用了。

時遷境異，這一切，在今日都已改換了。

一方面，有產階級中間，發生了一班取巧的流氓；他們知道如果不將社會主義的招

牌掛在胸前，不能登上政治舞臺的階梯的；所以想入一種時式的「黨」，想自己在政治上得勢，不得不設法做冒牌的貿易；至於黨中的宗旨如何（黨的宗旨總是很好聽的）和他們是不關痛癢的。他方面，一班聰明人，知道最容易制服社會主義的方法，就是做牠的信徒！所以他們到社會主義的營寨中，去破壞社會主義的原理，改變社會主義的行動，以「同向」的法子撲滅社會主義。

不幸有許多背時的社會黨，一心一意祇想在他們身邊集合最多的黨員；祇要新來的人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頭銜」，他們即刻開了大門，使這般自稱新宗徒的黨員進去；至於這些黨員是否了解社會主義的思想，他們是不管的；他們自己也否認了社會主義的根本思想。在他們的羽翼之下，今日即有一種自稱社會黨的東西發生出來，對於固有的社會主義，祇存空名罷了。

俄國憲兵隊中，有一個隊長，有一次把我們的一個朋友捉去，和我們的朋友談起。他說，他自己也是很相信共產主義的；他也以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很可贊揚的；但是，他說，

此種理想在最近是不能實現的，至少要過二百或五百年之後，才有可能的餘地；所以現在祇是在期望的時期；在共產主義未實行之先，他不得不把我們的朋友捉去，罰他入獄；因為我們的朋友時常作共產主義的宣傳。現在一般自稱社會黨的政黨，我說實在和這位隊長差不多。他們以為取消私有財產和充公兩件事，該置諸最遠的將來。他們以為這二者都是「小說」和「烏托邦」中的材料，現在祇是在期望的時代，是不必顧及的。他們以為在現在，應該做點能實現的改良事業，凡是主張充公的人們，都是他們的大敵。「我們預備起來呀！但我們不要預備去把土地充公，我們該預備去奪取政府的權力。待此種權力到手之後，我們才好慢慢的把工人的生活改善。當「下一次」革命暴發時，我們預備去奪取市區的行政權（Municipalities）；我們並不是預備去霸佔工場呀！」這就是政黨先生們最好的論調！他們以為即使有產階級仍然為資本主，但等他們得到政權之後，社會主義的試驗就很容易實施，不會被有產階級阻擋住的。他們以為掠取市區行政權，不去掠取工場，是可能的。

這種社會主義變態的影響，已覺到了。

現在，你若遇到一個社會黨，你就不知道這位先生是和俄國憲兵隊的隊長一樣的人呢，還是誠實有爲的真正社會黨？因為他們都說，將來總有一天——或者一千年之後——財產必能成爲公有的；但在期望的期間，應該選幾個議員到議院裏去作減少工作時間的要求——俄國憲兵隊隊長的社會主義和新社會黨（Néo-socialiste）的社會主義的差別，是很難看出的，所以，都是社會黨！每天沒有光陰，在同一時間讀二三十份報的工人，必不能知道誰是他的朋友，誰是他的敵人，誰是真正的社會黨，誰是破壞社會主義的騙子。將來革命的日子一到，在他沒有認識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之先，不知他要受怎樣慘酷的困難和如何可怕的流血呀！

一九二四，八，二五震天譯於巴黎。

學理與實際

按照我們的觀察，覺得在下次革命中，一定有許多事物發生，並且覺得這些事物的程序，都有討論的必要。但當我們討論的時候，世人常加以評論，以為「這一切都是「學理」，可以置之不理；以為我們現在應當注意一點實際的事情（例如選舉問題）。我們首先將勞工階級抬上了政治舞台，然後我們方能看到下次革命中究竟發生些什麼東西。」

這種議論，自然有許多地方使我們生起疑心來，自然使我們懷疑牠是不確當，不誠實的。因為凡人對於革命問題發表一種意見，在革命完結之後，或在革命進行之中，社會怎樣組織，一定有他自己一種現成的學理藏在心裏；他不但不能一時離開學理講話，他還要盡心竭力保持他的學理，傳播他的學理；就是他所有的一切言動，也是他的思想邏輯的結果。所謂「我們不要辯論這些「學理」的問題」幾個字，實在可以換做「你

們不要拿「我們的」學理去辯論，你們幫助我們去實行牠好了。」

實際，報章上沒有一篇文章，作者不將自己所理想的社會組織的意見露佈出來。如什麼「工人國家」「由國家主持的生產與交換的組織」「集產主義」（即工具公有，產物不公有的主義）以及「黨的紀律」等等字樣，無時不在各種報章與小冊子中登載。這些表面上說不要注重「學理」的人，實際裏都盡力傳播他們自己的「學理」。並且當我們避開這一類的辯論，別人傳播他們的概念，散佈他們的誤謬，想反抗這些概念與這些誤謬，我們將來必有去與他們作戰的一日。現在單舉一個例來看，如若佛爾（St. J. F. F. F.）所著的社會主義之精髓（La Quintessence du Socialisme）一書，足以作我們的證據。著者是匈牙利前任總理，他著這本書，在名義上說是擁護社會主義，實際他的目的，無非借此名義，把有產階級的秩序，從衰亡中救出來；但是這本書雖說這位總理用了許多心血，實在在德法工人中間，沒有得到好大效果。但他的辭句裏面，因用了自欺欺人的革命口吻，所以一天一天的發展出去了。

自最重要者言之，凡人腦中有一種破壞的心思，他心裏至少也有一點建設的理想，替代他所欲推翻的制度。否則他當然不願去做破壞的事業；例如某人說：『我們去建設革命的專政，』某人說：『我們在工人中選出一種政府，將生產的組織都交牠管理，』第三人說：『把一切財富都交革命的「市府」公有，』這三人對於「將來」多少皆有一種概念；在現在的預備時期中，他們這種思想，對於他們行動的方法，有意或無意間，多少皆有一點影響。

所以我們想避開「學理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反之，假使我們實在願意做「實際的人」，從今日起，在一切情況中，我們必定要討論我們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

試問在現在比較上平靜的時期中，我們不發表，不討論，不傳播此種理想，等到何時才能做起呢？

是不是等有產階級的城垣破壞了，現制度的基礎推翻了，我們於炮烟瓦礫中，即刻就能找到進入「新將來」的門路呢？不是一到那天，革命必備的確定計劃與實行此

種計劃的堅決意志，即刻就能發現呢？假使到那時再去辯論一切，可惜遲了，那時不是辯論的期間了，那時是即刻就要遵照某種某種方法，向前進行的時期了。

法國平民經過前幾次的革命，所以依舊沒有得到他們所希望的东西，並不是因為他們對於覺着逼近的革命的目的討論太過了。的確是他們對於革命的目的，以及考察革命到底要發生什麼事情的職務，都放在幾個始終騙人的首領手裏。前幾次革命，法國平民所以沒有得到幸福，也不是他們有某種現成的學理，阻止他們的進行——他一點也沒有呢。在一八四八年與一八七一年，有產階級很有先見之明，當平民把政府推翻了，他們知道應當如何進行，他們知道怎樣奪取政權，怎樣藉選舉的方法來鞏固權力，怎樣武裝小資產階級反抗平民，怎樣藉自己手中所有的軍隊、槍斃、交通機關及金錢的權威等等，一旦遇着勞工膽敢向他們請求權利的時候，立時可以調動他們僱傭的走狗——兵警——去戕殺一場。總之一句說起來，他們很知道革命時候他們所要做的事情。但是那時平民，什麼都不明了。對於政治的問題，在一八四八年，隨着有產階級喊一

共和與普通選舉」在一八七一年三月跟着小資產階級叫「市府」不過無論在一八四八年或一八七一年，他們對於解決麵包與勞動兩問題，心裏沒有半點確定的思想。「勞動的組織」(Organisation du travail) 這幾個字，雖是一八四八年的口號，(最近法國的集產黨(即馬克司的黨徒)在另一個樣子之下，又叫起這幾個怪字樣來了。)可惜是一種空虛的名詞，實際沒有什麼意思。就是一八六九年「萬國勞動會」在法國的集產主義，也是一樣的空虛。假使有人在一八七一年，問這些做「市府」革命的人，對於麵包與勞動兩個問題怎樣解決，不知道要發現多少自相矛盾，風馬牛不相及的回答呀！是否應該以「巴黎市府」的名義將各工場歸為公有？能不能將房屋立時宣告為革命城市的公有物？能不能佔領一切食物為一有組織的平均分配？能不能把積蓄在巴黎的一切財富宣告為法蘭西全民族的公有物，並且藉這有力的方法作全民族的解放？對於這些問題，平民中間可以說是沒有半點意見。就是「萬國勞動會」也祇覺到直接爭鬭的需要，把這些問題都忽略了，假使那時有人談起這些問題，一般人就駁他說：「這些

都是「小說」你們所談的都是「學理」；另外，有人談到社會革命的問題，十次有九次把「自由」「平等」「同情」等浮飄的大字來解釋一切。

照以上這樣說來，我們豈不是想立出實用於革命時候的一種進行的大綱麼？完全不是的。諸如此類的大綱，對於行動，非但無益，而反有礙。因為說到大綱了，有許多人就借此機會來與我們說以下的好聽話，「因為我們不能實行我們的大綱，我們什麼都不必做；保存我們寶貴的鮮血，以待將來良好的機會呀。」

我們很知道一切平民運動都是向社會革命方面進行的。他能喚醒反叛的精神，他並能使人覺到現在的秩序（實在可以說是無秩序）完全是不穩固的沙邱。祇有傲氣騰騰的一位德國的議員能夠發出以下的疑問，「法蘭西大革命有什麼益處？巴黎「市府」的革命又有什麼用處？」今日法蘭西所以是革命的先導者，法國百姓所以富有革命的精神與性質，正因為他們以先做過被那些口頭上的學者與半愚蠢的首領弄糟了的許多革命呢。

我們現在所要指定的，不是別的，就是我們所希望達到的「目的」；而且我們非但自己指定，就算夠了，還要藉言語或行動等方法，告訴各個人，使他成爲普遍；一旦成爲普遍了，使革命時機一到，一般人都來共同作此運動，那成功的希望就有了。但是此種工作的浩大，實非平常人所能意想得到；因爲這個目的，即使活現在少數人的目前，而大多數人常常抱反對的意見。因爲這些人中，有了有產階級的（Bourgeois）自由黨的（Liberal）市廛黨的（Communaliste）以及集產黨的（Collectiviste）等等報紙的毒太深了。

我們現在與將來的行動方法，都關係於這個目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與強權集產黨、共和黨及自治的市府黨的差別，不是完全在於一種或遠或近的理想的概念中。他們的差別，不僅顯於革命那天；就在今日，無論在何種極小的事物上，或於某種估定中，皆顯出他們的異點來。在革命時期，國家的集產黨必定要跑去佔領巴黎的市政廳，爲自己安置的地方；更從這個地方，發出他們的財產制度的命令；他們必要設法重建一種可怕的

政府到處偵查，一直查到或立法到富以來據（Fouilly-les-Oles）（法國出產家禽的地方）地方培養的雌鷄的數目爲止。自治的市府黨也一樣的跑去佔領市政廳；牠也重建政府，發號施令，再將一八七一年「巴黎市府」的歷史重演一番。對於「神聖的」財產，假使市府的委員會以爲處分牠的時機還沒有到，也祇好死板板的保護牠。至於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就不同了。革命一到，他們即刻跑去佔領工場，房屋，穀倉，總之一句話說，佔領一切社會的財富，並在各市府，各團體中，想法組織公共的生產與消費，使各聯合的市府與團體皆能滿足牠們一切的需要。

這種同樣的差別，一直擴張到我們每天最狹小的生活與行動的表現中；凡人想在某種目的與行爲方法中立起一種契約，一定會覺到無政府主義者與集產黨及自治市府黨中間，無論在他們直接行動的某點上，皆找不出某種的共點來。

此種差別是存在的，所以我們不要假裝不知道。我們各人都應該直截了當的發表我們的目的。並且時時刻刻在各團體中做所有的辯論——當然不是在報章上的辯論，

因爲此種辯論太狹義了，——使民衆中釀成一種共同的思想，並使一般多數人將來皆與此種思想聯合。

至於現在呢，我們有幾處共同行動的地方，一切團體都可以聯合來做，好比反對資本的爭鬪，與反對資本保護人——政府——的爭鬪，我們都是同意的。無論各派對於將來社會組織的意見怎樣，一切誠實的社會黨，早有一種共同的目標。這共同的目標，就是資本的充公應該實現於下次革命。照此看來，所以一切預備去實現此種充公的爭鬪，一切社會主義的團體，無論他們的派別如何，皆有共同維持牠的必要。各種團體在這公同點上，或在將來的情境，一定會指示我們的一切領域上；相遇的次數愈多，革命時做事的協和，也愈能成功。

但是我們要記着，想某種思想到暴動那天，能夠發現於民衆腦筋中；我們對於在革命時一定要實現的「我們的」理想，應當傳播牠，一刻都不要忽略了。假使我們實在想做實際的人，我們應該發表與傳播會爲各色反動派指爲「烏托邦」與「學理」的東

西。假使實在想自己成功，我們視「學理」與「實際」二者應為一體。

震天聲

戰爭

此時歐洲的情景，使人看得非常淒慘，又能使人生起憐憫之心。一方面，當每次舊大陸的空氣中人們覺到火藥氣味的時候，「外交家」與「說客」到處往來，次數，就忽然增加起來。他們有時結合同盟或解散同盟，將人羣作為家畜，如同買賣，任意講價，為他們協約的保證品。「這幾百萬頭作為我家與你家的保證品；這幾百畝草地作為飼養的地方；還有某某口岸作為運他們氈毛出口的商埠。」祇有騙人本事最好的拐子，在這些商場上能夠得到勝利。這就是「政治學」怪語上所謂的外交！

另一方面，軍事用品日益增加，每天總有為殺我們同伴用的新發明，新浪費，新借款和新租稅。瘋狂的愛國主義，除使人蠢然愛國，煽起國際間的仇視之外，成為政治家與新聞記者最有出息的職業。就是做小孩的時候，都免不了這種惡潮的毒害；一般人將小孩子如戰士一樣集成隊伍，教導他們去厭惡普魯士人，英國人或意大利人，命令他們去服

從當時的統治者，不管這些統治者是藍的或是白的，是黑的或是紅的。當二十一歲到了，好啦，國家把他們腰間裝扮得如駱駝一樣，背上子彈，食物及食具，手中如玩猴的人給捧與猴子一樣，給他們一枝快槍；還教他們跟着軍號的聲音行走；並且還命他們如兇獸一樣彼此互相戕殺；不使他們自己問一問爲什麼要這樣，到底爲那種目的；在他們面前立着的，無論是德國或意大利的苦朋友也好，或是被窮困迫成而暴動的親兄弟也好，軍號響了，祇有殺呀！

看罷，這就是我們的統治者與教育家用小聰明所得到的結果！這就是他們所知道給與我們作爲理想的一切東西！這又是各國的苦鬼彼此伸手於國界之外，互相問好的日子！

從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後，俄國社會主義者海爾專（Herzen）說：『你們不願意社會主義，你們將有戰爭——將有三十年戰爭，五十年的戰爭！』現在他的話差不多應了，戰爭幾乎在我們目前出現；世界上炮聲有時靜止，無非是暫時恢復牠的呼吸，使牠可

以在別處再起首轟擊，較兇惡的轟擊。十幾年來，我們無時不受歐洲的戰爭——百姓與百姓的大戕殺——的恐怖。但是，世人不知道爲什麼要打仗打仗以何種原理名義，在那種利益之上？

在古時倘有戰爭發現，時人至少總知道爲什麼要自相殘殺的理由——『某國的國王侮辱我國的國王，所以我們殺了他的從人。』『某皇帝想將我們皇帝的省分奪去，我們除盡力保護這些地方之外，我們還要代那最神聖的陛下死難盡忠。』這就是說古時人與人相殺，是專爲各國君王的私爭；現在什麼人都知道這是太蠢了。但是這些國王，這些諸侯爲這同樣的原因，祇能募集幾千百的人去代他們犧牲？現在呢，奇怪，爲什麼全體的人民都去彼此自相殘殺呢？

在現在的戰爭問題上，皇帝的威嚴不成問題了。英太后維多利亞 (Victoria) 雖然知道法國人如何罵她，也不敢發氣了；即使發氣想革國人民爲此種原因去代她報仇也是不能了。但是，你們能否斷定二三年之後，爲埃及或東方的權力問題，英國人與法國

人，兩下不動于戈麼？全俄的亞歷山大無論他是如何獨斷，如何兇惡，及如何專制的寡頭君主，假使沒有聖彼得堡的財政家與莫斯科的工業製造者——即是今日所謂『愛國黨』的——命令他開兵出戰，即使他覺着匈牙利的首相安特拉西（Anpressy）與英國外交家山里斯普來（Salisbury）等對他如何不好，他亦祇好飲氣吞聲，深藏在他的王宮裏。

這就是說，在俄羅斯，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以及無論何國，人民都不為君王的貪慾而打仗了；那末，為誰打呢？是為增加羅遷爾特（Rothschild）史乃德（Schneider）安靜公司（Compagnie d'Anzin）等富豪大賈的財富，是為肥養高等財政及大工業的諸侯們的貴體，人民去自相殘殺呀！

中等階級社會競爭替代了各霸王的競爭，這就是近代戰爭的新原素。

實際，世人還時常在那邊談『政治的最上權』（Preponderance Politique）但
是你們祇要把這形而上的本體（Entite Métaphysique）演成物質的事實，你們祇要

考察現時德國的「政治最上權」顯露出來怎樣的情形，你們就能知道這所謂「政治的最上權」不外是國際商場上的「經濟最上權」(Prépondérance économique)罷了。現時德國，法國，英吉利，俄羅斯以及奧大利等國所欲掠奪的，不是軍事的統治，而是經濟的統治。他們所欲掠奪的，是能強迫各國購買他們的貨物及實踐他們的物價的權利；是能在沒有鐵路的國家裏建築鐵路，並能藉此名義使自己得到反客爲主的特權；最後，他們所欲掠奪的，是時時強佔各國的商埠，作爲自己的商埠，作爲自己商業發展地；時時佔據城池，作爲自己貨物的行銷場。

我們今日所以自相殘殺，無非是爲我們的大工業家能夠得着百分之三十的利息；無非是爲我們財政上的「伯爵」能夠獨占新市上的統治權；無非是爲鐵路公司的股東每年能夠得着三十萬法郎的進款。因此，我們若願合理一點做，應該將我們國旗上食肉鷹的徽號換做金犢 (Veau d'or) (金犢是拜金主義的偶像——譯者) 把錢袋作爲我們牆上的古章，並且我們的軍隊，古時是以皇族命名，現在可以把工業與財政上霸

正的名字名之，可以以「史乃德第三」「安靜第十」「羅遷爾特第二十」等名字名之；這樣，然後世人至少也知道是爲誰而殺人的。

開闢新市場，行銷他好壞的貨物——這就是歐洲大陸現代政治基礎——這就是十九世紀一切戰爭的眞原因。

在過去一世紀中（十八世紀），英吉利首先完成牠輸出的大工業的方法。牠將無數無產者都集合到大城市中，教他們一種完備的職業，使牠的生產額增加了百倍，牠貨棧中堆積起如山一樣的產物。但是這些產物，不是爲這班製造的人而備的。這班可憐的紡布與織毛的工人，每天祇有爲自己謀生及爲養活妻子小孩的一點最少工資，他們用什麼來買呢？英吉利的大貨船駛遍大洋，在歐洲、亞洲、及美洲等大陸上尋找有錢的買客；他確信沒有那國可以爲他的對手的。窮困，可怕的窮困滿罩城市，但這些製造家，這些大商人，乘着這種窮困的機會，一霎時即成爲有勢力的富豪了；在外國驅來的財富，皆積於少數人的手中，這些少數人成爲當世的霸王；於是大陸上的經濟學家也即蜂湧的起來，

贊揚這種方法，並命他們同國人也起來照樣的做這種事業了。

但是一到前世紀之末期，法國也已起了同樣的進化了。牠也組織了浩大的工廠，生產大批的出口貨。大革命將中央權力調換了，將鄉下的苦農趕到城市中來，使中產階級致富；這次革命，於法蘭西進化道上加一新的助力。所以那時英國的有產階級，就即刻動怒起來了；牠所以動怒，並不是因為法蘭西宣告共和，也不是因巴黎人民流血，實在是恐怕法蘭西做牠經濟競爭上的敵手。嗣後恐怕法蘭西有產階級將歐洲大陸的商場閉了，不准英國的貨物進口，即行防患於未然的計劃，求助於大英貴族，向法國有產階級宣告死刑的戰爭。

世人都知道那次戰爭的結果，法國失敗了；但牠在商場上一樣的得到重要的位置。於是英法兩國的有產階級，暫時即結下驚人的同盟條約；牠們兩個已自己承認是最好的兄弟了。

但是法蘭西不久即超過牠原來目的；首先祇想盡力生產為出口的貨物，到此也想

占據商場了；但牠不知道工業的進步已由西方漸漸向東方擴張，許多新地域早已受着牠的影響了。法國有產階級想法發展牠的利益範圍，受了拿破崙三世一十八年的統治，時常還想這個暴君代他們命令全歐服從自己經濟的條件，及到以後覺到這個寡頭君主對於這種事務是無能的，所以就把他拋棄了。

一個新的民族——即德意志——起來將同樣的經濟制度引入牠的國裏，牠也把鄉村的農民趕了，使他們到大城市中居住；幾年間這些大城市中的人口增加二倍，牠也大批的生產。牠這種可怕的大工業，一面備有完備的工具，一面又得盡力在那邊傳播的科學與專門教育之協助，也積起了無數非為生產者而有，專為出口與主人致富而有的貨物。資本積蓄下來，想法在亞洲，非洲，土耳其或俄國各處得到更有利益的處置，於是乎柏林的銀市，遂與巴黎競爭，並想壓倒巴黎。在德國有產階級中間，那時就發出一種聲調，就是無論在日耳曼民族中那個國旗之下，統一起來，即普魯士國旗之下也好。乘這種統一的強力，去壓制各國買他們的貨物，跟從他們所定的物價；希望若能做得在波羅的（

Baltique) 或亞特利亞 (Adriatique) 海岸佔據一個好的商埠，將法蘭西的軍力破壞了；因為此種軍力使歐洲各國服從牠經濟的法律與商業的條件，差不多有二十餘年了。

一八七〇年的「德法戰爭」即是以上這種聲調的結果。法蘭西受此一擊，失了世界商場上的統治權；繼牠而起的即是德意志了，商場上的權力皆由牠佔去了。牠也因渴望利益，時常想去推廣牠壟斷的範圍；財政的變動，民間的窮困，及種種「破產」與「不安定」的情形，與牠本有的經濟基礎，是否有害，牠也不去預聞了。非洲的海岸，高麗的收穫物，波蘭的平原，俄羅斯的荒地，匈牙利的高原，以及保加利亞滿地牡丹的山谷等一切東西，都能引起德國有產階級的貪心。德國的大商家，每一次經過這些起首耕種的平原，與這無大工業的城市，及這些靜肅的江河等等雅致的地方，他們的心兒就動起來了。他們見到這些東西之後的計劃就是怎樣能夠從這些荒的財富中，得到一袋一袋的黃金；就是怎樣能夠使這部分的人民皆屈膝於他們資本的面前。於是，他們發誓，說要搬運「

「文明」到東方去，換句話說，要把西方的壟斷方法，移到東方去。他們一面如此期望，一面即將他們貨物與鐵路向意奧俄等國進行。

但是，意俄各國接着也脫離了牠們聯邦經濟的抑制。牠們漸漸也入工業國的軌道了。並且這些幼稚的有產階級，他們所要求的，也即是自己致富，因為別的對於他們，沒有什麼比致富更有利益的東西。不過幾年來，意俄二國對於工業的擴張，有了很特別的進步。不顧農民窮困得如何，不顧他們有無能力購買生產品等等情形，意俄奧三國也盡力的生產出口貨。這樣一來，牠們也必然要有商場才行；歐洲的商場已被佔據了，祇有亞洲與非洲還有可以供牠們行搶奪的贓物；所以將來總有一天，牠們彼此因不能和平分配牠們的贓物，必然要藉手上的軍器，彼此鬪個勝負了。

在以上這種時局裏頭，——雖然此種時局完全是由資本家工業的特質所創造出來的——那種同盟能夠成功呢？德與俄的同盟最為適富，亞歷山大與威廉正好任意接吻；但是俄國新起的有產階級，非常厭惡德國的有產階級，同時德國的也不喜歡俄國的。

世人大概還記得，當俄政府增加三分之一的進口稅的時候，引起德國出版界的憤怒，德國的有產階級以及許多跟着走的工人說：『反對俄國的戰爭，在德國人腦袋中，比一八七〇年的戰爭還普遍一點。』

但是，德奧的同盟條約，豈不是立在沙堆上的麼？這兩個強國——兩個有產階級！關於進口稅與物價等問題，兩方不相和睦，還有什麼比牠更利害麼？就是拿奧與意大利來說，這兩個同胞的兄弟國家，爲壟斷南斯拉夫民族的利益，不相和合，豈不是又在那邊宣告進口稅及物價的戰爭麼？就法蘭西一國而論，牠又不是因關稅與各種物價的問題國內分成幾派麼？

是的，一定如此；你們不願意社會主義，你們將有戰爭；假如沒有革命來掃除了這種又蠢又劣的時局，你們將有三十年的戰爭。但是我們也應當知道此種局勢，什麼調和，什麼平均，與什麼消除常備軍，什麼弭兵等等好名詞，不過是一種很有趣的夢話，對於實行上是不可能的。祇有革命，將工具，機器，原料及一切社會的財富歸還生產者自有之後，把

一切生產方法改組以後，使全體生產者都能得到他們自己的生產品的滿足之後，爲爭商場而鬥的一切戰爭，方能絕跡於地上。

個人爲全體作工，全體爲個人作工，祇有這樣子，才能使國際間得到永久的和平。此種和平，現在世界上誰不高聲要求呀？祇因現社會上有一班財富的掠奪者，所以遲遲不能實現；若將這些強盜除了，明天，就有真正的和平呀！

震天譯

克氏以上所說的社會主義，是四五十年前的社會主義；換言之，是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未分離之前的社會主義。至於現在，時遷境異，所謂社會主義，差不多成爲各強國統治者的政策了；例如丹麥，英吉利，俄羅斯及最近的法蘭西（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法國選舉，社會的左黨得勝，國民黨（Bloc National）失敗，所以一般人稱法蘭西也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了），都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戰爭，可怕的戰爭，仍不時隱現於我們目前，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如克氏以上所說

的一樣，有國家必有戰爭，國家是戰爭的創造所。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均脫不了一「國家」的範圍，換句話說，牠們對於剝奪人民自由的政府，吸取民膏的掠奪制度——資本制度——的戰爭的，二大泉源，仍然沒有廢除，所以想世界和平，是萬不可能的。現在一般頭腦清楚的人，及一般實際想代人類謀幸福的革命家，自然會明白世界上若無解放全人類的無政府革命，想世人得自由與和平，終是不能成功的。

譯者。

歐戰論

現在的人，特別是注意歐洲文明結果，和抱國際勞動組合的那些人，都應該取一種方針，去撲滅我們最要緊的大敵——德國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並且援助那聯合國。當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那強盜似的德國，合併羅蘭列，亞拉撒斯二州的時節，並不顧州民的意思如何，隨便的就做了。當時里百喀尼，拜伯爾兩個人，已經對於德國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宣戰，因為他們看到德國這樣掠奪行為，一定是將來大戰爭的萌芽；並且惹起文明的停頓來。特別是巴古甯，從激烈的國際勞動會方面，和這個軍國主義及帝國主義宣戰，曾在南法蘭西謀起獨立的運動。還有加里波的和他的義勇隊，聽說拿破崙三世敗沒，宣言法蘭西成共和國，即刻發了一紙電報，通告全歐，說神勇的獅子，為防禦德國侵略法國，要上陸了。不但是這些，德國侵入法國的事情；從法國割取兩州的事情；及

在新領土徵收絕大的賠償費五千億佛郎的事情；在當時不但屬於激烈派的人，就是全歐的中流社會和屬於知識階級穩健的思想家，也都起了惡感。於是那正直的歐洲人，都以為德國戰勝，在歐洲中央，勃起一個強大帝國來，把從前法國維持的歐洲文明，一定要永遠停止的；又看破德國自身所作的事，離德國正直的代表人物所抱的理想，相隔太遠了；同時又覺得德國的勝利，就是全歐洲武力和腕力的勝利，也就是蹂躪文明的先導。

反對軍國主義的人，至今還是拿着平和的武器，同那帝國主義奮鬥，直到最後一秒鐘，也沒有鬆懈，或是拿非戰論，或是拿世界同盟的威嚇，都在那裏反對軍國主義；但是年深日久確不可拔的軍國主義，到底得了勝利了。曾對於中國拳匪，派遣過軍隊，自命爲「神鞭」，司令部下的兵卒，行「神鞭」軍隊的狂暴；就是德國元帥，也就是德國代表者；現在一直把這些狂暴的軍隊，派到西歐來了。在我們的義務和權利裏邊，一定要努力，對這個暴力，加一番痛擊。

畢十馬克會說：『軍事上的戰爭，和外交的戰爭，要同時并行的。』所謂外交上的戰

爭，就是權謀術數，德國外交家，很能遵守這些話。好比這一次，德國外交家，總說俄國援助塞耳維亞，是這大戰的原因，使德國國民，信以為然，把弗埃爾維羅侯的暗殺，就利用了。但是德國政府，已經決意於七月十九日開戰，西歐各國政治家，都承認的。奧國政府對於塞爾維亞，發出最後的通牒，是決意的結果，斷乎不是原因。

二

這一次歐洲大戰的原因，也不是塞耳維亞；也不是德國對俄國的恐怖；或許有一點例外。總而言之，這戰爭，是德國左右政治生活的階級，常醉心占領法國的勝利，和努力海陸上的長足進步，才生出來的。這種階級，把奪取地中海豐富的殖民地，和小亞細亞及中國一部，作為德國的政策，但被隣國掣肘住了；要在印度洋波斯灣，奪取未來的亞得里安，這個德國的大計畫，也被破壞了；又阻礙德國在歐非亞三洲的特立統治權；所以在德國方面，便當作了無上的侮辱。現在德國下級的勞働者，也大半染了侵略主義的病毒，空想那強大的侵略的資本主義，趕快發展。最近四十年間，德國產業，雖說異常的發達，但是增

加農民財富的製造品販賣市場，却未能一樣的發展；因爲這個結果，他們便贊美軍國主義，崇拜軍隊，只管空想征服外國；拿最近的事件，可以證明這個觀察，決不是虛妄的。

維廉給英政府書函裏，有幾句話說：『貴國當然維持中立態度！余決不染指於歐洲法蘭西之領土，但欲奪取殖民地而已。』對於意大利也說：『貴國勿守中立，請與我同盟！如此則貴國可以取得索俄亞，尼斯，突尼斯。』更和俄國政府約，決不侵犯俄國，便道：『貴國可干涉此事！讓余與英比，法，決一死戰。』

又德國宰相送英國外相書函中，說：『英國對於宛同廢紙之歐洲條約中，保障比利時獨立與中立一語，附加一最大之意義，是乃極無理由。』在德國已經明白宣言，什麼國際條約，都不存在了。德國人又對我們這樣的講：『拿破崙常自信有蹂躪一切國際的權利。』也許有這事體，不過一八一二年的戰爭，法蘭西共和國軍隊也罷，法蘭西帝國軍隊也罷，總算把農奴制的撲滅，和市民法律上的平等，都傳播到全歐洲：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功績了。然而今天德國的軍隊，把什麼東西，帶到燒棄的都市村落來了呢？除了軍國主



義，沒帶來別的；除了如狼似虎兵卒的勝利，沒帶來別的什麼權利觀念；除了把德國到一八七〇年發達的文明，全蹂躪在泥漿裏面，到底帶來了別的什麼東西呢？

國民自由，平和理想，文化進步，這些東西，都是德國國旗上邊沒有的。德國國旗，不過是戰爭的契約，和接連不斷戰爭的保障。因為征服弱邦，建設強大帝國，教國民的生活，全屈服在軍事上邊，這是維廉的理想，他就是這理想的結晶，他自命爲「神鞭」。

假如這一次戰爭，完全歸德國勝利，那結果怎麼樣呢？無論怎麼，若說這回戰爭，德國佔了勝利，那就和把全歐文明，都附屬在武力下面，是一樣的結果。一八七〇年，德國的勝利，在文明史關係上，給了我們四十年的停頓和附屬。這回若是德國戰勝了比法英俄聯軍，那全歐和斯拉夫民族中間廣布的文明，至少也要停頓半世紀以上；這是很明白的事體。誇強的德國主義，在這回戰爭裏，拿什麼野蠻形式表現牠，暫且不講；但是德國軍隊，敢供前代未聞的蠻行，總可以證明是一定的事體。現在德國兵，一面辱虐比利時的老幼婦女，一面罵他們是叛賊；還說着他們都是謀反的，但是還有比這更可怕的，就是極端社

會民主黨，不管德國這樣暴行，已經招惹文明國的憎惡，他們還要替牠辯護哩。現在德國以外的全歐勞動階級，曉得這回戰爭，對於德國國民，刻的什麼記號，於是他們但盼望德國戰敗，由此可以滅絕戰爭的狂熱。只要對於我們的周圍狀況，少微睜眼的人；希望人類進步發達的人；自己的思想，不被個人的固執和習慣及官僚的愛國心，迷昏住的人，一刻都不能躊躇了。我們一定要盼望軍國主義的驕傲德國，全然失敗，決不能守什麼中立。當這個時候守中立，就是對於拳頭，講容忍了。

大多數人，都了解這個事體，所以從各方面，都聽說聯軍得了勝利，哪！這回戰爭，是歐洲的最後一場戰爭罷？對於各國民自由發展的權利，由此要承認了罷？歐洲聯盟，依着地圖改造，更加一層適用罷？總而言之，戰爭的醜態，和武裝和平，不能防止戰爭的事業，可以表示世界的武裝解除，機會不遠了。一切文明的國民，當世界的危險襲來的時候，一定覺着內部團結的必要。這個團體，就是教組成國民所有一切階級，得一個新合同生活的萌芽；到處都聽見說了。這是現在西歐最發達的思想，我信這個正直的理想，一定要得最後

的勝利。

三

非軍國主義者，和非戰論者，總想拿着非戰論的武器，就能夠防止那戰爭。但這怕是從他們眼前事業的根本錯誤，生出來的想頭罷？戰爭不可避的原因，現在還有非常的勢力，他們就是忘記了。他們執着筆，議論現代戰爭的原因是歐洲資本主義，和從此生的一切結果。也有說，對於交戰的國家，宣布世界的聯盟，戰爭就可以不起。但是資本和資本的武器，這些偉大的力量，現在正「莫名其妙」的消滅，敗壞，麻木起來了。不但在法蘭西是這個樣子；就是拿着征服法國一部，掠奪法國的殖民地，作為發展自國資本的要策，那個德國裏面，也鏟滅了那些力量的影子哪。

從這裏一想，就可以見矛盾在眼前了。於是我們敢問一問：多數非軍國主義者，把歐洲資本主義的發達，和戰爭中間，有密切關係的事情，果然是完全了解了，還是怎麼樣？他們不過對於戰爭的過大意義，附加了個人的頑強意念罷了。所以最近二十年間，我明瞭

這德國侵略法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常和法國朋友，主張下面的事體——就是非戰論的宣傳，和對於德國一旦宣戰的時節，我們應取的態度，完全要兩樣的。

好比我們有二十個人，住在一個社會裏，這裏邊有一個人，要壓迫別的弱者，當這個時候，我一定努力警戒那強者，不要壓迫弱者；不幸我的警戒，沒有一點效果，強者越加猛烈的，苦待那弱者；我能夠講：我已經把爭鬥的有害，和平的必要，都說過了，所以現在強者的橫暴，我是不管的了麼？斷乎是不能的；我一定要講：強者不得壓迫弱者；便挺身幫助弱者打倒那強者了；就是知道那向弱者頂上的拳頭，要落到我的頂上來，也一定是這樣的做哪。我想個人的侮辱，還可以容忍；但默然旁觀那惡漢，欺負弱者，這樣的卑怯，是不許的。因為常有這樣的卑怯，所以一切壓制，和橫暴，都不能停止。雖說非戰論者，常講：一國要利用他國的勞働，和勞働所得的工錢，就是戰爭的原因，把這事體，教人人都清楚了，是很有效力的。不但是這個，非戰論者，又講：就是戰爭得勝，結果對我得勝的自身，沒有什麼利益，且有損害的，把這事體，教人人都清楚了，也很有效力的。然而對於現在這種的情形，那

樣的宣傳，到底不能防止戰爭。因爲一國要利用他國的勞働，肥滿自國的口腹，這樣的狡猾的國民，尙存在哩。

世界聯盟的恐嚇，或者暫時可以抑壓侵略的熱度，也未可知。但是世界聯盟，有一國開始戰鬥的行爲，布告宣戰，當時就不成功了。當這危急的時候，怕強敵侵入的國民，動員遲一日，就多給征服者一個地方，且要多犧牲數十萬人；想到這裏，就不能等什麼世界聯盟那些東西了。

四

更就意大利法蘭西瑞士所有熱心非軍國主義的團體說一說：他們從否定戰爭的主義來講，不情願加入交戰的各方面，我以爲他們大錯而特錯。他們對於法蘭西比利時，自然是表同情，他們又很憎惡一國民征服他國民，還略奪人家領土，但他們講：「戰爭是罪惡的，因此願和德國爲友，也不願和德國爲敵。」然而他們把「一件事」沒看到。這一次戰爭，要製造新歷史，在一切國民面前，提出那世界建設的新題目來；所以當這改造開

始的時候，現世紀的運命，要決於戰場，若拒絕這一瞬間的活動，就不能加入將來的新生活，所謂「一件事」就是說這個哩。實在講起來，戰爭時節，要提出幾多悲慘的問題；然也最不可以單純的來看這戰爭。因為對於這次戰爭，到處多有最大的希望；到處聽得人講：這次戰爭，在歐洲中央，那威嚇鄰邦的強國勃興，要告終了。何以知道呢？因為人人都信這一次戰爭，要產出一個新時代，是完全向善良方面發展和平的。

這幾年裏頭，戰爭的慘劇，露出可怕的醜態來；於是因戰爭喚起社會各種階級對於公共事業的結合，不但沒消失，而且共同生活的基礎，更加穩固了。總而言之，這回戰爭，確乎有種種的意義：譬如德國霸權的滅亡；奧大利帝國的分裂；斯拉夫民族新生活的曙光；波蘭的統一；再把牠的民族要素，帶到歐洲知識和創造的寶庫來；以上這一些的事體，都是由這回戰爭可以期待的。

這回戰事，附加這些意義，自然是可喜的事體。至於這些意義，幾時才能實現，雖不得知道，然總算有了實現的端緒了。但是為決定我們對於戰爭的態度，才有這樣考究的必

要呢？還是對於戰爭最切近問題，第一要十分明瞭的去決定牠呢？會記一八七〇年，負傷的老加里波的，召集他的朋友，爲法蘭西共和國去打戰的時候，他決不考究什麼世界問題，他也沒評論那戰爭的意義，但他看見在法國，有「自由和壓制的相鬥」，無論如何，自己總是對於自由這一方面，盡義務的；他對於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並未參與，也是當然的；因爲他不承認那普奧有壓倒德國聯邦權利。但他對於普法戰爭，就不能不關心了；因爲拿破崙三世一倒，那德國對於戰爭，除過征服外，沒別的目的；不但是這個，而且權利和進步，都在法蘭西一方面。

這回大戰，也是一樣的情形。德國爲着自國的資本家，要奪別國的領土和殖民地，是一個理由；爲征服法蘭西，不能不派數百萬大軍，通過比利時，又是一個理由；並且揚言，爲保護財富，不能不擊破英國；講來講去，總是要戰爭，沒有別的話。所以我們無論怎麼樣，總要打倒這個暴力。

這些事體，拿最近幾個月發生的事件，想一想，就明白了。德國人荒廢了法比百姓血

汗的耕田，燒燬了都市，虐殺了男女老幼，還自以為有這樣的權利和使命。德國政府對於這些事體，直言不諱，他宣告以征服為目的，才開戰的。永久壓倒法國，奪了牠的殖民，因此可以自富；再擊破英國，奪取牠幾處殖民地；撲滅俄國，預防牠的進攻，擴張自己的國境，在別爾克辣和墨斯科附近，築造麥都樣的要塞；這都是牠的目的。若是德國，拿這樣目的，開始這回戰爭；我們防害這征服者的勝利，就和從威嚇裏救出歐洲來，是一樣的。那麼我們因為這次戰爭，是擔承獨立戰爭的名義，去發展世界大事業的，無論到什麼地步，都不能不反抗德國。而且對於這次戰爭，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各小民族，乘着這個機會，要努力得獨立發展的權利了。

以上對於現在歐洲大戰的性質，已經十分說明了。所以就於高尙的日耳曼文明所有者，再也沒什麼說的哪。但最後我有幾句話要講一講：我們在這軍事掠奪的方法，完全發展，並且有七千萬人口的國家，尚存在的時期內，又在牠的國民，不問上下，一同辯護這等方法，並且常以為這等方法，是担保國家發展的這個時期內，歐洲的自由平等，四海

同胞」的觀念，將來絕對不能希望牠發展了。德國的國民，也應該從實際上看一看，由侵略的目的，造出文明，自己國民的道德，要墮落到什麼田地哪！

新萬國勞動協會

大戰完了之後，萬國勞動會從新組織，牠的性質應該怎麼樣呢？這個問題，現在有許多人都知道。我們也常常自己想，我們怎麼樣組織一個新的萬國勞動會，來幫助一般的勞動者去爭自由，同時又能夠阻止新的戰爭，不使再次發現呢？

這個問題，我們是十分注意的。

現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用許多力量想來改組戰爭以前所有的社會民主議院黨（Les partis Parlementaires Sociaux démocratiques）變做他們的萬國勞動會，那法意荷蘭等國的民主黨，也想靠着他們來作榜樣。

這樣的萬國勞動會，還沒改那德國的舊「家珍」。我們立刻就明白這種聯合會，就是議院派社會黨的變相；和我們勞動者的要求，却沒有什麼關係。讀者要曉得現在勞動者的目的，在乎組織一個萬國勞動者的機關，可以幫助世界的勞動者直接反對那資本

家，同時又預備聯合萬國生產的團體，在國家範圍之外，做一個社會聯合的雛形。

大戰二十年，各種職業的工人，如水手金匠等，都曉得這一種聯合的重要。法英比諸國的勞動者，沒有一天不在那裏用力，想自己直接組織一個萬國勞動會。

這種勞動者的勞動會，和那社會民主黨插入議院活動的萬國勞動會，却不相同，大家都可以明白了。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須要說明的，就是勞動者的勞動會，不全是限於要求資本家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的運動，而且老老實實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四十年來，工會的組織和所有的商業聯合會，都忘了牠自己的真目的，去學那議院活動的手術，正如行路的人，走入叉道，所以愈走愈遠，目的也不顧了。現在的新勞動會，最要緊的是看正牠的目的，往正道上走去，所有一切的奮鬥，都不要離開了牠的指南針，免至風浪蔽天的那個彎節，在大海中東奔西馳，無所底歸呀！

萬國勞動會在歐戰的結果，將來或由法國的工會，英國的商業聯合會，和比利時荷

蘭西班牙丹麥瑞典俄羅斯等國的各種組織合成，然後再由德奧的勞働者聯合；若是拿各種的組織來做元素，組成一個萬國勞働會，我們還有怎麼討論呢？

從前的人，看見這個問題，就會說一句「沒有了」；但是我們經過以前種種方法的失敗，和如今大戰慘酷的教訓，勞働者的觀念，已經完全改變了，這種組織的精神，自然和從前也不同了。所以現在最要緊的問題，就是以共產主義為根據，來改造現在的社會。

因為這樣的原故，英國的聯合會，新組織一個萬國聯合。如水手所發起的，都是十勞的盡力，想着世界各國這一行勞働者，再有那鐵路工人聯合會，我們會見一九一二年的同盟大罷工，從前貴族的車夫，和平民工作家的界限，已經消滅了。

還有一層，現在福立業派（Fourierist）的共產思想，在英國勞働界中極盛行。「產業歸公」的要求，現在幾乎成了社會的口頭禪。他們知道共產時代的社會，不是「烏托邦」了。

一七九三年那個時候，還沒有人敢唱那樣的要求，現在我們到處聽見的聲浪，都以

「產業歸公」爲必要的需求了。

我們主張生產機關，要立刻歸回社會，有許多人以爲不對，以爲我們這個主張，幾乎同「烏托邦」一樣。等到第一次的災禍來了，歐洲方才知道我們主張生產機關歸社會所有，實在是絕對的要緊。然而從前的事，可以說一句「往者不可諫」了之。但是我們現在應該快要照這樣來實行，不要當牠是「烏托邦」。我們必要令多數的平民，將所生的東西，拿給社會，供社會的消費和交換，等人人受牠的益處。但是政府是萬惡的，牠所做的事，自然也是不好，所以我們的事情，絕不用政府來參預，我們自己還須作我們的事情罷了。

我們試看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四年，英國政府，將某種的商務，收歸國有，買了許多的麥（澳大利亞兩年所出產的）糖（買了一年的）和美澳進口的肉類，都歸全國的用，又有一部分（肉類）借法軍的糧食。英政府這樣做去，牠將這些東西，賣給零散發售的小商店，每百加了少許的錢。（糖類每百加五）

還有四千多個大小工廠，製造打仗的軍械，都收爲國有；將那企業家的資本，每股給回百分之四十五，以外都沒收了。但是那房子却沒有變爲共產，這是誰的過呢？恐怕我們不得辭其責罷。後來英政府建了一個勞動者的城，叫做「得勝城」，給二萬的工人，在那裏去做工。那勞動者居住的房子，安排得很好；租出的價值，也很低廉；此外又建四十幾處飯店，供給日食的東西，都比較別的便宜。

這都是國家社會主義 (Socialisme d'Etat) 的施設，若是全國照這樣行起來，却是危險非常。可惜當時的社會黨和無政府黨，誤信了經濟律的拜物主義，不直接去行一切的生產品，拿給社會共同消費，這是一個大錯了。

我們從各方面看起來，相信大戰完了之後，勞動者職業上的組織，並不是以前爭求工價減少工作時間的問題了。

二三十年來，因爲許多的原因，致令改造社會的意見，不能夠變做工會運動主要部分；但是現在的時勢變了，勞動者的希望，也不是從前的希望了，他們和資本家之間不能

再有調和的地步了。我們想實業進步，就是從「烏托邦」的理想領域做去了。

我們想將戰爭的導火線，永遠去掉，祇有一個方法可行。這是什麼方法呢？是把一切資本家大地主利用的事情，都要除去。若是想達到這個目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就是組織一個萬國勞動會。這個勞動會，並不是由政府來做的，必定由社會上所有的生產者，自行組織消費的機關，使一切的生產物，都歸自己享受。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聚集同志，實行那改造社會的事業。這改造社會的手續，應該怎樣呢？我們勞動者最好是我們同志，切實商量去。若是大家的意見相合，我們就應該立刻去實行，不要再猶豫了！

我們對於萬國勞動者的勞動會，應該怎樣盡力，那麼，且看這個會的組織是怎麼樣，牠所取的目的，是怎麼樣，才能夠實行。據我的意見：我們應該對於這種組織，積極去做，不要消極的旁觀才好呀！

留別西方勞働者一封公開的信

諸位同志朋友：

在你們中間作了四十年的事業，我不想在往俄羅斯的時候，不給你們留了幾個字作我的告別。

我心中常深置念，爲在你們中間待我比親兄弟還要密切，謹謝你們相待之誼。「國際勞働會」(L'Internationale) 在我看來，決不是個抽象的定則了。

在瑞士法國西班牙美國各勞働界中，我覺得圍繞着兄弟與朋友。在你們的奮鬥，每次我都預其事，這也就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候。我中心深覺這種人類互助的鼓吹，已超過於狹義的國家主義，這種鼓吹是將來各種希望中包含的一種。

這個時候我們正在過一個困苦時代，人類盡其精力爲自來所無有的互相的殘殺。這種殘殺不介於治人者與被治者之間，不是貴族和平民。乃介於全世界的國家。我越研

究這種禍害的起源，我越見得這種原因不單是政府國家分據的存在，而且是起於我們先時沒有見到世界上的平民能夠被政府和野心家利用。拿歷史的實事作證據，去征服別國的土地和利權以自益他的本國。

還有一層，就是我們並沒有十分注意這個根本主義。這個根本主義就是：凡一個抱世界主義者的天職，是在權力反對一切侵掠土地以征服爲目的野心發生；及戰事已見，則又懼人來侵掠同他待人家一樣，而以重兵固防其疆界。

要不是這樣，就不能有國際勞働會，要不是這樣，連這種主義也就成了毫無效果的。一種空說妄談，與那耶教「愛鄰如己」是一樣的虛謬。

現在因爲此次戰爭的損失，喚醒了人類的迷夢，可憶及四十年前社會黨人及初次國際勞働會中所說的社會的難題，當時人民多不注意的，所以現在竟受了這次戰爭很大的痛苦。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海爾尊 (Herzen) 曾說過：「你們不願意要社會主義呵！你們

就將有七年和三十年的戰爭。」

我們現在的戰爭，纔算是初起，假使有知識有毅力的人民，不去極力改造社會，以作阻止，那麼我們將真有三十年的全世界戰爭出現。

所以俄國人民能驅逐貴族，推翻資本和警察制度，並在數天之內迅速實行這個社會改造根本上最重要的——人民平等的參政權——這種改造的工作，在戰爭初開的時候，早已由寶愛自由的人民實行了，所以結果定能免去了革命。

革命這件事，在自由組織上是至要緊的，根據共產和互助隨人各取所需為目的。所以因為要重新組織社會，認簡單的生產品與複雜生產品的需要，而激起俄國的革命，這種需要在西歐已經很有動機了。

需要品的生產和出產品分配，都不能帶有投機性質。這種真理，社會黨喧傳的很久，我們大家都知道了。至於想到各人自己想發財的競爭，更不可有。這兩極基本問題，在人類生活上，無論如何，應有完善的組織，以滿足大家的慾望。就是必需的社會資本，也應

當歸諸公有。

實行這個烏託邦的規則，差不多已經有三年了。就是最先進的社會勞働者，也以爲這是不能行的，必等將來或者可以實現。但是現在這些最初步的社會問題，自戰爭以來，已經都因爲時勢所趨，成了一種最重要的問題了。

現在有許多改造社會的工作，都成爲必需的了，也不是烏託邦了。目下是要緊計畫了去建設，因爲鉅大而且應行的多已成功了。現在已經是勞働者應當疑惑的時候，自己當去着手作這種社會改造事業，不要等着國家替他們作。改造社會的要點已經被生活指明了；一切需要品的生產和牠的分配，都應當組織直接有利于大家的。

也不是專意競爭每星期增加幾個佛郎的工錢，（況且這個增加工錢的問題，不久將爲治人者吸去了）生產勞働者的本身，極應當成了社會生產的管理人，他們自己應當規定目的和法則；並且應該承認他們有支配社會資本的權力。

等到戰爭終了以後，同志與朋友們，大家都應當負這個責任。這是生存歷史的要求，

你們不能推却的。

最要的不要忘了現在戰爭還未終結。可是我們已經進了分勝敗的時候了，所以這時候要不盡力，恐怕人類進步，又發生影響。

我們都願意和平，都不願意這種殘殺，但是單作空想，沒有用處，應當有禁止引起不殺人的能力。直到現在，德國的人民，還不懂得他們的政府引他們到了一個大不幸的和不能實行的結果。

德國還未看破他們侵掠東西鄰的政策，已經到了失敗的地位。他們還不知道侵掠的地方，立時還歸人家。這些地方就是得了最後的勝利，也不應當占有的。

但是很可以證明的，德國人民還要想以兵力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的政府還想設法離間協約國。

只有一個法子對付他們，就是應當盡力以最後之力量戰勝德國人民；因為牠的政府引導他們向戰爭裏去，犯了一個背反人道的罪惡與一個錯亂的行爲。

戰爭終了的時候，應當實行改造，牠的基本問題，已經被實事指明也是羣衆所公認的。基本問題就是社會這些出產品。社會生產品和生產品的分配，都應當歸社會公有。假使這些基本問題，社會都承認了，羣衆合起力來，必定可以照我的法子，達到目的；並且可以免除一切競爭和破壞。那時俄國一定和你們一致的行動。

克魯泡特金 (P. Kropotkin)

我們的朋友是已經啓程上俄國了。他那時候，寫這封信給我們，宣布他動身是很匆忙的，所以不能同我們預定時間見面。但是同他說話的時間正多着呢！

在俄國社會改造的大工作裏邊，我們的朋友去尋一個用他活動力量的地方；所以他到那邊去作事，就沒有時間在這裏幫助我們作宣傳的事業。

但是想起四十年來，連續不斷的奮鬥，我很盼望他繼續和我們時常的連絡，便可以將俄國同志所作的事業，拿來給我們作一個參考。

格拉夫 (J. Graves)

最後給西方勞働者的一封信

我常自問爲什麼許久不和西方的勞働者通信。關於俄國的事情有很多話要講的，且有很多很有研究的價值的。講起來幾張紙都寫不盡，我現在祇把牠的要點說一說。

各國的勞働者和他們別一階級的朋友，首先要禁止他們的政府干涉俄國的事情，——無論公開的抑或祕密的，軍事上的行動，抑或資助他們的敵黨。

俄國現在處於革命時期，與英國一六三九年至一六四八年，法國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同一樣重要，當法國革命的時候，各國人民如英吉利普魯士奧大利俄羅斯都是以干涉法國革命爲羞恥的。

況且這次俄國的革命，不過是想建設一個共同生產的社會，所有工作的技能和科學的智識都是社會所做成的。他們並不是黨派之爭，經過一世紀奧文 (Robert Owen)

聖西門 (Saint Simon) 傅立葉 (Fourier) 諸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宣傳。雖然改造

社會而操權於一黨之手，恐怕必至於失敗，但此次革命能使人人知有勞働權之觀念，這是不能不承認的。改造社會之地位，這是我們人人應有的責任。

這不獨是工人的責任，凡是進化民族都應該有阻止防礙革命之行動。而且這種反對，於布爾札維克政府絕無損害。國際戰爭實足以助長治人階級的罪惡，所以各國人民應該幫助俄國的人民，以建設新生活的社會。

一黨之專制完全由戰爭之罪惡而助長之，使其得以維持一黨之地位。因為這個緣故，他把人民的生命集中於政府之手，而各部份人民之能力完全不能發展，這雖是國家共產主義的通病，但外國的侵略，更足以增長牠的罪惡。

不特是這樣，協約國的軍事侵略，如不停止，實足以令俄民感覺痛苦，而仇視西方的民族，惹起將來之戰爭，致危禍又再隱伏了。

西歐人民常要與俄國人民發生直接的關係，凡勞働階級與進化之民族都一定這樣說的。

簡單說幾句罷。如果歐美人民能夠與俄民重新結交，俄國斷不如前「沙」政府之苛待別國人民，帝制的俄羅斯早已死去，不能復生了。將來國家之組織，必由於各省的大聯合；各部份由於天然界限之聯合，一定分得很清楚；這是俄國的歷史人種和經濟的生活不得不如此的。俄國各重要部份——如芬蘭 (Finland) 巴羅的省 (Baltic Provinces) 列顛尼亞 (Lithuania) 烏克蘭 (Ukrai) 喬爾基亞 (Georgia) 亞美尼亞 (Armenia) 西伯利亞 (Siberia) 及其他——如果欲以一中央權力來統治，可斷其一定滅亡的。將來之俄國必由各獨立之單位而聯合，在西方的民族，應該承認俄國各部份有獨立自主之權。

在我所視察，將必日漸發展。最近之將來，各部份之聯合，必定是自由村落自由都市之聯合體，我信得過將必由西歐發其端。

我們現在所處經濟和政治的地位——俄國革命實為英法兩國革命之起點，——俄國現在所進到之一級，法國早已站着；當牠實行起來必要達到真正的平等，便是經濟

的不等。

不幸在俄國實行起來，牠用強有力之中央集權而行一黨獨裁政治——社會民主的馬克斯派，巴布夫（Babouin）的中央集權與雅各賓黨（Jacobinist）之試驗，在我的意見，以為組織一強有力中央集權之國家共產共和國，實行一黨專政之法則，終必歸於失敗。在俄國共產主義之所以不能實現，就是因為他們的人民仍處於舊制度之下，對於新的統治者，仍不能發表他的批評的論調。蘇維埃（Soviet）之意義就是工人和農人的議會，在一千九百零五年的革命，也曾試驗過；不過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才實行起來，帝制便即倒閉。廣義的說，這個議會，就是統治全國政治的經濟的生活；組織的份子，是要他用自己的勞力而生產國家財富的。

一國受一黨之獨裁政治統治已久，所謂勞農議會，全數失了牠真正的意義；仍然與普通的國家一樣，國會是由元首召集的，更造成一元首萬能的議會。

勞工議會，停止自由的勸告，在這國內不能自由言論，已經有兩年了；這不過是由於

職爭使然，猶可原諒。勞農會議完全失了牠的真意義，選舉運動也不能自由，完全要受一黨獨裁之所強制。雖然，獨裁手段是推翻舊制度所不能幸免的。但很容易變成新經濟基礎之社會的障礙物，並爲新建設之死句語。

凡推翻一政府則取而代之，這是古代和近代的歷史都是一樣的。——但牠初起時，必建設一新生活之組織，而以生產和交換爲最要。不必舉例模彷彿，而國人都如此做去了。猶勝過一個中央集權的萬能政府，每一居民給一盞燈，一盒火柴，把一個個的燈燃着，然後纔顯出牠的本能，這都是有妨害的。法國分部政治之發達，殊爲可怖，他們要求四十個職員專管理大風吹倒之樹，可見細微極了。我們現在在俄國所研究的是什麼呢？你們的西方的勞働者是無可逃避的，你們如留意社會改造的事業，當派代表到來參加社會革命的事業。

廣義的建設事業，是由於社會革命；但是不是專恃一個中央政府所能夠成功的；雖這種指導方法，比社會黨無政府黨書籍之宣傳較爲有效；但必要各地方或有特別能力

的羣衆，全恃他們的共同勞働智力腦力，各以地方情形之不同而解決各種經濟的問題。若不要共同勞働，而全靠一黨獨裁之天才，各獨立的份子，全被破壞，即如職業組合，地方的合作組織——均操於一黨官僚機關之手中。但斷不能完成革命的目的，欲各方面都能發展牠的能力，是不可能的。我的熱望，不過是希望你們活動之界線。

各國的帝黨希望俄國舊勢力之復活，供給中歐和西歐物產之原料，西方的製造家，能將其做成物品，而獲得利益，這都是俄國人民工作之所賜的。但是在本國內之歐美勞働階級和智識階級，以爲彼此都要盡他的能力維持俄國現在的地位；同時更祝賀我們的革命能普遍於歐美，而成爲國際同志之一新會員。這是全球工人的利益，不久即可達到的。

再多說幾句，最後的戰爭，是爲文明世界新生活狀態之起源。社會主義（按：克魯泡特金之所謂社會主義，是無政府的社會主義，不是國家社會主義。）當必突飛進步；獨立生活之新組織，將必沿地方政治獨立社會改造中之自由意志的路線走，或用和平的方

法，或用革命的手段，這是各文明民族不能避免的。

但是改造的大成功，是由於各民族的合作；因為合作的運動以各民族的勞働階級都要聯合起來，爲達這個目的，全球工人之萬國勞働會應該要從新組織，不應爲一黨之專斷，如第二次或第三次之勞働會一樣。所以聯合應該有理性之存在，舍此之外，應爲全球職工組合之聯合體，——他們是生產全球的財富的——聯合起來自由生產，而脫離現在資本制度下的奴隸生活。

彼得克魯泡特金。

革命將是集產主義的嗎？

我們時常聽見人家說，就是有一部分的無政府主義者也說，無政府是一種遠大的理想；牠在最近的將來是無法實現的；下次的革命大概是集產主義的，我們在未達到無政府的共產主義的社會之前，或須要經過一個「工人國家」。

這種理論依我們看來完全是錯誤的。發這種理論的人是根本誤解了普通歷史的步驟和理想在歷史中的機能。

個人在他的行動中可以由一種唯一的理想領導，但是，社會有幾千百萬的個人，每個人多少都有點明顯的，有意識的，與確定的理想。所以在某一假定的時期，人們於社會中可以見到各種絕不相同的概念——反動派的，天主教的，君主主義的，尊崇奴隸制的，有產者的『自由契約論』的，社會主義的，與無政府主義的。然而，這些概念中沒有一種能全部實現出來，這就是因社會生活中有絕不相同的概念存在的緣故，而且還有新的

概念在無論何種舊的概念未實現之前，發生起來。

社會前進的每一步驟都是某一假定的時期中，一切思想的潮流的「結果」(Resultante) 至於斷定說社會先實現這一種理想，後實現那一種理想，這真是把歷史的全部步驟誤解了。每種進步上都有存在於社會中的一切概念的印。象。至於印象之深淺強弱，要看每「黨」的思想的毅力，尤其是行動如何了。所以由革命而生的社會將不是天主教的與有產階級的社會（因為有無限的力量，人類的全歷史都努力破壞這兩種社會）也將不是「工人國家」的社會。（因為有無政府主義的思潮，和行動的力量與創制的力量頗強的無政府主義者存在。）

請你們去看看歷史。一七九三年的共和黨人夢想一種上古式的共和國。他們夢想建設「普天下的」共和國，欲使這羅馬或斯巴達的遺風在法國操勝券，所以就在亞爾伯斯山的積雪中，比利時，意大利，德意志的平原上互相殘殺了。

他們實現了這種共和國嗎？沒有！非但以全力壓抑他們的舊制度拖他們倒退，而且

還有新的思想已推社會向前了。待他們「普天下的」共和國的夢想一旦實現時，那所謂「共和國」將較他們所敢夢想的更「社會主義的」將較狄岱祿（Diderot）的書中所敢想，所敢寫的一切更「無政府主義的」了。總而言之，牠不是「共和國」了；牠將是一種多少受過無政府化的「人民聯合」（Union du Peuple）。

爲什麼？因爲在共和黨人未達到他們平等的共和國（法律前平等的）的理想之前，已有新的，幾乎在一七八九年以前所想像不到的概念發生而且滋長了。——因爲他們這種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是不能實現的，只要有經濟的奴隸制與貧困，只要有必然使人們敵視，必然使內外分裂的共和國——國家——存在時。

——因爲一七九三年的共和黨人的理想祇不過是今日無政府主義的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一小部分。

或者，我們可以拿十九世紀前三四十年間的共產黨人來說。

他們的理想是一種基督教的共產主義，由長者與哲士的階級來治理的。這種理想

當時也曾轟動全世，却未曾實現——而且將永不會實現；因為他們的理想是虛構的，不完全的，違背時代的。下次革命中，共產主義若開始發展的時候，牠不再是基督教的或國家的了。牠至少是一種不依據聖經，不採用階級服從制而注重個人自由的自由共產主義（Communisme libétraire）。牠多少有點無政府化，因為在路易勃郎（Louis Blanc）的思潮正想盡力以社會主義的旨趣，創起「雅各賓」式（Jacobins）的國家時，思想的新潮流，無政府主義的潮流已經瀰漫全世，高德文（Godwin）、蒲魯東、巴枯甯、葛德祿阿（Coeurderoy）以及史梯納即是此種潮流的先鋒。

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國家」的理想（即現在共產黨的理想）也是一樣。牠已不能實現。牠早已落後了。

這種理想是從「雅各賓」主義（Jacobinisme）中產生出來。牠繼「雅各賓」黨人的宿願，信用政府的原理，相信代議政府，敬佩那以人類生活的各種機能都歸政府掌管的集中制。

但是在這種理想未近「實現」之前，新的一種社會概念——無政府的概念——已發榮滋長了，此種概念要人民不信任政府，喚醒個人的「創制力」(Initiative)而且宣佈這種已漸漸爲人了解的：「無自由的個人決無自由的社會」的原理，與另一種我們的世紀已發表過的：「暫時的自由聯合，爲一切組織，一切團體的基礎」的原理。

無論歐洲的革命所要產生的社會如何，牠不是一七九三年的共和主義，也不是一八四八年的共產主義，更不是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國家」確可斷言。

無政府主義運動家的數目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就從今日起社會民主黨不得不與他們較量了。無政府的思想不但藉無政府「黨」人的行動而普及，而且，還有更有力

的傳播，完全無關於他們的行動的。例如——居友(Curyan)的無政府哲學，託爾斯泰的歷史哲學，以及我們每天在各種文學中所遇到的無政府思想，（反抗與新時代雜誌增刊上所轉錄登載的大概都是）。

要之，無政府概念的行動影響於社會民主黨的理想，確然不少；此種行動僅有一小

部分是屬於我們的宣傳的：大部分還是歸社會中一日一日自然滋長的無政府趨向，而我們不過是傳聲機罷了。

人們祇要回想一下「巴黎市府」(Commune de Paris)前社會民主黨如何主張集中制而牢守着「雅各賓」的理想，就會知道底細了。在那時代只有無政府主義者說「市府」獨立，財產「市有」(Communalisation)，職業自主，國際組織是可能的。然而這幾點在今日就是社會民主黨也已承認而且宣傳了。今日，生產工具歸「市有」——不是國有——的意見也被公認為可能了。我們看，甚至一般政客也嚴謹地來討論倫敦船塢歸市有的問題。對於「公衆的事務」(Services Publics) (或譯行政事務) 應由「市府」自主的意見，無政府主義者在「第一國際」(L'Internationale)的大會中對主張集中制的「雅各賓」黨費了多少唇舌，——而今日一般人非但承認而且已漸漸地實行起來了。

或者，再拿總同盟罷工與「反軍備主義」(Anti-militarisme)來說一說，更爲明顯；

我們主張總同盟罷工，人們目我們爲狂人，我們主張反軍備主義，那些社會民主黨的革命家稱我們爲「罪魁」(Criminels)，而今日却如何呢？

我們以爲已成舊史的，僅能博我們夢幻似的一笑的，枯萎得無異於舊書中霉得的殘花的那些東西，今日却爲社會民主黨黨綱中之最新鮮的部分。所以，我們可以不誇張地說：社會民主黨二十年來思想上所得到的一切進步，不過是撿拾無政府主義向前發展的，所遺棄於路旁的思想而已。請重讀一下猶拉同盟會(*Fédération Jurassienne*)對於「公衆的事務」的意見書及社會組織上的意見(*Idées sur l'organisation sociale*)即知不妄。可是其時一般社會主義的博學的傑士，就因這些意見目「巴枯派」(Bakounistes)爲瘋狂者。現在，社會民主黨自己也可以說瘋狂了，因爲他們飲了「巴枯派」的水。

你們看，無政府主義早已把社會民主黨的理想修改了。牠將每日修改牠。牠將再在革命的時期中修改牠。所以，無論革命中能發生出什麼，革命將不是集產主義的一定可

必牠將是另一種東西，將是我們的努力與一切社會主義者的努力混合一處所得到的總結。

至於這種總結，是無政府的與否，要看無政府主義者爲他們的目的，所發的毅力如何，如機械學上所謂費多少能力得多少效率，好結果是從努力來的。他們爲他們的晶純簡潔的理想，多用點個人的或團體的，腦的或手的，意志的或堅忍的力量，他們的前途就少遇點困難，他們更以言語和他們的生命去確立而且實行他們的晶純簡潔的無政府共產理想的，那末，總結自然會在他們這邊；自然會傾向於無政府共產主義。

震天譯

—完—

克氏全集

第一卷

國家論

及其其他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初版

著者

克魯泡特金

翻譯者

旅東 凌霜 徐蘇中
震天 敬

印行者

克氏全集刊行社

總售處

上海自由書店

分售處

各地大書坊

價目

精裝本實洋壹元貳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1682B

